
武俠世界
第38年
14
$20.00

編者話

本期刋登東方宙先生所著的「衆裏尋她千百度」巨型小說。原智善隨乃父原振甫移居溫州府，因其心性淡泊，經常去江心寺與天澄大師談禪論詩。中元盂蘭鬼節，天澄大師邀其陸公祠山上觀羣鬼奪食情景，意欲使其避過孽劫，奈何人命難違天意，他信步走進陸公祠時，却遇到一靑衣羅衫女子，從此災劫重重……欲知靑衣女何許人也？爲何會因她而使原智善一反常態，心如止水的他從此夢裏縈繞千百回，衆裏尋她千百度？請讀友細心去閱讀。

*　　*　　*

今期選刋石蕊先生撰著的「漫天風雨會羣雄」。唐飛仙正當靑春少艾，懷着一顆幻夢的心行走江湖，她欲……且看唐飛仙的目的能否達到。

今期續刋四騎士故事之一的「假和尙」，四騎士各有所長，風格逈異，欲知假和尙作風如何，請細閱。

*　　*　　*

下期將刋登石中奇先生撰著的「黑道飛龍」巨型小說，屆時請留意。

督印人：羅　斌
主　編：鄺　光
執行編輯：鄺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630.00
	一年港幣	$1,20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71.00
	一年港幣	$1,342.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65.00
	一年港幣	$1,529.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85.7.18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第38年
第14期
(總號1926)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冊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衆裏尋她千百度

新派湖海奇情故事／東方宙・文
可飛・圖



孟蘭盛會 邂逅佳人

兩匹健馬，正拉着一輛篷車，馳騁於溫州官道之上，這時官道並不繁忙。

篷車之內，傳出一個老者的聲音，道：「亞富，還有多少路可到溫州？」

駕車的亞富拉住了馬匹的韁繩，道：「大人……」

「亞富，你忘了別叫我大人？」

亞富道：「不，主人……看來還有廿里，便可以到達溫州府！」

「而今是未時，甚麼時候可達？」

「如果順利，黃昏時分可達！」

「我們這十多天旅程，倒也順利，不過，聽說這條雁蕩官道，過去三兩年間，並不太平！」

亞富並沒有回答甚麼。

篷車中老者又道：「還是快趕路吧！」

亞富一拉韁繩，雙馬立時加速，直往溫州奔去，一路上，依然是十分順利。

太陽漸漸西沉，而溫州府也在望。

溫州府是個山靈水秀的地方，位於水陸要衝，四通八達，境內樂清縣的雁蕩山，風景尤爲奇絕。

到了溫州府城之內，篷車老者便走了出來，只見這老者，一身儒服，端厚慈祥。

亞富已解了其中一匹馬，讓老者上馬。

老者道：「我先到藩司官邸，你到衙門等我。」

亞富應命。

老者上了馬，直往他口中所說的藩司官邸。

* * *

藩司是清代任命官員的大官，每有地方官到任，必定要先稟見，才能走馬上任。

看來這老者是個到任的新官。

這時，暮色已是四合，拜見藩司，也應在第二天早晨，但這位老者却似不想浪費時間。

這位藩司姓呂，見了老者，道：「原振甫，你倒是個心急的人！」

原振甫遞上了官函，道：「學生知罪，不該在這時候打擾呂大人！」

呂大人笑道：「不，我也想立刻見你！」他看着官函，道：「原振甫，你在四川，倒也有政績！」

原振甫道：「學生食君之祿，擔君之憂，也只是盡本身之責而已！」

呂大人笑道：「原大人也不用謙虛，不過，你來到溫州，也不能過太平日子！」

原振甫道：「溫州這地方……學生也略知一二！」

「你也知道？說來聽聽無妨！」

「聽說近來有兩個盜賊，出沒溫州樂清與雁蕩之間，人稱『雁蕩雙奇』！」

「對，爲了這兩個盜賊，已有兩位知府丟官！」

原振甫聽了，臉上反應不大。

「原大人，你不覺麻煩？」

原振甫道：「追緝盜賊，除暴安良，正是學生應盡本份！」

呂藩司道：「好極，這溫州府地方一切，都交回你打點，本官上京覆命，也安心得多！」

原振甫道：「學生自當盡力！」

呂藩司又囑吋道：「你一定要把這『雁蕩雙奇』緝拿歸案，以免上頭又再……」

原振甫點頭，並沒作答，他明白呂藩司的意思，看來『雁蕩雙奇』這案，早已驚動了京城。

呂藩司又道：「本藩日內要離開溫州，因此溫州府內一切由你作主。」

原振甫道：「大人何時再來？」

「本藩負責江浙兩地的藩司事務，看來也要明年才可以再回溫州！」

「希望明年大人回來，便有好消息！」

* * *

原振甫是四川人，在四川之時，早已有清官的美譽，來到溫州，人地生疏，入住了衙府之後，並沒有立即辦公，除了安頓家人之外，他微服出遊，先打聽一下這地方民情。

那日，來到一間茶樓，時值午後，喝茶吃飯的人，大都離去。茶樓小二，站在茶爐之旁，竟也打盹起來。

原振甫召了他來，逗他說話。這小二倒也是個健談之人，一見原振甫，便道：「客官，你並非是本地之人！」

原振甫奇怪道：「你怎知道？」

小二道：「一來你是生面，二來你口音不同。」

「你果然是個觀人於微的茶博士！」

小二被原振甫一讚，睡意全消，而且更加高談闊論起來，道：「客官是路過？」

「不，我打算也在溫州安頓下來，不過……」

「不過甚麼？」

「聽說溫州並不太平！」

小二聽了，似是臉色一沉。

原振甫道：「你知不知道，這地方有甚麼……甚麼雙奇？」

小二立時道：「不要再說！」他把聲音壓了下去，又道：「這地方耳目衆多……」

「甚麼耳目衆多，這兩個……盜賊……」雖然他並不害怕，但也壓低了聲音。

「不，你千萬不要說這兩位……兩位大俠……」

「甚麼大俠？明明是盜賊……」原振甫仍然壓低了聲線，不過却強調了盜賊二字。

他是故意如此，刺激小二。

小二道：「你不要再說，否則你惹上麻煩，甚麼人……就算官府也幫不了你！」

「官府也幫不了，那你可知這二人，有甚麼出奇事，有甚麼出奇本領？」

小二道：「這兩位大俠，可以一日夜間，來往溫州、樂清、雁蕩之間！」

「三地之間，縱橫幾百里，怎能在一日夜之間來回？你在誇大！」

「我並非誇大，這兩位大俠，眞是矯健非凡，非同凡响！」小二好像在說書一般。

「他們來去自如，那又如何？」

「他們……他們專偷大戶……」小二壓低了聲音，又看看四周，見無人，才又道：「京城派過多少名捕前來，也不能動他們一根汗毛！」

「他們偷甚麼？」

「啊，那更是匪夷所思！」

「甚麼匪夷所思？你小二哥倒也有文才！」

「不是我有文才，而是人人也如此說。」

「究竟他們有甚麼本領？」

「兩位大俠，偷盜以來，從未失手，假若他們想要之物，却未能找到，便會留書。」

「留書作甚麼，難道要他們把物奉上？」

「那也差不多！他們會寫明需要甚麼珍物，或是多少金銀！」

「事主怎會如此？」

「那些膽小事主，知道兩位是奇人，無法抵抗，只好照他們留書所說，放在房中，或者放在天井之外，任他們二人來取！」

原振甫聽了，忍不住笑了起來，道：「天下間竟有這樣的事主？」

小二道：「客官不要笑！」

「爲甚麼那些事主這麼怕事？」

「他們有他們的想法，如此一來，損失一些財物，不損人命，正是破財擋災！」

「原來如此，我就不信，沒有人報官！」

「有，當然有。」

「那又如何？」

「官府一接報，當然是派上兵差捕快，暗中戒備，想把二人，一網成擒！」

「結果？」

「到了時辰，只見兩條黑影一閃，便再沒踪影！」

「你又誇張！」

「不，那些要擒他們的人，不要說捉他們，連他們面目也看不到！」

「果眞是如此厲害？」

「是的，官差捕快，恨他們入骨，但却無奈他們何！」

「官府也無辦法？」

「你不知道，上兩任官，也爲雙俠丟了官！」

原振甫當然知道，又再問道：「那麼，人人都非常憎恨此二人？」

「那又不是。」

「爲甚麼？」

「一來他們偷的是平日爲富不仁富戶豪門，二來他們並不輕易傷人，甚至圍捕他們的官差，他們也未曾殺害過一個！」

「那也是奇俠！」

「客官這樣說才合理！再者，這兩位大俠，非常慷慨，所盜金銀，全送給一些貧苦人家！」

「果然盜亦有道！」原振甫頓了一頓，又道：「我眞不信，沒有人能降服這兩個奇人！」

「有！」小二道。

「誰？」

小二故作神秘道：「本來我不想告訴你的，那次有大戶人家被盜，通知了衙差，設了陷阱捉人，那知道雙俠一出現，早已把官差，打得落花流水！」

「事後如何？」

「大戶富豪，竟遷怒於衙差身上。」

「遷怒他們？」

「正是，當年的縣官大人，也受了大富戶的壓迫，祇得把幾個衙差捕快責難，甚至把他們監禁了！」

「那又如何？」

「正當縣官正要加罪於他們身上，突然，那個富戶到官府處，撤消控罪！」

「爲甚麼會如此？」

「因爲那大富戶當夜受到兩位大俠的警告！」

「警告甚麼？」

「他們警告大戶，若不撤消控告，不僅把他家中財物盜光，而且還會有大禍事發生！」

「那富戶屈服？」

「當然要屈服，因爲他計算過，錢財畢竟是身外之物，禍事那才可怕，而且不知他們所說禍事，究竟是甚麼禍事，他們恐怕家散人亡，只好屈服！」

「那麼官差也感激這二人？」

「是的，很多官差，接命緝拿二人之時，往往也只敷衍了事！」

原振甫聽了，略皺眉頭。

小二續道：「事情仍未完結，那大戶人家，知道不能再靠官府，

自己加緊防範，又聘名手武師，結果，三日之後，家財又再被盜！」

「那些武師呢？」

「也是無法，之後，那些豪門大戶，也不再敢違抗這二位大俠，破財擋災，幸好這二位大俠，也不是貪得無厭之人，因此……」小二說到這裏，才知道自己說太多，停了下來。

「你還有甚麼想說？」

小二伸伸舌頭，道：「我也不想再說，因爲他們二人，常常在人叢之中，誰也看不到他，如果讓他們知道在背後議論，早晚必吃苦頭！」

原振甫心想：「這『雁蕩雙奇』之事，是一件棘手事件！」

* * *

原振甫是個科甲出身的舉人，他爲人風雅，喜怒不形於色。

他育有四子一女，其中第三兒子智善，最得他的歡心。那年，原振甫任溫州知府之時，已是十九歲。

原振甫最鍾愛這兒子，也有他的原因。

原智善從小多病，弱不禁風，到了十四歲那年，父執輩都勸他習武，他也從善如流。

自從習武之後，他身體日轉強健，那時，他文武兼備，人又機智，討人喜歡。

可是，原智善天性淡泊，不喜進取。

本來原振甫也覺可惜，但教原智善學武的師傅，與原振甫非常老友，又精於命理，並具略懂醫理，他對原振甫道：「你這兒子，天生慧根，他不是富貴中人，但一切最好聽其自然，免違天意！」

原振甫聽了以後，也無可無不可。

其實他另外三個兒子，大兒子原智信，早已中舉，二子智雅與四子智達，也都好學，均已是個秀才，因此，他也不必爲這個三兒子心急，一切順其自然。

原智善見慈父愛惜自己，也不再拘束，每日琴棋書畫，又練武功，既有閒暇，又往天台、雁蕩，四處遊覽，尋訪異人，因此，他所交朋友，俱是豪俠少年。

* * *

溫州附近有條甌江，江中有一個小島，島上有一座江心寺，這間寺院臨江而建，十分莊嚴。

原智善當然沒有錯過這名勝。寺中有一位大師，法號天澄，與原智善一見如故，雖年齡相距甚遠，但非常投緣。

那日，原智善又來到江心寺，找到天澄大師。

天澄大師，早已佈定棋局，與原智善對弈，當中一局，原智善苦思仍不能破天澄大師的局。

等了半天，原智善突然改守爲攻，似是棄局。

天澄笑道：「小子，這麼快便投降？」

智善笑而不語。

天澄不想他再苦思，於是下一殺着。

智善見了，笑道：「我等你這着久矣！」立時，改守爲攻。

天澄還不以爲意。

那知道，再不幾着，天澄才發覺自己的棋局，已陷於散亂。

原智善再上一着，道：「將！」

天澄看了，口呆目瞪，半晌才道：「一子錯，眞是滿盤皆落索！」

原智善道：「大師讓我！」

天澄笑道：「小子聰明，老衲怎能讓你？」

這時，天已漸晚，但天氣甚熱。

天澄道：「你還是早點回去，免家人掛望！」

原智善道：「大師，你必然還有很多好着，我想留下，向你學習！」

「留下沒有問題，祇是你爹娘……」

「我會稟告爹娘，下次我再來，一定留在寺院，與大師談禪論詩！」

果然，原智善稟明了父母之後，索性移居寺中，每日早起，回到衙門內向父母請安，便去找天澄大師，漸漸，便不再在衙門中居住。

原振甫知道這兒子生性淡泊，又喜佛道，也沒有反對兒子居於寺中，而且，他向來律己甚嚴，衙門內有甚麼重大案件，都嚴守秘密，一來不想家人擔心，二來他認爲公家之事，一切謀定而後動，不想累及家人。

溫州地方，夏天天氣也甚炎熱。

原智善居於寺中的精舍，附近綠竹芭蕉，置身其中，並不覺得炎熱。

他每日早起，行山練劍，午間小睡，或是荷院吟詩，十分逍遙。

這日，七月十五日，正是盂蘭大會。

來江心寺參拜的善男信女，絡繹不絕，寺中爲此次中元鬼節，大作法事，大放花燈，因此，平日清靜的寺院，反而熱鬧起來。

原智善見人羣熙來攘往，便往找天澄大師，想暫時告辭，回到家中。

天澄大師一見智善，便道：「老衲也正要找你！」

智善道：「我也想找你，先行告辭回家！」

「回不得！」

「爲甚麼？」智善奇怪問道。

天澄道：「令堂快要來了！」

「我娘快來？」

「令堂信佛，許了個願，並且暗中命人，放了一盞河燈，而且吩咐你要在寺中守候！」

原智善聽了，也十分歡喜，因爲他深知天澄爲有道高僧，近年已不答應替別人作法事，爲了自己娘親，慨然首肯，原智善十分感激。

天澄忽又合掌道：「智善，其實老衲想你在這中元鬼節，早日回家！」

「爲甚麼？」

「免却日後許多煩惱！」

智善本想追問，但天澄又道：「你留下也好，今夜盂蘭盛會，雖然人多熱鬧，但寺中有十七處法台，主持法事的僧人，全是寺中有道高僧，你一定可以大開眼界！」

智善道：「開甚麼眼界？」

「平日人們常談因果報應，敬鬼拜神，可惜一切均不能目睹！」

「小子今夜能見甚麼？」

天澄道：「如果你能隨從老衲，往陸公古祠小山之後，居高望下，便可看到羣鬼爭食！」

智善聽了，喜道：「小子定必追隨大師左右！」

「還有，今日由甄江上流放下的河燈，將有四萬八千盞之多，由上流飄下，定然十分壯觀！」

「既然有這些奇景，大師，爲甚麼你又想我回去？」

大師合什，似是嘆了口氣道：「天意難違！」

智善等了一會，却聽不到天澄大師解釋，他想追問，但天澄大師又再合什，道：「這場法事，由高僧升座，居士燒香，一切率性而爲，隨遇而安！老衲祇能再多一句：不要多管閒事！」

天澄大師說完，便已離去。

智善心想：「平日天澄大師早已向我暗示，說我有慧根，難道我這次可以參禪悟道，說不定在這盛會之中，可以擺脫塵緣？」

當時有異能之士，均有出世之想，智善既天生慧根，有此想法，也不奇怪。

他見天澄大師離去，也不再追問，自己往母親所訂設道場之內，打點一切。

過了不久，原夫人來寺，上香敬佛，原智善隨侍在側，原夫人十分歡喜。

原振甫向來家規甚嚴，因爲自己是官府中人，也命夫人，不能把參神拜佛之事張揚。因此，原夫人拜祭佈施之後，便從後門，坐轎離去。

別了娘親，原智善見四處都是遊人，心中有些煩悶。

忽然，他想起那間「陸公古祠」！

* * *

原來溫州以前，有一位姓陸的郡守，勤政愛民，因此，在他死後，人們爲他建了這一間古祠。

這陸公祠，位於半山，相信很少人會走到山上，因此那處也一定較爲清靜。

原智善來到古祠，果然較爲清靜，但間中也有些遊人，不過，這些人都是衣冠楚楚，不像在大寺之中，人頭湧湧，使人討厭。

原智善早已來過這陸公古祠，祠中廟祝，也認識原智善，忙上來招呼。

原智善笑道：「不用招呼我，我祇是來這地方走走，一會便走！」

忽然，原智善看見正殿之內，似有少女人影一閃，但他並沒有十分留意。

當他再一轉身，又見兩個少年。

這兩個少年，文質彬彬，相貌英秀，並不是一般俗人，他便多看了兩眼。

當他再又轉身向殿內，這時，有一位少女，自殿中出來，祇見她身穿青色羅衫，對面走來，並且在原智善身旁，從容而過。

平日，原智善祇喜讀書習武，又好僧佛之道，對於女性，並沒注意，甚至有些抗拒。

原夫人見兒子已是十九歲，屢屢要向他提親，却受到原智善拒絕，原夫人十分擔心。

不過，擔心也無用，因爲原夫人生下這兒子之時，原振甫却夢見了一個方外好友善因，因而連這兒子的名字，也命名爲智善，對這孩兒，早已認爲終有一天，他會皈依佛道。

不知是否因爲受了父母影響，也受了耳濡日染，原智善本人，也視男女居室，視爲人生至穢，一向也不喜歡婦女。

可是，這一瞥之間，原智善却是心頭一震。

那位擦身而過的少女，年約十七八歲，身長玉立，膚如凝脂，艷光照人！

原智善但覺這少女丰神絕世，不要說平生未見過如此美麗動人的少女，就算在圖畫之中，也未見如此風姿卓約的佳人！

一時之間，他祇覺目眩神搖，心神欲飛。

這時，廟祝來到，但見原智善呆立有如木雞，便輕聲叫道：「原公子！」

原智善如從夢中驚醒，道：「甚麼事？」

廟祝道：「我祇想問公子因何事呆立？」

原智善臉上略泛紅霞，隨即道：「沒有甚麼！」

他口中雖說沒有甚麼，但心中却有一大堆聯想：「這少女在我身畔而過，從容輕快，好似有武功根基？倒不如跟上前去看看！」

他正想舉步，回心一想：「祇是一面之緣，上去探問，豈不是唐突了佳人，跡近輕狂？」

於是，改步回到殿中。

殿中香煙繚繞，應該是心和氣平之地，可是，心中又想：「這少女孤身一人，沒有伴侶麼？倒不如上前探問一下，也是無妨！」

但一舉步，又覺自己這樣，於理不合。

廟祝進來，見他忽而舉步，忽又停了下來，問道：「原公子有何難題？」

原智善本想不言，但終也忍不住問道：「剛才見一少女，你可知是甚麼人家？」

廟祝道：「我以前也沒有見過這少女，她來到廟裏，問過我有關陸公之事……後來，公子進來，她便離去！」

原智達離開了陸公祠，心中也自覺奇怪，因爲他平日心境平靜，但自見此少女之後，不知怎的，心煩意亂。

他腦海之中，深印那少女倩影，娉娉婷婷，怎麼不想也去不掉。

走出廟外，又覺心煩。

本來他不想再找那少女，那知道人却信步，往右走去，祇見前面已是河畔，四面皆水。

原智善心想：「這地方非船不能搖渡，河上又有香會，這少女一定是隨着家人，來作法事，可能在蘆篷之中，遇上也不定！」

於是，他開步前去，不過，他心中又想：「這位少女，行跡有點可疑……自己雖無他意，但也要防人誤會，好在今日人多，見了也可作無心相遇，作爲掩飾！」

心念一動，勇氣大增。

可是，走遍了幾十座蘆篷，仍未見那少女影跡。

這時，河上船已甚多，內有三條渡船，專載香客，也不見少女芳蹤。

近岸之處，入夜之後，更覺多人，人多嘈雜，有些小販，四處兜售瓜果，更見凌亂。

原智善又想：「這位少女，既來此處，當然是燒香還願，看道場，看放焰火花燈，當然不會立時離去，她又向廟裡打探過陸氏後人，分明是有事來此！」

於是，他又再在人叢之中，找了一遍。

這一次，他改走反方向路，但仍然未見佳人，又再失望了一次。

走了一陣，只覺有些疲累，見江前有一個涼亭，亭內有個賣涼麵小檔。

原智善這時有些肚餓，他生性曠達，不拘小節，於是走近檔前。

那檔主人名叫陳二，認得原智善，忙上前招呼，道：「相公可要吃一碗冷麵？」

原智善點頭道：「好極！」

陳二立即招呼他坐下。

原智善一坐下來，忽然便見到兩個少年，那兩人正是剛才在陸公祠中見過的，也來買麵。

陳二見了兩人，也上前招呼，看來陳二也認識這兩個少年。

這兩位少年，十分恭謹謙和，語聲也十分清朗，但有外省口音，看來不是本地之人。

原智善雖然不認識兩人，但覺他們是同道中人，有點一見投緣，惺惺相惜之感。

他正想上前，與這兩位少年攀談。

可是，只見他們兩人，捧了麵，向江邊小船走去，他們上了船，脫下長衣，又再從船內取出食盒，拿出了一些酒菜，再取一罎酒出來。

罎酒打開，酒香四溢。

兩少年在船頭對飲起來，又相對談笑，旁若無人，豪情雅緻。

原智善見了他們，風雅可愛，心中暗生欣羨。

陳二捧麵而來。

原智善悄問道：「你識這兩人？」

陳二聽了，連忙轉過身來，似有大驚失色，並用手示意，表示不要多問。

原智善見了他害怕之情形，心中好生奇怪，正想再加追問。

這時，船上二人，高呼道：「再來一碗麵！」

陳二立時應諾，並且立即把麵端上。

原智善看見這陳二，一臉驚惶之色，但到了船上，那兩個少年，向陳二似是說了一些話，立時，陳二却又變得一臉喜色，步向原智善。

陳二道：「公子，兩位客人，想請公子上船一聚，同飲一杯！」

原智善道：「好極！我正想與這兩位少年結交！」他放下了碗，並給了陳二一兩銀子。

陳二道：「在下不敢收公子的錢！」

原智善見他堅拒，自己也心急見兩少年，便往船上走去，朗聲道：「拜見二位兄台！」

兩少年聽了，一齊站了起來。

其中一人道：「請公子上船，同謀一醉！」

另一人道：「公子千萬別嫌酒

微菜薄……」

原智善道：「但得二位尊兄相邀，在下已是三生有幸了！」

三人各自坐下。

兩少年已爲原智善倒了一大杯酒。

原智善道：「請問兩位兄台，高姓大名？」

兩少年並沒有回答，其中一人道：「公子海量，請乾此一杯！」

原智善只好捧杯，道：「恕在下冒昧，且先罰我三大杯，如何？」

兩位少年同道：「好極，好極！先乾此杯！」

這時，原智善已可以看清二人。

這二位少年，一穿白衣，一個身材略爲矮小。

白衣少年忽然哈哈大笑道：「我們來此地三年，一向沒有甚麼友人，想不到在這江上，却遇到公子！」

那矮少年道：「既是知音，咱們何必令好友爲難，還是我剛才所說那句！」

白衣少年道：「好極，好極，公子既然來到，咱們也不必多言，此時最好暢飲！」

原智善並不明白他們所說，正想追問，但他們又改了口風，說他事。

三人且飲且談，越來越投契。

這兩少年，不單文武全通，多才多藝，而且遊歷地方衆多，見多識廣。

對於武術，二人也是十分精通。

原智善見二人不肯透露姓名，也沒有追問自己的姓名，心想：「這兩位少年，必是風塵中異人，聽口氣，一定是欲返關中故鄉，恐怕難得日後再相見！」

可是，再回心一想：「爲甚麼陳二剛才見了二人，先是害怕，然後又再喜形於色？難道……」

白衣少年笑道：「時已不早，尊兄請回蘆篷之內，拜佛上香去吧！」

原智善聽了，接口道：「在下幾乎忘了！」

他站了起來，拱手道：「難得與二位投緣，不知日後可否再臨江心寺，再謀一醉？」

那矮少年道：「愚弟是閒雲野鶴，無法約定後會之期，兄台不必相候！我知你家兄弟早已來到，而今只欠兄台一人，還不快快回去？」

原智善只好下船，心想：「這兩位兄台似乎早已知我身世，連我與娘親主持法事，已有兄弟齊來，都一一知曉，不知道他們還知道一些甚麼？」

當正在尋思之間，他家中下人早已來了，對原智善道：「三公子，快來，夫人正叫我找你，大公子二公子與四公子也來了。」

原智善心內一驚，自忖道：「那兩位兄台，果然是未卜先知！」突然，他覺得有點內急，便對家人道：「你先回去，我立刻便來！」

他一邊走，一邊細想，越想越覺得奇怪。

這江邊地方，並沒有茅厠，原智善找到一棵大樹，正想往樹後小解。

忽然，樹外傳來二人對語。

原智善小心一聽，有人道：「我看這事十分棘手，還是先回去稟告主人，多約幾個好手，等他們那船經過烏龍灘，才可下手！」

另一人答道：「今日看來，兆頭不好！」

原智善立時走上兩步，果見兩個壯漢，神態慓悍，知他們均非善類，爲免麻煩，他離開了大樹。

來到蘆篷之前，突然眼前又是一亮！

因爲剛才那個青衫少女，又再出現，並且向他對面走來，原智善突然又再緊張起來。

說時遲，那時快，一轉瞬間，少女已在他身旁而過，這一次，少女仍是孤身一人而來，不過，原智善看得很清楚，少女腰間，有一條六七寸長的東西，好像是暗器之類的東西。

原智善再回頭看時，又不見了那少女，不禁頓足，本想回身追上去，但回心一想，見兄弟正等候自己，何必爲這少女，動妄念！

一日之內，遇到這三個奇人異士，不知他們是否同一路？忽然，有人叫道：「三哥，三哥！」

原智善看去，原來正是他的四弟原智達。

原智達道：「三哥，快來！」

篷之內，原智信、原智雅早已在內，四位兄弟，一同上香焚拜，做完了一切儀式。

儀式完畢，立有齋菜供奉。

原智善因爲剛吃過麵，已有些飽，問了各位兄弟，知道各人無事，將會離去，因此，原智善又再走了出來，他只想找那兩位少年，再聚會一談。

其實，他內心之處，又是想起那位羅衫少女！

剛才那少女所走那條路，豈非又是這條？若是有緣再見……

行了不久，已到江邊，只見那小船仍在，不過，人去船空。

陳二正挑麵擔而來。

原智善立刻叫住，道：「陳二，那兩位少年去了那裏？」

陳二道：「早已走了！」

忽然，原智善想起了陳二似對

兩人有所避忌，便追問道：「你對這兩人熟悉？」

陳二支吾道：「並不熟悉！」

「爲甚麼你對他們有些害怕？」

「不是害怕，而是……而是……」

原智善佯作怒道：「快說！」

陳二突然使出一個眼色，道：「公子愛清靜，你不上這小山去，那裏十分涼快，又少人，我立時送上菜來，又送個西瓜給公子解渴！」

原智善聽他語氣，知他有所示意，也便沿山而上。

山上有些疏疏落落的松樹，天上一輪明月高掛，照得滿山如銀，一陣清風吹來，暑氣全消。

這時，江中已有一些河燈，從上游飄下，十分好看，江上又有一些大船木排，結爲水上道場。

這些道場燈火通明，又有鑼鈸之聲，十分熱鬧。

忽然，那少女又再出現在原智善的心頭，他暗自想：「假若有一日，能再遇這位佳人，並與這位佳人天長地久，永生廝守，便是受盡千辛萬苦，也是甘心情願！」

原智善忽發此奇想，自己也爲之吃驚，那青衫少女，果然是令他印像難忘，刻骨銘心！

正在尋思之間，忽然，古松大樹之後，傳來了一陣喘息之聲。

他立時走過去一看，只見眼前，竟是剛才在樹後所見的兩個壯漢。

他們並不是在樹下，而是被人綁了在樹上。

兩人嘴裏被人塞了沙土，外用布條紮着，他們只能發出喘息之聲，眼內噴火，正在掙扎。

原智善見了，心下甚麼也沒有想，便上前去，解了二人下來。

二人脫身之後，把口中沙土吐了出來。

原智善問道：「二位兄台，發生了甚麼事？」

那二漢子並不回答。

原智善又再追問。

其中一人道：「你不要再問，也不許對旁人說解救了咱們，否則……」

原智善聽了，心下不悅，這二人如此狂妄，救了他們，不多謝一句，反而如此惡言相向，心知這兩人俱非善良之輩，正想發作。

突然，後面又傳來一些聲響，未及回首看去，只見那二個漢子，臉呈驚懼之色，也不敢再多說，慌不迭往山下逃去。

當他再回頭細看，只見有一人影閃動，走過去再看，已完全不見，連人影也不見了。

原智善心想：「這些狂妄人，也不值與他們計較。」忽又想起方丈曾說過，「不要多管閒事。」因此，也不再看，回到山邊。

不一會，陳二走來，東張西望一看，才道：「公子，爲甚麼你這麼不小心，放了這兩個惡人！」

「惡人？」

陳二道：「假若不是兩位俠爺子與你投契，否則他們早已……」

「甚麼？你說的是剛才船上兩位兄台？」

陳二又再四處張望一番，才點點頭。

「你認識二人？」

「不瞞你說，這二人正是名滿溫州的二個奇俠！」

「是雁蕩雙奇？」

陳二聽了，立時示意他不要大聲，並悄聲道：「我也不敢肯定，不過……」

看他臉色，其實他是明知一切。

原智善道：「這二人我早已聞名，不過，他們眞是甚麼奇人？」

「他們是出名俠盜，溫州府前位兩個縣官，也爲了他二人丟官！」

「兩個盜賊，怎能令縣官丟官？」原智善心想父親正上任溫州，怎麼沒聽說過？

陳二道：「這兩人行踪飄忽，出沒無常，如要劫某富人，定必手到拿來，滿載而歸！」

「你是道聽途說穿鑿附會？」

「不，我原先是不知的，但積穀山後，那土豪金富泉……」

原智善道：「甚麼積穀山？」

他想起那個青衫少女，曾向陸公祠廟祝詢問過這個積穀山的土豪之事。那是他向廟祝詢問有關她之事時廟祝說的。

陳二道：「那積穀山是在甄江以北一個大山頭，這大山頭處住了一個土豪，名叫金富泉，他年已七十，有一個長子，名爲金大魁，二子金大耀，是個武舉人，他本人早年也有功名，因此常常仗勢欺人。」

「你怎知得如此詳細？」

陳二慨嘆道：「我有一位至親，曾受這老賊之害！」

「有沒有報官？」

「這土豪惡霸，本地人民畏之如虎。他們並養了不少武師，常在外面，霸搶民女，但平民百姓，那敢過問，報官更是不敢，祇能忍氣吞聲！」

陳二又道：「就是我自己，也受這些惡奴欺負。幸好這雙俠出現，把那些惡奴打個半死，代我出了這口寃屈之氣，後來還給我十兩銀子，我才有錢做生意！」

原智善聽了，才明白過來。

陳二又道：「這『雁蕩雙奇』向

來不喜人在他們背後說他們一切，因此我昨夜見他，開始是驚奇，又有些懼怕，及後他們親邀公子上船，那才……」

原智善猛然想起，過去幾月，回家省親，看見父親有些愁容，想必爲此「雁蕩雙奇」犯案，而有所不安，父親是個喜怒不大形於色的人，可能受了上頭密令，要捉拿這兩個奇俠，因此才現愁煩。

可是，再回心一想，這兩個少年，風雅豪邁，氣度謙和，怎會是作俠盜犯案之人？

他心中半信半疑，決定明日回到府衙之中，向父親問個明白，才作道理。

陳二道：「剛才你救了兩個蠻漢子？」

原智善點頭。

「那兩人正是老賊手下黨羽，看來他們今日在此廟會，看中了甚麼良家婦女，又想姦人擄掠！」

原智善聽了，十分後悔自己魯莽行事。

忽然，江上傳來一陣人聲，祇見上游處一條大法船，上面燈火通明，而河上也滿佈河燈，一時之間，看去滿江皆是火。

另外一邊，又駛來另一艘法船，上面有一座法台，台上一對豪燭，粗如兒臂，並有香花果餅，五穀鹽茶，當中有一個全副禪裝和尚，口誦經咒，並把那些香花果餅，拋向江中，祭祀孤魂野鬼。

接着，江上四處，都有小法船出現，把剛才爲首的大法船團團圍住，每艘船上，都掛有一對大花燈，燈上赫然有個「金」字，看來這些大小法船，均是那個土豪金富泉所有。

那些法船上，還有一些兇神惡煞的壯漢，手執鋼叉，看來陳二所說，並非虛言。

原智善想下山去，探訪一下這些法船虛實，以便日後爲父親除此大害。

這時，法事正舉行，鑼鼓喧天，忽然，有一艘小船，竟在這些佈了陣似的大小法船之中穿梭。

一時之間，人聲鼎沸，因爲這些法船，一向橫行霸道，那豈容那小船在當中穿梭駛過？

大小法船上的壯漢，齊向小船喝叱。

原智善一看，却見那小船之上，中有數人。

而船頭之處，有一個青衣女子，再看之時，豈不就是自己心儀的青衫少女？

陳二也跟着原智善下來。

原智善道：「快跟我打探一下，這艘小船，怎會在這些土豪惡霸當中！」

陳二應命而去。

這時，大小船隻上面，謾罵仍然不止，而且還有劍拔弩張之勢。

小船之上，除了站在船首的青衣女子之外，船中還有二人，當中有一中年女人，另外一個十三四歲的少年兒童。

突然，有個惡漢，撲上前來，向青衣女子襲擊。

那青衣女子，並不慌忙，迎着來勢，不知她用了甚麼手法，祇聽到「噗通」一聲，那漢子便已墮入河中。

兒童見了，在旁拍手。

另幾個惡漢，見此情形，還不知厲害，又一起撲來，祇見那少女，雙手奮起，一時之間，那幾個惡漢，也不由自主，跌入河中，一時水花四濺。

原智善見了，心下佩服，想道：「這女子本身這麼年輕，却又有這一身驚人藝業！」

這時，更有多艘小船，把青衣女子圍住。

另外一些法船，倏在外面穿了進來，原來這些法船之上，並非土豪惡霸，而是一些喬裝的官差。

每年這個江上盛會，人多船多，土豪官多，互顯威風，很多時候，會一言不合，打將起來，因此官府也派了一些官差，喬裝當中，以防暴亂發生。

其中一個官差叫道：「衆人休得動武！」

那幾個吃了虧的惡漢，見有人來，也有些膽怯。

那喬裝官差叫道：「姑娘，爲甚麼你推人下水？」

少女怒道：「他們不襲我，我怎會推人下去？」

官差道：「你這小船，爲何在大小法船之中穿插？」

少女道：「我並不是在此穿插，而是那幾個惡漢，尾隨我船，說些粗言穢語，惡語調戲！」

官差道：「果有此事，你們……」

另外一艘船上，一個惡漢叫道：「甚麼惡語調戲，我們祇想向船上伯母求親！」

船上大漢，都轟叫起來。

那青衣少女，並不害怕，道：「你們這些賊黨，欺我船上祇有婦孺，而我也是個外來女子……」

此時，又有幾個惡漢，似不想青衣女子再說下去，三人交換了一個眼色，一同躍起，撲上青衣少女那船。

這突如其來的動作，眼看要把少女圍了起來。

可是，那青衣少女，似不爲所懼，三兩下手勢，那撲下來的三個漢子，便已倒地。

青衣女子還一脚踏着其中一人，那人口中大叫，似是十分痛

苦。

青衣女子道：「你這般惡漢，我也不殺你，我要送你到官府之中，聽說近日來這裏上任的官爺，十分清廉，看你們能否再橫行若此！」

這些惡漢，均是那土豪金富泉手下，向來欺凌弱小，這時被青衣少女打倒，鄉親父老均大聲叫好。

青衣少女又道：「請各位鄉親父老，一同到衙門，作個見證！」

一說到見證，竟沒有一人搭口。

這也難怪，那些平民百姓，明知這些惡漢，都是金家的人，那個敢上衙門作證。

青衣少女等了一會，無人作應，便道：「你們怕事，我也不怪，不過，你這三人，作了這些惡事，我也不容你們……」

船中搖船二人，同道：「姑娘，放了他們，免惹麻煩吧！」

兒童却道：「不，不要這麼便宜這三人！」

青衣少女道：「好極，讓我在每人臉上，畫個印記！」說罷便要伸手入懷內，拿出武器。

這三人惡漢，早已受了重創，尤其是那個被青衣少女踏着的人，聽了姑娘要在自己臉上留下印記，立時口軟下來，哀求道：「姑娘手下留情！」

青衣少女祇嘿笑以對。

突然，有幾個武師模樣的人，看來也是金家的人，他們作好作歹，道：「姑娘量大，放了這幾個惡漢！」

船中的中年女人道：「河燈盛會，本是歡樂之時，何必驚動官府？」

那幾個喬裝官差，也知金家父子惡行昭彰，不過，他們也不想招惹金家，而且在這些日子，把事情鬧大，也作好作醜，勸說了青衣少女一番。

青衣少女看衆人如此，叫道：「我知調戲我之人，並非這幾個惡漢，而是後面有更惡的人，我也並非一個怕惡的人，這事不關我的親人，你們日後，不要爲難我這姑母，要來找的，找我采靈珠！」

說罷一脚踢了那人下水，另外再恐嚇一下，另外兩個漢子，也自動躍了下水。

其他的人，也裝好人，勸說了一下。

漸漸，衆船散開。

其中有些好事的，對采靈珠道：「姑娘本領雖高，但金氏父子，必不罷休！」

采靈珠道：「我怕甚麼？此地自有王法！」

那些人見采靈珠勸說不聽，又怕那金氏父子有耳目在附近，也不敢再多言，紛紛離去。

原智善目睹這一切，深深佩服這位本領既高，又不畏强權的俠女。

最高興的，還是知道這個青衣少女的姓名，他不禁自言自語道：「采靈珠……采靈珠……」

陳二在旁，聽不清他的言語，問道：「公子，你在說些甚麼！」

「沒有甚麼！那船中之人，你認識麼？」

「那姑娘來自外省，也許是……」

「明天我去打探一下，來廟稟告公子！」

原智善心中喜極，不過，回心一想，自己是官家的人，這樣打探民間少女，於理不合，便道：「你也無須刻意打聽，易遭誤解，還以爲我是個壞人！」

陳二道：「小人自會懂得如何去做！」

原智善望着那江中小船，采靈珠仍站船頭，向自己這邊望了幾眼，自己也忍不住回望幾眼，但一接觸，立時又分開，使他怦然心動，不能自已。

他想走開，却又不願，祇好佯裝看燈，然後又偷偷望去，捨不得離開。

陳二陪了他一會，道：「公子，怎不去看神法盛會？」

這時，原智善才想起了天澄大師，早叫自己不要四處遊蕩，並約往了陸公祠後的小山，看羣鬼爭食的景象！

「呀，我一時也忘了，快回去罷！」

這時，法事已完，回到廟中，見到了二哥原智雅，便問道：「二哥，你還沒有回去？」

「沒有，你可知爹爹來過？」

原智善聽了，十分驚訝，道：「爹爹來此作甚麼？」

原智雅道：「我也不大清楚，他也不許我們相問。」

「他單獨一人前來？」

「不，由辛、游兩位武師保護而來。」

「他爲訪查這裏盂蘭盛會？」

「看來不似，爹爹早已告誡我們，不要與他說話，甚至當作與他不認識！」

「那他爲了甚麼事而來？」

原智雅道：「我早已命了原福暗中查探！」

原智善道：「二哥果然心思縝密，有甚麼發現？」

「說也奇怪，原福回來，告訴我爹爹在陸公亭上，遇到兩個少年！」

「兩個少年？是否……」原智善形容一番，當然是描述與自己相見過那兩個少年。

「我也不知，不過，當爹爹往見二人，竟遣開了辛、游兩位武師！」

「為甚麼？」

「看來爹爹似與這二個少年相識！」

「怎會，爹爹剛到任，怎會認識這些人？」

「可是，原福却道，爹爹與二人談得很投契！」

原智善覺得奇怪。

原智雅又道：「後來辛游兩位武師，發現了原福，還把他趕了回來！」

「辛游二位武師，怎樣向原福解釋？」

「他們只說爹爹在衙中無聊，趁此一年一度之盂蘭勝會，隨便出來觀賞！還有，他們吩咐，假若見到了你，也不要找你回來！」

原智善立刻找原福，問道：「你看到的兩個少年是甚麼模樣？」

原福道：「一個身穿白衣，另一個較為矮小……」其他細節，與原智善所見的，眞是一模一樣。

他心中覺得奇怪，自忖道：「爹爹不會認識這兩個少年，而這兩個少年被陳二稱為『雁蕩雙奇』……爹爹是當今縣府，而兩少年是當今最著名盜賊，雖說是俠盜仁義之輩，但畢竟是正邪之分……」

他忍不住，再走出廟門，往陸公亭處一看，但那時亭上已空無一人，附近的泊船，亦已離去，江中用紙紮成的江船早已被燒去，道場法事，早已做完，那些遊船，亦紛紛離去。

原智善有些失望，回到廟中，却見兩位哥哥與四弟。

原智信道：「三弟，爹爹早已回衙，並且吩咐你在這兩天之內，留在寺院之中，不要回衙！」

「為甚麼？」

「我也不知道。」

「你們呢？」原智善道。

「我們則要立刻回去。」

「那麼我幾時才可以回衙去？」

「那要等爹爹派人來告訴你！」

他們說完，已要趕往江邊預泊的船去。

原智善覺得奇怪，但無奈這是父親命令，便暗下拉了原智達輕聲道：「四弟，如家中或衙中有些甚麼事發生，立即派人來告！」

原智達點頭，與兩個哥哥上船離開。

＊　＊　＊

經過了大半夜的勞累，原智善回到自己的房間，本想好好睡一覺。

睡在床上，想起一連串所發生的事，却立時沒有了睡意，再想到那位美麗佳人采靈珠，打傷了金家那些武師，而那些武師定必心有不甘，可能就在清早，恃人多勢眾，大有可能……

想到這裏，更無睡意，起來披衣，又自忖道：「采靈珠雖然武功高強，但雙拳難敵四手，況且那班惡霸，並非只得一人，而那家人只有婦孺三人，定遭那些人毒手，我雖非他們甚麼親人，但路見此不平，也應……」

他決定往陸公祠後面，暗中查探，或者保護這一家人，免生危險。

可是，一想起自己是個男人，無端往找她們，似乎又有些不便，但再想到采靈珠，他的脚步已帶了他來到了陸公祠處。

那時天剛大亮，附近再無人跡，滿地只是堆積着昨夜法事與遊人所遺下的垃圾。

他往陸公祠後面走去，行了不久，只有一個竹林，而竹林當中，有一所房舍。

房舍前面，正是江邊，泊了一艘船，而那艘船正是昨夜采靈珠所乘的那艘，船中還留了一些果瓜之類食物。

原智善心中大喜，采靈珠與她的姑母，正是住在這個房舍之內。

房舍四週，非常幽靜，並無人打擾，也沒有惡人土霸來搗亂，心中也安寧下來。

原智善上前，來到門口，又再退回，心想：「自己與這家人，從來沒有正式交談過，如果這樣冒昧來找人家，定必被人訕笑！」

想到這裏，本來心中的熾熱，又冷却下來。

他越想越覺不好，退出了竹林。

忽然，有人道：「你要找誰？」

原智善回首一看，只見是昨夜所見那個童子，一時之間，他不知如何作答，臉上一熱。

那童子又道：「你來找人？」

原智善無法，只好道：「我本住在附近，宵來無事，閒逛到這裏，想不到這竹林處，有這一戶人家……」

童子道：「你不要騙我，昨夜，我好像見過你了，你在柳樹旁邊，鬼頭鬼腦的向我們船上窺望！」

原智善聽了，更是面紅耳赤，更加不知如何作答才好，只是吶吶，呆在那裏。

童子又道：「這一大清早你又來，莫非你是那些土豪惡霸，一早便來……」

「不，不，在下並非……」

童子道：「我陸飛雲，雖是年紀不大，也不是好惹的，何況有我表姐在此，你若是不說明白，我定不放過你！」

原智善道：「我並非那些土家

惡霸，我只是……」可是，他又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陸飛雲道：「你再說不出原因，我先打你一個半死，如果有自知之明，則你立時跪下，賠罪叩頭，那我也還可饒你！」

原智善出身世家，從來對人謙和，也從未受過這樣的侮辱，心下大怒，不過，對方是個未成年的孩子，自己怎能與他計較！

那孩子又磨拳擦掌，來勢洶洶！

原智善道：「我實在並無惡意！只想到你家附近……欣賞風景……」

陸飛雲道：「你不要再亂說，我便是家中唯一男兒，你要找我家作甚麼，快說！」

他又再擺出架式。

原智善當然不想動手，但看他怒目圓睜，撲勢要來，心想：「我不能與這個娃兒動手，而且，這陸飛雲與采靈珠有親戚關係，更不能還未與佳人見面，與她的親屬有所誤會，甚至動手！」

陸飛雲又再撲過來，一拳打出。

原智善避了開來，道：「我並非你口中所說惡人，我一向住在江心寺內避暑，江心寺天澄大師，正是我的好友，請不要出口傷人，我來此實在是一番好意……」

「好意？甚麼好意？」他又縱上，又發一掌。

原智善道：「我不想與你瞎纏，你家中有甚麼大人，請出來，我會解釋！」

陸飛雲道：「我早已看出你的詭計，你一定是想來看我家表姐，想藉我引我表姐出來，你眞是在做夢！」

他說罷又再出手，這一次一招兩式，更是兇狠。

原智善武功甚高，當然不會被他打到，他也沒有出招反抗，只是閃開，又道：「你這小小年紀，為甚麼要如此誣譭人家，我只是在你家旁經過，這處又不是你家所有，我在此經過，也不是甚麼罪行！」

陸飛雲道：「你無故來此窺探，非奸即盜，你又說不出一個道理，我一定要好好教訓你一頓！」

原智善見他如此無理，道：「你再如此無理，我要你吃點苦頭！」

陸飛雲道：「好極，來吧！來吧！」

原智善被他再三所迫，一時實在按不住怒氣，正想給這個無知小子吃點苦頭，這時，心念一動，看到附近竹林旁邊，有一個三尺多高的石筍。

他兩手一分，一個大鵬展翅，「砰」的一聲，石筍應聲斷了，碎石紛飛！

陸飛雲見到如此情境，理應害怕，可是，他却像未曾看到似的，又攻原智善。

原智善沒有他的辦法，見他來勢極兇，於是，一個旱地拔葱，身形一閃，凌空而起。

陸飛雲這一下攻勢過急，一不小心，正踩着地上一塊石子，立時，失去了重心，眼看便要跌倒。

這時，原智善在半空之中，知道陸飛雲這一跌下，可能頭撞石塊，急忙一個下竄，拉起了他的後衣領，免他跌倒。

陸飛雲也眼見自己非撞在石上不可，但既失重心，也無法保持平衡，突然，只覺衣領被人拉住，他不獨不領此好意，人雖在半空，雙手却反向亂打！

原智善心內只想救這小孩，那知被這小孩誤會，正在糾纏之間，陸飛雲亂打亂踢，竟然踢中了他肩膀之處，不禁使原智善氣上心頭。

陸飛雲得了這些好處，却不滿意，又再攻來。

原智善突然出手，把陸飛雲雙腿一抓，然後把陸飛雲整個人高舉過頭，作勢要把他擲出去！

原智善叫道：「你這小孩，不知好歹，我救了你，免你撞在石上受傷，你却恩將仇報……我這次要擲你下去，讓你……」

陸飛雲掙扎了一下。

原智善又再作勢擲下，不過，他並非眞的要把他擲下，只是把陸飛雲輕輕放了下來。

他以為這樣一來，可令陸飛雲深知厲害，不再糾纏。

那知道，陸飛雲剛一下地，又追撲過來，大叫道：「你這無賴，誰叫你救我？你今日要我丟盡臉，我也不讓你好過，我跟你拚了！」

說時遲，那時快，陸飛雲果眞拚了命似的，向原智善攻來。

原智善一味閃避，但陸飛雲已是惱羞成怒，越打越急，兩次被原智善抓着，也不聽任何勸解，他的武功既已無法勝過原智善，索性口咬脚踢，無所不用！

原智善心想：「這個小童，實在難纏！如此下去，眞不知如何是好！」

他心中一動，突然賣了一個破綻，讓陸飛雲先攻了一下，隨即反手一抓，已把陸飛雲雙臂抓住，叫道：「陸飛雲，我愛惜你聰明伶俐，人也有膽色，好了，好了，我不再跟你打了，你要是認為我與你對打，累你丟臉，那好極，我讓你打我幾下，出口氣！」

他放了陸飛雲，登時運氣全身，他心想：「給這小孩打幾拳，踢幾脚，却也無妨！」

那知道，這一次又一次出乎他

的意料之外。

陸飛雲本是怒容滿臉，聽了他這話，忽然笑道：「我雖年幼，但輸命不輸氣，不受人欺，也不受人憐，如果你早這樣說，我也不會與你瞎纏！」

原智善聽了這話，舒了一口氣。

陸飛雲續道：「你眞的住在寺院之內？」

原智善道：「當然是。」

「那麼，再過幾天，我去廟裡找你，你肯和我交一個朋友嗎？」陸飛雲道。

「當然好極，其實我剛才路過……本是一番好意，無奈我與你們素昧生平，因此不敢登門，昨夜我在江水看燈，早已看到你們！」

「赫，原來如此。」陸飛雲慧黠地說道：「多謝公子關心！」

「你們家中，尚有何人？」

「家中本有一位堂兄，他上月全家搬了去杭州，我母親愛這地方恬靜，來此敲經唸佛，所以才搬來了十多天，怪不得你未見過我們！」

「你家中尚有……」

「我有一個表姊名叫采靈珠，她由南京來，想接我們回去，已決定日內起程！」

原智善聽了，心下有些惆悵，道：「你們搬來不久，又要離開！」

「那也沒有甚麼，假若我們是朋友，日後有緣，自是可再相見！」

說到這裏，林內傳來聲音：「飛雲，飛雲！」

陸飛雲應了，轉身向原智善道：「家母喚我，再見吧！」

說罷便轉身回到竹林之內，原智善想與他多說一句，也無辦法。

原智善只好離開這竹林，心想：「這小子說得也有道理，來日有緣，自有相見之日！」

他當然是想起心中那位采靈珠！

＊　＊　＊

原智善走過了小山石峯，突然，聽到了一聲吆喝，正奇怪間，幾個短裝大漢，背插鋼刀，正迎面而來。

原智善避了開來，一閃身之間，另一條白影，突然從前面一個兩丈多高的山坡，飛身下來。

再定睛一看，前來壯漢之中，共有六人，而當中也有昨夜在樹林之中，被自己所放兩人。

石坡上飛身下來的，却是昨夜所見的兩個少年之中的一個！

那六個漢子，一見少年，一齊攻上。

原智善有了昨夜的經驗，不敢再貿然出手，祇在旁看，看出好歹，才再作決定。

祇見那幾個賊人，怒罵怪叫，而那少年好像失去蹤影，突然，少年雙腿一踢，兩個賊人，已應聲倒了！

這少年武功實在厲害！祇見他手無寸鐵，獨鬥羣賊，縱躍輕靈，動作如飛。

四個賊人，各持刀槍，但過不了少年幾個照面，其中二人，又被少年打倒。

餘下二人，似是武功較高，不過，這少年也毫無懼色，再交了二十來個回合，便把二人手中佩刀奪去，並且踢了兩人幾脚，把他們踢得起不了身！

說也奇怪，賊人倒了下來，那少年却沒有傷害他們之意，祇是翻身而走。

原智善想起這少年，昨夜在小船上，談吐儒雅，而今面對羣賊，却是如此武功高强，怪不得陳二也說，他們是「雁蕩雙奇」。

原智善向來喜結交異人，對於這位隱名俠盜，立時有了仰慕之心，心念一動，自忖道：「我何不趁此機會，相助一臂，也可以與這少年，眞正的結交一下？」

這時，後面又傳來人聲，看來賊黨仍有人來，而且來的人數，應該不少。

原智善正想躍出，忽然，他覺背後有人，回頭一看，却是游天彪！

這人是他父親的貼身保鏢之一，昨夜也曾隨着爹爹前來，爲甚麼這時他又會現身？

正想追問，游天彪作了一個禁聲手勢，原智善祇好不出聲，游天彪又向外一指。

原智善循他所指向外一望，祇見這地方正是江心寺的後面，一邊是山，其餘地方，却是濃密樹林，而樹林之內，出現了一些人影刀光。

附近山石，有更多人或坐或立，好像昨夜未走的香客，再小心一看，爹爹的另一位貼身保鏢辛泰，也在這些人影之中。

原智善心想：「他們一定是奉了父命前來！」

北上尋人　路遇五鬼

游天彪與辛泰二人，都是北方有名的武師，他們遇到原智善的爹爹原振甫，也有一段因由。

游天彪昔年南下訪友，無端遇上了一些强盜，更不幸的是捲入了盜賊的漩渦，被衙門緝捕，問成充軍之罪。

游天彪雖然是個江湖漢子，但在這情形之下，離家千里，舉目無親，又被人冤誣，忍不住悲傷起來，而辛泰剛巧路過，問明他一

切，好生同情。

辛泰也無法用言語安慰游天彪，但他生來熱血漢子，便叫游天彪不用再傷心，倒不如合力與這些官府再拚一番，死也死得轟烈。

兩人這番話，想不到被微服的原振甫聽到，原振甫也是個俠義之人，一時之間，激起了俠義心腸，立時上前安慰。

然後，再訪當地官府，幾經波折，才把游天彪被人冤枉之處，查個水落石出。

游天彪沉冤得雪，當然是喜極，誓要跟隨原振甫，而辛泰與游天彪也因這事，而結成莫逆，因此，兩人便跟隨了原振甫。

這時，原智善再看，當中不祇辛泰一人，而且還有其他喬裝捕快。

看來這是一次大舉拘緝行動。

原智善心想：「父親向來行事，光明磊落，尤其是昨夜還聽說與兩位少年談過，今日就算來捕他們，也不會如此使詐！」

原振甫向來肝膽相照，也喜結交英雄俠士，並不怕爲了結交而誤了自己的功名前程，但而今看來，正是盼人入網，當中定是重大原因。

這時，突然傳來一陣笑聲。

祇見四個賊人，正向那個少年攻去，那少年腰間，插着一些似鏢非鏢，長約幾寸的暗器，有些金光閃閃，但那少年並未使用。

少年雙掌一發，兩個賊人應聲倒地。

其餘兩個賊人，發出暗器，「颼颼」的幾聲，但見那個少年，左右閃開，脚踢手揮，把那些暗器都打了下來，這些賊人，見少年如此厲害，也不敢再攻。

奇怪的是，辛、游兩位武師，與其他衙中喬裝捕快，仍然沒有動手，看來似是有所等待。

原智善心想：「這個少年，雖是個俠盜，也是犯法，不過，他們劫富濟貧，比起上來，那金家手下的惡賊，才是眞正的賊匪，爹爹對這個道理，怎會不知？難道他眞的爲了敷衍他的上司，不理正義，定要擒得『雁蕩雙奇』那才安心？」

當他正在思想之時，在喊聲之中，較矮的另一個，又再出現，這少年穿的是華服，雙手持着一雙閃閃生光的金刀。

同時賊人方面，還有兩個人。

一個是身材高大的兇僧，另外一個却是年紀較老的禿子，神情極是兇惡。

兇僧叫道：「你們退下，待我把這小狗收拾了！」

衆人已依言退下。

突然，兇僧猛覺面前人影一閃，禿子叫道：「禪師，留意！」

語音未停，那個兇僧，早已被華服少年打了一個大巴掌，氣得手握禪杖，暴跳如雷，胡亂橫掃。

原智善看到這華服少年，所打的一個巴掌，眞是爽脆俐落，口中也忍不住叫好！

本來，他是躲在一旁，但一出了聲，衆惡徒發現了他，並要向他動手。

原智善也不害怕，叫道：「你們這班流氓鼠賊，竟在光天化日之下欺人！」

原智善便要動手。

華服少年，見了原智善出來，叫道：「李兄，這些鼠輩，不用你動手！」

聲隨人到，那少年自人叢中躍起，一飛身便是數丈，剛巧落在原智善身前，伸手左右齊抓，便抓起了兩人，像提小鷄般，把兩人甩了出去。

那兩個賊人，無從反抗，被甩上半空，跌了下來，摔個半死。

白衣少年叫道：「八弟，看來賊已到齊，而今祇留老賊在家，我們該下手了！」

華服少年應聲，抽出了他腰間的所佩的武器，原來這並非甚麼暗器，而是一條長鞭。

這長鞭的尾部特別幼小，像一條蛇的舌信。

少年把長鞭使了幾下，發出「啪啪」的聲音。

禿子叫道：「朋友，你與雁山六友相識嗎？」

少年冷笑道：「我這靈蛇鞭，難道祇有雁山六友才有嗎？吃我一鞭！」

禿子避開，叫道：「我聽說近年橫行雁蕩、溫州、樂淸的雁蕩雙奇也使一條靈蛇鞭，難道……」

少年道：「你也不用再猜，接我靈蛇鞭吧！」

禿子不敢遲疑，拿起手中鋼刀，護住了身體，那靈蛇鞭，好像長了眼睛一樣，捲向禿子鋼刀。

禿子祇覺手臂一痲，心中暗叫不妙。

那知道，靈蛇鞭似有靈性一般，反捲而來，又向他腰間捲來，這一捲却再避無可避，他祇覺腰間奇痛無比，大叫起來！

原來這靈蛇鞭，並非普通皮鞭，而是整條長鞭之中，滿佈反刺，一經捲到任何敵人身體，祇經主人一拉，倒刺現了出來，扣着人身。

少年再一猛力一扯，禿子身上腰間的皮，也被扯了下來，痛得他死去活來！

白衣少年，這時也從腰間拿出了一條皮帶，這一次却並不是長鞭，而是一條皮帶，帶上有八把金劍。

那兇僧見了，大聲叫道：「你們果眞是雁蕩雙奇了，這八口金劍，殺死過多少……」

少年道：「還差你這一個惡僧！」

惡僧道：「原來大家都是同道中人，兩位英雄，咱們何必自相殘殺！」

少年怒道：「呸！我們怎與你們同道？咱們兄弟今日，是來誅殺土豪惡霸！」

惡僧道：「你們是雙盜，我們也是爲金家做事，大家都是……何必……」

少年道：「咱們劫富濟貧，專門打擊那些土豪劣紳，怎會與你們……」

惡僧道：「我知你們雁蕩雙奇厲害，不過，你們所謂濟貧，也是盜賊一般行爲，豈不是與我們同道？再說，而今我們已被官差圍住了，他們要捉我們，但知你們是雁蕩雙奇，難道會放過麼？」

少年笑道：「今日我與八弟，肯直認雁蕩雙奇，自然有原因……」

「甚麼原因？」惡僧笑道：「我們是賊，你們也是賊啊！」

華服少年聽了，心下怒極，突然一躍過來，一柄金刀手中一揚，金光一閃，那個兇僧，已然中了金刀！

金刀插在他額頭之上，血如泉湧，非常可怕，兇僧本已是兇殘難看，插上金刀，更是恐怖！

兇僧尤未知事情嚴重，叫道：「今日你殺了我，也逃不出這些官差的圍捕！」

其中一人也叫道：「雁蕩雙奇，這麼好身手，何必要被官差所捕？」

白衣少年回首，看那發言之人。

這人與其他小賊，打扮一模一樣，不過，看他有幾個小賊，特別保護着他，看來這人身份自是不低。

少年道：「你是金大魁？」

華服少年也上前，叫道：「正是這小賊！」

金大魁也不害怕，上前道：「你認識我更好，以你兩位武功，效力於我，一定前程無限，而且，附近官差密佈，他們出來，祇能拘捕我們毆鬥，也沒有甚麼！」

兩少年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

金大魁仍不知好歹，道：「我們人多勢衆，就算給官兵逮住了，你們也用不着害怕，我最多用些黃金，打點一下那些官吏，兩位便可脫身！」

白衣少年道：「我們雁蕩雙奇，三年以來，從未露過眞容，今日肯露眞容，難道你還不明白？」

金大魁道：「明白，明白，我想你們兩人，祇是中了人家圈套！」

華服少年道：「中了圈套，看是誰中了圈套！」

金大魁不知二人弄些甚麼玄虛，叫道：「這兩人不識好歹，快快，殺了這兩人！」

他命令身邊的人上前，衆人不敢抗命，雖明知雁蕩雙奇厲害，也冒死衝上前來。

兩少年又隨手打倒了幾個。

金大魁怒極，叫道：「你們都是酒囊飯袋！」

這時，外面有人衝入來，叫道：「少爺，少爺，老莊主已被官府抓去了！」

金大魁聽了，不甚相信，但見這人氣急敗壞，叫道：「是眞的嗎？」

「不祇老莊主被抓，咱們的金家莊，也被官差團團圍住了，走，走，快走，少爺！」

兩少年大笑。

這時，金大魁才明白，這雁蕩雙奇，有意困住了他們在此，而讓官府往金家莊拘捕金富泉。

這雁蕩雙奇，怎會與官府合作？他實在不明白。

這個時候，他也不想明白，祇想逃走！

可是，面前是雁蕩雙奇，後面却是一條江水，那還有逃命之處？

雁蕩雙奇，也是如此想法，兩人站在當中，看這金大魁如何逃去！

這時，辛泰與游天彪兩位武師，已率了官差上前。

那金大魁情急之下，一個轉身，竟然朝着江水，一躍而下。

此舉令衆人也覺奇怪！

因爲這段江水，水流湍急，一般懂水性的人，也未敢躍下，況且此處極多岩石，躍了下去，不被水流衝去，也會被岩石撞死！

官差之中，也有人懂水性，但他們一時之間，也不敢跳入水中。

兩少年追近江邊，一時之間，並無他法。

突然，寒光一閃。

原智善也走近江邊，更聽到了一聲嬌叱，原智善心中一動，難道采靈珠也一直在此山頭？爲甚麼自己這麼疏忽？爲甚麼日夕想見的玉人，近在咫尺，竟見不到？

金大魁本已在水中潛了下去，這時，似乎中了暗器，痛得他死去活來，無法不浮上了來！

持靈蛇鞭的少年，立時一躍，上了一塊江邊大石，站在石上，靈蛇鞭一揮，便把在水中的金大魁捲了起來，猛力一抽，金大魁已上了大石之上！

金大魁慘叫連聲。

少年拖起了金大魁，才躍到辛泰與游天彪二人前面，道：「兩位官爺，請把這小賊捕了！」

辛泰與游天彪身旁的捕快，已上前把金大魁捕住。

白衣少年道：「兩位官爺，也把我們兄弟二人，押回衙門去吧！」

另一少年也上前，道：「你們儘管把我兄弟二人也上綁！」

原智善見了，心下十分奇怪，立時上前。

辛泰道：「兩位少俠……」

原智善上前道：「兩位，你們替衙門捉賊，怎要官差也捕你們？」

游天彪也道：「敝上愛材若渴，對二位敬仰非常，怎會……怎會……」

白衣少年道：「你們不用擔心，我們早已與你們原大人說過，爲了服人心，更使賊黨服氣，你們也把我們拘上！」

原智善聽了，心下十分驚奇，原來，昨日在亭內，聽說父親曾與這兩位少俠談話，原來當中有此玄機。

原智善道：「兩位少俠，你們爲甚麼要來自首？」

白衣少年道：「原兄有所不知，我們雁蕩雙奇二人，在這地方作案三年，雖然並沒有傷到甚麼人，但劫去了很多土豪劣紳財富，這件事早已驚動了京城！」

「那又如何？」

白衣少年道：「早已有兩位縣官，爲我們兄弟二人丟了官！」

華服少年又道：「我們打探過，這次新官上任，是著名的原振甫，原大人向來清廉，並且爲民請命，救了不少民間疾苦，如果他也爲我們丟官，那麼，豈不是我兩位成了害人的罪魁禍首？」

原智善聽了，心下十分感動。

辛泰道：「敝上曾對在下說過，他情願丟官，也不想侵犯二位一根毛髮！」

游天彪也接口道：「我們仗二位之力，已把金氏父子和他們手下黨羽除去，你們爲地方除了大害，已經……」

白衣少年道：「兩位不用多說，我兄弟倆，早已下了決心投案，你們再多言，反使我兄弟蒙上俠義虛假之名！」

原智善本也想上前勸說，但見二俠心意已決，也不多言，他知道自己父親最愛英俠之士，他定有心中計劃，開脫二人，自己也不用多說甚麼。

辛泰與游天彪二人，雖然無法說動二俠，但也祇肯要他們兩人陪同回衙府，不肯作任何押解行動。

這事傳遍了整個江心寺，也傳遍了整個溫州府，而原振甫也因感動了這雙俠「雁蕩雙奇」投案，而更名重一時，更受人民愛戴，這是後話。

原智善看着衆人離開，心中不無忐忑。

不久，接到家人來信，說原大人有命，他不得回衙府，就是要回去，也要過了三五天才好，對於他認識了雙俠之事，原大人也早知道，並囑咐他不用擔心，父親自會有好辦法處理這件事情。

原智善索知爹爹行事自有他的一套，也不再擔心，祇希望日後有緣，能再與此二位少俠相聚。

* * *

原智善回到了江心寺，經過一夜疲累，一入禪房，倒頭便睡。

醒來之時，已是過午。

有個小沙彌，拍門道：「公子，方丈有請！」

原智善立即來了方丈精舍，祇見天澄大師，坐在蒲團之上，微笑迎他。

天澄大師道：「智善，老衲觀你氣色，從今日開始，你定有不少煩惱，接踵而來！」

原智善聽了，心中一驚。

天澄大師笑道：「老衲早已盡了綿力，不過，夙世情孽，非一般凡人所能化解！」

原智善道：「我……我……」

天澄大師道：「你不用多言解釋，事已前定，半點不由人，你還是聽其自然吧！」

原智善道：「聽大師指點！」

天澄道：「老衲也未能洞悉上天意思，而今有玉玦一塊，贈予公子，一則可留作紀念，二則將來你如往秦嶺，上有天馬峯，峯頂有一石洞，洞內有一老僧，如有危難之事，把玉玦交他，自能化解。」

原智善接了玉玦，道：「多謝大師！」

天澄又道：「你記得我早已叫你跟隨我，往小山守候，觀看羣鬼爭食的景象，如果你能依之，便可無事，但你却到了陸公亭，與二位少俠結交，又遇上了你心上人，心頭止水，便起了微波！」

原智善聽了，臉上浮起了羞愧之色。

天澄大師又道：「你也不用再爲此而心煩，而今看來，你應該聽其自然，作你心中所想之事！」

原智善道：「大師可否再加指點？」

天澄大師道：「天機不可盡洩，老衲日內要入關坐禪，不知要多久才能再與你相見！」

原智善無奈，祇好謝過天澄大師，回到房中。

回想天澄大師一番說話，原智善也深深佩服，原來他早已能鑑顏

辨色，知道自己將會犯了「情」字一誡，不過，他雖盡力挽救自己，但氣數安排，也無話可說。

原智善自己也覺奇怪，自懂人情世事以來，從來沒有想過女色，更沒有有過任何家室之念，但一見這位采靈珠，便日夕思念，難道這眞是天意安排？

忽然，有步履聲在房門外響起。

原智善心神一振，看看外面，原來已是近黃昏，日光正斜斜晒了進來。

進來的是亞安。

亞安道：「公子，醒來了嗎？」

原智善道：「找我？」

亞安道：「陸家祠後那位小公子，來找公子兩次，但都被小書僮擋住，因見公子熟睡！」

「近日勞累，我一睡便不知醒！爲甚麼亞安不叫醒我？那位小公子來了兩次？」

亞安便是原智善的書僮，跟了原智善有十多年。

忽然，外面傳來一陣笑聲，道：「這事不能怪亞安，是我自己不想打擾公子安睡！」

來的正是陸飛雲。

原智善立即起來迎迓，並請入房中坐下。

陸飛雲道：「小弟說過，有緣再相見，請大哥來舍下一聚，算是我向大哥陪罪！」

原智善聽了，心中喜極，道：「我正想往府上拜見伯母，而今小公子來請，不敢推辭。」

這時亞安入內，原智善叫他備水盥洗。

陸飛雲道：「這位安哥，武藝也非凡！」

亞安道：「那裏，小公子才是武功過人！」

「原來你們早已認識！」

「我剛才在院子中，見安哥練功，他的鏢也打得非常好！」他頓了一頓，道：「我先回家，請大哥立時便過來！」

原智善換過衣裳，立時到陸公祠那邊，然後循着祠後小徑，來到那竹林中的精舍。

陸飛雲早已跑來迎接。

精舍有兩層，前面有花園，再入一門，便見兩個房間，當中一間，擺有一個古琴，牆上又懸有長劍，似是主人書房。

陸飛雲引領了他，入了另一個房間，原智善剛坐下，昨夜船中所見婦人，走了出來。

原智善立時起來。

陸母道：「公子光臨，有失遠迎！」

原智善道：「伯母客氣，小侄來此打擾！」

原智善心中暗想：「爲甚麼采靈珠沒有出來？」

陸母似乎洞悉他的心意，道：「你是否是找我那個姪女？」

原智善臉上泛紅，有些不好意思。

陸母道：「其實老身此次邀請公子來舍下，目的是請公子與舍姪女一見，但可惜……」

原智善心中怦然而動，道：「可惜，可惜甚麼？」

「她因爲有急事，已離開溫州，走了也有半個時辰！」陸母似也有點黯然。

原智善道：「不知令姪女離開，所爲何事？甚麼時候會再回來？」

「老身也不大清楚，不過，至少也要一個月後，才會回來！」

原智善聽了，心下也覺非常可惜，如果早來一步，便可以正正式式，見到自己心儀的人了。

這事豈非天澄大師所言，一切皆上天註定？

原智善本想再追問有關采靈珠之事，但初次見陸母，不好意思多問。

但陸母却侃侃而談，道：「我這位姪女，幸得到一位異人爲師，因此學了一身武藝！」

原智善才恍然道：「怪不得她在江中，面對那些惡人土霸，全不驚懼！」

「她仗着學了一些武藝，常在江湖走動，鋤强扶弱，人稱她爲『靈珠女俠』，也有叫她『閃閃靈珠』！」

「這名字怎樣得來？」

「采靈珠一次在江中斬蛟，殺了那條蛟龍之下，竟然得到了一顆會發光的夜明珠，自此之後，她把明珠佩在頭上，夜間走路之時，就像一盞流星！」

「怪不得人稱之『閃閃靈珠』！」

這時，陸飛雲又再入內，與原智善也談得投契。

原智善不敢再多問采靈珠之事，便改口問道：「飛雲聰明伶俐，又好武功，假若伯母不嫌棄，日後與小侄一同讀書練武，不知伯母意下如何？」

陸母道：「這當然是求之不得！可惜……」

又是一個「可惜」！

原智善道：「伯母有甚麼事，不妨直說！」

陸母道：「我這個兒子，自小多病，人雖聰明，却不耐風霜之苦，幸好他學了武藝之後，身體轉好了。不過，我仍怕他太勞累而再發病，因此，我也沒有盼他有甚麼作爲，功名利祿，更不用說！」

原智善道：「那也沒有甚麼，讀書祇求明理。」

陸母續道：「先夫也是一個飽

學之士，並且爲官，不過，他爲人耿直，開罪了權貴，幾乎連身家性命也丟送了，爲此他氣憤憂憾成疾而逝世，才使我們母子二人，相依爲命，我們來溫州，也是希望可以有個安身地方！」

「既是如此，你們可安心長住下去！」

「可是侄女靈珠，不忍我們孤獨住在這裏，她這次來也是想接我們前往仙都！」

「仙都？離此地很遠？」

「正是，侄女在仙都有一個農莊，是她父母留下的，她要接我母子到她那處，一來可以有人照應，二來我們也可爲她打理那些田莊！」

原智善覺得奇怪，道：「令侄女常在江湖走動，怎又置有田產？」

陸母道：「公子有所不知，我侄女性情豪爽，只要與她投機，她都樂於結交，平日有些人落難，她都伏義扶危，若無家可歸者，她定必叫來她莊園居住，那地方很大，有八百畝，因此自成一方，倒也自給自足！」

「原來這位女俠，不單路見不平拔刀相助，而且眞眞正正的濟世爲懷！」原智善對於這位心儀玉人，更加敬佩，愛慕之心，又添多些。

陸母又道：「本來她正要與我們一起往仙都，那知上午有人來，說她有一朋友，在北方有事，請她速往，她才匆匆上路……那麼，小兒也沒有福份與公子一同讀書，一同練武了！」

原智善道：「那也沒有甚麼關係！」

陸飛雲也道：「大哥可以來仙都探我們？」

陸母又道：「我侄女說過，她此行歸期不定，我想她中秋不回，到重陽定可以回到仙都，到時公子可以來訪我們了！」

原智善聽了，表面唯唯諾諾，但心中實喜。

這時，陸母已命婢女擺上飯菜，吃完飯，又談了一些陸家家事。

晚飯後，陸飛雲堅持要送原智善離去。

兩人邊走邊談，經過這一拜訪之後，兩人更熟悉，當他們來到兩人相鬥之處，原智善不禁笑了起來。

陸飛雲問道：「大哥笑甚麼？」

「我記得今日我們在這，開始之時，你蠻不講理，瞎纏爛打，嚇得我不知如何是好！」

「噢，我只是故意如此！」

「對，我們對打之時，似乎聽到有人在石柱之後，好像發出一下笑聲。」

「大哥果然好身手。」

「那麼，眞有一人躲在石柱之後！」

「是的。」

「那麼，一切行動，你都受那人擺佈？」

「也不是甚麼擺佈，不過，他爲人滑稽，和我也談得來，他叫我這樣試一下大哥！」

「那麼那個人是誰？爲甚麼剛才又不見？」

「那個人姓賈名華！」

「賈華？假話？」

「對，我也懷疑這不是他眞姓名，他便是來訪我表姐的那個人，也是催促她上路的人！」

「他是個甚麼人？」

「我不知道，表姐也沒有說過。」

原智善道：「你知不知你表姐去了那裏？」

「我也不知，只見那人雇了快艇，說是順流而下，如果大哥今早來，應該可以見到我表姐！」

原智善心中納罕。

陸飛雲解釋道：「今早大哥熟睡，我往廟內打聽，其實我知家母，也想表姐見見大哥！」

「爲甚麼你不叫醒我？」

「第一次是你書童說，你剛入睡，不敢驚動！」

「第二次呢？」

「第二次其實我表姐也來過！」

「你表姐也來過？爲甚麼不叫醒我？」

「那個賈華，對表姐說，既然大哥這麼勞累，匆匆一見，有甚麼意思，如果有緣份的話，遲早也會相見，何必這樣打擾大哥，如果沒有緣份，見面也是多餘！」

原智善聽罷，內心非常不安，原來自己早已有大好良機見自己心儀之人，却是陰差陽錯，錯過了機會。

陸飛雲又道：「其實家母與表姐，都是非常看重你的，表姐甚至想叫書童叫醒你，但礙於大家素未謀面，而那賈華也多番阻撓，似乎不想表姐這麼行事，我見表姐甚至很急……」

原智善這才知道，原來采靈珠對自己也有心意，可惜礙於世俗情面，一時之間，無緣見面。

原智善道：「令表姐爲甚麼要這麼匆忙立即離開，連你母子也不顧？」

「我也不知。」

「令壽堂可知？」

「她也不知道，因爲表姐離去之時，並沒有多言，只是吩咐若她中秋過後，仍沒有回來，那麼，咱們便不用再等，自己上仙都去！」

「那要怎樣才知道她離開的眞

正原因？」

陸飛雲想了一想，道：「看來只有那二俠！」

「二俠？」

「是雁蕩雙奇！」

「他們早已入了衙門，其實，他們這次投案，其中會有甚麼原因？令表姐認識二俠嗎？」

陸飛雲道：「這些我更加不知道了！」

原智善心想：「其實雁蕩雙奇投案之事，爹爹會如何處理？而他們認識采靈珠，知道采靈珠行踪，也許會透露，也說不定！」

原智善對陸飛雲道：「既是如此，我自會找二俠，看看他們能否透露！」

於是，二人別過，原智善本來得到父親吩咐，在一兩天內不要回衙門，但由於這一件事，急於要見二俠，便立即叫了書童亞安回去問可否立即回來，並向父母問安。

亞安很快回來，並道：「公子可以回去！」

原智善立即雇船回到家中。

見過了母親之後，才知道爹爹在衙門內，似是十分忙碌，看來二俠投案之事，仍有很多餘下事情要辦。

原智善本想往衙門去，但恐誤了父親事情，只好在家中等候，一直等到深夜，父親才歸。

原智善立即往見父親。

原振甫見了原智善道：「今日衙門事情很多，所以這麼晚才回來，你找我有重要事情？」

「我只想問及那二位少……」

原振甫一聽到那個「少」字，已知他要提及雁蕩雙奇，立時接口道：「不要亂說，恐防耳目衆多！」

原智善立即警覺起來，道：「他們而今如何？」

原振甫道：「爹爹已是十分勞累，如果沒有其他要事，明日再說！」他口中是如此說，又却用紙條，寫了幾個字：花園假山後。

原智善立時明白，道：「那我先回房安睡，爹爹也早此歇息，明日再說。」

原振甫並非常輕聲地道：「我恐朝廷派人下來，行事小心！」

原智善出了書房，也不直接到花園去，只回到自己房間，換過衣服，吹熄了燈，上牀安睡。

過了一會，看看附近並無動靜，才起來，從窗口飛身出外，來到花園。

花園之內，一片沉寂，那假山後面，本來是放了很多扒草弄泥的工具，外面看來，並無去處，但他知道，這假山後面，是一條通道，通往一間密室。

原智善到了假山後面，再隱伏一時，才推開了那些工具，往後面去。

入了假山，便是一條石階，他立時下了石階，來到了一條通道，裏面隱隱有燈光透出。

來到一道門前，原智善格格一敲，裏面並沒有反應，他推一推門，門竟是虛掩。

原智善輕聲道：「兩位少俠在裏面嗎？」

「可是三公子？」裏面傳來了聲音。

「正是在下原智善！」

另一把聲音道：「請進來！」

原智善推開了門，只見前面仍是黝黑一片，但轉了過去，却是燈火通明。

坐在裏面的，正是雁蕩雙奇二位少俠！

三人見了，十分歡喜。

雖然三人前夜在江中小舟之上，曾喝過三兩杯水酒，但很投緣。這次再見，竟好像多年不見的朋友。

原智善道：「小弟匆忙而來。」

「令尊早已告訴過我們，今夜你一定會來！」

原智善看看四周，是個相當整潔的房間，雖說不上華麗，但也是一處可以安住之處，桌椅床鋪，一切皆備。

原智善道：「小弟是原振甫的第三個兒子原智善，可惜在舟中同飲，一直無法請教兩位高姓大名！」

「其實公子早已問過，只不過是我們不肯作答！」

「在下簡靖，拜見過三公子！」

原來簡靖便是使鞭的那位少年。

「在下郭軍，也拜見三公子！」

郭軍正是那位白衣少年。

原智善道：「原來是簡靖少俠與郭軍少俠，多得二位少俠投案，助我爹爹！」

簡靖道：「三公子無須客氣，我們義助令尊，自有其中道理，令尊清廉，爲人正直，又好結交俠義志士，江湖之上，那個不知，我們想過，這次我們退出江湖，不再在雁蕩溫州一帶犯案，免得令尊這個溫州府大人也不能安枕！」

原智善其實也略知原因。

郭軍接着解釋道：「我們雁蕩雙奇，三年以來，做了很多大案，但我們劫富濟貧，並且全無傷人，但這事始終驚動了京城朝廷，朝廷並且派了很多人下來，明查暗探，看來一定是要找到我們，那才甘心！」

簡靖又道：「假若長此下去，令尊又會爲我們丟官，我們不忍這一個爲民請命的父母官，因無法向京城交差而使百姓失去了倚靠，因此，我們決定投案！」

郭軍又道：「第二個原因，我



五鬼發現原智善與阿安，一齊圍攻過來……

們雖然屢屢犯案，官差捕快也奈何我們不得，但一山還有一山高，始終有一日，上面會再派高手，說不定我們也會落在他們手上！」

「你也知道，落在朝廷派下來的人手上，一定不好過，而且我們也不想，既如此，我們決定親自投案，一來可以義助令尊，二來落在令尊手上，我們知道，一定會得到好好對待！」

郭軍道：「我們沒有看錯，令尊不單好好對待我們，還待我們有如上賓，實使我們感激不盡！」

簡靖道：「令尊已送來了酒菜，我們何不邊吃邊說，那更有樂趣？」

原智善道：「這時怎麼會有酒菜？」

「早已放在後廳了！」

原來這地方後面，還有一個小廳，廳內桌上已擺滿了飯菜，仍有熱煙騰上，看來果然是送來不久。

三人坐下，先行乾杯。

簡靖與郭軍，頻頻與原智善乾杯。

他們兩人，久歷江湖，武功又高，因此談起了很多江湖逸事，聽得原智善眉飛色舞。

原智善向來跟隨父母，雖然也來往過南北，不過，他所過的官宦生活，盡受保護，那懂得江湖疾苦。

他們越談越是起勁。

不知不覺之間，又說及昨晚連環用計，擒了小賊金大魁與老賊土豪金富泉之事。

又自自然然的拉到了采靈珠身上。

原智善說到這裏，竟不知不覺之間，露出了一些靦覥神色。

郭軍與簡靖是何等精明，見他神色，已知他對這位美貌姑娘，心有所儀。

「你們可認識那位姑娘？」原智善問道。

郭軍道：「當然認識，並且也算有些交往。」

簡靖道：「采靈珠外號『閃閃靈珠』，江湖上早有俠名，只可惜……」

「可惜甚麼？」

「采靈珠向來仗義爲懷，雖是個女兒家，但對甚麼人也好，對於她來說，是個優點，也是個缺點！」

原智善道：「這話怎麼說？」

「優點是個豪俠之士，可是，有人却利用她這肝膽相照之心，設計害她！」

「害她？」

「靈珠姑娘已離去，你知道了嗎？」郭軍問。

「知道，她表弟陸飛雲告訴了我，不過，她匆匆離去，連陸飛雲

也不知道詳情如何，他却說你們二位，可能有些線索，不知道……」

簡靖道：「其實我們也祇是略知一二，而加上一些推測，我想她此次離開，有些不利之兆！」

「不利？」原智善有些緊張起來，可是，隨即發覺，這樣表示，似乎有些不對，因爲對方是位姑娘，自己與她並非甚麼深知好友。

郭軍似乎也看到他這點緊張神色，竟不覺的笑了起來，這一笑，更令原智善有些尷尬。

郭軍道：「三公子，我們是江湖上奔走之人，並不懂得甚麼繁文縟節，看來公子對這位采靈珠有些意思。」

想不到郭軍竟如此直接，一語道破。

原智善更是滿臉紅霞。

簡靖道：「三公子不用介懷，其實男女之事，人之大倫，也沒有甚麼，不用害羞，就我所知，靈珠女俠，對公子也是極有好感！」

原智善吶吶，不知如何以對。

郭軍道：「你想知道靈珠姑娘匆匆離去，爲了甚麼事情？」

「我……我當然想知道！」

簡靖道：「你也不要作弄三公子！」

郭軍道：「這事說來也話長！今次采靈珠北上據說是要見她義兄！」

「義兄？她不是孤身一人？」原智善問道。

「當年靈珠姑娘母親仍在之時，曾收了一個義子，那人便是這位義兄。」

「爲甚麼這位義兄又會找她北上？」

「先說她這位義兄，他名叫蓋天行，也是江湖中人，有人說這蓋天行是個豪俠，也有人說他是個大盜！」

「究竟是豪俠，還是大盜？」

「根據我們二人這幾年調查，知道蓋天行既是豪俠，也是大盜！」

「這話怎說？」

「蓋天行一身好武功，表面是個豪俠，但暗中結交綠林，是個大盜！」

「不過，他爲人詭詐非常，行事也十分隱秘，縱橫南北幾省，多年來也未以眞面目示人，因此，他大俠之名比大盜之名，更爲顯著。」

「這蓋天行，平日像個讀書人，滿臉笑容，如果不是知他如此，怎料到他會是個大盜。」

「靈珠姑娘離開師父之後行道江湖與他並沒有來往，這一次又怎會應他所邀而北上？」原智善問。

「再說靈珠姑娘，她的師傅是一個尼姑，而這蓋天行却是尼姑的侄兒，那年靈珠姑娘的師傅去世，他也聞訊而趕往拜祭。此後，蓋天行未再見這一個義妹。」

「義兄義妹相見，應該十分開心！」

「蓋天行倒是萬二分開心，因爲他們分別之時，采靈珠祇是個黃毛丫頭，這次相見，却已亭亭玉立，是個美麗的姑娘了！」

「蓋天行看上這位義妹，但爲人工心計，也沒有明顯表示甚麼，祇是約她一有機會，便來找他，並且說他自己，每年都到墳前祭姑母！」

「靈珠姑娘聽了，當然感激這位義兄。加上蓋天行此人，外表一本正經，有如一個世家子弟，靈珠姑娘當然不會懷疑他有甚麼用心。」

「蓋天行早已有妻，但妻子早逝，采靈珠見這義兄，是孤身一個，便叫他續弦，但蓋天行却表示自己忠於妻子，不想續弦，對他更加尊敬。」

「那知道蓋天行是狠子野心，靈珠姑娘後來到了中原，與很多豪俠之士交往，都告訴她蓋天行並非一個好人，她開始不信，便親自調查。」

「結果呢？」

「惡名當然不可以掩蓋，她終於也知道，蓋天行披着羊皮，却幹些恬惡不悛之事。她心內氣憤，想不到自己竟有一個如此僞君子的義兄！」

「既然知道，她也不會與他再交往，也不會被他有所危害！」

「是的，不過，靈珠姑娘雖有點氣憤，她祇有這一個義兄，又是師父的侄兒，因此，她也沒有再找蓋天行，斥穿他的僞善。」

「既是如此，這一次她又怎會赴蓋天行之約？」

「蓋天行似乎另有計謀，定要引靈珠找他！」

「他怎會有此能力？」原智善問道。

「蓋天行知道，用普通事情，一定引不到靈珠到來，他而今却訛稱，自己患了重病將死，請她與之訣別，靈珠向來重情重義，眼看蓋天行祇孤身一人，她因而無法不赴會，往見蓋天行最後一面！」

「難道沒有人阻止她？」

「她生性高傲，說蓋天行雖然不好，但既死之前，約見一面，如果這樣也不去，終是被人閒話，因此，就算江湖好友阻勸，她仍是堅持己意！」

原智善聽了，才明白采靈珠這樣匆匆而去的原因，想了一會，才道：「既然蓋天行有目的引靈珠北上，那麼，她此次北上，定然是充滿了危險！」

「以靈珠姑娘身手，途中有危險，也並不是甚麼一回事，最怕的是見到了蓋天行，蓋天行再利用她菩薩般心腸，反而會被這惡人糟蹋！」

聽到這裏，原智善也覺有些心寒。

郭軍道：「三公子既然視靈珠姑娘爲意中人，那麼，何不親自北上一趟，一來可救佳人，二來也可以把蓋天行劣行，公諸於世。」

「我去？」原智善道。

「當然，這件事情，除了你去辦之外，還有甚麼最佳人選？」

原智善聽了，也忍不住點頭。

他心中疑慮雖多，但想起采靈珠，而且可能被大奸人所害，一時之間，眞想立刻上路。

簡靖道：「公子此行，倒也是荊棘滿途，一定要小心爲是！」

「公子也不用害怕，你平日所學武功，而今可派上用場，不過，江湖險惡，你也要步步小心！」

原智善點頭道：「對，我也應該眞眞正正到江湖歷練一下！」

「好了，既有此決定，我們再乾三杯，公子便要打點一切上路！」

三人舉杯，盡興一番。

原智善臨別雁蕩雙奇之前，還道：「我爹爹雖然愛惜兩位之才，但他也受朝廷派下來的『鐵衞士』壓力，不知道……」

郭軍道：「公子不用擔心，令尊爲人謹愼，他自然有辦法協助我們，你不用擔心！」

簡靖也道：「令尊自有安排，異日咱們有緣再見，希望可以與公子和靈珠姑娘，再喝三杯，浮一大白！」

原智善離開了他們，回到自己寢室，心想：「江心寺這一場盂蘭盛會，自己竟有此奇遇！若我跟了天澄大師往山後面，那麼，一切都不同了！」

人間世事安排，難道冥冥之中，自有主宰？

翌日一早，他立時上書房見父親。

原振甫似乎也甚明白原智善心意，道：「此次北上，是你第一次離家，一切都要小心！」

原智善道：「爹爹不用擔心，我祇害怕雁蕩雙奇，會被朝廷中人所害，那時，我們不殺伯仁，伯仁却因我們而死，那麼……」

「你不用擔心，我自會好好安排一切，但朝廷派來的人，數目極多，而且當中有正有邪，也不知他們是何身份，有甚麼心意，我自會好好安排，既可以使我可向朝廷交代，也可以使雙俠可以脫身歸隱！」

原智善聽了，才知爹爹早有安排，也不再問其中細節，拜別而行。

這時，原夫人也趕來了，與原智善殷殷話別，再三囑他路上小心。

原智善離開兩老，準備上路。

原振甫看着兒子離去，慨然道：「夫人，你也捨得這兒子離開你而去？」

原夫人道：「智善本來生性淡泊，而且向來向道菩薩，連認識一個姑娘也不願意，而今竟然一改常態，我怎能再阻他的意思？」

原振甫道：「對，我也是這個意思！」

＊　＊　＊

原智善喚了書僮亞安，收拾了簡單行裝，選了兩匹駿馬，便開始北上。

出了溫州城門，一路是金風送爽。

原智善騎術不錯，亞安自幼跟這位少主人，也學得了七八成功夫，轉眼已離城六十多里。

亞安年紀祇有十七歲，比原智善還小兩歲，他一路跟隨原智善，似是十分興奮。

原智善心中也有莫名的興奮，不過，他知道此番北上，並不一定順利，而且心中也有一些預感，並非這麼容易，可以找到采靈珠。

這些預感，他自己也不知如何而來。

轉眼是黃昏，來到了一個小鎭，兩人心急，連飯也不吃，祇買了一些鹵肉饅頭，匆匆吃過，又再上路。

小鎭有些店舖，出售很多東西，亞安行經，忍不住慢了下來。

原智善見了，拉了他一把，並道：「我們此行，並非遊覽，不要祇顧玩耍！」

亞安仍有小孩心性，道：「那位靈珠姑娘，祇是早我們兩天出發，以我們這兩匹快馬，當然很快便追及，公子也不用心煩！」

「如果順利追及，當然最好，不過，你要有準備，靈珠姑娘是個武功高強的姑娘，並且行事向來也非一般人可以預料得到，恐怕……」

亞安道：「公子也不用擔心，你天生有好福份，自然可以找到靈珠姑娘！」

他們連夜緊馳，直到天亮，身體累極，到了另一個小鎭，也不及入城門，竟然睡在一間荒廢的廟宇之內。

亞安首先醒了過來，祇見原智善還在熟睡。

亞安心下好笑，道：「公子來時，還諄諄教我，而今自己，還不及我有精神。」

他走出廟門外。

亞安記得清楚，他們是在天亮之前來到這荒廢古廟，因爲趕了一日一夜的路，實在太疲倦了，因此才下了馬，把馬拴在廟前大樹。

可是，而今兩馬，已是毫無踪影！

他急忙喚起了原智善，道：「公子，公子，痲煩了，痲煩了……」

原智善被他在夢中驚醒，道：「亞安，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亞安道：「我們的馬被人偷了！」

原智善立刻醒來，也走出廟門，看不到馬匹，道：「有沒有可能，牠們自己跑了！」

「那我到處找找！」

原智善道：「我們分頭而找！」可是，當他摸摸自己身上，立時又道：「不用找了！」

亞安奇怪問道：「爲甚麼？」

「因爲賊人連我身上的錢袋也拿走了！」

「那怎麼辦？」

一時之間，原智善也不知如何作答。

「我們這樣上路，太過沒有計劃，昨夜因太疲倦，連賊人來了也不知，以後，我們趕路也要有些分寸才好！」

「還趕甚麼路？我們甚麼也沒有了。」

原智善再往自己身上搜了一下，發現天澄大師所給他那一塊玉玦，並沒有失去，道：「還好！」

「還好甚麼？」

「還好有這玉玦！」

「這玉玦也可以到鎮內換些錢！」

「不，這玉玦是天澄大師給的，說我將來要憑此玉玦，見一位高僧，那我們怎能用這玉玦換錢？」

亞安十分失望。

原智善又再搜搜自己身上，發現襟間竟有一個暗袋，袋內似有一些紙張。

他打開了暗袋，竟發現幾張銀票！他拿了出來，亞安見了也是大喜過望。

「天降橫財？」

「當然不是，那是娘親心思細密，知我初次上路，甚麼也不懂，故縫這暗袋，藏有銀票，使我可以絕處逢生！」原智善道。

「夫人眞是一個非常有心思的人！」

原智善這時懷念起娘親，他初離父母，心中不免有些忐忑，而今看到銀票，知道父母爲自己操心，一時之間，有些慽慽然。

亞安倒也聰明伶俐，看到他有心事，安慰道：「老爺與夫人也早盼你覓到如意姑娘回家，當然不想你愁眉苦臉，我們還是立刻上路！」

原智善道：「對，我們初次上路，便遇到了這賊劫，可算是一個挫折，也是一次警惕，馬上動身！」

兩人又提起了勇氣，邁步往鎮內去。

到了鎮內，找到了錢莊，換了銀子。

有了銀兩，自然又是容易辦事，兩人又再購了二匹馬，一直往鎮外去。

來到鎮邊，祇見大江一條，橫臥當中。

這時江上並沒有甚麼船隻，祇有那個簡陋渡頭之上，有一個老笠翁，正在小艇之上打盹。

兩人立即上前。

馬蹄聲音，弄醒了打盹的老笠翁。

亞安上前道：「漁夫伯伯，你可否載我們二人渡江？」

老笠翁道：「不載了，不載了！」

「爲甚麼？我們可以給你雙倍渡錢！」

老笠翁道：「我在這裏等我妻子，她在那邊買菜，待她回來，我們便要歸家！」

「不過，你還可載我們過去，再回來接她，還不是一樣？」亞安道。

「不，這時過去，是逆水行舟，既要費勁，又有危險，你們要過去，還是等明天一早！」

原智善上前，也向老笠翁懇求了幾句。

可是，這個老笠翁，倒也頑固，無論他們說甚麼，甚至多出一倍錢，他依然未爲所動。

原智善道：「漁父伯伯，既然你不想載我們，我們也不敢勉强，不過，有三兩句話，想問你一下，不知又可否作答？」

「三兩句話，倒沒有甚麼問題！」

原智善想問。

老笠翁却又道：「你們要快說，否則我娘子來時，她要急於回家，那時，我想答你，也來不及！」

原智善道：「你日夕在江上，可曾見一個姑娘，乘船而過！」

「姑娘，甚麼姑娘，江邊上整日也有姑娘經過，你叫我怎樣答你？」老笠翁答道。

「那姑娘與別不同，她身穿白衣，頭上有一顆明珠作飾物的。」

老笠翁想了一下，道：「頭戴明珠，還非常貌美的？」

亞安搶着道：「對，對！」

「那倒是有見過！」

兩人聽了，立時十分興奮。

「那你是甚麼時候見到？又見她朝那一山方向走了？又可曾見到她身邊有人？」

老笠翁聽了，忙道：「你們這麼一連串問題，叫我如何作答？」

「好，我先問那位姑娘從那個方向走了？」

「在對岸，朝北去了。」

「你見她時是甚麼時候？」

「是一大清早，那姑娘騎在馬上，頭戴明珠，閃閃發亮，十分吸引人！」

原智善道：「你一清早便見到她，那麼，而今是黃昏，也走了一大段路程！」

老笠翁道：「如果你們順流而下，也可以及時追上，你看，江水那麼快速！」

亞安道：「好極，我們速去！」

老笠翁道：「你們騎馬，並不一定可以追及，因爲前面有石灘，馬匹並不容易經過！」

「那麼你載我們？」

老笠翁道：「我早已說過不載！」

「你何必這麼固執？」

老笠翁聽了，道：「我就是這麼固執！」他說話之時，語帶怒氣。

原智善立時改口道：「漁夫伯伯開明，我們要追上這位姑娘，告訴她一個非常重要的消息，這消息……」

「你不用多言，我說不載就是不載！」

這時，一個老婦，正沿岸而來，手中攜了一些餸菜雜物，老笠翁見了，也不再理會他們，逕自上岸，接過老婦所拿之物，上了船去。

亞安與原智善，又再懇求一番，可是那老笠翁，祇顧與那婦人說話，並且解纜而去。

兩人望着小艇，失望非常。

亞安道：「都是我不好！」

原智善道：「你也不用怪自己，他似乎心意已決，不肯載我們，加上你那一句固執一詞，更是要害，那麼，他更加不肯載我們了！」

此時，江上再沒有其他船隻，兩人祇有望江興嘆。

亞安道：「他不肯載，我們策馬追趕！」

原智善道：「他說過前面有石灘，不易過去。」

「不易過去，也要試一下，如果可以立時追上那位靈珠姑娘，那便費多少勁，也沒有關係！」

「不過……」

「還不過甚麼，快走！」

亞安自己已策馬先行，原智善無奈，也祇好一挾馬肚，讓馬匹奔了上去。

過了不久，果然見前面一個大石灘，石灘之上，凹凸不平，馬匹極爲難行。

兩人索性下了馬，拖馬而行。

亞安心急，三番幾次，幾乎跌倒，而那匹馬，馬蹄也陷入石隙之中。

原智善見了，道：「亞安，我們心急也無用，若是馬匹折斷了腿，這地方又無其他馬匹，那時我們想快，反而慢了！」

「那怎麼辦？」

「經過上次教訓，拚命趕路，反而落得被人劫了也不知道，這次我們不要經過這石灘，繞路而行！」

「繞路？你看，繞過這石灘，要多走很多路，那麼我們又落後靈珠姑娘很多了！」

「那有甚麼辦法？不過，繞過石灘，遲一些追及，比永遠不能追及更好！」

亞安也明白，原智善所言不虛，所謂小不忍則亂大謀，於是兩人決定繞道。

繞過了石灘，天已入夜。附近並無城鎮，祇見一片荒野。

原智善道：「我們暫且停下，過了這一宵，再作打算！」

亞安也倦了，找了一個並不當風的地方，停了下來，他們身上有乾糧。

經過了被人盜竊之後，原智善小心起來，道：「亞安，你先休息，我守夜！」

亞安道：「公子你先休息，讓我守夜！」

原智善道：「亞安，我們自小在一起長大，幾時有分你我，而今上路，前途茫茫，不知有甚麼危險，我們更不用分主僕！」

亞安道：「我知公子一向待我好，但而今我的確非常精神，你先休息，下半夜醒來，我才再睡。」

原智善再多番話，亞安仍堅持，原智善也拿他沒有辦法，自己祇好先睡。

其實亞安也是非常疲倦，不過，他知道自己是僕人身份，雖然公子待自己如兄弟，但也要顧及身份。

他守了一個時辰，實在無法再頂住，不知不覺，也入了夢鄉。

原智善睡到半夜，突然聽到馬嘶聲音，立時驚覺，醒了過來。

馬匹夜間也睡，不過，畜牲靈敏，祇要附近有些變化，也立即知道，發出一些聲音。

原智善見亞安睡了，也不怪責，自己起來。

這時，兩匹馬似有些騷動，發出輕輕嘶鳴。

原智善知道，附近可能有些異

動。

他不敢大意，小心起來，從另一邊繞向馬匹那一邊，忽然，在黑暗之中，似乎看到了一些人影。

人影並非祇有一個，但在這黑暗當中，無法辨認，他祇好閃在一旁，看他們有甚麼動靜。

不一會，人影已漸移近。

原智善一數，似共五人。

那五人都是高高瘦瘦，身穿白衣，在林中閃動，十分駭人。

其中一人，似發現了馬匹，道：「怎麼這地方也有人來？」

另一人答道：「這豈非正合你我心意！」

那一人道：「對，對，我也嗅到了香味！」

「四弟，你不要又再……亂了大事！」

「亂甚麼大事？金氏父子召我們來，也不急於一時，他手下早有很多江湖異人好手！」

「我看這次，他們叫我們前來，遇的一定是非常棘手之事，否則他們也不會用那麼多錢，召我五鬼！」

原智善聽了，知道這是金氏父子召來幫手的人，再聽「五鬼」一詞，心中有些驚懼。

原來原智善雖未涉江湖，但早已聽過，江湖內有「五鬼幽魂」，無惡不作，出手狠辣。

想不到在此時，卻遇上了。

「咦，這裏有個孩童！」有一人叫道。

原智善一看，不知何時，其中一鬼，已更近了亞安身旁。

亞安可能太疲倦了，一些也沒有知覺。

「這孩童屬我，請各兄台，不要與我爭！」

其餘四鬼似乎也不與他爭執，其中一鬼道：「吸血，你要弄得乾淨點，否則讓人知道，嚇怕了人，那麼，我們以後所到之處，再也沒有人敢出現！」

原智善聽了，吸血二字，心中更是驚懼。「吸血」？果眞是吸人血液？

祇見那個叫吸血的，走在亞安面前，雙手猛搓，看來是十分興奮。

看來他果然眞的要吸亞安的血！

原智善心中一驚，想要衝出。可是，另一鬼却道：「你們看看，這裏拴有兩匹馬，却祇有一人，另一人去了那裏？」

「吸血，慢來，找到另一人，才吸血！」

吸血聽了，道：「我口渴極了！」

「你口渴也不乎在這一時，如果這人是個高手，你血未吸完，身首已是異處！」

吸血聽了，無奈的跟了其他四鬼尋找。

其中一鬼叫道：「老兄，你不用躲藏，我知你在林中，今次你遇到咱們五鬼，你註定要死的了！」

原智善不敢移動，因爲祇要一動，五鬼立刻發現，以自己的功力，眞的能否對付這五鬼？

原智善心想：「跟五鬼攻鬥，勝算不多，而且亞安如在們手中，容易受他們牽制，倒不如……」

他心念一動，已有辦法。

這時，睡在地上的亞安，已被吸血弄得醒了過來，他一睜開眼睛，見有五個異樣醜惡的怪人，便忍不住的叫了起來，這一叫使五鬼一時之間，不知所措。

原智善也趁這個時候，在地上抓了一把碎石，向着五鬼的下盤撒去。

登時，五鬼都叫了起來。

這一叫更嚇得亞安也大叫起來，並且擺脫了那個叫「吸血」的壓制，胡亂向前後左右，漫無目的的扭動。

「吸血」最爲緊張，因爲在他眼中，亞安大概是他最美味的食物。

就在這混亂的當兒，原智善向着其中一鬼，他也弄不清是甚麼鬼，一掌打去。

他一掌打去之後，並沒有停留下來。

中掌的叫奪命一鬼。

奪命被原智善這一掌，打得五內翻騰，再回過頭來之時，只見另一鬼，呆呆的望看他。

而原智善早已從這兩鬼當中竄了出去！

「奪命」非常憤怒地叫道：「吊靴鬼，你竟然趁此機會，來暗算我？」

那個叫「吊靴鬼」的，也非常憤怒，想回答他，可是他越是心急，越是說不出話來，只是吶吶地道：「我……我……怎……會……」

奪命不待他再解說下去，一掌打出，再一躍而起，另一掌又下，這一拳打正吊靴鬼的前額，一時之間，竟然頭破血流。

這倒是原智善天生福澤，他目的在混亂之中，讓五鬼互相誤會，找到有機會殺出重圍。

說來也是恰巧，他一掌打那奪命，而剛巧吊靴在他後面，這兩鬼平日中已有了心病，在這混亂當中，吊靴便以爲奪命趁機會報仇。

加上吊靴在緊張的時候，不能爲自己好好抗辯，說話斷斷續續，更使奪命懷疑，因而一拳打下。

於是，兩人也不再多言，打了起來。

他們拳來脚往其餘三鬼，一時之間，也不知如何勸阻他們，因爲

他們亦早已知道，他們早有心病。

原智善早已趁這大好良機，竄向亞安所躺之處，並且一手拉了他起來。

亞安也機靈，看到黑影掠過，知道並非別人，而是原智善。

當兩鬼正在混戰，亞安輕聲道：「公子，我們怎樣對付這五個鬼怪的人？」

原智善也低聲道：「看情況……」他手中仍抓了一堆碎石，亞安見了，也抓了一手碎石。

就在這時，兩鬼似乎冷靜一些。

吸血狂叫了一聲，道：「停手！」

勾魂道：「你們聽到甚麼？」其餘四鬼靜了下來。

攝魄道：「有人聲！」

「咦？」站在較遠處的吸血，突然發狂似地叫道：「怎麼我的美味點心不見了？」

四鬼依其所指看去，果然，亞安本來躺着的地方，竟然沒有了亞安的踪影！

吸血瘋狂地叫道：「我早已說過，先讓我吸一下小哥兒的血，而今走了，走了……」

勾魂道：「你這吸血，只懂吸血……」

吸血因是他勸自己，一時之間，把自己心中怒火，發洩在勾魂的身上，猛攻過來。

攝魄知道，再不能讓他胡鬧下去，叫道：「吸血，停手！」

吸血似乎對攝魄有些顧忌，停了手。

攝魄道：「吸血，你還想吸那小哥兒的血嗎？」

「當然想！」

「那你便要停下來——喂，你們可知，我們已中了別人的離間計，一把石子，便把咱們勾心鬥角的鬼氣挑起了，不過，他們還在附近，他們逃不了！」

其餘四鬼也立時明白過來。

他們不再出聲，屏息靜氣，看來在找原智善與亞安二人所在。

原智善想惹得他們自相殘殺，已沒有效用，原智善又再撒另一把碎石。

這一撒出，衆鬼反應極快，同時閃開。

亞安也接着，撒出另一把石子。

五鬼又閃過。

奪命道：「在那邊！」他說完，人已竄了過去，原智善與亞安早有準備，同時向左右閃開。

這一閃，滿以爲可以避過奪命。

奪命可以避過，却無法避過左右的勾魂與攝魄，他們早已看清楚了形勢，左右包抄，一看到有身影晃動，便已出手拿人。

原智善雖然擁有武功根底，但始終却是紙上談兵，並沒有好好對陣，因此欠缺了足夠的經驗。

立時，原智善被勾魂勾着！

亞安也被攝魄按了下來。

奪命叫道：「好了，好了，捉到二人了！」

吊靴這次不再避疑，在身上掏出了火摺子，燃着了一些枯枝，照亮了附近的地方。

奪命道：「果然眞是有兩個小娃子！」

吸血道：「我發現那個，你們不要與我爭，我一定要好好解渴一番！」

攝魄道：「我們並不是人人嗜血，你要這小娃子，給你吧！」他一推，把亞安推向吸血。

吸血一手接過，立時，便要大口咬下。

亞安驚惶地叫，拚命掙扎。

吸血一手按着他，並非常快的出手，點了亞安身上幾個要穴，亞安立時呆立不動。

吸血狂笑，用舌頭舐着血盆大口。

亞安非常害怕，但被人點了穴道，無法動彈，臉上露出驚惶之色。

一時之間，亞安以爲自己命休此矣！

突然，原智善笑了起來，哈哈連聲。

衆鬼奇怪，連吸血也停了下來。

「小子，你笑甚麼？」攝魄問道。

原智善並不回答。

「小子，你不要弄甚麼玄虛！」吸血道。

原智善依然又笑。

攝魄一手扣着原智善的手臂，用力一按，原智善只覺手臂痛極，再笑不出。

攝魄鬆了手，問道：「你笑甚麼？」

原智善稍一遲疑，攝魄又再用力，原智善忍受不住那痛楚，叫了起來。

攝魄又再鬆手，道：「不想有皮肉之苦，說吧！」

原智善道：「我……不忍心你這位鬼大哥……」

「不忍心？不忍心甚麼？」吸血問道。

「你喜歡吸血？」

「正是！」

「我們身上都中了劇毒……」

「劇毒？甚麼劇毒？」

「我們也不知道，不過，肯定的是，你一口咬下，你一定也立時中毒！」

吸血看着亞安，似乎不大相

信，他把了把亞安脈門，叫道：「不要騙我，這小娃子血氣旺盛，脈搏正常，那有中毒跡象？」

原智善道：「既然如此，你咬他一口吧！」

這麼一說，吸血反而不敢咬下去。

原智善道：「吸血，你眞的想吸血，那麼，吸我的吧！」

「爲甚麼吸你的？」

「因爲我也中毒，不過中毒較輕，你吸了我的血之後，中毒也不會太深，一時之間，也不會死去！」

吸血道：「你不要在大爺面前弄甚麼把戲，中毒！你只是拖延之計！」

「你既然不相信，先吸他的血吧！」他頓了一頓，道：「亞安，你死也死得眼閉，因爲不單我陪你，還有這位吸血的鬼大哥！」

亞安道：「對！鬼大哥，多謝你！」

「謝我甚麼？」

「謝你陪我死，黃泉路上，也不怕寂寞！」

這麼一說，吸血立時又猶豫起來。

攝魄與勾魂立時却笑了起來。

吸血道：「你們笑甚麼？」

攝魄道：「吸血，枉你自稱天不怕地不怕，被兩個小娃子，你一言，我一語，就怕了起來。」

「我不怕！」

勾魂道：「既然不怕，還不咬下口？」

吸血雖然口中說不怕，但事實上，他實在害怕，便死也不認輸的道：「我要吸你們中那個！」

他指的是原智善。

攝魄依然扣着原智善，道：「好極，你要這一個，我便給你！」

他一手猛力一推，便把原智善推了過去。

原智善早料有此一着，他趁着攝魄一推，自己也借勢運力，一時之間，渾身是勁。

整個人便像疾矢離弓，掠向吸血。

吸血本是不以爲意。

那知道當原智善一觸及他，一股巨大的力量猛撞向他，吸血也擋不住。

原智善整個頭顱向着吸血的腹部撞去，這一撞，力度之大，實出乎吸血意料之外。

吸血整個人被撞得飛到了半空，翻了兩個筋斗，這還不止，跌了下來，恰巧跌在那一堆火上。

一時之間，吸血全身着火。

他跳了起來，又倒在地上滾，希望可以把火滅了，可是，他那長袍子，可能很久沒有洗過，滿是油膩，一時之間，火已蔓延全身。

他猛叫道：「救我，救我！」

這時，衆鬼才如夢初醒，走了過來，你一手，我一腳，猛打吸血身上，才把他身上的火撲熄了。

吸血躺在地上喘氣。

其餘四鬼也定下來，這時，他們才發覺，在這混亂之際，原智善與亞安，却不見了。

原來原智善趁他們混亂之際，一手抓起亞安，便往外面走去。

兩匹馬在外面，四周本來是黑暗一片，突然見有火光，雖然離他們也遠，不過，兩匹馬仍然嘶叫起來。

原智善奔了過去，把亞安先放在馬上，然後自己上了另一匹馬，用力一挾，馬匹便往前去。

兩馬向前狂跑。

這時，五鬼在後面，才知道又再上了原智善的當，吸血怒道：「我追不到你兩個小娃子，誓不爲人！」

其餘的鬼，也覺心有不甘，立時也追了上去。

五鬼輕功了得，追了一會，果然可以看到兩匹馬，不過，馬匹似是發狂，不斷向前跑去。

五鬼並沒有慢下來，拚命追上。

兩匹馬不知跑了多久，力盡倒下，口吐白沫。

五鬼終於追了上來，兩匹馬已全無聲息，死了，可是，附近一帶，都不見原智善與亞安的踪影，五鬼在附近找了一會。

吸血尤心有不甘地道：「怎會讓這小娃子跑了？」

吊靴道：「早叫你咬其中一人，看他們能跑得多遠，可惜你又怕死，三言兩語，你就讓人逃了！」

他出口輕蔑，氣得吸血大怒，不過，怒也沒法，因爲那實在是事實。

奪命道：「喂，我們着了那兩個娃兒的道兒，難道又再想上當一次？」

勾魂道：「他們一定還在附近。」

攝魄也道：「我們各找一處，他們一定無處可躲！」

臨危援手　得知芳踪

這地方是個古木參天的地方。

這時，天已漸亮，五鬼闖入林中，驚醒了無數飛鳥，一時之間，鳥鳴喧天，聒嘈非常。

找了一會，各無所得。

但他們都不敢離得太遠，便各自走回來。

當他們回到林中，却發現不見了吸血。

奪命道：「小心，又有古怪！」

忽然，不遠之處，有些呻吟聲音。

奪命道：「小心！」

四人分開，從四個不同方向包抄而來，向着發出呻吟聲音處走去。

果然，他們發現吸血躺在地上，並發出呻吟。

「吸血，你怎麼了？」奪命問道。

「我……我被人摑了兩個大巴掌！」

「摑你？誰？」

「是那兩個小子？」

「我不知道，祇見眼前一晃，臉上便中了兩個大巴掌，很痛！」

「你沒有看到那是誰？」

「怎會看到，兩個大巴掌同時打來，祇看到四周滿是閃光的星斗！」

吊靴笑道：「被人摑了一個大巴掌，也不知摑者是甚麼人，眞是笑話！」

五鬼各有心病，吊靴而今趁這機會，奚落他一番，更使吸血不忿。

奪命也道：「怎麼連影子也沒有見到？」

吸血道：「沒有！」

勾魂上前看，吸血雙手掩着臉頰，不想分開，但終也被勾魂拉開了一隻手。

祇見吸血那個臉頰之上，果然有個巴掌印。

那巴掌印是血紅色的，勾魂奇怪的道：「怎麼，這個巴掌印這麼大？」

勾魂索性把自己的手掌，印在吸血臉頰上那個巴掌印上，道：「大我這手掌這麼多！」

勾魂的手掌貼近吸血的臉頰，祇感到吸血的臉頰是火熱的一片，他忍不住把手縮了起來，叫道：「不單巴掌大，而且是熱辣辣的！」

吸血臉頰被按，叫了起來，道：「哎呀，哎呀，痛得我要命，痛死我了！」

其實勾魂並沒有用甚麼力，祇是稍爲碰了一下，但吸血依然叫痛，並呻吟不已。

奪命也走過來，看了一下吸血臉上的大巴掌，道：「奇怪，眞奇怪，並不是普通人的巴掌！」

這時，其餘二鬼，攝魄與吊靴，也走近過來，一起俯身，看看吸血臉上的大巴掌。

四鬼都彎下腰來，圍着躺在地上的吸血。

突然，「啪啪啪啪」一共四下，四鬼的屁股，都中了一個大巴掌。

四鬼高聲大叫起來。

起初，他們互相以爲互打爲戲。

奪命叫道：「你打我作甚麼？」

勾魂道：「我打你？你打我才是！」

攝魄道：「你打我作玩耍，也不是這時候！」

吊靴道：「我怎會在這時候打你？」

四鬼各摸着屁股，站了起來，雪雪呼痛，他們祇覺得，一股熱力，自屁股處滲入，熱騰騰似的，越來越痛。

四鬼各按屁股，反身向外，看看四周究竟有甚麼人來弄這些古怪。

可是，四周那有人影？

吸血這時聽了他們說話，知道每人的屁股也吃了一大巴掌，氣才消下來，道：「你們武功又高，反應又快，怎麼連那一個人打你，影子也看不到？」

吸血慢慢的坐了起來。

奪命道：「大巴掌？」

「對，據說有個人，雙手非常巨大……難道我們碰上了那傢伙？」勾魂道。

攝魄似乎對這個傳說也曾耳聞過，道：「他膽敢在我們五鬼頭上動手？」

衆鬼聽了，全站直起來。

忽然，一陣狂風捲起，他們眼前，出現了一個大怪人，那人身穿非常闊大的和尚袍，雙手却捲在袍內。

五鬼站成一排，面對這個怪異和尚，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是好。

奪命叫道：「是你打我們？」

那怪人的臉部表情，也是非常怪異，似笑非笑，他臉上皺紋極多，看來又好像很悲哀似的。

怪人並沒有回答。

吊靴也道：「看你見了五鬼，還敢不敢再放肆？」

怪人突然嘴唇掀掀，露出了一排參差不齊的牙齒，發出了非常沙啞的聲音，道：「你們是五鬼幽魂？」

奪命聽了，道：「你也知我們大名，還敢在這裏跟我們搗蛋？」

怪人又再道：「你們鬼打鬼？」

他嘴唇又再掀動，發出似笑非笑，簡直有如夜梟一般的叫聲。

那叫聲使人毛骨悚然，連樹上一些小鳥，也害怕得拍翼高飛起來。

吸血臉頰猶有餘痛，便想撲上前來。

那知道，他身體還未動，那個怪人已是一晃，這一晃立時已不見了他的身影，但每人的臉上又同時感覺到被摑一個大巴掌。

這一巴掌實在打得每鬼都金星直冒，滿天星斗。

他們都看到那隻手掌，一張起之時，比自己的臉頰還要大，實在是大巴掌！

五鬼無法站穩，耳邊還有嗡嗡的聲音。

這怪人的武功，高强在五鬼之上，已是不言可喻。五鬼是慣見江湖大場面之人，如何不知進退？

奪命首先逃離，接着是啜血。

那怪人又再沙沙啞啞的發出可怕的笑聲。

勾魂與攝魄，也立時作出機靈的反應，跟着那二鬼，向前逃去，留下吊靴，他也醒悟過來，運起他的輕功，跟着四鬼逃走。

那怪人又把雙手縮入了袍內，這一晃之間，可以看到這怪人雙手實在很大，怪不得摑得那五鬼，落荒而逃。

怪人走近樹叢，又伸出雙手，向樹叢之內，一手各提了一個人出來。

左手提的是原智善，右手當然是亞安。

兩人似已昏迷，仍未甦醒。

怪人把兩人放在地上，用右手向兩人臉上煽了煽，他那隻大手掌，煽起了一些涼風，不一會，原智善與亞安，都醒了過來。

當他們醒過來之時，甚麼也看不見，祇見到一隻大手掌，在他們的臉上搖啊搖啊，實在嚇得他們以爲到了一個巨人的地方。

亞安害怕，叫了起來。

那怪人聽到了聲音，放下了手掌。

原智善這時看到那怪人的臉孔，也嚇了一跳，縮了起來，露出害怕的表情。

怪人退了開去，道：「兩位公子，不用害怕！」

他發出的聲音，使亞安也叫了起來。

那怪人再退開一些，盡量輕聲道：「兩位公子被那五鬼欺負，是我救了你們！」

他聲音雖然沙啞可怕，但語調却是溫柔誠懇。

原智善見他退開了這麼遠，又情詞懇切，道：「在下謝過大……」

一時之間，他不知怎樣稱呼，想叫「大人」，因爲這怪人雙手實在巨大，可是「大人」兩字，却又叫不出口，祇說了一個「大」字。

怪人道：「在下是來自四川的和尚，法號叫『巴掌』，巴是四川的簡稱，而我雙手天生巨大，師傅也叫我巴掌，而江湖上的人，都叫我大巴掌！」

原智善道：「謝謝你，巴掌大師！」

亞安也乖巧道：「謝謝你，大巴掌師……不，是巴掌大師！」

巴掌大師聽了，笑了起來。

那笑聲却是令人毛骨悚然，亞安有些害怕，一手拉着了原智善。

原智善知道，這巴掌大師既然救了自己，當然不會再害自己，便道：「巴掌大師，爲甚麼你會救我們？」

「我剛才在那邊路過，見這五鬼想吃人，尤其是那個叫啜血的，想吸你們的血！」

「是的，那五鬼比眞的惡鬼還可怕。」亞安道。

「阿彌陀佛，人間的惡鬼總比地獄的惡鬼還可怕……你們眞正的看到了！」巴掌大師道。

「對，我早便看見五鬼……」巴掌大師突然從袖中拿出了一個玉玦出來，又問道：「這是你的？」

原智善摸摸自己懷內，才發現天澄大師送他的玉玦不見了，道：「是我的！」

他伸手來拿，但巴掌大師却並不立即給他，祇道：「是你家傳之寶？」

原智善道：「不，是天澄大師送給在下！」

「果然是天澄大師！天澄大師是公子……」

「在下生平好佛，與天澄大師亦師亦友！」

「啊，原來公子是天澄大師的好友，老衲沒有救錯了人！」他立時把玉玦交回了原智善。

原智善接過，又道謝一番。

巴掌大師道：「這玉玦非常貴重，不單是價値上的貴重，天澄大師既然送給你，自然是有重大的意義！」

原智善道：「是的，天澄大師在與我分別之前，也曾經殷殷叮囑！」

「因此，施主要好好收藏。」

「是的，在下江湖經驗少……」

巴掌大師端詳原智善一番，才道：「老衲看公子氣色，前面還有一段艱辛的路程要走，遇上兇險的事，可能比遇到這五鬼，還要可怕得多！」

亞安聽了，有些吃驚，道：「公子，看來我們還是回去吧。」

原智善道：「多謝大師指點，眼前道路雖然兇險，在下仍然要堅持走下去！」

巴掌大師又道：「但願你逢兇化吉！」

原智善突然想起了采靈珠，問道：「大師是從北而南下？」

巴掌大師道：「正是。」

「那麼，在路途之上，可曾遇上一個少女？」

「少女？道上那麼多人……」

「那個少女與別不同，她樣貌美麗端莊，最容易使人記起，便是身穿白衣，頭上有一顆明珠！」

「啊……」巴掌大師想了一下，道：「有，老衲曾見過這一位姑娘！」

原智善聽了，心下大喜，問道

：「你見她時，在甚麼地方？」

巴掌大師道：「離這地方大約有五十里之遙！」

「五十里？那我們很快便追到了！」亞安道。

原智善道：「大師遇見她時，是在甚麼時候？」

「應該是今晨大清早！」

原智善聽了，心內計算一下，當時離這地方有五十里左右，但而今已是深夜，看來這位心儀之人，離自己所處之地，應在百里之外。

原智善有些不開心。

亞安見了，道：「也不是離太遠，如果明天我們乘船過了對岸，再買一雙好馬，那不過再費一天，便可以追到靈珠姑娘了！」

巴掌大師道：「靈珠姑娘？是否那位名動江湖的俠女閃靈珠？」

原智善道：「正是。」

巴掌大師合什道：「老衲看這位姑娘臉帶一些黑氣，看來她近日痲煩事多！」

原智善關心道：「她有甚麼兇險？」

巴掌大師道：「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原智善道：「請大師指點！」

巴掌大師道：「老衲也無能爲力，不過，可以奉贈施主一句：禍福無門，唯人自招！」

巴掌大師這話，實在大有玄機在內，原智善也沒有再追問下去。

巴掌大師道：「老衲要動身了，希望將來有日，有緣再能相聚！」

兩人又再向巴掌大師道謝，巴掌大師也不再多言，一晃身便已不見踪影。

＊　＊　＊

原智善與亞安出了古木參天的樹林，一直往河邊而去，他們雖然身心疲倦，但仍然不肯休息，因爲依照路程計算，他們實在大有機會追上采靈珠。

最重要還是首先渡過了河。

來到河邊，不知是否太早，仍然沒有甚麼船隻停泊，河心顯得一片清靜。

兩人坐在岸邊。

亞安道：「這麼早，還沒有渡船，我們倒不如找個地方休息一下！」

「休息？這裏有甚麼地方休息？快有渡船來了，你不用擔心。」原智善安慰道。

亞安也沒有再多言。

可是，經過了那一夜的勞累，亞安已無法忍耐，不知不覺的睡了，原智善看着他，也知道這個書童，捱不慣這樣的生活。

他看着看着，自己也控制不了而睡了。

兩人不知睡了多久。

因爲這附近地方，並非正式的渡頭，來往的人也並不太多，沒有人理會他們，也沒有人打擾他們。

突然，一陣大驟雨傾盆而下。

原智善與亞安在雨水侵襲下驚醒，這一陣雨也來得非常迅速，一霎眼間，兩人已全身濕透。

他們拚命跑，想找間有瓦遮頭的地方，可是，這渡頭附近，那有瓦遮頭的地方？

原智善看見附近，有些巨塊岩石，伸出了江邊，而伸出的地方，僅可容人，也可以暫時擋風雨。

他提議亞安，往那巨石下面，躲避一會，兩人身體並不太大，暫時也可避避。

雨來得快，也去得速。

當兩人還在抹去臉上、身上雨水之際，雨又停了，河面吹來一陣風。

亞安道：「好冷！」

話未說完，他打了一個噴嚏，而這個噴嚏，似乎有傳染的力量，原智善也同樣一連打了幾個。

亞安道：「公子，小心着涼！」

原智善笑道：「你自己呢？」

其實，在這時兩人已感到一陣陣風寒侵入體內，幸好剛有一條船經過，兩人走了出來，叫喚梢公，載他們過河去。

梢公見兩人身上衣物盡濕，道：「兩位公子，近日乍雨還晴，出門定要小心！」

原智善道：「謝謝梢公關心，過了這河，再要走多久，才有市鎭？」

梢公道：「不遠了，只要一直走，過不了一個時辰，前面便有一個白石鎭了。」

「白石鎭過後，便入羣山？」原智善問道。

梢公道：「對，過了白石鎭，轉入羣山，路不再好走了，你們小心！」

原智善又再謝過。

不一會，到了對岸，兩匹馬已死，沒馬騎，只有拚命走路，不及一個時辰，白石鎭已在望。

在這段路上，亞安顯得非常不安，不停地打噴嚏，反而原智善沒有甚麼，不過，他也感到陣陣寒氣攻心。

終於來到了白石鎭。

這鎭因是入山前最後一個市鎭，因此也是十分繁盛，酒館旅客，到處都是。

原智善找了一間較爲大的旅館，與亞安要了間上房入住，安歇下來。

主僕二人，換過了濕濡的衣裳，兩人倒頭便睡。

也不知睡了多久，原智善醒了過來，只覺全身發熱，頭痛異常。

他忍不住叫道：「水！」

亞安立即過來，道：「公子，你醒來了！」立刻倒了一杯水，遞給原智善。

原智善本想坐起來喝，可是，一挺身體，却發現全身無力，也無法坐起來，口中並發出了一些呻吟。

亞安見狀，連忙扶着他，亞安但覺原智善身體發熱，道：「公子，你病了。」

原智善也覺得身體有些不適，但仍然堅持道：「沒有甚麼……讓我喝了這杯水，便沒事的了！」

亞安扶了他起來，把水遞到他口邊，這才讓他喝下了一杯水。

原智善道：「你怎麼了？」

「公子，我倒是沒有甚麼，我睡了一會，醒了過來，又精神了！」

原智善看看亞安，也覺亞安沒有甚麼，只好道：「原來你的身體比我還好！」

亞安道：「並不，可能你要與那些賊人週旋，虛耗過度，受了風寒，才會病下來。」

原智善躺了下來，不知不覺又昏昏沉沉的睡了過去，這一睡眞不知睡了多久。

亞安見了，開始也不敢打擾他，心想：「只要公子恢復精神，也沒有甚麼。」

那知道，原智善越睡越是昏沉，而且全身發熱，但額角却一片涼冰。

旅館的小二亞福是個好心的人，看見原智善這樣昏沉睡着，而且頭冷身熱，知道並不是好現象，便道：「小哥，我看你家主人一定是受風寒病發，你到街角處那間藥材鋪，叫那個掌櫃爲你公子抓一劑驅風寒藥材，讓我替你煎藥，好讓你家公子快快好過來。」

亞安依言，從藥材鋪抓了一劑藥回來，亞福也替他煎了，並且又特別在廚房，拿了些稀粥出來，讓原智善吃過，才讓他服藥。

可是，藥已服了三劑，却全不見效，仍是昏昏沉沉的睡，這一來亞安有些驚怕了。

亞福見狀，安慰他道：「去找個大夫來看看貴公子！」

亞安道：「那裏有大夫？」

亞福爲他請了一個名叫黃博明的大夫過來，把脈之後，只道：「貴公子中了風寒，身體虛弱，既要調好身子，也要吃藥！」

他開了方子，亞安又再去藥材鋪抓藥，回來煎了兩服，雖然原智善吃了，有些好轉，但仍然要日夜睡在床上，無力起來。

亞安心下異常焦急。

原智善身體虛弱，但神智却是完全清醒，問道：「亞安，我們已歇了多少天？」

亞安道：「已過了七天！」

「七天？那麼，靈珠姑娘早已入山了！」

「公子，你也不要再想了，待你身體轉好，我們再作打算！」

「我也知道，我這時也無力入山……」

亞安安慰道：「靈珠姑娘此去，也並沒有那麼快便到蓋天行處……」

原智善心知再追采靈珠，也許是十分遙遠之事，但他仍然是滿懷希望，道：「近日外面天氣如何？」

「仍是乍晴乍雨！」

「既是如此，采靈珠的脚程也沒有那麼快，入了山中，天氣會比這裏更差！」

亞安也立時道：「是的，她雖是多走了七天，也並不一定離我們太遠！」

原智善有些咳嗽。

亞安扶起了他，拍着他的背部，道：「公子，你的病似無好轉！」

「沒有甚麼——只是胸口翳悶！」

「我再找另外一個大夫……」

「不用，過多兩天再說，我想我會恢復過來，你不用擔心！」

亞安看看日漸消瘦的公子，心下也有點徬徨，但人在旅途，總比不上在家之時，可以怎樣便怎樣。

亞安正在想着，心裏滿是淒涼的感覺，忽然，院子傳來一陣刀劍碰撞打鬥的聲音。

這一間旅館平日也算安靜，來往的人也很斯文，怎麼會有擊鬥之聲？

亞安好奇，開了那邊窗戶，望了出去。

下面正是旅館的院子，這時，只見幾個黑衣大漢正圍着一個人，那人是個文弱書生。

說也奇怪，那些黑衣大漢，如狼似虎，却似是對這個文弱書生奈何不得。

亞安細數一下，黑衣人共有九個，只見他們手上，無論是拿着刀或劍，那刀或劍的柄上，都有一個金燦燦的龍頭，很明顯這九個漢子是來自一夥的。

再看那文弱書生，這人中等身材，手拿着一柄看似二胡的弓弦，這弦並沒有甚麼殺傷力，可是，在刀劍之中，却是鏗鏘有聲。

書生身手極快，在九個大漢中，左穿右插，十分靈活，一時之間，九個黑衣大漢，刀劍齊加，仍不能傷及書生身上一根毫毛。

亞安看了一會，心下生起了俠義之心，想往鋤强扶弱，他想推開窗口。

可是，當他一伸手，另一隻手却搭在他的手上。

亞安回過頭來，只見原智善早已起來，站在他身後處，因爲他看得太過入神，竟然完全不知原智善從床上起來，並且走了過來。

亞安想出聲，原智善作了一個禁手的手勢，並指了指下面，示意他不要驚動下面的人。

兩人忍耐了一會，再往下看。

只見那九個大漢，並非沒有能力制服那個書生，而是因爲不想直接傷及那個書生，因此，刀劍並沒有殺傷之力，而那書生輕功了得，才可以被圍困而不落敗。

可是，這樣下去，書生終會筋疲力盡。

而九個大漢似乎以車輪圍攻之勢，也是等這一刻，若書生倦了，一定會羣攻上來，一併而活捉之。

亞安向下指指，表示下面人多欺人少。

原智善點點頭，表示明白他的意思，却又示意，不能下去現身幫手。

亞安似乎有些心焦，因爲眼看他們交手了這一段時間，書生的力道明顯減弱。

再過一會，書生一定要束手就擒。

原智善生來具有俠義之心，雖然，他們都不知道，兩夥人之間相鬥起來，爲的是甚麼？

可是，看下去人多欺人少，自然也是同情被欺的一方，原智善眉頭一皺。

他身旁的桌上，仍放着個大碗，碗內有些藥渣，其中有很多好像是豆類，或是果核之類的東西，經過了保煎之後，依然是非常堅硬。

原智善往碗裏抓了一把那些硬物，亞安也學着他，也抓了一把。

原智善示意由他先擲。

他把窗門推開了大一些，一把擲出，但他並不是擲向院中那些黑衣大漢的身上，而是擲在院子的牆上。

那些硬物，被擲在牆上，立時反彈。

原智善擲向三邊牆，一時之間，那些硬物反彈出來，便好像從四方八面射出來似的！

亞安見狀，也依樣畫葫蘆。

兩人同擲，硬物射出，使那些黑衣漢子，好像被四周的人投射暗器。

那些漢子有些吃驚，均用刀劍阻擋那些硬物，黑暗之中，他們却不知那是甚麼暗器。

但暗器是從四面八方而來，好像有很多人趕來，協助那個書生。

書生本已有些落敗，無從招架，幸好這時，一陣暗器撒下，黑衣大漢爲閃避或格開暗器，對他攻擊也鬆了下來，因此，他又絕處逢生。

原智善與亞安兩人這樣一擲，竟成了一個威勢，好像四面八方而有人在埋伏。

突然，黑衣大漢之中，一人發出了一聲忽哨，接着，衆人退後，反身躍出了牆外。

書生這時安穩下來，站在當中喘氣。

原智善與亞安仍不出聲。

那書生見四周再無動靜，朗聲道：「那位高手救了在下，請受小生一拜！」

他向四面都拜了一下，看看仍無動靜，又道：「如果各位恩公不願露面，小生也不敢打擾，祇希望異日有緣，可以報恩……」

可是，他有些不知所措，離去不是，留在這裏也不是，因爲他自己想到，連恩人的臉孔也沒有見過，何來可以報恩？

這時，原智善一口痰自喉間湧起，他不能自制，咳了出來。

咳聲一出，那書生便知道他恩人所在。

「啊！」他輕嘆了一聲，道：「原來你們在那裏！」接着，他騰身一躍，來到了兩主僕的窗口處。

原智善與亞安想避也來不及。

那書生來到窗門處，並推窗而入，跪在地板，道：「多謝兩位高人出手相救！」

原智善連忙把他扶起，道：「不敢當！」他一時之間，失去了重心，自己也倒了在地上。

亞安上前，但那書生早已把原智善扶了起來。

「恩公，你怎麼了？」

亞安接口道：「我家主人臥病，一時之間，也許血氣不調……」

那人立時協助亞安，把原智善扶到床處。

原智善想客氣，也沒有氣力。

那人讓原智善躺下之後，道：「公子，你可否讓在下把一下脈？」

亞安聽了，喜道：「公子，原來你是個大夫？」

那人並沒有回答，祇替原智善把脈，祇見他臉露非常嚴肅的神色。

亞安忍不住道：「我家公子，已臥病數日，雖看過這地方的大夫，但……」

那人止住了亞安的說話，似乎是要專心一致的替原智善好好把脈，過了半晌，才道：「貴家公子，因受風寒，以至痰湧咳嗽！」

「對，對，他一直不停咳嗽，但吃了不少藥，却也似沒有多大有效！」

那人道：「那是表面跡象而已，最重要的是……」原智善聽到

他有些不同的口風，忙問：「我還有些甚麼隱疾？」

「你常覺胸口翳悶？」

原智善點點了頭。

那人道：「那便是不祇因風寒那麼簡單了。」

「那有甚麼事？」原智善追問。

那人並沒有直接回答，祇道：「恩公高姓？」

原智善想起來，拱手，但那人輕輕道：「恩公，不用客氣，在下姓呂名子奇！」

原智善不知剛才為甚麼有如此氣力，既可站在窗前看下面比武，還可以幫手撒下顆粒，也因為如此，多用了氣力，而今更是全身乏力，祇好躺着道：「在下姓原，名智善！」

「原公子，多謝你剛才救命之恩！」呂子奇道。

亞安接口道：「我叫亞安，剛才我也把那些顆粒撒下去助你一臂之力！」

「謝謝你，你也是我的恩人！」

亞安道：「愧不敢當，我們祇是在上面看到那九個人欺你一個，一時看不過眼，才盡些綿力！」

呂子奇道：「幸好你們撒豆下去，嚇怕了那九龍頭，我才可以脫身！」

「九龍頭？他們是甚麼人？」原智善聽了，也有氣無力地問道。

呂子奇道：「恩公請勿理會這些瑣事，你好好休息一下，讓我先為你推拿一下！」

呂子奇把原智善反了過來，雙手看似不大用力，但原智善祇覺背上一股熱流，自呂子奇手掌傳來，使他背上感到無比的舒暢。

不一會，那股力量打通了他的經脈似的，幾日以來胸口那種揮之不去的翳悶，他深吸了一口氣，然後，在非常舒暢的感覺下，已墮入了夢鄉。

亞安在旁，看見呂子奇有這麼好的推拿本領，令公子那麼酣暢入睡，知道呂子奇定是一個歧黃高手，也是個武功高手，喜道：「呂公子，你一定要救救我家公子！」

呂子奇道：「你家公子在未識我之前，也出手相救，而今我認識貴公子，而且知他有病，當然是悉力以赴，希望他早日痊癒！」

「那要買甚麼藥？」亞安問道。

「藥不是一個大問題，問題是我們不應再在這旅館盤桓，否則，那九龍頭再來，不單使我無法應付，還會累了公子！」

「那怎麼辦？」

「我們先離開這裏……小兄出外買兩匹馬，然後結賬，我帶你們去一處地方！」

「甚麼地方？」亞安問道。

「那是一間藥王廟！」

亞安祇好離開了房間，但心中仍有些不安，因為呂子奇雖然是個懂武功懂醫術的人，但終究是個陌生人，萍水相逢，不知他會不會加害公子？

但回心一想，剛才出手撒豆救人，其實早已豁了出去，因為若被那九龍頭漢子發現，自己主僕兩人，可能也面臨大禍，既然一件穢，兩件也穢，他也不再多想，預備依呂子奇所言。

亞安來到走廊，見到亞福，道：「我們想走了！」

「走？你家公子還沒有好？」

亞安不理會他，祇道：「快替我出去買兩匹馬回來，我到掌櫃處結賬！」

亞福接過了他的銀兩，祇好依言出外買馬。

有錢好辦事，不一會，亞福已拉了兩匹馬來到後院，亞安也結妥了賬，回到房間。

可是，床上却沒有了原智善的蹤影。

亞安嚇了一跳，再看，連呂子奇也不知去了那裏，他叫了起來：「公子，公子……亞福，亞福！」

亞福從後院奔了上來，問道：「安哥，發生了甚麼事？這麼大驚小怪？」

亞安道：「我家公子不見了！」

「不見了？我剛才出去了買馬，並不知道他們去了那裏……你在前面結賬，他們離開，你一定會知道！」

「前面沒有人出過去！」亞安越想越覺害怕，竟然哭起來。

亞福安慰道：「沒有甚麼的！」頓了一頓，又道：「你要的兩匹馬，早已準備妥當，你甚麼時候需要，去後院子裏牽走吧……這裏還有些餘錢！」

亞安那有心情再理甚麼餘錢，道：「你拿去，不用再還給我……」

亞福謝了，便離開了房間。

亞安坐在桌旁，想來想去，也想不出一個究竟來，看那位呂子奇，又不是個甚麼壞人，擄了公子出去，也沒有甚麼用，還有公子一身病，擄了他不單沒有好處，反而是個大包袱。

但他自小很了解原智善，公子也待他有如弟弟，並沒有把他看作一個僮僕，而今失去了公子蹤影，竟然忍不住，哭了起來。

他的淚水滴在桌上，桌上有一張紙。

從朦朧的淚眼，他發現那張紙上，出現了一些文字，他連忙打開一看，祇見，上面有字：

「快騎兩匹馬往城西，原公子與我俱安全。」

下面並沒有署名，但一看便知道，那一定是呂子奇所寫。

一時之間，他也不再為這些問題而分神，既然有字吩咐把兩匹馬馳往城西，他祇好依言。

亞安騎着一匹馬，拖了另外一匹，立時往城西去，那時已入夜，一路並沒有人追來，而且路上越來越是荒涼，祇見城西的城門已掛上了燈籠。

當他再跑近城門，祇見城門已關，城牆上有幾個守軍，正在閒聊。

亞安上前叫道：「軍大哥，可否讓我出城？」

上面一個軍大哥叫道：「城門已關，不能再出城的了，你還是等明天一早再來過！」

亞安心急道：「明天……明天……」

忽然，城牆上一個軍大哥，叫道：「你叫亞安？」

亞安點點了頭，道：「你怎知道？」

「對了，有個相公吩咐，你果真一個人有兩匹馬，你當然一定叫亞安！」

亞安道：「那位相公有甚麼吩咐？」

軍頭道：「這裏有一幅圖，你沿着圖上所指去便可以的了！」

那軍頭拋下了一張紙，那紙包了一塊石頭。

亞安拾了起來，祇見上面繪着一個簡單的地圖，却教他往城東面去，他心中有點氣，但仍向那軍頭道：「謝謝你，軍大哥！」

亞安牽馬離開了城門，心想：「一定是那個呂子奇，故意作如此安排，可能中間有些不能預料的事情發生！」

亞安又從城西跑回城東，來到東邊，有一處上山的地方，他依着指示，行了不多遠，發現了一間非常破爛的廟宇。

亞安想起，呂子奇似乎提起過他住在一間藥王廟內，但這間廟，看來已是一堆頹垣敗瓦似的，怎會是一間還可以住人的廟？

這時，燈火一閃，有一個人從那堆頹垣中閃了出來，那人正是呂子奇。

亞安上前，喘着氣道：「呂公子，你弄甚麼玄虛，急死我了，也嚇死我了！」

呂子奇上前，為他牽馬，也道：「對不起，安哥。」

「不要這麼叫我，叫我亞安！」

「一樣的，亞安，你不用擔心，原公子在裏面，非常安全！」

他也不理會一切，隨着呂子奇，跑入那堆敗瓦之內，後面竟然還有一些沒有塌下的地方。

來到一堆頹垣處，果真有一個牌匾，上書「藥王廟」三字。

再進入一些，有一間房內有微

弱燈光透出。

亞安搶先入內，看見原智善眞的臥在床上，才放下了心頭大石。

呂子奇道：「原公子剛剛睡了，我們還是出去外面，免礙他休息！」

亞安隨着他出去，來到另一邊，也是一個房間，不過，這房間却滿是一些藥櫃。

這些藥櫃已是七歪八倒，很多也爛了，破碎不堪。

亞安道：「呂公子，你弄的是甚麼玄虛？」

呂子奇道：「難怪你這麼生氣，當你剛出外購馬結賬之時，我忽然發現有個似是九龍頭漢子的手下嘍嘍，似乎來旅館踩風……」

「探路尋人？」

「對，我害怕這個時間被那人發現，我們以後日子也無法安頓下來，而原公子要好好休息治病，我實在不能讓他淌這渾水，於是，我背起了他，從另一邊窗戶，逃離開旅館，匆忙之間，又找不到你，於是寫下那字條！」

「那爲甚麼又要我先往城西？」

「那也是爲了掩人耳目，我害怕那個嘍嘍發現了我，跟踪我來，壞了我們的事，才叫你乘車出城西，就算那人跟踪了你，也沒問題！」

亞安聽了，才明白呂子奇的苦心。

呂子奇道：「那麼，你在路上，可有人跟踪？」

亞安搖搖了頭。

「我累你白走一遭，辛苦你了！」

「不，我辛苦也值得，只是你要好好醫我家公子，不枉我勞累一番。」

「在下自當盡力！」

亞安忽然想起一個問題，道：「你怎會吩咐那些軍大哥叫我回城東？」

呂子奇道：「有錢自然駛得鬼推磨！我在旅館附近，找了一位朋友，叫他往城西的軍大哥送這紙條，你有兩匹馬，自然不會認錯人了。」

「爲甚麼那軍頭會聽你的話？」

「他們不會聽我的話，是聽那些金子的話。」

亞安聽了，那才恍然而悟，道：「我想，你給他們那張便條，紙條是包了金子，而他們擲回給我的那張便條，內裏却是一塊石子！」

兩人相視，笑了起來。

呂子奇道：「我再細爲你家公子把脈，他心中似有一些舊患瘀血，塡塞胸口，因此常常胸口翳悶！」

「他怎會有瘀血在胸口？」

「我不知道，大概是與人打架之時，不愼打傷了，也不自知。」

「不會，我家公子，爲人平素十分平和，雖懂武功，也不易與人爭執，加上原家家規極嚴，他不會打架！」

「也許是舊日練武之時不得其法，瘀血留在自己心胸，也不知道！」

「看來大概是如此！那麼，有沒有化解之法？」

「有……普通大夫，當然不知道他心胸有瘀血，但我知道，自然會雙管齊下，既用藥物，也用推拿之法，將那瘀血推了出來。」

「好極！」

「你家公子，沒有了瘀血塞於胸口，以後健康更爲改善，不再容易有病痛！」

亞安聽了，向呂子奇謝了又謝。

呂子奇道：「你不用謝我，因爲治貴公子的病，有很多地方，還要你幫手！」

亞安道：「用得着在下的地方，呂大夫千萬不要客氣啊！」

「你勞累了一天一夜，先好好睡一覺。」

亞安在原智善身旁找了個可睡的地方，一躺下去，便已睡着了。

當他再醒來的時候，只見原智善臉色已大爲改善，呼吸均勻暢順，睡得安穩。

忽然，外面傳來一陣馬蹄的聲音，亞安立時跑了出去，只見呂子奇正從馬上下來，身旁還有一大袋的東西。

亞安迎上前，問道：「公子去了那裏？」

「採藥去了！」

「上山？」

「大部份是上山去採，但也有一些珍貴藥材，在附近幾個鎭內購買的，快來幫我一把，預備煎藥！」

呂子奇早已預備了一個大保，兩人合作，把一些草藥洗乾淨後，放在大保之內煎熬。

呂子奇有一些擔心地道：「這藥煎之時，會發出一些味道，我害怕……」

「害怕甚麼？」

「害怕躲不過九龍頭的那些漢子！」

亞安忍不住問道：「究竟那些九龍頭漢子是那一路的人？他們爲何向你尋仇？」

呂子奇嘆了口氣，道：「你可聽過『懷璧其罪』這個故事？」

亞安點點了頭，道：「我跟公子一起讀書的時候，也讀過這個故事，意思說那塊璧玉沒有罪，但擁有這璧玉的人，却無端犯了罪！」

「正是！」

「你身上有……」

「我沒有甚麼璧玉，但我研究歧黃之道，也研製過百種草藥，曾製成了一種解毒之藥。」

「九龍頭漢子，正想找你要這種解藥？」

「亞安你眞聰明。」

「既是解毒之藥，那你給他們救人，那也是一件好事啊！」

「你祇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如果有人懂得這解藥配方，以後可以用這種毒藥害人，再用解藥來威脅被毒者！」

「啊，本來是解救人的藥，會變成人嚇人的工具是嗎？」

「正是如此，九龍頭漢子，而今雖非江湖上一個大匪幫，但我恐怕他們有了這個方子，勢力會日益擴大，終於遺禍江湖！」

「但是，他們既然知你有此方子，他們總會千方百計而來，你避也避不了。」

「而今我只希望，當我醫治貴家公子的時候，他們不會出現便好。」

「但願如此！」

那保藥果然是發出到刺鼻的氣息，連睡在床上的原智善也被藥味刺激而醒了。

亞安往照顧原智善，並且把呂子奇所說的事，告訴了原智善，原智善似乎沒有甚麼擔心。

亞安反而問道：「公子，你不害怕那藥味引來了那九龍頭漢子，因而延誤了你治病？」

「不怕，有道是：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我這麼多年已有這種心口翳悶之病，也不覺是甚麼，將來能否醫好，那要看天意了！」

原智善經過了這一番的江湖歷練，對於世事人事，似乎看透了很多。

呂子奇不斷地煎藥給原智善服用，又不斷用他身上的功力，爲他推拿按摩，這樣，雙管齊下的醫治，原智善這病況已有了很大的改善。

那日，原智善醒來，已覺丰神氣朗，走下床來，運了幾下手脚，只覺已恢復了大部份元氣，勁力也回來了，他忍不住便耍起拳來。

他耍着耍着，知道自己已好了。

當他耍完，呂子奇拍着手，道：「恭喜恩公，看來你已復元七七八八了！」

原智善道：「呂大夫，我要叫你恩公才是，謝謝你，把我這多年舊病也治好了！」

亞安也聞聲而至。

可是，呂子奇却仍有些不安似地，道：「公子，你再深深吸一口氣！」

原智善依言，但覺吸氣之時，也沒有甚麼感覺，但呼氣之時，腹部却隱隱有痛的感覺。

「怎麼？有甚麼感覺？」

「腹部似還有一些痛楚！」

「公子，你胸口的舊患已經完全清除了……」不過他臉上神色仍凝重。

「既是清除了，爲何不爲我高興？」

「我治你胸口瘀血，是用一種非常奇特的方法，是以毒攻毒的方法。」

「以毒攻毒？我身上一向並無毒！」

「可是，你的舊瘀血留於胸口多年成毒血，爲求徹底除去，我用毒藥把你的血毒除去，因此，你的血毒雖除了，但身上仍有藥毒！」

「那我並不擔心，解藥毒之法，你定有把握！」

「是的，我只擔心……」他並沒有再說下去，轉而吩咐亞安，再煎一些藥。

原智善也走了出來，看二人煎藥。

這時，原智善才看清楚，呂子奇在這幾天以來，明顯的消瘦了很多，看來，他爲治原智善之病，已到了身心交瘁之地步。

忽然，原智善感到有些對不起呂子奇，便道：「大夫，你爲甚麼這樣爲我？」

呂子奇聽了，道：「大夫爲人治病，只是天職，況且你是救我的恩人！」

「沒有別的原因？我們萍水相逢！」

「其實，還有一個原因！」呂子奇道。

原智善道：「甚麼原因？」

「你一直在路途之上，打聽采靈珠之事？」

「是的，這與你有關？」

「當然有關，采靈珠也是我的恩人！」

「恩人？」

「那是多年以前的事，那年我一家大小在黃江鎭上，有個土豪惡霸，叫我爲其子治病，但他那孩子，早已病入膏肓，我雖盡力，却乏力回天！」

「那不關你的事！」

「但那土豪惡霸，却遷罪於我，並且來殺我一家大小共廿五口！」

「那怎……」

「那土豪殺剩我一人，要折磨我，使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是采靈珠救了你？」

「是的，她孤身一人，救我出來，不過，那一次，她也受了大傷害，因爲那土豪惡霸，請了一些邪派高手回來，幾乎要了采姑娘的命！」

原智善聽了，心下也爲呂子奇的一段過去而黯然。

「其實，我這次來這裏，也是想入山打聽采姑娘的消息！」

「爲甚麼？」

「我懷疑而今有兩幫人正打采姑娘的主意！」

原智善只知道，采靈珠將要往見蓋天行，蓋天行的心懷不軌，已是司馬昭之心的事實，只是采靈珠一人，一來是心高氣傲，不聽人勸，二來是自恃藝高人膽大，也不相信蓋天行對她有甚麼企圖。

「九龍頭是另一幫？」

呂子奇道：「九龍頭並非直接的，而是另外五個牛鼻子道士！」

「甚麼牛鼻子道士？」

「青城五行！」

原智善道：「我沒有聽過！」

「青城是道教非常盛行的地方，青城五行，便是五個牛鼻子道士，分別叫青金、青木、青火、青水與青土，他們本屬青城派，但爲了煉丹採藥之事，已走火入魔！並且被正式的青城派趕出了道門。」

「因爲他們五個牛鼻子，堅持他們才是正宗青城派，反視他們的師傅祖宗是邪派！」

「天下那有如此荒謬之事？」原智善道。

呂子奇道：「這五個牛鼻子，與蓋天行似乎有了一個交易！」

「甚麼交易？」

「他們五個牛鼻子，想劫了靈珠姑娘頭上那顆靈珠，而他們却給蓋天行送上一帖毒藥！」

「這個交易……對我來說，實在是摸不着頭腦！」原智善道。

「是的，開始我也是左思右想，也摸不着頭腦，爲甚麼五個牛鼻子，要劫采靈珠姑娘的珠子，與蓋天行結甚麼盟約？」

「對啊。」

「可是，蓋天行在江湖上的地位，却是不容忽視，尤其是那些邪門高手，與蓋天行有一點交情，而且都懾於他的淫威之下，因此，他一直在江湖之上，尤其是采姑娘所經之處，佈了線眼，祇要有人稍有異動，他們便會從八方四面而來！」

「換句說話，而今蓋天行已下了命令，全力保護采靈珠。」

「也可以這麼說！」

原智善聽了，心下反而寬了下來，因爲自己這一病倒也躭擱了不少時日，他一直心中掛念，但而今聽了呂子奇之話，那麼，采靈珠一路之上，定是平安大吉。

「那麼，青城五行也沒有膽量下手劫靈珠？」

「當然，不過，他們那帖毒藥給蓋天行之後，却是不同！」

「給了沒有？」

「這事我也不知，青城五行，對於煉丹、練功、五行之道，有一定的實力，他們有一帖獨步天下的毒藥，並不是出奇之事，我向來對藥極有研究，知道這一帖藥，暫時未有解藥！」

「蓋天行祇想毒人，並不想解毒！」

「你錯了，公子！有了毒藥，可以殺人，那並不是甚麼稀奇之事，用甚麼毒藥也可以，但獨步天下的毒藥，也有獨步天下之解藥，那才有用！」

原智善聽了，漸漸恍然，道：「他想用這毒藥控制采靈珠姑娘？」

「正是。」

「采靈珠姑娘對於此事，完全不知，我在一次機緣巧合中，聽到九龍頭漢子所說，才知此事，靈珠姑娘是我恩人，再生父母，我拚死也要救她！」

「你研製了解藥？」

「沒有那毒藥的原方，怎能研製解藥？」

「這事與九龍頭漢子有甚麼關係？」

「對，青城五行把這帖毒藥方子，交與九龍頭漢子，與蓋天行完成交易！他們九個漢子，每人負責運送其中一種藥，九種藥採齊，那便可混合製成毒藥！」

「青城五行倒也是想得週到。」

「可惜，偏偏還有我這個大夫在！」

「你拿到他們的藥？」

「我祇拿到了八種！」

「還有一種？」

「正是，但有了八種，也大概可以知道其中毒性，不過，欠了一種，始終是無法製成十足有把握的解藥。」

「怪不得那九龍頭漢子，在旅館中圍攻你，却又不敢置你於死地！」

「是的，他們知道我偷了他們八種藥之後，一直追踪我，希望找出我配製的解藥方子。」

「其實，青城五行，應該有解毒之方！」

「我相信有，但他們却說，祇配出毒藥，却沒有解藥，因爲他們聲稱他們這條毒藥方子，天下無解藥！」

「他們很聰明，既可以誇大他們毒藥的厲害，其實也可以反來控制蓋天行。」

「正是，其中錯綜複雜，與奸狡的行爲，實在難以令人明白！」

這時，原智善又爲采靈珠擔心起來。

呂子奇道：「近日我有一個預感，我害怕我送不了這一張很不完

全的解藥方到采靈珠姑娘手中！」

「你祇要通知她，蓋天行有心毒害她，那便可以！」

「我也知道，不過，我知采靈珠是個心高氣傲的女俠，這是她的優點，也是她的缺點，我如果祇是想法告訴她，有人想毒害她，她一定不信，可是，我且送一張解毒藥方，或者一些解毒之藥，叫她用來防範，相信她一定不會拒絕！」

原智善也明白呂子奇的苦心。

呂子奇道：「原兄，我再多給你吃一服藥之後，你身上最後的毒也解了，你也應該上路，我已多寫了一個方子，希望你可以送給靈珠姑娘，或者在有需要的時候，可以幫助她！」

原智善道：「好極。」

呂子奇道：「亞安，你與我一起出去，你把藥拿來，我也把方子交給原兄！」

原智善回到床上，經過這次與呂子奇的談話，他對采靈珠目前的情況，才有深入的了解，回心想來，自己祇靠一鼓作氣，冒昧來訪采靈珠，實在也是盲目的行動，幸好吉人天相，可以遇到呂子奇。

原智善思潮起伏，等了很久，也不見二人進來，照理亞安送藥入來，也不用這麼長的時間。

外面是寂靜一片。

原智善覺得奇怪，下了床來，正想出去一看。

忽然，外面傳來一陣叫聲。

原智善聽得眞切，那是亞安，他奔出去，却與亞安碰了一個滿懷！

原智善望了他一眼，祇見他滿臉鮮血，口中斷斷續續的道：「走……走……」

「發生了甚麼事？」

亞安往懷中一掏，祇是一張棉紙，原智善立時明白，這棉紙大概是呂子奇的解藥方子，他立時接過。

「呂大夫怎麼了？」

亞安手指向外，也來不及說便昏倒了。

原智善立時抱起了他，放在他自己的床上，然後反奔出外。

祇見一個黑衣漢子，站在門外那堆頹垣敗瓦之上，他手持一柄長劍，劍柄之處，有一個龍頭。

原智善知道，這是九龍頭的標誌。

那黑衣漢子也不說話，一見了原智善，揮劍而來，一連六式，着着向着原智善的要害。

原智善一一避過，叫道：「你把呂子奇怎樣？」

「他不拿出方子，當然是死無葬身之地！」

「你殺了他？」

那黑衣漢子並沒有回答，又再揮長劍，再攻要害，原智善閃開，滾在地上，抓了一手碎石，向他撒去。

那人揮劍擋開，叫道：「你這手法，看來是那天救了呂子奇那人！」

這時，黑衣漢子攻勢更爲凌厲，似乎是仇人見面，份外眼紅之勢。

原智善與這人交手十來回合，深知自己可以應付，不過，這九龍頭漢子，並非單人獨鬥，一個出現，其他的不一會自然會出現。

原智善突然撲起，一把碎石子從手中射出，那黑衣漢子，爲了迴避那碎石，躍了開來，並灑出劍花，把石子擋去。

原智善也趁這機會，一近那人身，便使出了空手入白刃的功夫。

那黑衣漢子猝不及防，手腕一痛，不期然把劍放了，原智善一手搶了那長劍。

他一反手，把劍指向那漢子的咽喉處。

「快說，呂子奇怎樣了？」

「他自然是死了！」

原智善道：「那麼，你一命還他一命！」他正要把劍尖刺向他的咽喉。

突然，外面又傳來一陣人聲，當中，似乎有呂子奇發出一些聲音。

他這時略一分神，却被黑衣漢子一個閃身，離開他的劍尖之下。

這時，人聲更盛。

原智善仗劍，攻向那黑衣漢。

黑衣漢無心戀戰，一兩個翻身，遠離原智善，而一個黑影此時撲入。

原智善一看，幾乎叫了出來，因爲撲入來的人影，正是呂子奇。

呂子奇衣衫破爛，身上中了多劍，幾乎是遍體鮮血。後面是一羣人，每個漢子，都持有一柄有龍頭的兵器。

九龍頭漢子。

呂子奇一見了原智善，道：「快走！」他說罷回身，以身體阻擋着九龍頭漢子。

原智善一劍刺上，護着呂子奇，可是，那八個漢子，便一齊攻上。

他祇感到，長劍一震，他感到虎口處痛如刀割！

呂子奇又再撲前，並叫道：「快走，否則采姑娘有難！」他又再以血肉之軀，擋着那八個漢子。

一時之間，呂子奇身上又多了八個孔，鮮血更如噴泉的噴出來。

可是，他並不害怕，依然以一敵八，而且以自己的身體擋武器，看來，他已把命豁了出去。

原智善仍想救他，呂子奇叫道：「你再留下，不單害了自己，還

害了我的恩人！」

原智善聽了，心內明白，目前祇有一個選擇，逃！

逃出了九龍頭漢子，找上采靈珠！

他突然想起亞安。

那知道亞安在外面，叫道：「公子，快逃！」原來他躲在這裏。

原智善躍了出外。

亞安道：「公子，這邊！」

他以為亞安帶他往找捷徑逃跑，那知亞安奔往後一處雜草叢處，那裏滿是藤蔓野草。

亞安撲入草叢，扯了一條長藤出來，叫道：「公子，快來拉！」

原智善不知扯這長藤有甚麼意義，但亞安在這危急當兒，當然有他用意！

亞安已是無力。

原智善用力一扯，祇聽到後面，一陣瓦礫亂墮的聲音，那間本來已是破爛的藥王廟，僅餘的幾處，已立時塌了下來。

亞安見狀，叫道：「成了，走吧！」

他們的兩匹馬，並非拴在院子之內，這時，所有剩餘的部份，都已塌了下來。

原智善先上了其中一匹，再用力一拉，把亞安也拉上另一匹，然後用雙腿一挾，馬匹直往前奔。

他不知跑了多久，直到那馬匹快要倒下之時，他才停了下來。

這時一看，才知道身在山嶺之中。

原來近日原智善患病之際，外面一直下雨，很多在江邊的地方，被雨水所沖，塌了下來，馬匹有靈性，不往危險的地方跑去，便往山上跑。

小路是越跑越窄，而牠們也跑至倦極而停了下來。

亞安躺在馬匹身上，痛苦呻吟，幸好還頂得住。

原智善抱起了他，往附近一個小山洞，讓他好好的休息一下。

亞安醒了過來，見原智善無碍，才覺安心。

原智善知道他忠心自己，感激道：「亞安，幸得你助我一臂，才可以從九龍頭那些漢子手中，逃了出來！」

「也不是我的本領！」

「那條藤可摧塌其餘的屋瓦，你怎會知道？」

亞安道：「當你卧病之時，呂大夫告訴我，這是他早佈的局，他一早已知，九龍頭漢子一定會追來，因此利用這隨時塌下的房子，與他們同葬！」

「呂大夫為了報采靈珠姑娘之恩，不惜以命相報，實在令人感動！」原智善嘆了口氣。

「公子，你擔心甚麼？」

「除了你的傷勢之外，還有躭擱了這麼多日子，我們究竟還有甚麼機會，追上采靈珠姑娘！」

「不用擔心，一來我傷勢並不嚴重，祇是皮外傷而已，很快會好！」

「九龍頭漢子為甚麼不殺你？」

「他們想用我來脅迫你兩位，因此才讓我傷些皮肉，血濺滿身！」

亞安欲言又止。

原智善道：「你還想說甚麼？」

「我想──一來這多天來，一直下大雨，采靈珠姑娘在山上，也不會走得多遠！」

原智善知道這是亞安說的安慰話，但無論如何，也祇能聽天由命。

過了一夜，翌日清晨，山中有些獵人經過，見他們衣衫破爛，便給了他們一些衣物，也替亞安敷了一些金創藥，更吃了一些東西，繼續上山。

一路上，他們漸見很多山地居民。

那些居民，說的並不是他們的語言，但問起他們有沒有見過一位姑娘，很多人也示意見過，不過，看來采靈珠已過了這山，到山的另一邊了！

二人用了一些銀兩，換了衣服所需之物，決定盡快趕上。

出示玉玦　高僧解毒

越上高山，路徑越是兇險。

原智善與亞安二人，且行且歇，過了兩天，亞安身上傷勢漸好，便加速了脚步。

時近黃昏，山上霧氣重重。

亞安道：「我們的乾糧再沒有多少，如果再過不了這山，可能餓死在山上。」

「山上多獵物，你怕甚麼？」

亞安道：「我一直在留意，這幾天，我們走在山路上，無論甚麼時候，霧氣都是那麼濃，打獵並不是一件易事，如果要追獵物，恐怕獵物不獲，反而被獵物引入山崖，掉入深淵！」

原智善也知亞安所言非虛。

這時，兩人所坐之處前面，忽然有一隻野鹿，這野鹿身體龐大，似乎並不怕人，可能是山上人跡罕到，所以野鹿並無半點驚懼。

原智善輕聲道：「難道天憐我們，送這野鹿來，讓我們飽餐一頓？」

亞安也有很高興，並且點首表示同意。

兩人在地上各抓了一些石子，射向野鹿。

野鹿起初並不怕人，但一見二人動手，突然迅速躍起，轉眼不見

所踪。

二人有點意興闌珊，但亞安並不服氣，躍了出去。

原智善也隨着，二人匐伏附近，等了一會，野鹿又再出現，這一次，他們不敢再大意，悄悄移近，再一同撒出石子！

野鹿倒也極靈，看似受傷，但仍奔逃。

兩人又再追上，一直追去。

野鹿發現有人追趕，身上又負了傷，發狂奔跑，並且慌不擇路，突然是「砰」的一聲。

一陣大霧飄過，二人不敢亂闖。

過了一會，大霧因風吹過而又清明起來，這時，他們才發現，面前是一個山崖。

如果沒有這一陣大霧，胡亂狂奔過去，說不定一失足，便會墮入山崖之下。

而山崖下面，仍是霧氣迷濛。

亞安突然叫道：「野鹿在前面！」

他向下一躍，原智善見了，驚叫道：「小心！」

亞安似墮入了霧中，幸好仍有亞安的聲音，道：「公子，野鹿撞死在這裏！」

這時，又一陣風吹來，吹開了霧，祇見亞安躍下的地方，竟有幾條木樁，而野鹿正是撞死在木樁之處。

原智善也躍了下來。

二人已扛起了野鹿，道：「公子，我們可以好好吃一頓了！」

原智善對野味並沒有太大興趣，站在木樁之前，細看前面。

前面竟是一條木樁，而這幾根樁柱，正是架着木橋藤索之用。

「怎麼？這裏有一條藤索木橋？」原智善道。

亞安想踏上一步。

原智善一把把他拉着，道：「小心！」

亞安一動，拉動了其中一些繩索，木樁發出了聲音「咿咿呀呀」，好像一個嬰孩在叫。

原智善道：「這木樁日久被風吹雨打，不知是否仍可載人！」

亞安道：「試一下便知！」

他伸出一隻脚，踢動最近的一兩塊橋板，頓時，「霹啪」一聲，其中一塊木板，似是腐朽，跌了下去。

亞安立時伸伸了舌頭。

原智善再把亞安拉回，道：「這橋過不得。」

亞安也同意，道：「我們吃過這餐之後，希望明天天氣變好，可以看清楚這木橋，如果是過不得的，也可找其他路。」

原智善與亞安離開了木橋，找了一些較為僻靜的地方，燃了篝火，把野鹿燒烤起來。

吃了這麼多餐乾糧，有肉香傳來，也使二人精神為之一振。

兩人各撕下一些肉，吃得非常痛快。

這鹿體積龐大，兩人吃了一些之後，也再吃不下了，亞安道：「讓鹿肉再烤乾一些，我們明天可以把肉乾帶上路上！」

原智善也無異議。

鹿肉非常香，亞安道：「如果附近有人的話，一定會引他們來！」

原智善笑道：「這深山野嶺，怎會有人？」

突然，有一個冷冰冰的聲音，道：「怎麼會沒人？」聲音忽近忽遠，不知來自何方。

兩人只覺全身鷄皮疙瘩，毛骨悚然。

原智善站了起來，叫道：「何方妖孽？」

這時，外面傳來一些風聲，夾雜着一些衣袂的聲音。

篝火仍然在燒，火光處，突然出現了五個人，這五人有如從天而降。

五人皆是白髮披肩，身穿道袍，並手持拂塵。

亞安叫道：「你們是誰？」

五人齊齊把拂塵一揚，其中一人道：「我們當然是神仙！」

另外一人道：「好香，好香！」

原智善輕聲向亞安道：「這五人大概是青城五行了！」

他說話雖然很輕，但為首的那個道士居然聽到，並接口道：「你這小伙子，倒也有些見識！」

「你們想怎樣？」亞安問。

「在下青金，敢問兩位可是……」

原智善道：「你們早已知道，又何必多問！」

青金道人笑道：「貧道只是想問……」他頓了一頓，望望其餘四個道士，又道：「你們兩人，憑甚麼本領，可以逃出那九龍頭漢子的圍攻？」

原智善心中一驚，看來這幾個牛鼻子道士，早已知道他們是從九龍頭漢子手中逃出來，那麼，其他事情，他們亦早已知道。

青木笑道：「那些九龍頭漢子窩囊！」

其餘三個道士也同時的笑了起來。

青土道：「可是，他們絕對逃不過咱們的五指！」他伸出五指，並不是指向原智善，也不是指向亞安，而是一手抓下那隻正發出香味的烤鹿。

青土道：「咱們吃一個飽，才與二人計較！」

其餘的道士，似乎都非常同

意，連爲首的青金也道：「好極，吃飽一頓，量你兩人，也無力逃跑。」

五個道士，身形一閃，作一個半圓，坐在篝火之前，也是包圍了原智善與亞安二人。

亞安見他們吃得津津有味，忍不住道：「原來道士也吃肉！」

青土道：「小孩子，神仙也吃飯呢！」

原智善一直在找機會，看見他們因爲吃得起勁，這時似乎放鬆一些，便一躍而起。

他躍得快，青金也同時躍起，而且躍得比他高了一些，既阻了他想突圍而出，而且更反身而撲下，向原智善施了一招「鷹翔壓頂」。

原智善無法應付，只好退回原位。

青金也不再迫他，雙袖一拂，又回到剛才的位置處，這一露身手，看來果在原智善之上。

青木笑道：「公子，你逃不了，還是好好的把那位呂藥王的解毒方子拿了出來吧！」

果然，這五個道士早已打探清楚，目的在那張解毒方子。

但原智善道：「甚麼方子？」

「你也不用裝模作樣，快拿出來！」青金喝道。

亞安此時，突然一閃身，想偷襲最近他的一個道士，那知他一動，那個道士也同時動，並一掌揮出，把亞安連翻幾個觔斗，站也站不穩。

「小子，連你主人也不能稍動，你算是甚麼？」那道人一臉鄙夷之色。

亞安倒在地上，看見那道士臉色，心中憤恨，也不理會會有甚麼後果，突然又再翻起，這一翻起，兩手早已抓了一大把沙子撒出。

一時之間，塵土飛揚。

原智善深知亞安性格，知道他不會因跌倒而罷休，反而會趁這機會使計。

果然，他兩把沙土，非常有效。

五個道士，想用雙袖拂去塵土，但塵土極多，也到處飛揚，一時之間，使他們眼矇看不清，也咳嗽起來。

原智善怎會不抓緊這大好良機？

他兩臂運勁，雙掌齊齊挺出。

這雙掌並不打向任何一個道士，而是打向那堆篝火。那些半燃灰燼，立向五個道士湧去！

熾烈的灰燼，立時燒着了五個道士的道袍。

這一來，場面更是混亂。

原智善叫道：「逃！」

亞安當然也不會走慢半步，兩人拚了氣力，向前跑去，五個道士，口中呱呱大叫，手却猛撲身上火焰！

青金怒道：「殺！」

其餘四個道士，亦應聲撲出。

這時，山上霧甚濃，根本不知前面是些甚麼路，原智善與亞安，只顧逃命。

五個道士，雖然在霧之中，仍然可以緊追二人。

走不了一會，原智善道：「糟了！」

亞安道：「糟甚麼？前面是橋，過橋好了！」

原智善道：「你記不記得，這橋上藤索可能已枯朽，一踏上去，可能便要塌下去！」

這時，五個老道，已然追近。

亞安道：「前無去路，後有追兵……也要搏一下！」

原智善稍一猶豫，五個老道，已在眼前，他再也別無選擇！

他只好奔向藤索橋處。

亞安已先行，橋也沒有甚麼，只發出咿咿呀呀的聲音。

亞安見原智善仍在躊躇，叫道：「快走！」

原智善小心下去。

這時，橋身似乎已受不住多一個人重量。

五個老道，站在橋邊，雖然朦朦朧朧之中，可以看到那橋在半空晃動，似快要斷。

五個老道齊齊狂笑。

青金道：「讓我們看着你們死也好！你們不肯交出解毒藥方子也不要緊，只要沒有解毒藥方，咱們的毒藥便是天下無敵！」

在橋上的原智善與亞安，不敢再多移半步，因爲這樣，暫時也可維持橋身不斷。

五個老道，毫無動靜，慢慢走近橋樁之處。

青金道：「搖藤索！」

四個老道，一同搖動木樁之上那些藤索。

原智善與亞安，本來已穩下來，正想好好舒一口氣，那知，四個老道，猛力搖着橋索。

那些藤索，怎堪搖動？

「咿咿呀呀」之聲不斷，原智善與亞安知道，再捱不過多久，橋身肯定斷下去。

兩人無法，只好向前衝去，希望可以在橋身斷下之前，跑到另外一邊。

可是，這一跑動，兩人的力量，却加速了藤索的斷勢，不及半晌……

轟隆一聲，橋已斷了。

五個老道，轟然大叫，大聲叫好！

原智善只覺脚下一虛，連忙往橋身上抓去，也不理會甚麼，只要抓着任何東西也好！

幸好他抓着了其中一根索子，只覺身體虛懸，好像在蕩鞦韆似的。

原來橋身並非在中間而斷，而是在老遠那一邊斷了下來，那麼，橋便成了一個鞦韆，在山崖之中，冷風之中，盪來盪去。

原智善定了定神，叫道：「亞安，你在那裏？」

等了一會，並無半點回聲。

原智善心中一驚，想道：「難道……」

「我在……」是亞安的聲音。

原來亞安也非常機靈，在斷橋之時，抓着了另一邊，在木橋的另一邊，因爲一人在一邊，因此原智善無法看到亞安，亞安也看不到原智善。

「你沒事？」

「暫時可以，你呢？」亞安問道。

兩人仍在風中盪來盪去。

因爲有風，兩人這幾句說話，也傳到上面的五個老道耳中。

青金道：「哈哈……你們大命，跌不死！」

青木道：「看你們捱得多久？」

青土道：「可惜看不到他們瑟縮懼怕的樣子！」

青水道：「你們想看？」

其餘的人齊道：「當然想看！」

「貧道自有好辦法！」只見青水伸手入懷，似乎掏了一些東西出來。

接着，青水右手一揚，一陣火光，對面的橋頭，竟然着了火。

火光熊熊，照着原智善，雙手抓着橋索，而亞安在另一邊，老道却看不見。

青水道：「各位看清楚了沒有？」

青金道：「那個小的，早已墜下山崖了！」

青木道：「可惜，可惜！」

藤索橋仍在風中盪着，上面被火燒着，看來也不能再拖延太久，整座橋也要塌下去了。

原智善想不到這五個道士，這麼趕盡殺絕，心想：「既然上天要我死在這裏，也無辦法！」

他心中只有一個大遺憾，沒有看見采靈珠，更沒有把自己一番心意情懷向伊人表示。

天意如此，也莫可奈何！

他索性閉上了眼睛。

突然，他聽到五個老道的聲音，越來越遠，而身體好像抓着斷線風箏，隨風飄去。

「蓬」的一聲，他已跌入水中，全身疼痛，轉眼整個人已是沒頂！

他拚命掙扎起來。

人一剛上水面，却覺水勢極急，無法穩身，只有拚命往附近抓去。抓了幾下，居然抓着了一塊木板，原來那是藤索橋掉下來的，有了木板，浮着了身體。

原智善這才知道，自己身入了一道激流。

四邊水聲，有如萬馬奔騰，自己在這水中，身不由己向前沖去。

也因他能豁開了一切，放鬆了身體，順着水勢，一直往下流沖去。

他心中慶幸自己能生存，也相信亞安也會像自己一樣，可以倖存。

不過，四野只有潺潺水聲，根本不能分辨其他。

原智善也不知過了多久，被沖多遠，忽然，他似是碰到了一些硬物，立時棄了木板，死抱着那大塊硬物，原來是一塊大石！

幾經辛苦，才抱石攀上。

上了岸之後，身心早已太疲乏，倒頭睡下。

一陣寒風，原智善抖索地醒了過來，只見日光在雲層透出，才知道自己躺在一堆石卵之上。

附近有很多大小岩石，忽高忽低，也不能分辨出自己來到了甚麼地方。

他慢慢起來，只覺全身骨頭，痠軟非常。

一陣風吹了過來，還傳來了一些笑聲，原智善精神一振，猛地叫道：「亞安！亞安！」

他站了起來，只見四面都是石頭，又再向八方四面叫了起來：「亞安，亞安！」

不一會，在不遠之處，一塊大岩石後面，有一個人緩緩站了起來。

這人正是亞安。

兩人同時撲了過去，抱頭痛哭，這一次實在是死過翻生！

原來亞安與原智善同樣的遭遇，被激流沖了下來，却是不約而同，來到這個石灘之上。

大難不死，二人心情振奮，離開石灘，離石灘不遠之處，有一漁戶。

那漁戶似乎很久也沒有見過生面人來，得知他們被激流沖下，無法相信，當他們主僕二人是神仙一般。

他們吃過了漁戶煮給他們的魚湯，兩人體力稍爲恢復，休息一夜，翌日便上路。

原智善忽然想起，那張解毒方子，一直在亞安身上，便問道：「方子被水沖了沒有？」

亞安搜索了一會，才把那張棉紙找了出來，道：「幸好我早把這方子放在夾層之內，沒有沖去！」

原智善接過藥方，藥方仍是半濕。可是，一打開來看，上面竟無隻字！

原智善道：「怎會無字？」
亞安看了一下，道：「是無字的。」
亞安也細看，看不出半點端倪。
原智善道：「看來內中是有秘密，也許還要再用其他方法，才可得知個中內容。」
他只好小心把紙條收藏起來。
別了漁戶，沿着石灘而上，漁戶已告訴了他們，轉過了這激流，再攀過那個黑天嶺，便是直往蓋天行所在的那處，如今已失去了采靈珠的踪影，唯一可追及她，是朝蓋天行所住之處而去。
經過此一大難，兩人更是齊心協力，定要找上采靈珠，救她出險境，並要把蓋天行卑劣面目拆穿。
行了兩天，他們已過了黑天嶺，但前面仍是荒涼一片，無甚人煙。
忽然，一陣猛風吹來，帶來一陣腥羶之味。
原智善道：「小心！」
兩人沿着氣味吹來之處，只見不遠之處，有數個屍體仆倒路上。
這幾個屍體身上均有劍傷。
兩人沿着路上，只見前面還有更多死屍，不一會，一個平坦山頭上，屍身散佈。
他們小心審視一番，沒有一個人活下命來，看來當日這一個山頭之上，曾有過一次翻天覆地的打鬥。
亞安忽地叫道：「公子，你來看！」
原智善上前，立時看到三個屍體，三個均是穿了道袍的屍首。
再看三人都是一頭白髮，不用置疑，這三個定是青城五行當中三人。
原智善再看，勉强認得一人，但最深印象的青金與青土，却不在其中。
原智善道：「青金與青土不在，看來他們可能逃了，不過，他們武功這麼厲害，所遇敵人定不簡單！」
亞安道：「他們遇上了甚麼敵人？」
再看一會，有三件兵器上有龍頭，定是九龍頭漢子，也許他們並沒有完全死在瓦礫下，却也逃不過此大難！
原智善道：「搜搜這三個道人身上！」
這三個道人，身上並沒有甚麼。
再搜那幾個九龍頭漢子，仍無發現。
其餘還有一些屍首，兩人都未曾見過。亞安無意拉開其中一人衣衫，只見一個人手中，緊拿着一些東西。
亞安也不害怕，猛力拉開那人手指。
只見當中有一些絲質的布絮。
原智善驚道：「這一場打鬥，可能是牽涉采靈珠的！」
「你怎會如此猜測？」亞安問。
「你看，在這裏躺着的人，那一個手上有些潔白衣絮，而靈珠姑娘向來喜穿白衣，這些衣絮……」
亞安道：「這人只抓下了一些衣絮，絕對是傷不了靈珠姑娘！」
原智善也同意亞安的看法，他又再檢視那些屍首，只見大多是被劍所傷而致命。
原智善道：「靈珠姑娘劍法凌厲，這麼多人圍攻她，她在無法之下，每一劍都是殺着！」
他們再過另一邊，這山平坦處，却接向另一條山道，山道之上，似有一些車輪痕跡！
「怎麼會有車輪的痕跡？」原智善自言自語。
亞安一馬當先，一路跟着車輪的痕跡，來到山下，山下是一條官道。
原智善突然有一些不吉祥的預兆。

* * *

黑風嶺這個名稱雖然險惡，但實際上這山崖的風景是非常秀麗的。
原智善與亞安，已回復了昔日儒服書僮的打扮。
他們馬不停蹄，一路上問人，却也不再見有人可以描繪采靈珠的模樣，很明顯，采靈珠再沒有在道上出現，最大的可能，她已被挾持上了黑風嶺蓋天行之處。
原智善雖然口中沒有說甚麼，但他一直愁眉不展，亞安當然知曉他的心事，只能安慰他道：「公子，一切都是你猜測，上到蓋天行處，你才會眞眞正正知道事實的眞相，多想也無益！」
原智善點了點頭，愁眉却是仍不展。
「好小子，激流也沖不死你們？」聲音來自樹木林蔭深處，只有聲音，却不見人。
亞安輕聲道：「是牛鼻子的聲音！」
原智善點了點頭，道：「小心！」
果然，亞安並沒有聽錯，兩個牛鼻子，不知從那裏，闖了出來。
「殺！」青土已手持拂塵，撲上來。
原智善避開來勢，叫道：「你這兩個牛鼻子，還沒死！」
青土怒極，又再攻來。
青金也沒有袖手，從另一面攻過來。
原智善長劍在手，左右週旋，他自己知道，論武功他不及兩個道士，但論輕功，他却在兩個道士之上。因此，他持劍護身，翻騰跳躍，盡量發揮自己的長處。
亞安在旁，窺準了機會，專向青土身上進攻，他武功不及原智善，更加無法與兩個道士比較。不過，他勝在機靈，往往使青土措手不及。
這樣却幫了原智善不少忙，青金一時之間，也無法傷及原智善。
五十個回合之後，原智善自知，這樣下去，定然被青金拂塵所傷。
爲了自己，爲了清楚采靈珠上了黑風嶺之後的情形，他不想再瞎纏下去。
原智善一個晃身，叫道：「逃！」
亞安聞聲，也一個虛招，竄了過去。
青金獰笑道：「你們這次逃不了！」
原智善走近一棵參天巨木，聳身一上，已上了樹葉繁密的樹梢，他並沒有停下來，借着枝幹的彈力，一直往山上的巨木而去。
亞安並沒有上樹，他竄身入了林中。
青金與青土，各自追了一會，再沒有兩人的踪影，便匆匆向山追去。
原智善在樹上隱伏了一會，忽然發覺前面是一個山谷，谷內有幾座用茅草蓋成的房屋。
通常茅草結成的房屋，都是非常細小，但這幾間草廬，却可媲美一般大宅。
原智善覺得奇怪，他仍然是從一樹過了一樹，漸漸移近那幾間大草廬。
草廬附近，並沒有人把守。
原智善心想：「如果這是蓋天行的地方，照理沒有這麼鬆懈。」
忽然，在兩間草廬當中，有一陣白光出現。
再看清楚，當中竟是一位姑娘，那姑娘髮上，綴有一顆明珠，那豈不是采靈珠？
原智善心中怦怦跳動，自從在溫州江心寺見過這位心儀玉人之後，一直沒有再見過，在路途之上，也一直只能從路人口中，得悉玉人一切，但總是緣慳一面，無法追及，實在令他惆悵。
而今終於可以見到，照理他應該立刻從樹上飛撲而下，可是，他心下却滿是猶豫。
人生也許便是如此，渴望相見之時，却是不敢相見。
最大的原因，當然是他害怕唐突佳人。
雖然，原智善自己早已對采靈珠一往情深，甚至陸夫人與他分別之前，亦早已說過采靈珠本想一晤自己才離去，但陰差陽錯，總無機會，陸氏夫人也曾暗示，采靈珠對自己也深具好感。
可惜的是，他們從未有緣一談。
所謂「近鄉情怯」，原智善此時，看見玉人在眼前，患得患失之心，更爲强烈。
這時，采靈珠似乎要回其中一間草廬之內。
原智善心下一急，假若自己再不採取行動，可能以後再無機會也說不定。
假若天祐采靈珠，她可平安離開這黑風嶺，自己又再追下去，但路途多舛，又有誰可料？
想到這裏，他不再猶豫。
原智善從巨木飛身而下，采靈珠十分機靈，一發現樹木搖曳，立時轉過頭來。
原智善抱劍道：「靈珠姑娘！」
采靈珠看着這位玉樹臨風的少俠，似乎也有點驚愕，隨即也抱拳道：「是原公子？」
「正是在下，請恕在下唐突！」
采靈珠道：「公子並無唐突之處，我本欲與公子一晤，奈何我家義兄事緊急，我只能望他日有緣，再謝公子！」
「姑娘要謝我？」
「正是。公子路途之上，辛苦了！」
「也不算辛苦，只是在路途之上，患了病……我本應可以在上黑風嶺之前，追及姑娘！」
「原來如此，公子貴體……」
「我僥倖在路途之上，遇上了呂藥王呂子奇大夫！」
「啊，呂藥王！我多年未見他，他可還……」
原智善臉色有異。
采靈珠有點不安的問道：「他怎麼了？」
「他爲了救我，已經……」
采靈珠道：「公子，想你路上必定遇到很多事情，何不進來，慢慢詳談？」
原智善隨着采靈珠，入了一間草廬之內。
外面是茅草，但裏面却是相當華麗的陳設，而且牆壁均是泥磚所造，非常結實，茅草只不過是虛掩。
客廳優雅，牆上滿掛字畫，全沒有武人的煞氣。
采靈珠親自斟茶奉客，道：「公子，義兄向來爲人不喜炫耀，這幾年來，棄武從商，也賺了一些錢，不過，他仍是結了茅廬而居，內裏却是較爲講究！」
原智善道：「姑娘可知江湖上傳聞蓋天行這幾年在江湖上……」
采靈珠笑道：「原公子，你說

得好，一切都是江湖傳聞，傳聞而已。你向來並不在江湖混跡，誰不知道江湖是個是非之地，正如令尊一樣，人人也知他是個清廉好官，但也不是一樣有人在他背後，指指點點！」

原智善道：「妳見過蓋天行嗎？」

「見過，而且是他救我回來。」

「救你？」

「是的，那次崖頂一戰，我幾乎是萬劫不復！」

「崖頂？那裏有幾十具屍體，其中一人，手掌仍抓有妳白色衣絮！」

「正是，那幾十個人，知道我上黑風嶺，早已存心陷害我，攔途殺我！」

「那些是甚麼人？」

「都是多年來，黑道中人，大都是黑道中怙惡不悛之徒，我也是往往一念之仁，引來日後殺身之禍！」

「啊，原來如此！」

「在我最危急之時，義兄出現，救了我離開，否則，崖頂一戰，可能是我葬身之地。」

原智善雖然沒有見到當時的情形，但事後經過崖頂，那處屍身遍佈，可想而知，當時那一戰，實在是兇險無比，采靈珠所受之敵，實難以想像！

「蓋天行是用馬車來救你回來？」

「正是。」

原智善才明白，崖頂接近官途之處，有馬車輪痕，却原來是蓋天行救采靈珠所留下的。

「那麼，你這位義兄，對你可曾有……」

「可曾有甚麼？他是我義兄，會有甚麼？」采靈珠一臉純眞。

原智善道：「可是，江湖一直傳聞着……不，並不是傳聞，我在路途之上，遇到九龍頭漢子、青城五行，甚至那五個惡鬼，他們都是受人所托，要來加害於姑娘！」

「爲甚麼加害我？」

「一切都是受蓋天行所指使！」

采靈珠笑了起來，道：「蓋天行指使他們害我，那實在可笑！義兄早已脫離了江湖，棄武從商，這一點我早已說過！」

原智善道：「可是，江湖上却並不是如此說！」

「怎樣說？」

「說他表面營商，暗中却是交結綠林中人，這些年來所賺的錢，根本是……」

采靈珠聽了，有些不高興，道：「公子，你出生官家，不知江湖險惡。不過，我仍然感激你，因爲你一直追來，目的也是愛護我！」

原智善其實還想把自己所見所聞，一一向采靈珠解釋，但見她固執一詞，而且深信她的義兄所爲，他立時明白，蓋天行此次爲了使采靈珠堅信他自己，早已在之前做了很多準備功夫，使這位歷練江湖的女俠，也要墮入他的陷阱之中。雖然北上之後，並非義兄病重，但在他一番說詞之下，采靈珠也無話可說。

「明天，我會與義兄上山祭師父，祭完之後，我亦要回去，再接我姑母衆人，回到我莊園，如果公子不嫌，我們也可以一同上路。」

采靈珠這話，可算是她本來的豪俠性格，並不拘泥於一般男女之嫌禮教之上。

「蓋天行祭祖，爲甚麼要你回來？」

「啊，你不明白我們之間關係，正如很多江湖中人也不清楚，才會有這麼多誤傳，蓋天行自幼沒有父母，由他姑母一手把他撫育成人，傳他武功，而他的姑母便是我的師傅。因此他祭祀姑母，與我拜祭亡師，實在是二而一，一而二的事！」

「原來如此！」

采靈珠道：「公子，你未曾見過我義兄？」

「沒有。」

「既來到山上，何不一見？」

原智善正想說話，外面已傳來聲音，道：「公子是名門之後，天行實在早已想一睹風采！」

「原來義兄已知公子光臨！」

步履聲中，蓋天行已出現客廳。

原智善從未見過蓋天行，但在江湖上聽過他有無數劣行，甚至知道他實在是有意陷害采靈珠，雖然，如今采靈珠不相信，但一直對他並無好印象。

蓋天行也是一身儒服，臉目清秀，年紀也只是四十開外。

原智善站了起來，抱拳道：「打擾了！」

蓋天行笑道：「難得公子光臨，據義妹所說，令尊在江心寺盂蘭盛會內，既把土豪金氏父子拘捕，除去多年禍患，更感動『雁蕩雙奇』，自首投案，爲的是使令尊可以繼續在溫州府爲官，也可以向他上頭藩司交代，由此可知，令尊爲官清正，可媲美當年包青天！」

原智善道：「你上太誇奬家父。」

蓋天行道：「聽說公子一直尋找采靈珠，所爲何事？天行可有幫忙之處？」

原智善聽了，耳根有點發熱，道：「沒有甚麼……只不過我原本有機會見靈珠姑娘……可惜，福薄緣慳，無從一見，只因我生性不喜官場，便趁這機會，一路北上，希望有機會可以與靈珠姑娘一聚！」

蓋天行道：「好極！好極！原公子既有此心，而今亦天從人願，可喜可賀！」

采靈珠道：「義兄，原公子還答應我祭祖之後，可以陪我南下，一起接我姑母到我園莊處。」

蓋天行道：「那更加好了，我一直擔心義妹在江湖上又遇上那些惡徒，既有原公子陪妳上路，我大可放心，原公子，既然相請不如偶遇，你便在我茅舍內，安歇一宿，明日我與義妹祭祖之後，你再與義妹下山如何？」

原智善當然是一口應承。

那夜，蓋天行爲原智善預備豐盛晚宴，並且屢屢勸酒，原智善心中所擔心的一切，似乎見了蓋天行本人之後，一切都已煙消雲散。

原智善有些醉意，蓋天行命人把他送入客房，並約定他在翌日祭祖之後，再來與他餞行。

原智善一入房中，已昏昏入睡。

雖然他有酒意，但仍念着采靈珠，因此，翌日一早，天仍未大亮，便已醒了過來。

祭祖之事，與他無關，但原智善仍放心不下，決定與采靈珠一起上山。

當他想推門而出，却發覺大門已上了鎖，原智善心中一驚，再往室中其他窗戶細看，才發覺這個茅廬之內，早已成爲了一個牢固的監獄。

顯而易見，蓋天行一切早有預謀，所謂祭祖，便是他向采靈珠毒害之時。

原智善心中怒極，搜遍室中每一處，竟然無法找出一個缺口，這座牢籠，比天牢還要牢固！

＊　＊　＊

蓋天行一早，已準備了冥鏹衣紙，黃雞白酒，一身素服，非常虛弱的樣子，與采靈珠上山。

采靈珠問道：「我們兩人上山？」

蓋天行道：「是的，祭祖是我們家事，我也不想弄得太過張揚，連僕人也不叫了。」

采靈珠對此，也沒有甚麼異議，她也特別採摘了一些鮮花，與義兄一同上山去。

不一會，兩人已來到小山丘，小山丘之上，有一山墳，墓碑碩大，甚有氣派。

墳邊並有一間草廬。

采靈珠道：「咦，怎麼你把這墳墓營造得那麼漂亮？當年……」

蓋天行道：「當年我們身無長物，這幾年我算是賺了些錢，當然要把姑母的墓地，好好佈置一番！」

采靈珠來到墳前，默禱了一番。

蓋天行把祭祀之物，擺在墳前。

采靈珠道：「當年師傅曾在這裏，授我劍法，那年此地，只不過是一個雜草叢生的山丘……如今師傅離我已經多年了……」

蓋天行道：「姑母離去已有五年，這五年來，人世間變化也大，好了，好了，義妹，我們齊來拜祭一下！」

采靈珠上前，斟酒燒衣，並道：「這地方打掃得很乾淨，你常常來？」

蓋天行道：「是的，所謂『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在』，以前我無法好好侍候姑母，而今有此能力……也只好有空便來，算是一點心意！」

采靈珠道：「義兄心存孝道，師傅在天之靈，一定可以安息。」

蓋天行道：「但願如此！」

兩人又再燃香祭祀，向墳地叩頭。

蓋天行道：「你爲師傅多燒一些冥鏹。」

采靈珠依言，把蓋天行帶來的冥鏹，一一放入那個墳前香爐之內。

冥鏹燃燒之時，發出陣陣幽香。

采靈珠嗅了幾下，道：「義兄，這些冥鏹，與別不同，燒起來發出陣陣香氣！」

「難聞嗎？」

「不會。」

「姑母生前最喜歡清香的花木，而今冥鏹有花香味，相信她泉下聞到，也會覺得非常舒服。」

采靈珠道：「義兄你眞想得週到！」

蓋天行並沒有回答。

「那邊草廬也是你結的？」

「是的，有時我上到山來，坐在姑母墳前，讓時間慢慢飛逝，很多時候，我是不需趕着下山的。」

「原來你是一個這麼有孝心的侄兒。」

漸漸，他們說起過往的日子，采靈珠邊談邊燒冥鏹，前事一一湧上心頭。

采靈珠忽然想及義兄的過往，不經意道：「義兄，你媳婦也離世多年了。」

「是的，可惜她並沒有葬在這山上！」

「你多年來孤獨一人，爲何不續弦？」

蓋天行歎了口氣，道：「曾經滄海……」

「師傅在泉下，知你孤家寡人，定不開心！」

「其實……」

「其實甚麼？」

蓋天行不語。

采靈珠道：「你早已有心上人？」

蓋天行道：「有是有的，只不過對方未必肯！」

「你托媒說過親？」

「沒有。」

采靈珠笑道：「你沒有問過，又怎知對方不肯？」

蓋天行歎了口氣，道：「你多燒一些冥鏹衣紙，希望姑母保佑我！」

采靈珠也笑道：「這個倒是容易，咦，你帶了這麼多冥鏹！」

蓋天行沒有回答，采靈珠回過頭來，只見蓋天行臉上浮起了一些笑意，那笑意似乎包含了一些意思。

當采靈珠一直把冥鏹燒下去之時，她越來越感到那種香氣撩人，好像逐漸使她進入夢鄉。

采靈珠深深地吸一口氣，希望可以擺脫這種混沌不清的感覺，可是，當她再吸入冥鏹那種芬芳的氣味時，她越來越覺所有事物，模糊不清……

在這刹那，她忽然好像聽到了蓋天行的說話，那說話好像來自很遠，也像來自耳邊。

「……義妹……義妹……你嫁給我吧！」

采靈珠突然驚覺起來，不過，她再沒有驚醒的能力，她只覺得義兄忽然在這時間，開這一個玩笑，實在太不適宜了！

蓋天行又多說了幾句話，道：「義妹，義妹，你怎麼了？」

采靈珠倒了在地上，並沒有回答他，蓋天行上前，輕輕推了她一下，她也完全沒有反應。

蓋天行笑了起來，似是自言自語道：「我蓋天行要得到的東西，一定可以得到手的！」

他把采靈珠抱了起來，一直往墳邊那間草廬去。

＊　＊　＊

采靈珠昏昏暈暈的躺在那溫軟的大床上，蓋天行看着她橫陳的軀體，正發出獰笑。

他看見采靈珠頭上簪着的那顆明珠，忍不住自言自語地道：「今日我可採得兩顆靈珠了。」

他把采靈珠頭上的明珠取下，一不小心，那顆明珠，似眞有靈性一樣，突然發起光來，這一閃光，立時使蓋天行雙目眩然，不能視物。同時，手指一鬆，那顆明珠已滑了下去。

那顆明珠剛巧滑進了采靈珠的頭頂處，說也湊巧，就在這時，她身子轉動了一下，而頭頂直壓着明珠，而這一壓正壓着她頭上的「明椎」一穴。

她整個人有如突然被點穴似的，頭腦立時清醒過來，她睜開了眼睛。

眼前的竟是一個半裸的男人！

采靈珠「哇」的一聲，叫了起來，也彈起來，並叫道：「義兄，你做甚麼？」

蓋天行愕然，但隨即笑道：「義妹，你當然明白我在做甚麼！」

「我是你義妹，你怎能做出這種獸性的行爲？」采靈珠怒道，一手扯着被子，躍了起來。

蓋天行笑道：「靈珠妹子，你清醒過來，那更加好了，我們可以親上加親！」

采靈珠怒極，一脚踢出。

蓋天行還以爲她吸入了他獨門炮製的薰香之後，已全身無力，那知道采靈珠這一脚，結實的踢在他身上，「砰」的一聲，他被踢開了，撞在牆上。

蓋天行登時只覺痛入心脾，狂叫一聲，道：「好極了，這幾年來，順服的女人太多了，讓我好好收拾你這位名滿天下的靈珠女俠！」

他撲了上來，猛攻采靈珠。

至此，采靈珠完全明白，江湖上的傳聞並非無因，此刻，蓋天行眞正的面目全然暴露！

蓋天行不單早已對采靈珠心懷不軌，並且用盡了方法，騙得采靈珠來黑風嶺，包括在江湖上不知費了多少人力物力搜羅的毒藥配方，處心積慮的計劃。

可是，天網恢恢，采靈珠却在最緊張最驚險的時刻醒了過來。人算又豈能贏天算？

蓋天行武功與采靈珠不相伯仲，而且來自同一師源，因此，兩人對對方所採一招一式，早已了然於胸；因此，這一番劇鬥，激烈之中仍是均勢！

漸漸，采靈珠發覺自己有點氣力不繼，雖然暗裏運氣，仍然難免有點氣喘。

蓋天行笑道：「靈珠，你還是好好的服從我，就算你而今打勝了我，也是無用！」

采靈珠怒道：「蓋天行，你不用再多花言巧語，如果趁你未敗在我脚下之前，向我叩頭懺悔，我還可以帶你到你姑母墳前，看你造化！」

蓋天行躍開了一邊，大笑起來，笑聲震瓦。

「你笑甚麼？」

「我笑你不自量力，就算你武功眞的在我之上，我也不怕你，你中了我的香薰毒，不單會令你昏暈，你雖好運暫時醒來，不過，香薰入血，你功力盡失，那時，哈……」

采靈珠知道，蓋天行並非在胡言亂語，因爲她已經感覺自己手脚已呈疲軟，再多一時一刻，人可以清醒，却是無力加以反抗。

這時，采靈珠才細心看到這間房間，前面小門，早已關閉，但三面仍有窗戶，此時若不趁還有氣力，自己將陷於萬劫不復之地！

她撲向其中一窗。

蓋天行居然完全沒有阻止，只是站在一旁，仰天狂笑，采靈珠猛力一推，那扇窗有如天羅地網，紋風不動。

還有兩扇窗，不過，采靈珠再也不去推。

蓋天行止住了笑聲，道：「靈珠，還算你有自知之明，這間草廬，我加料建造，任你有雙翼，也難逃出去！」

采靈珠怒道：「我和你拚了！」

蓋天行見她運勁全身，眞想來一個兩敗俱傷的局面，當然，他不會上當。

他只在室中游走，讓采靈珠追來，他則是以逸待勞。

采靈珠越來越覺心虛氣浮，心想：「那香薰的力量，果然厲害！」她開始覺得恐懼。

忽然，在這一刻，采靈珠已然全身乏力，蓋天行一步一步移近之際，天花板處傳來一聲巨響。

這聲巨響震耳欲聾！

巨響過後，天花板處裂出一個巨大缺口。

蓋天行叫道：「怎會如此？」

裂口處有人飛身入內，來者正是早已被蓋天行扣押起來的原智善！

采靈珠一見了他，心下稍寬，道：「原公子……」她已再無氣力說下去。

蓋天行飛撲過來，雙掌挺出，似要立時劈死原智善，原智善避開，也不還擊，先引開蓋天行，然後一個閃身，抱起了采靈珠，從缺口跳了出去！

蓋天行當然不肯就此放過，他也向缺口飛身。可是，當他來到缺口之處，一陣火光，使他無法躍出，反被迫跳回草廬之內。

那火光帶着一陣一陣香氣，蓋天行心想：「誰會用這香薰攻我？」

只是引火入內的，站在天花缺口處却是一個少年模樣的人，這人正是亞安！

蓋天行又再躍向天花板缺口之處，想逃出這火場，他並不把亞安這小伙子放在眼內，只要他挺出一掌，亞安便會被打出五七丈之外！

亞安當然知道蓋天行厲害，也沒有阻擋蓋天行，便自行引身退後。

蓋天行一躍，人未至天花板處，又有一塊大石，自天花板缺口處墜入，巨石之外，還有幾塊小石，封了整個缺口，使他無法不再度墜回火場之內！

這時，草廬之內，已成了一個火海，無處可逃！

火海之中，更是香氣四溢，蓋天行被濃烈的香氣早已薰得四肢無力，再無逃離火場的能力。

不一會，他已成了一個火人，這建築獨特而牢固的草廬，本來是用來害人的，如今竟成爲蓋天行他自己喪命之處！

亞安從草廬天花處躍了下來，叫道：「公子，快走向那邊！」

他指的是逆風之處。

原智善抱着采靈珠，依他所言照做。

亞安道：「讓火燒去這草廬，我們才離去，這處逆風，我們嗅不到那香氣。不過，你也要盡力閉住呼吸，否則我們也會受薰而手脚痳木！」

原智善道：「快救靈珠姑娘！」

亞安道：「我看她暫時沒有甚麼生命危險，下山之後，配到了藥，一定可以使她甦醒過來！」

這時，整個草廬已成一個火海，從裏面燒到外面，也沒再見過有人躍出，蓋天行與他精心設計的草廬，已是同歸於盡！

忽然，下面傳來人馬雜沓的聲音。

亞安道：「火光冲天，蓋天行的手下與他相約而來的江湖人，本來是訓令不准上山的，但如今也趕上來了，我們從這邊走！」

原智善隨着亞安，問道：「亞安，你怎麼來得這麼合時？」

亞安道：「自從你與我在叢林失散之後，我一直在這山上找你，在沒有找到你之前，我已發現這墓地與草廬，一切佈置，看來極爲有計劃！」

原智善道：「你怎會有這麼大的本領？」

亞安道：「我……我……」

「你不用騙我——你遇到了甚麼人？」

「我……」亞安似有難言之隱。

原智善道：「如果你不方便說的話，那麼，你可以不說……既有人助你，我們應從那邊走？」

亞安道：「這邊！」

他們上了山丘，原來這片墓地之上，是一個大石山，山上有無數石塊，奇形怪狀。

亞安道：「我早已弄鬆一些石塊，讓山石滾下，打破那草廬的頂部，你才可以把采姑娘救出來。」

原智善一直跟着亞安，很快便逃離了黑風嶺，他一直盤算着，亞安斷無此破解蓋天行所有佈置的能力，而且弄鬆石塊，以破草廬，甚至自己被困，也可以出來，一定是有高人相助……那高人……

采靈珠一直昏昏沉沉，間中發

出一些夢囈，幸好心脈正常。

他們不斷趕路，來到了一個小鎮，找了幾個大夫替采靈珠把脈，却無法把她救醒。

亞安忽然省起，叫道：「那張棉紙！」

是呂藥王所給他們的那張棉紙。

原智善掏了出來，只見仍是白紙一張，道：「我們用水試過，沒有文字顯現出來。」

亞安道：「試試其他辦法。」

「水不能，火可以嗎？」

這也是一言驚醒夢中人，不過，棉紙在火上炙過，也沒有文字出來。

原智善非常焦急，道：「這張一定是呂藥王給我們爲靈珠姑娘解毒的良方，可惜，在匆忙之間，他並沒有敎我們閱讀方子的方法……」

兩人抓破了頭，也沒有辦法，眼看着躺在床上的采靈珠，仍是昏昏沉，原智善竟然哭了起來。

亞安知道原智善是個情深義重的人，在旁安慰着，可是，千言萬語，也不能平伏原智善哀傷的心。

哭了一會，原智善拿起棉紙，竟發現淚水淌下之處，棉紙之上，竟有一兩個字浮現了出來。

原來這棉紙要眼淚才可以把字顯現出來，原智善道：「快哭！快哭！」

他自己叫自己哭，也叫亞安哭。可是，這個重大的發現，令他們高興又興奮，此時又怎可以哭出來？

最後，兩人弄了半天，才把棉紙上的字弄了出來，上面果然是一張藥方。

藥方之上，共有七味藥，可是，在第七行之處，有一個「七」字註明，下面却無藥物之名稱。

亞安道：「我記得呂大夫說過，他研究了這藥方多番，似是還欠一種藥，當時他推想自己在一兩天內，便可以把最後一味藥找出來，可惜！」

原智善道：「那麼，這藥方欠一味藥，還是沒用！」

雙方仍是死心不息，拿了方子，出外配藥，然而，方子中所用藥物，極爲怪僻，根本無法配齊。

原智善道：「就算呂藥王研究出第七種藥，也是無濟於事，那個……那個……」

亞安問道：「甚麼那個？這個……」

「我記得那個巴掌大師……」

「巴掌大師？你怎知道？」

「我知道甚麼？」原智善問道。

亞安這時才發覺自己失言，想掩飾道：「也沒有甚麼……不過，是巴掌大師在山上助我，但他不許我說出來，公子既然知道，我但說也無妨！」

原智善笑道：「其實我並不知道，我只記得巴掌大師說過，禍福無門，唯人自招！對，巴掌大師認識天澄大師……大師豈不是送我一個玉玦！」

他立時想起了秦嶺天馬峯，「亞安，快備馬去秦嶺天馬峯。

亞安道：「我立即準備往天馬峯！」

＊　＊　＊

原智善決定由水路往天馬峯，他僱了一艘船，讓采靈珠可以舒舒服服躺着，也可以避過江湖人物，避免不必要的麻煩。

三月之後，他們來到了秦嶺，便直上天馬峯。

天馬峯上有很多天然山洞，原智善記得天澄大師說過，只要把那塊玉玦出示，老僧便會助他。可是，天澄大師並沒有說過，是山上那一個洞！

原智善抱着采靈珠在天馬峯上跑了兩天，仍然找不到那個山洞，亞安也四處奔跑，也無結果。

兩人坐在一個山洞之內，看着采靈珠，這一次却是欲哭無淚！

正在絕望之際，忽然，山洞洞口之處，出現了一個和尚，那人合什的手掌極大。

「巴掌大師！」

巴掌大師合什道：「阿彌陀佛！老衲看你們二人在山上折騰，於心實在不忍，況且，救人一命，勝過七級浮屠，你們快跟我來，但千萬不要開口說認識老衲！」

既然有人帶路，兩人當然甚麼也不用開口。

巴掌大師把他們帶到一個絕崖之處，倏然轉身，伸出大巴掌，抽着他們衣領，直往上衝。

兩人只覺似騰雲駕霧一般。

原智善抱緊采靈珠，此時，他突有一個心願：「假若這毒解不開，就只願抱着玉人，掉往峯下去！」

當兩人站定，巴掌大師也不見了。

前面是個大洞，兩人立即入內。這大山洞，與別的山洞完全不同，所謂「洞天福地」，大概如此。

山洞之內，果然坐了一位老僧，這老僧閉眼入定，仿如一塊磐石。

原智善上前，跪着道：「大師，救命！」

那老僧仍是一動也不動。

亞安輕聲道：「把玉玦拿了出來！」

老僧聽了「玉玦」二字，緊閉的眼睛露出一絲烱烱有神的目光。

原智善把玉玦遞上。

老僧並沒有接過，只道：「是

誰帶你們來？」

兩人不敢把巴掌大師的名字說出。

老僧似是自言自語道：「一定又是那個巴掌——老衲一定要多掌他手掌幾下，多管閒事！」

原來巴掌大師那雙大手掌，是這樣得來的。

原智善道：「大師，請過目！」

「這玉玦是誰給你的？」

「天澄大師！」

「是江心寺的天澄大師？」

原智善道：「是，是。」

老僧道：「老衲欠天澄一個人情……」頓了一頓，老僧那雙烱烱有神的眼睛，掃過采靈珠身上，又道：「這位姑娘身上有劇毒！」

原智善道：「請大師救命！」

高僧道：「你身上也有劇毒！」

「我？」原智善看看自己，道：「在下並沒有甚麼感覺！」

老僧不置可否，道：「姑娘可曾服過藥物？」

「沒有……但呂藥王曾經給過我這方子……」

「拿來一看！」

亞安連忙奉上。

老僧道：「連呂藥王也不可解的毒，看來老衲也未必……」

原智善心中一急，接口道：「大師救命！」

老僧道：「小子，你以爲我說甚麼？」

原智善並沒有答話。

亞安却接口道：「我知。」

「你知道甚麼？」

亞安道：「我想你是說：看來老衲也未必不能解！」

這顯而易見，亞安是迫老僧要爲兩人解毒，亞安這個說法，實在聰明。

老僧道：「呂藥王所寫方子，藥物不全，也無法用藥來解這姑娘身上的毒……」

老僧又閉上了雙目，原智善不禁心焦，很想說話，但亞安拉着他，示意他靜下來。

老僧忽又睜開眼睛，道：「小子，你先過來！」

原智善走近老僧，老僧伸出枯瘦的手，替原智善把脈，半晌才道：「呂藥王已爲你解毒，怎麼還沒淸？」

「我不知道，也許時間緊迫！」

老僧道：「你抱着這姑娘前來？」

原智善道：「是。」

「這姑娘是你妻子？」

原智善道：「在下已決定，無論怎樣，將來也是要娶她爲妻！」

「如果她身上的毒永不能解？」

「我也會娶她。」

「你不後悔？」

「永不後悔！」

老僧道：「既是如此，你肯爲她死嗎？」

原智善也沒有思索，道：「肯。」

「好極，依老僧看，你們可以落黃泉，再作夫妻，如何？」

「但願大師指點！」

老僧道：「好極，你把姑娘抱近老衲！」

原智善依言抱采靈珠走近老僧，老僧抓起采靈珠手腕，以指甲一劃，采靈珠手腕上，便出現一絲裂痕，並立時有血滲出。

「你呢？」老僧問原智善。

原智善也不猶豫，掏出了佩劍，把劍鋒一拉，手腕之上，也出現血痕。

老僧立時，把二人傷口按在一起，然後，單手用力按下。

原智善只覺老僧手上一股巨大力量，似乎要把自己的血液從手腕上迫出來。

老僧另一隻手却搭在采靈珠的肩上。

原智善漸漸覺得，自己身上的血，正慢慢的流向采靈珠處。過了一會，情况却又有些改變，這一次，老僧另一隻手改放在原智善肩上，他身上頓時感到一陣溫暖，好像有血液自采靈珠身上流回自己的身上。

原智善的胸口翳悶，漸漸消失，以前呂大夫爲他治病之時，也有過這種感覺，不過，這一次的感覺，却是更爲厲害。

當原智善睜開眼睛之時，第一眼見到的，便是采靈珠如花的笑臉。

她頭上又再簪上那顆靈珠。

「我在那裏？」

采靈珠道：「我們都在馬車之上！」

原智善這時才發覺，他是躺在一個車廂之內。

「老僧救了我？」原智善問道。

「也救了我！」采靈珠道。

「他不是要我們同赴黃泉嗎？」

采靈珠道：「不，他把你的血往我體內輸去，你仍有藥毒的血正是解我體內薰香之毒！而我體內有薰香毒的血，正好也化解你殘留在體內的毒！」

「以毒攻毒？」

「正是。」采靈珠低下了頭。

原智善道：「那麼，我的體內有了你的血……而你的體內也有了我的血……」

采靈珠把頭垂得更低，輕輕倚在原智善懷內。

（全文完）

新派江湖風雲錄／石　蕊・文　可　飛・圖

漫天風雨會羣雄



依理推測　找出眞兇

五十多歲的唐孟已不似一個武林高手，他一家住在開封，是城中的大富人家，他本來是一個劍術達至登峯造極的武學好手，但十五年前已退出江湖，不再理江湖上的恩恩怨怨。

他本來不想兒子學武，但心想，自己一身武藝而沒有傳人，實在可惜之至，於是便把一身武藝傳授給長子唐飛虹。

唐飛虹，廿五歲，自幼跟父親習武，武功已有父親的八成火候。十五年來，唐孟養尊處優，已把他養得肥胖起來，生活好不寫意。

唐孟有一件很煩惱的事，就是爲了他的十八歲女兒唐飛仙，這唐飛仙生得聰明漂亮，有一雙又圓又大而又彷彿會說話的眼睛，臉蛋兒就好似一個剛熟透的蘋果一樣，樣子人見人愛。可是，她却是一個極之刁蠻任性，古靈精怪，而又喜歡我行我素的女孩子，這本來算不上是一件煩惱的事，却原來，這唐飛仙最喜歡聽江湖的故事，也最仰慕江湖上的英雄豪傑，時常都幻想多結識這些江湖人物，與他們做朋友。

前年，她還只不過十六歲，爲了達到結識英雄豪傑的目的，竟然獨個兒離家闖蕩江湖，她這一去，竟去了半年時間，令在家的父母與兄長擔足半年心，這半年時間，沒有人知她如何渡過，英雄人物是結識不到了，回家後，却被父親重重責罵了一頓，但她充耳不聞。

去年，她又把自己打扮成一個女俠模樣，瞞過家人，再次闖蕩江湖，她知道山東最多英雄豪傑聚集，就獨個兒去了山東，一去，就去了九個月，只把父母氣了個半死。

當她回來後，她父親恐怕激起她的反叛心理，竟不敢罵她，只好啞忍，後來，就用了五名丫環隨時侍候她，恐防她故技重施。

* * *

唐飛仙在去年闖蕩江湖的時候，聽聞江湖上有一名武功高强，專門行俠仗義的青年高手，名叫葉滿天，綽號「武林第一刀」。她在傳聞中知道葉滿天現年廿八歲，是一個十分英俊、威猛，仿似天神般的一個人物，更聽了不少有關葉滿天的英雄事蹟。

試問那個少女不懷春？唐飛仙知道有葉滿天其人後，打從去年開始，心中就只有葉滿天，她心中的

情人就是葉滿天，而且立誓要結識葉滿天，希望葉滿天成爲自己的情人。

她已不少次夢見葉滿天了。

雖然唐孟用了五名丫環隨身監視她，嚴防她再度離家，但又怎難得了這個刁鑽而又古靈精怪的唐飛仙？

唐飛仙無論去到甚麼地方，都有名丫環一步步的跟着，就是在晚間睡覺，她的閨房之內也有兩名丫環整夜守在床邊，所以，她想走也不是易事了。

唐飛仙爲了能夠結識葉滿天，已決定第三次闖蕩江湖。

這天，她在街上漫步着，好似往日一樣，她身後總是有三名丫環跟隨着，她實在感到討厭。

午間，她來到一間藥店，命三名丫環在店門前等候，然後走入店中買了一些藥物。

* * *

晚飯過後，唐飛仙命家中的廚子替自己保一些清潤的糖水，作爲睡前飲用，她相信在臨睡前喝一些糖水，日子一久，對容顏實在有極大幫助，每個女孩子都極注重自己的容顏，唐飛仙當然不會例外。

以往，唐飛仙在臨睡前飲糖水的時候，都把剩下來的賜給兩名在房中侍候自己的丫環，這兩名丫環知道飲糖水可以保持容顏嬌俏，見小姐賜飲，那還會客氣？每次都把小姐飲剩下來的糖水喝了個清光，還以爲自己喝了不少糖水，容顏一定比前更嬌俏了。

今晚，這兩名丫環却上了唐飛仙的當，原來唐飛仙日間在藥店買了一些迷藥，把迷藥暗中落在剩下的糖水中，這兩名丫環飲了，不久，雙雙倒在地上呼呼睡去了。

這辦法雖然毫不新鮮，也很簡單，但唐飛仙已很滿意。

兩名丫環睡着後，她便換了一身女俠裝扮，待得夜半更深，家人全都睡着了，便悄悄離開家門，首先，到家中的馬廐挑了一匹膘肥大馬，騎上了馬，便洒開大步離開開封，又開始闖蕩江湖。

* * *

一個女孩子到處亂闖已是一件極危險之事，更何況唐飛仙連半點武功也不懂。

唐孟知道兩名丫環失職之後，氣得全身震抖，正想痛打丫環出氣，但他知道女兒的個性，心想，打她們也於事無補，所以唯有與兒子商量，希望從後追趕，把她追回來再作打算。

* * *

唐孟知道女兒上次去過山東，今次出走可能舊地重遊，於是父子二人便快馬向東北追了上去。

父子二人從後一路追趕，但仍不見唐飛仙影踪，唐孟急得六神無主。

原來，唐孟未退出江湖之前，在江湖上樹下不少仇敵，今番女兒離家，恐怕敵人知道飛仙就是自己女兒因而加害，所以對女兒的安危就更加着緊了。

，唐孟父子二人沿着黃河一路向北行走，不一日，二人已來到山東的省會濟南市，在市內問過不少人，有否見過一個如何如何模樣的女孩子，但沒有人說見過。

唐孟知女兒可能不會重臨山東。於是決定到北京去打探消息。

父子二人便向北京而去，不一日，已來到石家莊境內，二人便在道旁的一家茶寮歇脚。

唐孟把手中的長劍放在桌上，這把劍，名堂可不小，當年唐孟就是用它行走江湖，這劍名叫「紫金劍」，江湖上沒有見過此劍的人不足爲奇，未聽過此劍名堂的人恐怕就不多。

父子二人坐下來不久，只見一人騎着馬向茶寮馳了過來，來到茶寮便下了馬，把馬匹拴好了，便走了進茶寮，坐在唐孟父子鄰座。

只見此人大概廿七八歲年紀，身材高大，粗眉大眼，眉宇間隱藏着濃濃殺氣，他的樣貌若不是太冰冷的話，實在是一個美男子，但他實在冷得有點怕人，一眼望去，只覺得冷冰冰，而不覺得他美了，他臉孔雖冷，但沒有兇惡味道。

那人坐下來後，喝了幾口茶，眼光不其然的向唐孟父子望了一眼，接着，眼光望向紫金劍，當他發覺紫金劍後，面色微變，變得更冷。他當然認得這把劍，也知道此劍主人的身份。

他忽然也拿起他手中的兵器——一把劍，劍未出鞘，但劍鞘是黑黝黝的，他手中的劍比紫金劍爲遜，接着，他舉起手中的劍，錚的一聲，把劍拔了出來，當着唐氏父子面前晃了幾晃，然後還劍入鞘。

唐孟可以清楚看見他的一柄劍，這是一柄鐵劍，劍身銹跡斑斑。

唐孟父子二人明白他剛才亮劍的意思，此舉是向二人表露身份，因爲江湖、憑一把銹劍成名的人只有一個，此劍一亮，只要稍爲留意江湖動態的人都會知道此人的身份。

唐飛仙輕聲對父親道：「他就是江湖上的『銹劍殺手』林風。」

唐飛虹說話雖輕，但已被林風聽到了，他眼望茶寮門外，口中冷冷的道：「你們總算認得我！」

唐孟雖已退出江湖，不理江湖之事，但這幾年來也聽過林風的大名，他見林風向自己表露身份，似

乎含有惡意，便站起身來，走到林風面前，恭恭敬敬的拱手道：「老夫久聞弟台大名，今日有幸相見，端的不枉此行。」

林風沒有望他，語氣仍是冷冷的，道：「你就是十多年前威名遠播的『紫金劍客』唐孟？」

唐孟道：「甚麼『威名遠播』的，林老弟實在太抬舉老夫了。」

林風道：「我一向不喜歡抬舉別人。」

唐孟道：「剛才弟台向老夫表露身份，老夫不明弟台之意……」

林風道：「我要與你交手。」

唐孟的年紀比林風大了近一倍，過往二人毫無過節，而且唐孟退出江湖之時，林風只不過十二、三歲，二人根本毫無仇恨，唐孟與林風彼此也知道。但唐孟也聽說過林風與人交手有三個原因，第一，若果有人肯出高價要林風殺人的話，林風一定不負所託，因爲他本來就是一個以殺人討生活的殺手，這是江湖上人人都知道的事，林風以後還會繼續殺人，但他沒有興趣殺無名輩。第二，若果有人襲擊林風的話，在忍無可忍時，他才與人交手。第三，林風想與人印証武功的時候，他也會與人交手。

唐孟知道林風欲與自己交手就是第三個原因。

林風決定的事從來不會改變主意，所以他對唐孟說了那句話便站起身來，走到鄰座，拿起紫金劍便拋了給唐孟，然後冷冷的道：「茶寮內不宜動手。」說完便走出茶寮。

唐孟萬二分不想動武，但他似乎很清楚林風的性格，所以才感到無選擇餘地。

唐飛虹跟着父親走出茶寮，他當然聽過林風的厲害，他也知道父親已疏於練武，武功一定大不如前，他不能不替老父擔心。

林風已站在茶寮門外的空地上，風雖大，但只吹動了他的衣衫，他的人却紋風不動，就是有更大的風，也絕不能吹倒林風的。

唐孟知道碰上了林風，若不與他交手的話，相信也不行了，他走到林風面前，道：「既然林老弟今日有興趣，老夫不妨以武會友，希望林老弟手下留情，點到即止。」

林風高傲的道：「你劍術雖然高强，但我有信心能在三百招之內勝你。」

唐孟心道：「老夫對你客氣有加，而你却不把老夫放在眼內，你這人也算心高氣傲，不過這傢伙得罪不得，免日後留下麻煩。」

唐孟把劍拔出，說道：「林老弟，請賜教！」

林風也把劍拔了出來。

唐飛虹額上已淌出冷汗。

* * *

十一月。

天氣嚴寒，白雪飛舞，大地上已加上一層白衣，到處白茫茫一片。

唐飛仙走了個多月，這時正在太原市內的一家客棧住了下來。

她本來很喜歡下雪，雪在天上飄下來的時候雖然沒有甚麼氣勢，但當大地被白雪覆蓋着的時候，這就有點氣勢了，但現在唐飛仙居然討厭下雪，她在今天才開始討厭，因爲這場雪竟然斷斷續續下了十天，天公不但拿蒼生開玩笑，也在戲弄唐飛仙，原本唐飛仙在道上聽說葉滿天可能會在北京出現，於是便急不及待的一路北上，誰知來到太原市時却下起大雪來，令唐飛仙難於啟程，一天天等下來，這雪還未停，所以唐飛仙對下雪開始討厭了。

* * *

提起梅花和尚，太原市內連三歲孩童也認識，梅花和尚這佛號也是市內的人給冠上去的，原來這梅花和尚的頭上有五點香疤，作梅花形排列，因而被人喚作梅花和尚，這人本來就怪模怪樣，滑稽惹笑，頭上那五點香疤更顯得他不倫不類。

梅花和尚穿的應該是和尚袍，但梅花和尚有時也穿起高僧的大紅金邊袈裟，有時也穿穿喇嘛的僧袍，間中也會換上道士穿着的道袍。

梅花和尚對人說，他本來是在少林寺出家的，但有一年與寺中住持方丈切磋武功的時候，因爲自己武功練得太高强，一時失手，把住持方丈打傷了，後來被戒律堂首座驅逐離開少室山。他這番話，倒也騙了不少小孩子和一些從來不喜歡用腦的人。

梅花和尚就住在太原市近郊的一間濟公廟之中，他一生人最敬佩的就是濟顛和尚，偏生太原市就有一間濟公廟，於是便老實不客氣的住了下來。

梅花和尚雖然是和尚，但從頭上的五點香疤看來，他到底有沒有做過和尚還是一個疑問，但他從來沒有一天守過佛門的清規戒律却是事實，他不但滿口粗言穢語，還會開罪別人的祖宗十八代，他不但不吃素，在嚴冬他還喜歡吃狗肉。

濟公廟內正瀰漫着一陣狗肉味和濃烈的酒味，梅花和尚練的武功如何則不知，但他煲狗肉的功夫顯然不錯。

* * *

在白天，若要唐飛仙安安定定躭在房中祇有一個可能，就是在狂風暴雨的時候。

雖然天還下着雪，但唐飛仙也

一樣在市內四處亂逛，她是一個不能過苦悶日子的人。

唐飛仙不知太原市近郊有一座濟公廟，但她竟然在老遠的地方就聞到一陣陣肉香味，這肉香味不但把她的唾沫不自覺引了出來，也把她的腳步不自覺間引到廟中來。從這點，也就證實梅花和尚的煲的狗肉功夫着實到了家。

唐飛仙來到廟門前，雖然廟門關上了，她却可以清楚聽見廟內正有人邊進食邊唱歌，祇聽那歌聲唱道：「飲茅台，食狗肉，你說舒服不舒服？明月幾時有？煮狗問靑天，不覺火爐已滅，到底是何因？我欲加柴加火，又恐瓦甑會裂，無火不勝寒……」廟內唱歌吃狗肉的人，當然就是梅花和尚了，他唱完，大聲讚嘆道：「想不到我的歌喉又進步了，眞的值得乾上三杯……」

唐飛仙本來就受不住那香味，現在又聽見廟內的人的滑稽歌聲，更忍不住了，當下，便把門推開，一推開門，果見一個光着上身的光頭漢子右手拿筷，左手拿酒杯的大吃大喝起來，梅花和尚大概吃得熱了，所以把上衣除掉。

她毫不避嫌，關上門便向廳中走了過去。

梅花和尚見大門被推開，先是一呆，接着心中一怒，心想：「誰個王八蛋破壞老子雅興？」正想破口大罵之際，却見一個美麗動人的女孩子滿面笑容走了進來，也就罵不出口了，還笑臉相迎站起身來道：「這位姑娘，妳找我嗎？」

唐飛仙見着那煲狗肉，唾沫流得更急，她指着那煲狗肉道：「我是專誠來找你的佳餚的。」

梅花和尚怪眼一睜，心想：「我這佳餚妳如何找得？」連忙走到面前，用身子擋着她視線，不讓她看到那煲狗肉，說道：「這些不是狗肉，一點也不香，也一點不好吃，妳不要看了。」

唐飛仙實在忍受不住，伸長頸從他身旁窺看，梅花和尚見狀，連忙拿起那件道袍連煲連爐蓋着，不讓她再看，他實在怕被人分一杯羹去。

唐飛仙見了，道：「你幹甚麼？」

梅花和尚道：「姑娘，我不是太原市內兩歲半的孩童也認識的梅花和尚，我煮狗肉的功力也不見得高明，妳快走吧！」

唐飛仙抿嘴一笑，走了兩步，在火爐旁蹲了下來，揭開蓋着狗肉煲的那件道袍，深深吸了一口氣，忍不住讚道：「好香！」

梅花和尚連忙把那煲狗肉拿開，怪叫道：「這不是狗肉，一點兒也不香。」

唐飛仙的唾沫流得更急，她作了一個很可憐的樣子道：「我已十多天沒有吃飯了，這位大師，你就可憐我一次吧，不然我可要餓死了。」

梅花和尚心想：「這姑娘好不標緻動人，若果餓死了，豈非可惜！」

唐飛仙見梅花和尚有點動容，便打蛇隨棍上，她道：「聽說，太原市內有一個人煮狗肉功夫是天下聞名的。」

梅花和尚走到她面前，問道：「是誰？」

唐飛仙微笑道：「告訴你也沒有用。」

梅花和尚側目問道：「爲甚麼？」

唐飛仙道：「這人的名字相信你沒有聽過。」

梅花和尚心想：「到底太原市有誰人煮狗肉功夫比我還到家？」他好奇心起，道：「妳倒說來聽聽。」

唐飛仙道：「這人就是梅花和尚，你聽說過沒有？」

梅花和尚笑起上來，一雙眼睇成了一條綫一樣，他道：「我就是梅花和尚。」

唐飛仙道：「你剛才不是說，你不是太原市內連兩歲半孩童也認識的梅花和尚嗎？」

梅花和尚又笑了，他道：「我跟妳開玩笑而已。」

唐飛仙道：「原來你就是梅花和尚。」

梅花和尚道：「不錯！」

唐飛仙道：「看來你煮狗肉的功夫也不見得高明呢！」

梅花和尚道：「我煮狗肉的功夫在太原市遠近馳名，不信妳試看。」

唐飛仙暗喜，心想：「你終於上當了。」

梅花和尚把狗肉煲重新架在火爐上，用竹筷夾了一塊送到唐飛仙面前，唐飛仙張開口迎接這塊香肉，但肉到唇邊，梅花和尚忽然把手縮回，把那塊狗肉放進自己口中，唐飛仙微感詫異，正想開口，梅花和尚已開口，他道：「小娃娃狡猾得很，想騙老子的狗肉吃，我才不上當呢！」

唐飛仙很失望，她又作出那副可憐相，可憐兮兮的道：「難道你不知道我已十多天沒有吃飯了？」

梅花和尚道：「我知道。」

唐飛仙道：「你既然知道了，爲甚麼不可憐我？」

梅花和尚道：「妳是不是想吃飯？」

唐飛仙道：「當然。」

梅花和尚道：「我這裏祇有狗肉，沒有飯。」

唐飛仙嘟起小嘴，道：「妳這人毫無憐香惜玉之心。」

梅花和尚道：「妳說得一點也不錯。」

唐飛仙被氣得無話可說，她聞着那誘人的肉香味，望着梅花和尚吃得津津有味，自己却祇有不斷吞唾沫。

梅花和尚正吃得高興處，忽聽門外有人大叫道：「梅花和尚賊和尚，快給我滾出來。」

梅花和尚聽了，微微吃了一驚，脫口道：「不好，糟糕，如何是好？」

唐飛仙道：「你的仇人找上門來啦！」

梅花和尚道：「不錯，小娃娃，快給我想個辦法打發他們走。」

唐飛仙正想開口，廟門已被人推開了，接着四五名漢子走了進來，其中一人大叫道：「你這偷狗的賊和尚，快跟我們見官老爺去。」

唐飛仙已明白這五人找梅花和尚的原因，她走到五人面前，笑口相迎道：「幾位大叔，這和尚偷了你們的狗煮來吃了嗎？」

這五人本來怒氣冲冲的，但見面前有一個如此貌美的姑娘跟自己說話，每人的火氣立時下了，五人齊聲道：「不錯！」

唐飛仙道：「你們怎生處置這和尚？」

其中一人道：「拿他見官去。」

唐飛仙道：「和尚上衙門，這不太好看吧！」

「然則，姑娘有何高見？」

「這樣吧，他偷了你們的狗，我賠你們銀子吧，反正這和尚也不是大壞人。」

五人面面相覷，過了一會，其中一人道：「既然姑娘替他求情，妳說怎樣就怎樣了。」

唐飛仙離家前，帶了不少銀兩在身，當下就由五人開價，逐一把銀兩賠了給他們，由於唐飛仙樣貌討人喜歡，這五人還的價錢也毫不苛求，雖然如此，唐飛仙已賠了數兩銀子，這梅花和尚偷的狗也着實不少。

唐飛仙之所以要替梅花和尚解圍，也不是全想着要吃那條狗肉，她祇是不想梅花和尚難以下台。

五人走後，梅花和尚連忙走到唐飛仙面前，回想剛才拒絕唐飛仙的情形，不禁有點慚愧，他賠着笑道：「姑娘，妳眞好人，我……我……我有眼無珠……」

唐飛仙笑了起來，梅花和尚也笑了，二人相對大笑，接着，梅花和尚搭着唐飛仙的肩膊，道：「來，咱們一齊吃狗肉，飲茅台去。」

二人便席地而坐，邊吃狗肉，邊喝酒，好不高興。

二人竟然談得異常投機，唐飛仙喝了兩杯酒，臉泛紅霞，更顯得嬌俏可人了。

梅花和尚已帶幾分酒意，高興之餘，竟拿起一柄戒刀，在唐飛仙面前表演了一套刀法，對她說，這刀法是從少林寺學來的，威力無比。

唐飛仙本來也看不出他的武功有多少火候，但聽他說是少林子弟，知道少林寺是武學鼻祖，心想：「這梅花和尚是少林子弟，武功一定不錯，而我今番前往北京，路途遙遠，道上若果遇上壞人如何是好？不如利用他來保護我上北京吧……」

心念已定，便對梅花和尚道：「梅花大師，剛才我幫了你一個忙，你是不是也應該幫我一個忙？」

梅花和尚忙道：「當然，這叫知恩圖報，妳要我幫妳甚麼？妳說好了。」

唐飛仙道：「待這場雪下完了，我就上北京，但我又怕在道上遇上壞人，所以我想你保護我上路。」

梅花和尚聽了，眉頭一皺，心想：「天寒地凍，妳却叫我陪妳山長水遠的去北京，這豈非害苦了老子。」

唐飛仙見他在猶豫，便道：「如果你不願意的話，也就不要勉强了。」

梅花和尚聽她說了，忙道：「誰說我不願意，老子就要保護妳上北京。」

唐飛仙發出會心微笑。

梅花和尚問道：「妳要去北京幹甚麼？」

唐飛仙臉上一紅，陶醉的道：「我要去找葉滿天葉大哥。」

梅花和尚道：「原來妳也認識鼎鼎大名的葉滿天大俠？」

唐飛仙點點頭。

梅花和尚道：「葉大俠是妳甚麼人？」

唐飛仙更陶醉了，道：「他是我情郎。」

梅花和尚拍手叫道：「葉大俠是大英雄，而妳是大美人，美人配英雄，當眞是天下美事。」

唐飛仙竟然害起羞來。

* * *

蘭州，位於黃河上游的南岸，是甘肅省的省會。

雷尚奔就住在蘭州市內，過去，曾是叱咤風雲的武林人物，他有一個兒子，名叫雷飛聲，武功得自父親眞傳，是一個懂得十八般武藝的武學奇才。

雷尚奔年紀已不輕，十多年前

已退出江湖，其後，就經營金銀珠寶的生意，經過十年發展，業務相當驚人，端的是飛黃騰達。

三個月前，北京一名珠寶商人，爲了生意往來，就來到蘭州，後來就在雷尚奔的珠寶行辦了一批貨，雙方成交後，這名叫黃萬金的商人就訂明這批貨要在十二月初送上北京。

雷尚奔就託當地的一間名爲「武震鏢局」的保這批貨上北京。

武震鏢局總鏢頭狄萬山見這趟鏢價值超過黃金一百萬両，起初不敢接這單生意，因爲若有錯失，端的把鏢局賣了也賠不起，後來，受不住這單生意的紅利誘惑，便冒險接了下來。

狄萬山很重視這趟鏢，於是便點了鏢局武功最高强的鏢師保這趟鏢，還親自帶領一衆鏢師上路，這趟鏢，連鏢師、趟子手、脚伕等一共五十多人，刻下正在上北京途中。

* * *

狄萬山保這趟鏢本來秘密得很，但這消息竟然傳到「河北三魔」耳中。

「河北三魔」老大名叫呂不恨，老二名叫童無疾，老三叫岑威，三人都武功高强，專門做些殺人越貨勾當，聞得「武震鏢局」保了一趟價值不菲的鏢上北京，早起了不軌之心，這個多月來都在到處打探武震鏢局的行踪。

這時，三人來到太原市郊，不久，來到濟公廟附近，三人見風雪正急，便打算在廟內避一下風雪再上北京。

* * *

梅花和尚與唐飛仙已把一條狗肉吃了個盡淨，二人還在無所不談，就好似一對相識了很久的朋友一樣。

這時，門被人推開了，接着，有三名兇神惡煞模樣的大漢走了進來，相信是來避風雪的。

這三人一進來，便看見貌美如花的唐飛仙，三個人彷似發現了獵物一樣，向唐飛仙走了過來。

梅花和尚見他們目露淫色，站起身來，指着三人叫道：「你們三個是甚麼脚色？意欲何爲？」

其中一人淫笑道：「我們就是『河北三魔』，我就是老大，名叫呂不恨。」

第二人道：「我是老二，名叫童無疾。」

第三人道：「我是老三，名叫岑威。」

呂不恨道：「我們本來是避風雪來的。」

童無疾道：「誰知會在這廟裡碰上一個如花似玉的妞兒。」

岑威接口道：「所以我們想找這妞兒消遣消遣一下子。」

唐飛仙見「河北三魔」一定會對自己不利，但她毫無懼色，因爲她有一個少林子弟梅花和尚替自己撐腰。

梅花和尚對三人破口道：「他媽的，原來你們就是臭名遠播的『河北三魔』。」

呂不恨道：「臭和尚，這不關你的事。」

童無疾道：「你還是別多管閒事了。」

岑威接口道：「不然別怪我們不客氣。」

這三個人的話，本來一個人就可以一口氣說完，但他們却每人說一部份，看來這三人也眞合拍。

唐飛仙躲在梅花和尚身後，對梅花和尚道：「大師，快去教訓教訓這三個人。」

梅花和尚道：「我理會得！」便拿起戒刀，指着三人道：「你們三個王八蛋，快給我滾出去。」

呂不恨道：「不滾出去又如何？」

童無疾道：「難道你想對我們不利？」

岑威道：「我們可不怕你。」

呂不恨目步灼灼的望着唐飛仙，讚嘆道：「好漂亮的妞兒。」

童無疾道：「我一輩子也沒有見過這麼漂亮的妞兒。」

岑威道：「我也一輩子沒有和這麼漂亮的妞兒上過床。」

梅花和尚怒道：「你們想怎樣？」

呂不恨見唐飛仙漂亮得很，他知道要染指就得先除去這和尚，他向童、岑二人打了個眼色，二人理會，便拔刀向梅花和尚撲了過去。

梅花和尚一邊保護唐飛仙，一邊與二人打起上來。

雙方交手不到十招，梅花和尚便敗下陣來，被二人擒住，岑威正想一刀殺了他，呂不恨阻止道：「今天有這個漂亮妞兒陪我，老子心情好得很，就留他一條狗命吧！」

唐飛仙見梅花和尚在幾招便被擒住，正在後悔剛才對他期望過高，這時呂不恨已走到她面前，發出淫笑，張開雙手，便向唐飛仙撲過去，唐飛仙有如受驚的小綿羊般，反向旁一跳，避過了，驚惶的道：「你想怎樣？」

呂不恨冷冷的道：「我要强姦妳！」

唐飛仙嚇得魂飛魄散，梅花和尚大叫道：「你這王八蛋敢動她半根毫毛，我就把你殺了。」却忘了自己被童、岑二人按着動彈不得。

呂不恨不理他，又向唐飛仙撲了過去，唐飛仙又避開了，忙道：「你不要胡來，我爹就是鼎鼎大名的『紫金劍客』唐孟，他一定不放

過你。」

呂不恨停了下來，恨恨的道：「原來妳就是唐孟的女兒？」

唐飛仙道：「不錯。」

呂不恨道：「唐孟這傢伙當年殺了我的師叔，我正想找他報仇，既然妳是他女兒，我就要妳死得更痛苦。」

唐飛仙滿以爲把自己父親名頭搬出來可以嚇走他們，誰知情況更糟。

呂不恨又向她撲了過去，唐飛仙走避不及，外衣便被扯破了。

梅花和尚眼看她危險非常，却無力相救，祇恨得兩排牙齒咬得格格作響。

唐飛仙大叫救命。

呂不恨發出淫笑，道：「妳叫破喉嚨也沒有用，這裡根本就沒有人來救妳！」

忽然間響起一把很威嚴的聲音道：「你錯了，我就要來救她。」

呂不恨三人進來的時候沒有把門關上，這時有人走了進來，若這人不出聲的話，他們還懵然不知。

祇見這人大概廿七八歲，高大、威武、英俊，手拿一柄刀，刀未出鞘。

呂不恨朝這人望了一眼，道：「閣下是誰？」

那人道：「喜歡管閒事的人。」

呂不恨道：「你想怎樣？」

那人道：「要教訓你們。」

呂不恨心中一怒，放下唐飛仙，道：「好大的口氣，你憑甚麼教訓老子？」

那人舉起刀，道：「憑這個！」

呂不恨拉開架式，道：「老子奉陪到底。」

那人回轉身來，便向廟門走了出去，邊走邊道：「要打架，出來吧！」

三人面面相覷，呂不恨道：「這小子口氣好大，咱們教訓他去。」三人便走了出去。

梅花和尚連忙走到唐飛仙面前安慰一番。

＊ ＊ ＊

那人已站在廟門外的雪地上，祇見他好似天神一般。

呂不恨三人走了出來，也不打話，連忙持刀向那人迎了上去。

那人的刀也不出鞘，當下便與三人大打出手。

「河北三魔」武功雖强，竟佔不了半點便宜，鬥了三十來招，那人已佔了上風。

「河北三魔」惱羞成怒，招數越來越毒辣。

正鬥得緊張之際，「錚」的一聲，那人把刀拔出。

江湖上傳說，葉滿天佩刀的前端不是尖的，而是平的，而且刀的前端也不鋒利。

那人的刀一出鞘，「河北三魔」齊聲脫口叫道：「葉滿天！」

那人道：「不錯！我就是葉滿天。」

「河北三魔」心想：「原來他就是葉滿天，怪不得武功如此高强。」

呂不恨又想：「碰上他祇有倒霉份兒，若再打下去的話，恐怕性命不保，還是留下性命辦正事爲妙。」

他心意已決，便向童、岑二人道：「兄弟，不妙，快走！」

童、岑二人何嘗不是與他一般想法？見老大說要走，那還會留下來，當下三人不約而同拔足便逃。

葉滿天大叫道：「想逃就得留下一點東西才走。」便向三人追了上去。「颯」、「颯」，連發三刀，便把三人的一隻右耳削了下來，落在雪地上，把雪地染紅了。

三人各被削去一隻右耳，也不敢留下來，仍舊拔足狂奔，三人都想：「今天受辱，日後一定把妳姓葉的宰了以消心頭之恨。」

葉滿天望着三人，也不追趕，便歸刀還鞘，這時，梅花和尚與唐飛仙也走了出來。

梅花和尚走到葉滿天面前，便道：「這位老兄，剛才和尚與這姑娘危急得很，幸好老兄出手相助。」

葉滿天向他打了個問訊，微笑道：「大師何必言謝？」

唐飛仙走出廟外，便見「河北三魔」拚命奔走，心想：「這人能趕走『河北三魔』，武功一定不弱，雖然他不及葉大哥英俊，也不及葉大哥武功高强，利用他保護我上北京也不錯。」

葉滿天見剛才呂不恨向唐飛仙輕薄，便對她道：「這位姑娘，剛才那些壞人有沒有傷害妳？」

唐飛仙嫣然一笑道：「若不是這位大哥相助的話，我眞不敢想像了。」

葉滿天回了她一個笑容，道：「姑娘以後要小心了。」

唐飛仙心想：「你這人有幾分牛力就以爲自己武功高强，竟然托大叫我以後要小心，教訓本姑娘來了。」

她却不知道站在自己面前的，就是自己一直極度想認識的葉滿天。

梅花和尚雖然身體强壯，也吃了不少可以保暖的狗肉和茅台酒。這時，他立在冰天雪地之下，祇把他冷得上下兩排牙齒「格格」作響，他問葉、唐二人道：「你們不覺得冷嗎？」

葉滿天道：「你冷？」

唐飛仙道：「一點點！」

梅花和尚奇道：「怎地我上身

這麼冷？就好似沒有穿上衣站在雪地上一樣？」

葉、唐二人望了他一眼，忽然大笑起來。

梅花和尚奇道：「你們笑甚麼？」

二人仍在笑。

梅花和尚向自己身上一看，原來自己眞的沒有穿上衣，上身光着。

梅花和尚剛才吃狗肉，喝茅台酒，祇吃得滿身大汗，後來把上衣盡數除掉，也不記得自己沒有穿上衣便走出廟外，不奇寒刺骨才怪。

＊ ＊ ＊

三人回到廟中，梅花和尚便急不及待拿起上衣披在身上，雙手不停擅抖，並在火爐上加柴，待得火種旺盛了，才舒服下來，接着，走出門外，從門外雪堆中挖出一隻已劏乾淨的狗，這是他吃不完的其中一隻狗，然後切下一部份，煮熟了，款待葉滿天。

梅花和尚見葉滿天似乎很滿意自己煮狗肉的功夫，見他吃得高興，自己也心花怒放。

葉滿天見梅花和尚是一個出家人，竟然吃起狗肉來，而且經他煮的狗肉味道相當不錯，不禁心裏好笑。

這時，梅花和尚道：「這位老兄，我叫梅花和尚，不知老兄高姓大名？」

葉滿天道：「小弟葉滿……」葉滿天本來想告訴他自己的名字，但心想，自己名頭實在太大，不想招搖，便把那個「天」字吞了。

梅花和尚道：「你叫葉滿甚麼？」

葉滿天道：「我姓葉，單名一個滿字。」

梅花和尚道：「我還道你是葉滿天大俠呢！」

葉滿天道：「我怎能與葉大俠相比？我的名字三個字之中有兩個字與葉大俠相同，我已覺得很榮幸了。」

梅花和尚道：「這也說得是。」

唐飛仙一副瞧不起葉滿天的模樣，她心想：「你這大塊頭倒有自知之明，我還以爲你會冒充葉滿天大哥呢。」

梅花和尚指着唐飛仙向葉滿天介紹道：「這位就是唐飛仙姑娘，是十多年前威名遠播的紫金劍客唐孟的愛女。」

葉滿天向她點頭微笑道：「原來姑娘是唐大俠的愛女，失敬失敬！」

唐飛仙瞧也沒有瞧他，語氣有點傲慢，道：「你既然知道我是唐大俠的女兒就好了。」她意思是說：我是唐大俠女兒，你休想在我身上打歪主意。

葉滿天明白她意思，但他不會計較，也絕不會介意，因爲他是一個很大方的人。

梅花和尚又道：「葉老弟，在這天寒地凍時節，你要上那兒去？」

葉滿天道：「小弟想到北京去找一個朋友！路經此地，才撞上剛才那三個人。」

梅花和尚道：「眞好極了，我和唐姑娘也正想去北京，大家正好作個伴兒。」

葉滿天道：「冰天雪地，路途遙遠，你們去北京幹甚麼？」

梅花和尚臉上微露難色，他道：「本來要上北京的人不是我，是唐姑娘，可是，我答應過唐姑娘要在路上保護她，所以不能不去。」

葉滿天道：「唐姑娘去北京幹甚麼？」

唐飛仙沒有答他，心想：「你這人也眞喜歡問長問短，本姑娘就是不告訴你。」

她不答，梅花和尚可要替她答了，梅花和尚道：「唐姑娘要去北京找葉滿天大俠。」

葉滿天心中覺得奇怪，心想：「這姑娘要找我？我與她素未謀面，她找我幹甚麼？」他忍不住問道：「姑娘要找葉滿天大俠幹甚麼？」

唐飛仙用不屑一答的眼光望了他一下，然後移開視綫，心想：「你這男人怎麼這麼婆婆媽媽的，老是問長問短，眞討厭。」

梅花和尚見她不答，又替她答道：「葉老弟你有所不知，這葉滿天大俠是唐姑娘的情郎，所以唐姑娘才去找他。」

葉滿天心裏覺得好笑。

唐飛仙終於開口了，她道：「葉大哥不但是我情郎，他還是我未婚夫婿。」

葉滿天笑道：「所以唐姑娘就要去北京找他了？」

唐飛仙瞟了他一眼，道：「不錯！」

葉滿天道：「妳找到他之後，又如何？」

唐飛仙道：「找到他之後，就與他成親。」

葉滿天一怔，道：「妳準能找到他？」

唐飛仙道：「爲甚麼不能？半年前，葉大哥約了我在北京相見，還說，大家要在北京成親。」

葉滿天道：「我眞羡慕葉大俠能要到這樣如花似玉的妻子。」

唐飛仙向他冷哼了一聲，在她眼中，除了心目中的葉滿天之外，任何男人她都瞧不起，連眼前這個高大、威武、英俊的如假包換的葉滿天也不例外。

＊ ＊ ＊

三天後，大雪已晴。

唐飛仙提議今天起程往北京，梅花和尚已不能推却，便收拾了一些簡便行裝上路，當然他絕不會忘記帶着那幾隻幾天前已劏乾淨的狗肉上路，因爲這些狗肉就是他冬天的主要糧食，還帶了三隻瓦煲。

葉滿天知道唐飛仙要去找心目中的葉滿天，他恐怕有人冒充自己招搖撞騙，更恐怕這冒充者會欺騙唐飛仙，所以他不能不與二人一同上路，在他心中，而形成了一個責任。

他當然知道唐飛仙不知道自己就是葉滿天，但他萬想不到唐飛仙連心目中的葉滿天也未見過。

根本沒有人冒充葉滿天欺騙唐飛仙，但葉滿天本人不知道，他祇想見一見這冒充者到底是甚麼人？爲甚麼要冒充自己？

唐飛仙似乎對這個如假包換的葉滿天沒有甚麼好感，大概她受心目中的葉滿天影響，所以，一路上，她與梅花和尚有說有笑，也不會對葉滿天稍假詞色，有時，葉滿天逗她說上一兩句話，她除非不搭嘴，一開口，就把葉滿天諷刺個夠，但葉滿天不介意，也絕不會與女流之輩一般見識。

唐飛仙見他不怒，竟然心中駡他無男子氣概，連被女孩子奚落也毫無反應。若果葉滿天對她大駡一頓的話，也不知她如何想法了？唉！天下間的女人就是令人難以捉摸。

葉滿天絕不會駡她的，難道男人天生就有忍受女人的本能？

＊　＊　＊

一路上，積雪深厚，天氣嚴寒，過不了三天，梅花和尚便大呼吃不消，但不能不苦撐下去。

走了將近一個月，才來到北京境地。

梅花和尚在路上雖然頻呼吃不消，但祇要在道上見到有狗出現，便龍精虎猛的追殺狗，近一個月來，被他殺死的狗，沒有四十頭也有三十頭，在他的坐騎上，已儲備了不少糧食。

這天，三人在雪地架起了帳幕，梅花和尚便施展他的拿手好戲──煮狗肉，作爲這一天的晚餐了。

三人停下來不久，梅花和尚在做自己的工作，葉滿天則坐在帳幕外，遙望遠方，在欣賞那白茫茫的雪景，他忍不住的在讚這美麗的雪景。

唐飛仙坐在他身旁不遠，聽他在讚賞雪景，忍不住道：「這雪景有甚麼美麗了？」

葉滿天笑道：「難道妳不喜歡這美麗景象？」

唐飛仙冷哼一聲道：「本來我也很喜歡雪景的，現在不喜歡了，還討厭得很呢。」

葉滿天道：「爲甚麼？」

唐飛仙道：「因爲你喜歡，所以我就不喜歡了。」

葉滿天道：「哦？」

唐飛仙有意與他抬槓，她道：「凡是你喜歡的東西，我就不喜歡。」

葉滿天笑道：「我喜歡吃狗肉，爲甚麼妳又喜歡吃狗肉了？」

唐飛仙怒道：「這些狗全都是梅花和尚殺的，你何嘗殺過一頭狗？狗肉也是梅花和尚大師煮的，若果是你煮的話，我就不吃。」

葉滿天笑道：「眞的？」

唐飛仙叫道：「當然！」

葉滿天站起身來，走到不遠處的梅花和尚身旁，梅花和尚正在利用積雪來洗刷狗肉，葉滿天道：「大師，今餐就由我來下廚吧！」

梅花和尚猛搖頭，他拒絕。

唐飛仙也走了過來，她明白葉滿天的用意，他要令自己餓一餐，見梅花和尚拒絕他下廚，心中好笑，心想：「你想鬥贏本姑娘嗎！看來也不易呢。」

葉滿天見梅花和尚拒絕他，便道：「爲甚麼不好？」

梅花和尚道：「我對你沒有信心！」

唐飛仙發出得意的冷笑。

葉滿天道：「你對我沒信心？這個容易，我動手，你從旁指導就行了。」

梅花和尚望着他，道：「你怎地今天如此勤勞？」

葉滿天道：「每餐都是你動手，不好意思。」

梅花和尚道：「不打緊！」

葉滿天道：「若果日後與大師分手，從今以後就嘗不到大師的功夫了，請你就把這煮狗肉的功夫傳我吧！」

梅花和尚被他一讚，很是開心，唐飛仙見他開始動容，忙道：「大師，不要！」

梅花和尚道：「爲甚麼？」

唐飛仙道：「總之你不能讓他動手。」

梅花和尚道：「小妞兒懂甚麼，難得葉老弟勤奮好學，就讓他學習學習吧，」

梅花和尚即對葉滿天道：「來來來，今天我破題兒收你爲徒。」

葉滿天道：「多謝大師。」隨即向唐飛仙望了過去，發出一個會心微笑。

唐飛仙見他分明向自己示威，幾乎氣炸了肺，叫道：「你得意甚麼？我不吃就是了。」

梅花和尚見她無故發脾氣，感到莫名其妙，但也不理她了，因爲她發脾氣也不是第一次了，唐飛仙見梅花和尚竟不理自己，只顧「傳授」煮狗肉功夫給葉滿天，更氣了，幾乎流下淚來，她從來沒有受過如今天這麼大委屈，但是，更氣人的，就是梅花和尚竟然叫她生火，所持理由就是，他與葉滿天老弟都沒空，所以非要她生火不可。

唐飛仙知道梅花和尚很疼自己，不想惹怒他，所以不敢違却他的命令，但要動手生火的話，誓必被葉滿天取笑，一時難以委决。

梅花和尚見狀，道：「仙兒，呆着幹嗎！快生火吧，不生火，怎生煮狗肉？」

唐飛仙萬二分不願意的生起火來了。

＊　＊　＊

過了兩個時辰，已是黃昏了，這晚餐終於弄好，也不是葉滿天煮狗肉躭誤了時間，而是煮狗肉就是要用上這麼長時間才好吃。

狗肉煮好後，葉滿天用碗盛了一碗拿到唐飛仙面前，道：「唐姑娘，這一碗是妳的，試試我功夫如何？」

唐飛仙別轉了頭，不睬他，葉滿天道：「我跟妳開玩笑罷了，怎麼認眞起來啦。」又把狗肉送到她面前。

唐飛仙大叫道：「我不吃，我不吃！」說着，雙手一推，把那碗狗肉撒了滿地。

葉滿天拿她沒有辦法，只作了一個無何奈何的苦笑。

梅花和尚見狀，忙道：「仙兒，妳今天怎麼啦？不舒服嗎？」

唐飛仙鼓起了腮，沒有作聲。

梅花和尚望了望葉滿天一眼，聳聳肩道：「女孩兒就是這樣，別理她，她很快就會沒事的，來來來，吃狗肉。嗯，不錯，不錯，不愧爲我的徒弟，今天第一課已有這樣成績，你這小子前途遠大。」

二人一邊吃，一邊傾談之際，這時，不遠處有一乘人馬馳了過來。

那人在三人面前停了下來，望着葉滿天。

葉滿天也望了他一眼，只一望，他已認得鞍上人就是「銹劍殺手」林風。他道：「原來你就是『銹劍殺手』林風？」

林風躍下馬來，冷冷的道：「看來你就是人稱『武林第一刀』的葉滿天了？」

葉滿天拱手道：「林兄，請指教！」

唐飛仙聽林風稱「葉滿」爲葉滿天，大吃一驚，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若果別人稱「葉滿」爲葉滿天的話，她或許會當這人是白痴，但她知道林風絕不會認錯人，因爲她也聽過「銹劍殺手」林風名頭。

梅花和尚也吃了一驚，他也在責怪自己竟然一直不知道與自己在一起吃狗肉的人就是鼎鼎大名的葉大俠。

林風不再說話，已拔出了銹劍，要與葉滿天交手。

葉滿天也知道林風與人交手只有三個原因，更知道他要與自己交手就是第三個原因──要與人印証武功。

林風決定的事，誰人也不能改變下來，葉滿天當然很清楚，所以他不能不與之交手。

林風要與人印証武功的時候，通常都不會把對手置諸死地，而且，無論勝負，都以三百招爲限。

當下，兩大高手便在雪地上打起上來，打得異常激烈。

唐飛仙雖然對武功沒有認識，但她今天終於知道甚麼叫武學高手了。

她還知道自己的抬槓對象竟然就是自己的夢中情人，想起以前在他面前說葉大俠是自己的未婚夫婿，又說到北京後就與他成親等荒謬話，一塊臉紅得火熱，又想起不斷向他嘲笑、諷刺、無故生氣……等，只覺得慚愧萬分，眞想在地上挖個洞兒躲起來，眞是無臉面見他。

唐飛仙向戰場望過去，只見雙方鬥得激烈萬分。

兩大高手刀來劍往，只要有一丁點兒疏忽，就會有人中招，唐飛仙心中亂跳，她實在替葉滿天擔上萬二分心。

三百招終於打完，雙方不分勝負，二人雙雙躍開，離對手數尺遠。

林風收起銹劍，拱手對葉滿天道：「後會有期！」便騎上了馬，一聲不響的走了，這人脾氣有點古怪，比大姑娘的心事還要難捉摸。

葉滿天也收刀還鞘，他望着林風的背影，心中生出敬佩之意。

梅花和尚見二人不由分說的打起來，又忽然雙雙停手，她想破了腦袋也搞不清這是怎麼一回事，因爲他不了解林風的性格。

唐飛仙聽過林風的性格，所以不覺得奇怪，她怔怔的望着葉滿天──這個自己一直瞧不起的人，竟然就是當今武林响噹噹的人物、自己的夢中情人。

梅花和尚走到葉滿天身旁，向他上下瞧了個仔細，道：「原來你就是葉滿天大俠？」

葉滿天微笑道：「不敢當！」

梅花和尚把唐飛仙拉到葉滿天身旁，唐飛仙的頭垂得低低的，這個時候，她甚至連望葉滿天一眼也沒有勇氣了。

梅花和尚問她道：「唐姑娘，妳不是說葉大俠是妳的……」

他還未說完，唐飛仙便拔足向遠處跑，越跑越遠。

葉滿天見她越跑越遠，恐怕她一去不敢回頭，日後獨個兒到處亂闖，會闖出禍來，便追了上去。

梅花和尙見了，微笑喃喃道：「原來唐姑娘一早就知他是葉大俠，這兩人一直在我面前鬥嘴耍花槍，他媽的，眞要命。」

梅花和尙當然不知道自己想錯了。

葉滿天已把唐飛仙追上，攔在她面前，道：「唐姑娘，妳要去甚麼地方？」

唐飛仙的心跳一直未慢下來，她別轉了臉，不敢望他，葉滿天可以清楚見她頸也羞得紅了。

唐飛仙站在如假包換的葉滿天面前，已不是原來的唐飛仙了，她在短短的時間內變成一個羞人答答，溫柔得令人難以相信的女孩子。

葉滿天微笑道：「我們回去吧！」

唐飛仙垂下頭，羞怯中，輕聲道：「你不怪我？」

葉滿天笑道：「怪妳甚麼？」

唐飛仙道：「以前我對你……」

葉滿天正色道：「不錯，我要怪，非怪不可。」

唐飛仙吃了一驚，心想：「這回可眞壞了事。」

葉滿天又笑道：「妳若不嘗嘗我今天煮狗肉的功夫的話，我就要怪妳一輩子。」

唐飛仙忍不住笑了。

葉滿天拉住她的手，便向來路走了回去。

唐飛仙被他粗大的手握着自己的小手，她的心跳又快了兩倍，幾乎可以聽得見，她從來沒有試過這滋味，這滋味有點甜，但也有點令她難以抵受。

* * *

「武震鏢局」的一衆人馬已來到北京境內。

狄萬山見一路上太平得很，也很放心。

再行一天，來到一處一望無際的大平原，平原早被白雪覆蓋着。

這趟鏢雖然風險大，在路上也艱苦重重，但能夠如期把鏢保送到北京，狄萬山已萬分高興。

再行不久，天上又下着茫茫大雪，而且北風呼呼，奇寒無比，隊中已有幾名趟子手及脚伕患了重病。

一個時辰後，見前面有一間屋，這間屋倚着一個小山丘而建，東首有一片樹林，除此之外，到處就是一片空曠。

狄萬山叫衆人到這間屋內休息。

衆人走到這間屋門前，只見門樓上有三個斗大的字，識得字的人都知這三個字就是「武聖廟」。

這間廟已算不小，狄萬山把廟門推開，只覺廟內陰森一片，到處結滿了蜘蛛網，也不知多少時日無人來過了。

廟的神案供奉着武聖關雲長的神像。

關帝像的面不是紅色的，是灰白色的，只因爲關帝面上染了無數灰塵。

衆人走進廟來後，這廟立時充滿生氣。

當下，狄萬山命人把馬匹拴好，然後把十多箱金銀珠寶搬進廟內，又命人替患病者治病，一切都弄妥當了，便預備淘米煮飯。

當衆人停下來後，不久，廟門被人推開，接着，有三個兇神惡煞模樣的人走了進來。

狄萬山與一衆鏢頭鏢師等都認得這三人就是「河北三魔」。

呂不恨等人見了「武震鏢局」的旗號，都想：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原來你們到了這裡。

狄萬山等人過去聽過不少這三人的所作所爲，一個名叫李彬的鏢師走上前，附耳道：「總鏢頭，這三人來意不善，要小心爲上。」

狄萬山點了點頭。

河北三魔也是避風雪而來的，三人走到廟的一角坐了下來，六隻眼睛瞪着另一角的十多口箱子——盛載金銀珠寶的箱子。

三人不時在交頭接耳。

狄萬山心裡已作好準備。

這時，廟門又被人推開了，一個身材高大，大概卅歲，手執長槍的漢子走了進來，向「河北三魔」望了一眼，見了武震鏢局的旗號，便向狄萬山走了過來，拱手道：「這位一定是『武震鏢局』總鏢頭狄萬山狄大俠了。」

狄萬山還禮道：「不敢，在下正是！」

那人道：「在下四川紀天雄，江湖朋友給小弟起了一個外號，叫『追命槍』的便是。」

狄萬山道：「原來是紀兄。」

紀天雄道：「不敢！」

狄萬山見紀天雄生得威武，生起了敬佩之心，當下二人便交談起來。

過了不久，又有人走進廟來，這人是「銹劍殺手」林風。

這武聖廟平日人踪少至，今天却熱鬧起來了，再過一會，又有人走了進來，是唐孟與唐飛虹父子。

林風見了唐氏父子，冰冷的臉孔出現殺氣。

唐氏父子見了他，微微吃了一驚。

原來，兩個多月前，林風與唐

氏父子在石家莊相遇，當時林風要與唐孟比試武功。

二人打了近百招時，唐孟由於疏於練武，被林風佔盡優勢，唐飛虹見老父處於劣勢，情急之下，竟使出卑鄙手段，在地上抓起一把泥沙向林風雙眼撒去，林風毫無防備之下，被撒了個正着，唐飛虹見得手，便一刀向林風砍了過去，砍中林風腹部，接着拉着老父騎馬走了。

林風恨得咬牙切齒，立誓要殺死這父子二人，所以便追來北京。

「河北三魔」見了唐飛虹，也立時湧起殺師叔的仇恨。

紀天雄見了唐孟，臉上也泛出一種異樣表情。

林風一聲不響，拔出銹劍，用劍指着他，冷冷的道：「拔劍吧！」

唐飛虹臉色很難看，臉上肌肉在跳動着。

狄萬山見勢頭不對，連忙上前道：「大家都是在路上相識的朋友，何必動手傷和氣？」

林風冷冷的道：「狄萬山，你最好不要理。」

呂不恨上前道：「林兄，這姓唐的也與我有仇，咱們就合力把他殺了吧！」

林風道：「給我滾開！」

呂不恨眞的滾開去了。

唐孟已無選擇餘地，被逼拔出了劍，唐飛虹也已拔出長劍。

霎時間一片沉寂，無人知道會有甚麼變故，大家凝神貫注的望着三人。

打鬥一觸即發。

忽然，大門又被人推開了，「呀」的一聲，打破了沉寂的氣氛。

除了林風、唐孟父子外，人人都望着大門，門外進來的，正是葉滿天、唐飛仙及梅花和尙。

唐飛仙一進來，便見到父親及大哥，忍不住叫道：「爹！大哥，原來你們在這裏。」

唐孟見了女兒，心中一陣喜悅，忍不住向女兒走了過去。

林風「颯」的一聲，把劍一揮，祇一劍，便殺了唐飛虹，他的劍快得無人能見，他殺了唐飛虹後，歸劍回鞘，若無其事的坐在一旁。

唐孟見了，吃了一驚，忙向兒子撲了過去，但他沒有哭，他持劍向林風走了過去，恨恨的道：「林風，我要爲兒子報仇！」

林風好似聽不見。

葉滿天走到唐孟面前，道：「唐世伯，慢慢再作打算吧，你殺不了他的。」

林風冷冷的道：「唐孟，遲早你也會領教到我的厲害，又何必急於一時？」

數十人聚在廟內，令到廟內充滿殺氣。

* * *

晚上，人人睡得一點也不安樂，尤其是武震鏢局的衆鏢師，誰都不知道這漫漫長夜將有何事發生？

但這一晚到天亮都平靜得很。

武震鏢局一行人一早起來，正想收拾行裝繼續上路。

其餘人等亦陸續醒了。

唐飛仙一張開眼，便嚇壞了，原來她看見有一人倒臥在血泊中，這人不是誰，正是她父親唐孟。

唐孟身上流出來的血已凝結，他顯然死去很久。

廟內的人都齊全，沒有人離開，唐飛虹是誰殺的？這是每個人心中的疑問。

昨晚一夜表面上平靜，但却發生了一件命案，武震鏢局的人在這件事未搞清楚之前，都不能離開。

唐飛仙哭得很傷心，她走到林風面前，大叫道：「是你殺了我爹，你這兇手。」

林風沒有理她，就好似沒有聽見一樣。

葉滿天拉着她的手，道：「唐姑娘，這件事未弄清楚之前，不要胡亂指証任何人。」

唐飛仙哭喪着臉倒在葉滿天懷中，她一生人最傷心就是今天——兄長死了，父親也死了。

衆人正在交頭接耳之際，廟內忽然冒起一陣陣白煙，有人吸了兩口便暈迷了過去，葉滿天大叫道：「不好，是迷煙，大家屏着呼吸。」他的話還沒說完，已支持不住了，不久，數十人便陸續倒了下去，頃刻間，全都不省人事。

大概過了半個時辰，衆人才先後醒來，廟內又出現了變故。

第一，唐孟的屍體不翼而飛，第二，林風滿身刀痕死了，第三，武震鏢局的十多箱金銀珠寶全部無影無踪。

狄萬山幾乎要暈過去。

葉滿天知道剛才大家暈迷的時間不會太長，若果這放迷煙的人走了的話，一定能夠追得上，於是便提議追上去。

大家出到廟外，見雪地上有無數脚印，有些更通往南面的一片樹林。

葉滿天點核過人數，除了唐孟屍體不翼而飛外，却一個人也沒有缺少，連馬也沒有少一匹。

狄萬山身先士卒，向樹林走了過去，來到樹林內，祇見有十多口箱子散在林中，狄萬山大喜，這批貨終於失而復得，但他祇高興了片刻，神色又變了，原來他發覺這十多口箱子的蓋全都被撬開了，一個鏢師把每口箱子的蓋揭開，但見每口箱子都空空如也。

樹林內積雪雖然不深，但脚印

卻可以淸楚看見，這些腳印在林中的中央便停下了，沒有前進跡象。

* * *

大家又回到廟中，人人都茫無頭緒。

這些到底是誰的傑作？難道有人裏應外合？但裏應外合的理由並不成立，因爲從周圍環境看來，並沒有從遠方來的腳印，雪地的腳印騙不了人，也難以做手腳。

唐孟屍體的失踪，林風之死，鏢銀失踪，這三件事會不會連在一起？

狄萬山忽然開口道：「這是唐孟幹的好事。」

梅花和尙插口道：「你瘋啦，唐孟都死了，還會有命幹這些事？」

衆人都道：「不錯。」

狄萬山道：「唐孟詐死！」

衆人都「哦」了一聲。

紀天雄道：「他爲甚麼詐死？」

狄萬山道：「爲了要替兒子報仇。」

紀天雄道：「他詐死要替兒子報仇還說得過去，但又與你鏢銀失踪又有何關聯？」

葉滿天道：「我明白了。」

衆人聽他解釋。

葉滿天道：「唐孟身上的血根本不是自己的血，是他兒子的血，他放迷煙迷倒了大家，就把林風殺了報仇，然後就把鏢銀劫走。」

狄萬山道：「我正是這個想法。」

唐飛仙聽了葉滿天的話，覺得合情合理，也就不敢插嘴，她衹覺得慚愧萬分。

這時，呂不恨道：「但是唐孟去了甚麼地方？」

沒有人答得上來。

雖然廟外有無數腳印，但這些腳印都在廟外百來尺範圍，最遠的也衹在樹林中央停下來。

葉滿天覺得這無數腳印其實衹是一個人行走出來的，目的就是故佈疑陣。

假設唐孟未死，但唐孟去了甚麼地方，他如何帶着無數珠寶離開？

狄萬山懷疑廟內有暗格地牢等設備，於是叫衆人分散去找，但找了半天，沒有人發覺有地牢暗格等，即是說，唐孟不會藏在廟內了。

這些事，會不會眞的是唐孟幹的？這是衆人的初步懷疑。

發生這件事後，最憤怒的，要數狄萬山，這趟鏢不能如期保上北京，損失已不少，現在竟然被劫走了，若果不得回這趟鏢的話，他破了產也賠不起，他眞想不到，堂堂紫金劍客竟然做出這種事來。

這時，葉滿天對大家道：「這件事，我們衹初步懷疑是唐孟做的，但在水落石出之前，希望大家暫時不要離開。」

衆人都道：「應該如此。」

梅花和尙忽然叫道：「奇怪！奇怪！眞奇怪極了。」

衆人都望着他，齊聲道：「甚麼事？」

梅花和尙朝神案的關帝像一指，道：「你們看！」

衆人向關帝像望了過去，原來關帝穿的一件戰袍不知何時被人除了下來，衹是大家一直沒有留意，現在聽梅花和尙一說才看見。

梅花和尙道：「誰人拿關帝老爺開玩笑來了？」

這本來不是一件奇怪的事，但奇怪的是，這件戰袍去了甚麼地方？人人都沒有發現過。

這事說明了甚麼？沒有人想得出來。

梅花和尙又對葉滿天道：「葉大俠，你剛才說咱們大夥兒暫時不能離開這裡？」

葉滿天道：「不錯，因爲這裏人人都有嫌疑。」

梅花和尙道：「然則，我們要在這裏躭到何時？」

葉滿天道：「要到這件事有眉目爲止。」

梅花和尙道：「難道這件事一年沒有眉目就要等上一年？」

葉滿天道：「難說得很。」

梅花和尙道：「啊！我的媽呀，我們的糧食衹剩下三隻狗，這三隻狗能吃一年嗎？」

葉滿天道：「你可以出去殺狗，但不能不回來。」

梅花和尙心中在嘀咕着，他走到自己的行當處，把三隻劏乾淨的狗的其中兩隻拿出來，便向門外走出去。

葉滿天見了，問道：「你去那裏？」

梅花和尙道：「我把這兩隻寶貝拿出門外，用雪藏起來，不然，會發臭了，我可吃不下去。」

唐飛仙跟了出去，道：「大師，我幫你。」

* * *

廟門前的一條石階本來被雪封了尺來厚，但武震鏢局的人進來之前，爲了方便進出，便把這石階的積雪剷掉，一大堆雪堆在廟門右側，倒有三四尺高。

梅花和尙見了這堆雪，衹在廟門右側，貪圖方便快捷，便利用這堆雪來雪藏狗。

當下，梅花和尙便用戒刀在雪堆中挖洞。當挖到尺來深的時候，忽然在雪中發現一些衣布，梅花和尙好奇，繼續向深處挖去，口中對唐飛仙道：「仙兒，妳看。」

唐飛仙見了，也起了好奇心，

待掘得更深時，赫然發現一具屍體，定睛一看，這屍體正是自己父親。

* * *

廟內衆人得到訊息，全都走了出來。

這時，衆人可以肯定，唐孟眞的死了，殺林風，劫鏢銀不是他做的，而是另有其人。

衆人七手八脚的把唐孟的屍體挖了出來，當衆人正想把唐孟屍體抬出之際，在唐孟身旁又發現了一些衣布。

於是衆人便繼續再掘。

不久，大家可以淸楚看見，這原來是關帝穿的一件戰袍，衆人把戰袍拉起，衹見有無數金銀珠寶跌了出來，原來，武震鏢局的鏢銀全都包在戰袍內。

狄萬山終於得回鏢銀，令他笑逐顏開。

「河北三魔」見了這些金銀珠寶，正想搶奪，但被一衆鏢師圍起上來。

「河北三魔」怕的不是武震鏢局的人，而是葉滿天。

狄萬山得回鏢銀後，忙命人到林中拾回十多口箱子，再把珠寶盛在箱內。

「河北三魔」看着這些珠寶，衹不斷吞口水。

* * *

唐孟的嫌疑洗脫了，現在要找的，就是眞兇，可以肯定，這眞兇仍在廟內。

殺死林風之前，誰人放迷煙？這放迷煙的人是不是就是兇手？

但沒有人提出要搜身。

這時，武震鏢局的鏢師李彬忽然與四名鏢師在交頭接耳，衹見他們說話輕聲，也不知道他們在說甚麼，其餘四名鏢師聽了衹不斷在點頭。

他們的行爲極不顯眼，但葉滿天眼光銳利，瞞不過他。

李彬等人交談後不久，衹見李彬與另一名鏢師有意無意間走出門外。

沒有人留意他們的行動，衹有葉滿天全都瞧在眼內。

當二人離開後，葉滿天也假裝無意間走了出去。

葉滿天暗中跟着二人來到廟後，接着他施展輕功躍上屋頂，居高臨下偸看二人的動靜，衹見李彬與另一鏢師拿出一個竹筒，加了些粉末在竹筒內，葉滿天一看便知這些粉末是一些火藥，但有沒有加上其他成份則看不出來。

葉滿天看見二人的勾當，心中已有數，便離開屋頂，若無其事的走回廟內。

不久，李彬及那鏢師也先後回來了，二人也裝着似若無其事一般。

葉滿天看了他們，心中在想：「原來迷煙是你們放的。」

他可以肯定剛才二人在屋後是在製造迷煙彈，當下也不動聲色，衹等二人有所行動才揭發。

李彬及四名鏢師在暗中打眼色，四名鏢師接過眼色，便目光灼灼的看着廟內數十人。

葉滿天知道四人將有所行動，他在等待着。

廟內數十人都是席地坐着的，但李彬慢慢站起身來。

李彬拿起竹筒，接着用火摺子點着了藥引，其中一名鏢師見狀，忙道：「有人放迷煙，小心。」

葉滿天連忙向李彬撲了過去，把李彬提着，李彬沒有反抗，然後弄熄竹筒的火藥引。

在同一時間，其中一名與李彬一起的鏢師見人堆中有人把一件物事放在口中，那名叫李賀的鏢師連忙向那人持刀撲了過去。

那人見李賀來勢兇猛，連忙用手中長槍招架，衆人見這變故，都感到很驚奇。

李賀找到的人，原來就是紀天雄，李賀大叫道：「抓到眞兇了！」

葉滿天雖感到奇怪，但仍不放鬆手上的李彬。

一衆鏢師聽李賀說抓到了眞兇，都感詫異，但人人立時把紀天雄圍了上來。

此時，李彬對葉滿天道：「葉大俠，請放開我，我們抓到眞兇了，就是紀天雄。」

葉滿天半信半疑，向紀天雄望了過去，衹見紀天雄額上淌滿冷汗，一副作賊心虛的樣子，他有點相信李彬的話了，但他仍不放心，把李彬押到紀天雄面前，道：「你有甚麼證據指證他是眞兇？」

李彬道：「你就看看他手上拿着甚麼吧！」

葉滿天道：「紀天雄！你就打開你的手給大家看看吧。」

紀天雄臉露難色，看他的模樣，正想突圍而出，但可惜被衆鏢師團團圍着，而且已有幾把明晃晃的利刀架在他身上，令他動彈不得。

狄萬山走前，把紀天雄的右手掌打開，衹見他手中拿着一小粒黑色藥丸，狄萬山奇道：「這是甚麼？」

李賀道：「這想必是解迷煙的藥丸。」

狄萬山「啊！」的一聲。

原來李彬與李賀等人懷疑較早前放迷煙的人還在廟內，而這放迷煙的人一定藏有解迷煙的藥物，於是，李彬便想出了一個辦法——假裝施放迷煙，然後由另一鏢師假意示警，另四名鏢師已留意衆人擧

動，李賀眼光銳利，當那示警的鏢師說：「有人放迷煙，小心！」時，果見紀天雄探手入懷，隨即想把一件小物事放在口中，但李賀立時加以阻止。

至此，葉滿天也就明白李彬等人剛才的行動了。

此時，葉滿天道：「各位，憑這一點兒，又怎能證明得了他就是兇手，他可能眞的怕被人加害，所以服下解藥也有可能。」

李賀也不說話，便走到紀天雄身上大搜特搜起來，果然，在他身上找到幾顆迷煙彈。

李賀對紀天雄道：「你還有甚麼話可說？」

．紀天雄恨恨的道：「你簡直含血噴人！」

李賀忽然對衆人道：「各位，大家都是在江湖上行走，大家有沒有聽過一個名叫紀天雄綽號『追命槍』的人？」

衆人都大叫道：「沒有聽過！」

葉滿天也沒有聽過江湖上有這個人物。

李賀又道：「那麼大家有沒有聽過雷飛聲這個人？」

衆人齊道：「都聽過了。」

有人道：「雷飛聲就是甘肅蘭州市雷尚奔雷老爺子的長子。」

李賀又道：「大家有沒有見過雷飛聲本人？」

一衆鏢師齊道：「見過了。」

武震鏢局就設在蘭州市，雷尚奔、雷飛聲父子也住在蘭州市，武震鏢局的人見過並不奇怪。

衆人齊想，這與雷公子有何關係？

李賀忽然用手抓向紀天雄臉上，抓着他臉上皮肉向外一扯，便把一個人皮面具扯了下來，紀天雄立時回復本來的面目。

一衆鏢師見了，脫口道：「雷飛聲！」

原來紀天雄就是雷飛聲，蘭州市首富雷尚奔之子。

狄萬山充滿愕然，道：「雷公子，怎麼是你？」

雷飛聲忽然快捷無倫的奪了一名鏢師的刀，十多名武功高强的鏢師見他發難，連忙衝前。

雷飛聲搶了這把刀，不是迎敵，却把那刀向自己心口插了下去，當場死了。

* * *

原來，北京商人黃萬金向蘭州雷尚奔買了一票貨後，雷尚奔便託了武震鏢局保這趟鏢上北京。

雷尚奔原來是一個貪心的商人，雖然家財千萬，但却不知足，收了一百萬的現金後，却教兒子設法把這些金銀珠寶從武震鏢局的手中劫回來。

雷飛聲得到父親授意後，便帶了人皮面具暗中跟踪鏢局中人。

雷飛聲早已打好主意，要伺機施放迷煙迷倒鏢局中人，然後下手，但連月來，鏢局中人都在荒山野嶺宿住，且對鏢銀嚴加防守，荒山之上，地方空曠，迷煙擴散範圍大，因而沒有施放機會。

但來到武聖廟則不同了，於是在廟中便耐心等候下手機會。

雷飛聲見林風與唐孟有過節，於是便在晚間把唐孟殺了，佈下第一個疑陣。

當衆人發覺唐孟遇害後，這時，人人都在談論唐孟之死，對其他事情疏於防範，於是便施放迷煙。

把衆人迷倒後，便把唐孟屍體藏起來，此舉就是讓人懷疑唐孟未死，順理成章地，衆人也就懷疑劫鏢銀的事是唐孟做的了。

原來，雷飛聲帶上人皮面具，假扮紀天雄，又把聲音壓得低低的，却瞞不過鏢師李彬，李彬早就懷疑他是雷飛聲，見他假扮紀天雄，顯然有所企圖，於是便與數名鏢師設下這個計策引他露出眞相。

．當然，雷飛聲施放迷藥時，一定服下解藥，而在李彬假意放迷煙的時候，雷飛聲聽到有人大叫放迷煙，第一個反應就是服下解藥，而他的舉動被李賀全都看在眼內，因而揭發了他的行爲。

雷飛聲見事被揭破了，若果被人查出是受父親唆使的話，他父親雷尚奔就會名譽盡毀，爲了保存父親聲譽，所以祇好自殺了。

* * *

眞兇終於抓到了，但雷飛聲已死，沒有人知道這件事背後的眞相。

每人祇當雷飛聲財迷心竅。

（完）

四騎士傳奇故事/古隆中・文
可飛・圖

假和尚

一舉殲滅　金狗奸黨

這是一間客棧的上房。

燭影搖紅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一張小桌子、一壺美酒、一盤狗肉、一副杯筷、一個據案大嚼的小和尚。

其實，和尚並不算小，年紀已二十出頭，不過是身材略嫌瘦小而已。

和尚的身材雖然略嫌瘦小，但擱在一旁的那隻斗大的朱紅色木魚，却大得出奇，也跟他那瘦小的身材顯得很不調和。

至於他的面貌，不算猥瑣，也談不上英俊，是一張很平凡的面孔，平凡得隨時隨地都可以碰得到的那種平凡面孔。

* * *

就當小和尚一口美酒、一口狗肉地吃得津津有味時，一陣香風捲進一位全身紅色勁裝的美姑娘。

嘿！這小和尚不但是酒肉和尚，還是一個花和尚哩！

如果眞有人這麼想，那就大錯特錯了。

因爲，美姑娘是小辣椒，小和尚是假和尚——都是威震江湖的「四騎士」中人。

* * *

小辣椒一進門劈頭就問：「嗨！呂十全呢？」

假和尚嚥下滿口狗肉，道：「小姑奶奶，妳講不講理？」

「我幾時不講理？」

「講理就好，我問妳，呂十全是妳未來的丈夫，幹嗎找我要人？」

「我爲甚麼不找你要人，昨天，他還跟大法師和你在一起的。」

「昨天是昨天，而且，腿是長在他身上……」

小辣椒截口嬌嗔道：「我不管，你們三個臭男人在一起，準沒幹好事，臭和尚，你說不說？」

假和尚苦笑道：「小姑奶奶，我是假和尚，可不是臭和尚。」

「我偏要叫你臭和尚，死和尚。」

「好！由妳叫吧！」

「那麼，死和尚，快說！」

「說甚麼呀？」

「呂十全在哪兒？」

「不知道，妳就是叫我一千聲、一萬聲死和尚、臭和尚、我還是不知道。」

「眞不知道？」

「阿彌陀佛！我和尚雖然是假的，却從來沒說過假話。」

小辣椒似笑非笑地一嘆，「好吧！我姑且相信你一次。」

假和尚一本正經地道：「多謝小姑奶奶！」

小辣椒道：「不用謝，但你必須替我做一件事。」

假和尚道：「妳的事，爲何不自己去做？」

小辣椒道：「我要去找呂十全。」

假和尚道：「妳又不是不知道：「我是『四騎士』中最懶的一個。」

小辣椒嬌笑道：「就因爲你最懶，所以我才特別栽培你，讓你去活動一下筋骨，來，附耳過來……」

也不知小辣椒在他耳邊說了些甚麼，只見假和尚聽得眉飛色舞地，連連點首道：「好，好！我知道，我知道……」

說完，立即抄起那一隻特大的木魚，匆匆離去。

* * *

像大多數的富翁一樣，覃百萬具有福福泰泰的身材，光可鑑人的禿頂，和一身用眼睛都可以「嗅」出來的銅臭氣味。

但覃百萬却比一般富翁更具有一副討人喜歡、也令人敬愛的慈眉善目。

覃百萬是覃家集上的首富，也是週圍百里以內的萬家生佛。

覃家集的週圍百里以內，不論是誰有金錢上的困難，只要去找覃百萬，準不會失望。

甚至那些屬於金錢問題以外的困難，他也會很熱心地運用他的影響，使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覃百萬姓覃，名子豪，他的家財可能不足一百萬，也可能已超過了一百萬。

但由於上述原因，一般人都尊稱他爲「覃百萬」而不叫其眞名。

也因此，知道覃子豪就是覃百萬的人，眞是少之又少。

今天是覃百萬的五旬華誕，水陸雜陳的盛筵，連大廳前的廣場上都擺得滿滿的，眞箇是車水馬龍，盛況空前。

酒過三巡，菜添五道之後，大廳前的台階上，悄然出現了三個人。

當中一人是壽星公覃百萬，覃百萬的左邊是覃府護院武師葉天行，右邊是覃府新聘的總管聞人杰。

可能是由於喝了酒，也可能是「人逢喜事精神爽」，覃百萬那本來就是神采飛揚的胖臉上，此刻更顯得特別紅潤而容光煥發。

他，目光環掃，然後向葉天行呶了呶嘴。

葉天行點點頭，合掌三擊，揚聲說道：「諸位鄉親，請靜一靜，壽星公有話說。」

全場的嘈雜聲，倏地中止，所有目光也一齊投向台階前。

覃百萬清嗽一聲，以洪亮的話聲說過一番例行客套話之後，才神色一正，道：「諸位鄉親，現在，我要跟諸位研商一個很嚴肅的問題，諸位都知道，也都能體會到，自從本朝高宗皇帝遷都臨安之後，國勢如江河日下，目前，咱們做小百姓的，雖然也能勉强算是安居樂業，但大江北岸的金兵，仍然不時地過江騷擾，刼掠財物，强姦婦女，朝廷沒力量保護咱們，咱們自己也沒力量抵抗，眞箇是人爲刀俎，我爲魚肉，只好任憑宰割，敢怒而不敢言。」

說到這裏，話鋒一頓，又揚聲接問：「諸位鄉親，像這樣的情形，誰能甘心忍受下去？」

「不甘心……」

全體嘉賓同聲回答。

覃百萬又道：「不甘心就得團結起來，羣策羣力，共禦外侮……」

全體嘉賓報以熱烈的掌聲。

覃百萬意氣風發，口沫四濺地道：「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咱們都是具有悠久光榮歷史的中華兒女，炎黃子孫……咱們不容許異族的侵略、侮辱……咱們不但要團結自衞，而且要協助朝廷，揮軍北上，將金國人趕回他們的老家去……」

覃百萬的話，一再地被嘉賓們的如雷掌聲打斷。

稍微停了一下，覃百萬又以激昂慷慨的語聲說道：「諸位鄉親都知道，坐而言，不如起而行，所以，咱們必須馬上採取行動，基於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原則，我覃子豪願意捐出全部家財，支持成立一個保家衞國的自衞隊……」

又是一陣熱烈的掌聲。

覃百萬娓娓地接道：「當然，我覃子豪個人的力量有限，此舉只不過是拋磚引玉，敬請各位鄉親全力支持，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共襄義舉。」

嘉賓中有人揚聲問道：「請問壽星公，咱們這個自衞隊，預計用多少人？」

「多多益善，但最少是二千人。」

「還有，官府方面，會不會懷疑咱們的動機？」

「不會，官府方面，我已經備了案，而且，隊長、副隊長都已由官府派任……」

「那是誰和誰？」

「隊長是本宅總管聞人杰，副隊長是本宅護院武師葉天行，他們二位，都是文武兼備的最佳人選……」

「好，本人捐獻白銀五千兩。」

這一來，立即引起一片捐獻熱潮：

「我捐一千兩……」

「我捐一萬兩……」

「我捐三千兩……」

這情形，使得覃百萬興奮得張開血盆大口，合掌三擊，揚聲說道：「多謝諸位鄉親，大廳內備有捐獻名簿，凡是自動捐獻的鄉親，請即入廳簽名認捐……」

* * *

席未終，人未散。

由於覃府開的是流水席，所以，儘管是席未終，人未散，但席上的美酒、佳餚以及嘉賓的面孔，却已經換過很多次了。

當然，那捐獻簿上的金額，也在直線上昇。

現在，覃百萬正兀立窗前，凝望後花園中一片金黃色的菊花，默然不語。

覃百萬雖然是默然無語，但由他的臉色上、眼神中不難看出，他正神遊於一個無比美滿、幸福的夢境中。

有輕微的脚步聲止於門外，並傳出一聲嬌笑道：「子豪，你在想甚麼呀？」

「想妳呀！」

人影一閃，一名紅衣少婦，像乳燕投懷地，偎向他胸前，仰臉媚笑道：「眞的？」

那是一名約莫花信年華，既美艷又風騷的紅衣少婦，也就是覃百萬的新寵，七夫人花信風。

覃百萬忍不住在她的香腮上吻了一下，道：「我幾時騙過妳。」

「諒你也不敢。」花信風含笑接問：「今天成績如何？」

覃百萬道：「到目前爲止，已收到白銀八十八萬七千五百兩。」

「很不錯，不錯，看情形，天黑以前，應該可以超過一百萬兩？」

「唔……」

「人呢？」

「有錢好辦事，我保證，三天之內，就可招募到兩千名以上的人。」

「好！好好幹，我不會虧待你的。不，給我放老實一點。」

原來覃百萬的「祿山之爪」，已在她的嬌軀上上下其手了。

覃百萬並未「老實」下來，而且還涎臉笑道：「小寶貝，此情此景，就算是柳下惠也老實不起來啊！」

他的「祿山之爪」活動得更加放肆起來。

花信風俏臉一變道：「有人來……」

眞的有人來了，是假和尚。

假和尚背着個大木魚，卓立窗前，咧嘴傻笑道：「很抱歉，打擾二位的雅興了。」

覃百萬胖臉一沉，道：「和尚，你是怎麼進來的？」

假和尚道：「當然是用兩條腿走進來的。」

「有何貴幹？」

「想向你這位樂善好施的壽星公化點善緣。」

「要錢好辦，來人！」

一名小廝應聲飛奔而來。

覃百萬揮手沉聲說道：「帶這小和尚去帳房，送他紋銀十兩。」

假和尚呵呵大笑道：「眞是見面不如聞名，想不到大名鼎鼎的覃百萬，竟然是一個小氣鬼……」

花信風截口問道：「你……你究竟要多少錢？」

假和尚伸出兩根指頭。

花信風道：「是二百兩？」

「不是。」

「二千兩？」

「也不是。」

「二萬兩？」

「還是不是。」

覃百萬插口怒問：「你想要多少？」

假和尚道：「白銀二百萬兩，外加……」

覃百萬截口冷笑：「你瘋了？」

假和尚道：「我正常得很，壽星公，我和尚的話還沒說完哩！」

花信風擺手制止覃百萬接腔，她自己却嬌笑一聲，道：「好！有甚麼話，乾脆一次說出來吧！」

「多謝七夫人！其實，我和尚要說的話也不算多。」假和尚含笑接道：「而且，二百萬兩銀子，我一分一厘也不要……」

花信風道：「你是尋咱們的開心？」

「不是。」

「那你爲何說起話來，顚三倒四的？」

「七夫人，不是我和尚說起話來顚三倒四，只因爲和尚我的話還沒說完。」

「那就快點說吧！」

「是！七夫人，和尚要銀子是實情，不要銀子也是實情，原因是我要將它全部轉獻給大宋朝廷。」

「唔……很有意思。」

假和尚居然由懷中掏出一段狗腿來，啃了一口，道：「當然有意思。」

覃百萬插口冷笑道：「和尚不守清規，簡直是佛門敗類。」

假和尚咧嘴笑道：「就算我是佛門敗類，也比替金國人當走狗的賣國賊要高尚得多，七夫人，妳說是嗎？」

覃百萬怒極之下，反而仰首狂笑道：「很好……」

假和尚截口笑道：「我看……

不怎麼好。」

花信風注目問道：「和尚，你方才的話，是甚麼意思？」

假和尚道：「這個嘛！佛曰：不可說，不可說。」

覃百萬再也忍不住地揚聲喝道：「來人，將這瘋和尚攆出去！」

假和尚又啃了一口狗肉，含含糊糊地道：「壽星公，最好將聞人杰、葉天行兩人都叫來。」

花信風笑問道：「叫他們兩個來幹嗎？」

假和尚反問道：「七夫人，方才，我和尚說過，除了白銀二百萬兩之外，還外加甚麼的，夫人記不記得？」

花信風道：「記得，難道說，外加的就是聞人杰、葉天行兩個人？」

「不，是四位。」

「還有兩位是誰和誰？」

「妳七夫人和覃百萬，一共四位，這也就是說，外加四顆人頭。」

他說得輕描淡寫，就像是要買四個猪頭似地輕鬆。

花信風也表現得很妙，人家要她的人頭，她居然一點也不以爲忤地笑問道：「和尚，你對咱們的底細，好像已經摸得很清楚了？」

假和尚道：「大概是吧！」

「說說看！」

「妳、聞人杰，都是金國人，是居心叵測的間諜。」

「唔……」

「主子覃子豪、葉天行，過去都是滿手血腥，無惡不作的江洋大盜，妳，犧牲色相，攏絡覃、葉二人，假藉保鄉衞國名義，成立自衞隊，實際上是爲了以後金兵南犯時做內應，對不對？」

「完全對。」花信風含笑接問：「你們一共來了多少人？」

假和尚以狗腿骨指着自己的鼻子，道：「就我和尚一個。」

花信風嬌笑道：「就憑你這個小和尚，能要得了咱們四顆人頭？」

「當然要得了，」假和尚含笑接道：「不瞞七夫人說，爲了你們這四塊料，居然要我親自出手，等於是殺雞用上牛刀，我還在暗中罵我太沒出息哩……」

說到這裏，他忽然咧嘴一笑道：「二位來得正好。」

「來得正好的『二位』是聞人杰和葉天行。

葉天行一見到假和尚就臉色一變，道：「你……」

假和尚截口笑問：「我怎樣？」

花信風也同時問道：「這小和尚是甚麼人？」

葉天行苦笑道：「他就是『四騎士』中的老二假和尚。」

花信風俏臉微變，「哦」了一聲，道：「果然是大有來頭的高人。」

假和尚道：「七夫人妳錯了，我和尚有自知之明，既矮又瘦，實在不算高人。」

花信風冷笑道：「少廢話，我正想找你們這所謂的『四騎士』……」

「可惜咱們『四騎士』只來了我一個。」

「那就拿你開刀。」

一頓話鋒，又沉聲喝道：「覃子豪、葉天行，現在是你們立功的時候了。」

「是！」

「是」字聲中，覃子豪、葉天行二人雙雙發動……

葉天行是由假和尚背後揮刀斜斬，集快、狠、準於一爐，不愧是黑道高手。

覃子豪則是穿窗而出，揮掌擊向假和尚的前胸。

別瞧覃子豪胖嘟嘟的，却一點也不影响他身法的靈活，至於那掌力的雄渾，更具有開碑裂石的威力。

人影飛閃間，但聽「砰」地一聲巨震，覃子豪那分明是擊向假和尚前胸的雙掌，竟然結結實實地擊在假和尚背後的鋼質木魚上，震得他悶哼一聲，倒射而回，撞在窗戶

上，登時畢命。

至於葉天行，却是發出一聲凄厲慘呼，撫胸疾退，但只退了三步就倒斃一旁──他的致命傷是左胸插着的一段狗腿骨。

假和尚一個照面下，就輕描淡寫地扳倒兩個黑道巨擘，這情形，自然使得花信風、聞人杰二人臉色爲之大變。

但假和尚却高喧佛號道：「阿彌陀佛，佛祖原諒！我假和尚又殺了兩個大壞蛋。」

聞人杰冷笑道：「如此心狠手辣，佛祖不會原諒你的。」

假和尚笑道：「佛祖不肯原諒我也不要緊，反正我是假和尚，死後上不了西天。」

花信風也冷笑道：「你一定下地獄！」

「很好，有勞二位前頭帶路……」

話聲中，「嘩啦」一聲，窗戶已被他的鐵木魚砸得稀爛。

這一無上威力的展示，使得花信風、聞人杰二人的臉色又爲之一變。

假和尚淡淡地一笑道：「我假和尚難得動用一下木魚，你們兩個應該感到無上光榮才對。」

花信風、聞却杰二人互望了一眼，沒有挪動一下，也沒接腔。

假和尚又道：「請啊！覃子豪、葉天行二人正等着你們，早點上路，黃泉路上，也好結伴同行。」

花信風、聞人杰二人又互望了一眼，「錚」地一聲，雙雙亮出長劍，也雙雙由被鐵木魚砸爛的窗戶中「昂然」而出。

花信風、聞人杰二人悶聲不响地揮劍進擊，劍招之奇詭與勁氣之凌厲，都夠得上稱爲武林中難得一見的一流高手。

但誰也沒想到，他們這雷霆萬鈞的攻勢却是虛招，招發一半，兩人的左手一揚，沉喝一聲：「打！」立即雙雙長身而起，分向疾射而去。

當然，他們也預計到，這樣的「走」法，至少有一人可以逃出生天。

這情形，使得假和尚爲之啼笑皆非地沉喝一聲：「留下命來！」

右手鐵木魚脫手射向聞人杰，左手却順手撿起葉天行的彎刀射向花信風，兩聲凄慘號叫也隨之傳出。

花信風、聞人杰兩人的命都留下來了，花信風是被一刀穿胸，聞人杰則是被木魚砸中背部，兩個人都當場畢命。

假和尚楞了一下，才苦笑道：「眞差勁！」

（完）

上文提要：杜天龍服下柳三夫人送給的一截參王，很快甦醒過來，但杜天龍却說是解藥，並非眞的千年參王，因此他們對柳三夫人的身份有看法……到達長安柳記長福號，二總管焦朋帶杜天龍等三人去見大東主柳鳳閣，聽說他已三年沒有夜間會客，柳鳳閣坐在椅上，腰下部全被長袍蓋住，柳大東主願付二十萬年薪邀杜天龍等保護柳三夫人母女倆……



新派奇情詭譎故事／金童·文　可飛·圖

無形劍

把握機先狩獵物　察看動向歇鏢業

但聞歐陽鳳大聲喝道：「天龍，回來，看賤妾取他們的性命。」

杜天龍聞聲警覺，抬頭看去，五支燕子鏢翔空而起。

他心中明白這燕子追魂鏢的厲害，立時一吸氣，抱起王人傑，疾退八尺。

那燕子追魂鏢，眞如飛燕翔翔，迴轉盤旋，竟然使人無法看清那一支燕子鏢，分襲向甚麼人。

忽然間，燕子鏢交互而下，穿旋飛舞，分往向形和另外四個精悍大漢飛去。

五人中，兩個人揮動着兵刃撲打，三個人，却往一側躲去。

但無一人逃過燕子追魂鏢。

只聽一連串呼喝慘叫，三個人立刻倒了下去，氣絕而亡，另兩個雙手蒙臉，蹲在地上哀號大叫。

燕子追魂鏢並未落地，仍然在空中翩翩飛舞。

突然間，歐陽鳳目光轉到了那枯瘦的黑衣人身上，手中握住掌中僅餘的三枚燕子追魂鏢。

枯瘦老人冷哼一聲，道：「好惡毒的暗器。」突然縱身閃到一株大樹之後，再一躍，人踪頓杳。

燕子追魂鏢天下聞名，但見中過燕子追魂鏢威力的人，却是少之又少。

原來，歐陽鳳心中滿懷忿怒，施用最厲害「五燕迴旋」的手法，打出五枚燕子鏢，飛臨幾人頭上時，借巧妙的迴旋力量，自相輕微撞擊，燕腹的機簧便震，口爪尾處暗藏的毒針、毒水激射而出，五燕交飛，威力遍及兩丈方圓，再加上兩人揮動兵刃擊打，更是火上加油，五個人全都傷在激射橫飛的暗器之下。

杜天龍眼看敵人五死一逃，才回顧了懷中的王人傑一眼，低聲呼道：「人傑，你醒醒！」

王人傑臉色蒼白，睜開雙目，望了杜天龍一眼，道：「總鏢頭，我快要不行了，你不用管我……這些年來，你們……夫婦待我不錯……」

斷斷續續說幾句話，重又閉上雙目。

這時，歐陽鳳已然檢起了落在地上五枚燕子鏢，低聲道：「天龍，王鏢頭怎麼了？」

杜天龍黯然道：「傷得很重。」

歐陽鳳道：「咱們快些趕路，回洛陽再想辦法，希望他能撐回去。」

杜天龍點點頭，抱着王人傑飛身上馬，吩咐幾個趟子手，趕着車子慢走，一加勁，健馬如箭，直向前面衝去。

八手女飛衛歐陽鳳緊追在杜天龍的身後。

杜天龍的坐馬，本是千中選一的龍種，雖然加了一人的重量，仍然是快如飄風閃電。

歐陽鳳縱馬急追，不過是勉強趕上。

近一天的行程，在杜天龍拚命急趕之下，不過三個時辰，趕回到洛陽龍鳳鏢局子。

一躍下馬，抱着王人傑直入大廳，口中喝道：「溜馬！」

這時，鏢局中幾位鏢頭和徐二先生都迎接了出來。

杜天龍急急說道：「快，快把城裏好大夫全部請來。」

不用多問，任何人都已瞧出了王人傑身受重傷。

但杜天龍走得太快，都未看清楚王人傑受傷的情形。

杜天龍一口氣，衝入了花廳之中，才把王人傑放在床上。

這本是杜天龍接待貴賓的下榻之處。

三個鏢頭，靜靜的站在花廳中，鴉雀無聲。

杜天龍雙目盡赤，滿臉倦容，但過度的傷痛，却使他強自支撐着。

徐二先生快步行了過來，捧着一盆面水，道：「總鏢頭，先洗把臉。」

杜天龍長歎一聲，匆匆的洗去臉上灰塵，又行到木榻前面，沉聲叫道：「人傑，人傑，你醒醒啊！咱們已經回到了洛陽了。」

王人傑全身僵硬，只餘下一口游絲般的氣息，看樣子，隨時可以斷氣。

這時，三個鏢頭都圍攏過去。

除了滿身的塵土和蒼白的臉色之外，王人傑全身不見傷痕。

片刻之後，歐陽鳳也趕回鏢局，但她一躍下馬背，胯下的坐馬，立刻長嘶一聲，倒在地上死去。

歐陽鳳匆匆回房，換了一身衣服，趕到花廳，洛陽的名醫已陸續趕到。

四大名醫會診之後，作了一個結論說，寒毒深入內腑，回天乏術，他們沒有把握下藥。

杜天龍道：「我知道他傷得很重，眞要醫不好，我也不會怪到諸位身上，但四位總要留個藥方子下來，盡盡人事啊！」

四大名醫又商量了一陣，才合商出一個藥方子，飄然而去。

杜天龍立刻吩咐徐二遣人去抓藥，但心中明白，王人傑這些身受，比他在藍田的傷勢何止重上十倍，但他盡心力，祇望心理上能得到一些安慰。

歐陽鳳一直暗中留心着大夫，但她却沒有勸說杜天龍先保重自己，休息一天。

煎好藥物，杜天龍親自替王人傑灌下去。

四大名醫還是眞有些本領，王人傑吃下了一服藥後，竟然使呼吸強了一些。

杜天龍心中又升起了一份希望，吩咐徐二，道：「再派人去請四位名醫來，說他們的藥物見了效用。」

四位名醫沒有再來，但却交人帶回來一個白紙條兒，上面寫道：「迴光返照，命難久留，閣下還是準備後事吧！」

四個人的條子雖然口氣不同，但却是一樣的含意、內容。

看完了四張白紙條兒，杜天龍心頭火起，正想吩咐徐二，硬把四個名醫抓來，只見一個趟子手急急奔了進來，道：「啓稟總鏢頭，有一位年輕人求見……」

杜天龍一揮手，接道：「我沒有空見客。」

趟子手道：「小人說過了，但來人非見不可。」

杜天龍怒聲喝道：「甚麼人這樣兇霸，徐二，派人去給我攆出去！」

祇聽見一個清朗的聲音說道：「杜總鏢頭乃是中原一大豪傑，作事竟然如此……」

杜天龍轉目望去，祇見說話的人祇不過二十上下年紀，穿着一身藍衣，劍眉入鬢，星目閃光，英挺中，另具有一股凜凜傲氣，不禁一皺眉頭，道：「朋友甚麼事，可以說了，杜某今天很忙。」

藍衣人冷笑一聲，道：「杜總鏢頭雖然稍有名氣，但在下還未看在眼中，此番在下拜訪龍鳳鏢局，祇希望拜見在下一位恩兄。」

這少年冷凜的氣度，英俊的外形，使得杜天龍急躁的心情鎮靜了下來，緩緩說道：「閣下的義兄是那一位！」

藍衣少年道：「王人傑，貴局中一個鏢頭。」

杜天龍忽然虎目含淚，黯然說道：「你祇怕是來晚了一步。」

藍衣少年劍眉蝦動，俊目放光，冷厲的說道：「爲甚麼？」

杜天龍道：「他受了重傷。」

藍衣人道：「甚麼人傷了他，我王恩兄又現在何處？」

杜天龍道：「傷在一種很歹毒的掌力之下，人現在躺在花廳。」

藍衣人未再多言，舉步進入花廳。

祇見他身子閃了幾閃，人已越過了杜天龍等，進入了花廳內室。

王人傑直挺挺的仰臥在床上，臉上是一片蒼白，不見一點血色。

伸手在王人傑的前胸按了片刻，藍衫人突然發出一聲冷笑，說道：「寒陰透骨掌！」

杜天龍道：「不錯，是寒陰透骨掌所傷。」

藍衣人神情肅然，從懷中摸出一個玉瓶，倒出了兩顆丹丸，投入了王人傑口中，緩緩說道：「扶他坐起來。」

杜天龍應了一聲，扶起了王人傑。

藍衣人目光一掠杜天龍，舉步登上木榻，盤膝在王人傑的後面，伸出右手，抵在王人傑的背心之上。

一股熱流湧入了王人傑的背心。

但藍衣人的臉上，很快的泛現了汗水，片刻後，汗珠如雨，一顆接一顆的滾了下來。

王人傑慘白的臉上突然泛起了淡淡的血色，長長吁一口氣，睜開了雙目。

藍衫少年人收回了按在王人傑背上的右掌，掏出一方絹帕，拂拭一下頭上的汗水，緩緩說道：「可以讓他躺下休息一會了。」

杜天龍轉目望去，祇見那藍衫少年人臉上一片蒼白，但他仍然睜開雙目，走下了木榻，立刻席地而坐，閉上雙目，運氣調息。

杜天龍輕輕放下了王人傑的身子，悄然退到廳門口處，替兩人護法。

花廳中，一片寧靜，靜得聽不到一點聲息。

歐陽鳳悄然行到丈夫的身側，正想開口，却被杜天龍示意攔阻。

凡是行近花廳的趟子手，還未來得及說話，都被杜天龍揮手示退。

他生恐聲音驚擾了那藍衫人。

杜天龍已看出這藍衫人是王人傑唯一的救星。

時光在沉默中溜走，足足過去了一個時辰之久。

花廳中响起了一聲輕微的聲息。

轉頭看去，祇見那藍衫人已悄然站起了身子，行向木榻查看。

杜天龍緩步入廳，低聲說道：「閣下，看看王兄有救麼？」

藍衫人回顧了杜天龍一眼，沉聲說道：「我會盡最大的力量，用不着杜總鏢頭囑咐。」

杜天龍心中暗暗忖道：這年輕人好大的火氣。

藍衫人未再望杜天龍，凝目在王人傑身上查看了一陣，搖頭歎口氣，自言自語的說道：「下手很重，似乎是非要一舉把人置於死地不可。」

杜天龍雖然感激他救助王人傑的性命，但又覺得這人少不更事，神情冷峻，既非向自己問話，也就不再接口。

歐陽鳳緩步行近木榻，望了望王人傑，大喜道：「天龍，王鏢頭好像是醒過來了。」

藍衫人向後退了兩步，道：「杜總鏢頭，甚麼人傷了在下義兄？」

杜天龍道：「一個穿着黑衣的矮瘦老者。」

藍衫人道：「沒有名字？」

杜天龍道：「應該是有，但他沒有說出來。」

藍衫人冷笑一聲，道：「杜總鏢頭應該記得他的樣貌吧！」

杜天龍道：「自然記得。」

藍衫人道：「可否替在下描述一下？」

杜天龍略一沉吟，把那黑衣老人的形貌，很仔細的說了一遍。

藍衫人聽得很用心，聽完話，立刻說道：「兩位請好好照顧他的傷勢，在下告辭了。」

說完就走，也不待杜天龍答話，轉身疾走而去。

杜天龍望着那藍衫人的背影，心中暗暗忖道：這年輕人，當眞是孤傲得很。

突聽一聲長長的歎息，傳入耳際。

轉頭望去，祇見王人傑已然睜開雙目。

杜天龍急步行近木榻，低聲道：「人傑，好一些麼？」

王人傑點點頭，道：「屬下好多了，多謝總鏢頭救了屬下之命。」

杜天龍急急搖頭，道：「人傑，不是我們。」

王人傑鎖着眉頭，苦笑一下，道：「不是總鏢頭，又是甚麼人呢？」

杜天龍吁口氣，道：「一個穿着藍衫的少年。」

王人傑奇道：「穿藍衫的少年，長得甚麼樣子？」

杜天龍道：「二十上下的年紀，長得很英俊。」

王人傑沉思了一陣，搖搖頭，道：「不認識。」

歐陽鳳接道：「他身佩長劍，稱你恩兄。」很仔細的說明了經過之情形。

王人傑苦笑一下，道：「仍然是想不起來。」

杜天龍無可奈何的說道：「我想，他還會再來，也許，你見了他之後，就會認識了。」

王人傑道：「總鏢頭，在下父母早死，孑然一身，除了我授業的恩師之外，再無親近的人，但我授業恩師人已七十多歲，除此之外，祇有咱們鏢局裏的人。」

杜天龍心中亦是大感奇怪，但他看出王人傑眉宇間，倦意隱隱，當下說道：「人傑，你好好的養息，我們也該休息一下了。」

王人傑看那杜天龍衣服上塵土滿身，想是爲了自己的傷勢，連衣服也未來得及換，歎道：「爲屬下傷勢，總鏢頭連衣服也未換。」

杜天龍搖搖頭，道：「人傑，這樣說，就叫我慚愧莫名了，你是爲了救我才身受重傷。」

王人傑口齒啓動，還想說話，却被歐陽鳳攔住，道：「王鏢頭，你傷勢初癒，不宜多言，好好休息吧！」

拉上棉被，雙雙退出花廳。

王人傑心中甚爲感動，但却閉上雙目，未再多言。

* * *

三日時光，匆匆而過，王人傑的傷勢已然大好，已可盤坐調息。

需知那寒毒雖然厲害，致人於死，但祇要能把寒毒除去，傷勢復元得很快。

王人傑沒有再問那藍衫人的事情，因爲他不相信這是眞的，但杜天龍夫婦却是難以放下，祇覺那藍衣少年第二天未來，第三天應該回來，那知一連三日，竟然是全無消息。

第四天，王人傑已然完全康復，杜天龍特地備了一桌酒席，設宴花廳，慶賀王人傑大傷痊癒。

事情就有那麼一個巧法，酒宴剛剛擺好，過關刀雷慶匆匆而至。

一脚跨進了大廳門，陡然怔在當地。

杜天龍一抱拳，道：「大哥來得正好，快請入席。」

雷慶一面舉步入席，一面大聲叫道：「兄弟，聽說路上出了事。」

杜天龍道：「一言難盡，大哥，你坐下，咱們一面喝，一面聊。」

歐陽鳳微微一笑，道：「虧了王鏢頭，替天龍挨了一記寒陰透骨掌。」

王人傑道：「屬下身受總鏢頭照顧培育，理當効死。」

雷慶乾了一杯酒，雙目盯在王人傑的臉上，道：「王兄弟，你是深藏不露啊，寒陰透骨掌惡毒無比，你竟然能挺住沒事。」

王人傑笑道：「老英雄誤會了，人傑這點能耐，如何能挺得住寒陰透骨掌的惡毒，不知總鏢頭用甚麼仙丹靈藥，救了人傑的命。」

雷慶笑一笑，接道：「弟妹，是不是那位柳三夫人，多給了一截千年參王？」

杜天龍搖搖頭，說明了經過，接道：「事情確然有些奇怪，照說那位少俠，早該回來了，至少要瞧瞧王鏢頭的傷勢如何，想不到他竟然去如黃鶴。」

雷慶道：「人傑，你想想看，如是眞有這麼一個人，你應該想得起來。」

王人傑很認眞的想了一陣，道：「我實在想不出，不但我沒有這麼一位兄弟，而且我根本不認識這麼一個人。」

雷慶道：「這就奇怪了……」

祇聽一個清朗的聲音，說道：「並不奇怪，王恩兄大俠氣度，爲善不記於心，但，在下母子身受大恩，自然是永記於心了。」

隨着那說話之聲，緩步行入一個身着藍衫的俊美少年。

藍衫少年的肩上還扛着一個很長的蔴布袋子。

祇見他放下袋子，整整衣冠，恭恭敬敬的對王人傑拜了下去。

王人傑吃了一驚，道：「這位小兄弟，你認錯人了吧！在下不認識你兄弟。」

藍衫少年微微一笑，道：「恩兄可是叫王人傑？」

王人傑說道：「不錯，在下是叫王人傑。」

藍衫少年伸手從懷中取出一幅白絹，道：「這是家母手繪王恩兄圖樣，恩兄請看看像是不像？」

王人傑伸手接過，果見白絹上繪着一幅圖像。

圖像和王人傑一般模樣，祇是稍爲年輕了一些。

王人傑茫然了，輕輕歎息一聲，道：「圖像倒是有些像在下，祇是在下實在想不起來，幾時和你兄弟見過面了？」

藍衫人長長吁一口氣，道：「十三年了，那時小弟祇是一個六七歲的孩子。」

說完話，恭恭敬敬的叩了個頭。

王人傑閃到一側，道：「小兄弟，快請起來，有話坐下說。」

杜天龍、雷慶、歐陽鳳全都站起了身子，道：「閣下請坐下來詳談。」

藍衫人對王人傑一抱拳，道：「恩兄，小弟却之不恭，我這裏謝座了。」

他對王人傑神態恭敬，言詞虔誠，但對杜天龍夫婦和雷慶却是不假詞色，連看都不多看三人一眼，一副旁若無人的氣勢，似乎這花廳中祇有王人傑和他兩人一般。

對這年輕人的冷傲，雷慶和杜天龍都未太放在心上，但歐陽鳳却是臉有不愉之色。

王人傑輕輕咳了一聲，道：「小兄弟，你貴姓呀？」

藍衫人欠一欠身，說道：「小弟凌度月。」

王人傑道：「是凌兄弟，在下失敬了。可是，王某人始終想不起在那裏見過凌兄？」

凌度月黯然一嘆，道：「十三年前，恩兄在江州郊野，救下的寡母孤兒，王恩兄心中早已忘記，但

家母和小弟，却是念念難忘恩兄的大德。」

王人傑似乎想起來了這一段往事，輕輕歎息一聲，說道：「凌兄弟，這些事，是我輩中人理所當然，想不到，凌兄弟竟然如此……」

凌度月接道：「王恩兄，在一個行俠仗義的人而言，這也許不算甚麼，但在我們母子而言，那是無法報答的大恩，小弟這次出道江湖，家母交代了小弟一件事，那就是務必找到恩兄，所以，小弟走遍了大江南北，耗時近年，才打聽出王恩兄的落脚之處。」

王人傑道：「令堂也眞是，這多年了，怎的還這樣念念難忘。」

凌度月微微一笑，說道：「小弟到此之時，適巧遇上王恩兄身中毒掌，暈迷不醒……」

王人傑一抱拳，接道：「多虧你凌兄弟伸手相救。」

凌度月輕輕歎口氣，說道：「恩兄言重了。」

回頭指着那麻布袋子，接道：「小弟知悉了出手傷害恩兄的人，因此，把他生擒來此，但又怕萬一擒錯了人，希望恩兄查看一下。」

王人傑呆了一呆，道：「你說，那麻布袋子中是人……」

凌度月道：「是的。」行了過去，伸手拉開了袋子。

祇見袋中有一個身材枯瘦，閉着雙目的老人。

一見那臉孔，不用再看身上，王人傑已認出，那正是使用寒陰透骨掌的人。

不覺地點點頭，杜天龍、王人傑齊聲說道：「不錯，是他。」

凌度月笑道：「他叫陳大風，是出身大雪山玄陰門下。」

王人傑道：「此人的寒陰透骨掌兇殘霸道，凌兄弟怎樣生擒了他？」

微微一笑，凌度月道：「寒陰透骨掌雖然霸道，但小弟還不放在心上。」

王人傑道：「他死了沒有？」

凌度月道：「小弟未能確定他是否眞正兇手，不敢擅自取他之命，問過恩兄後，再作決定了。」

王人傑道：「此刻他……」

凌度月道：「被小弟點了穴道。」

王人傑道：「可否解開他身上穴道，我想問他幾句話。」

凌度月笑道：「自然可以。」

起身離席，在那黑衣人陳大風的身上連拍了數掌。

陳大風長長的吁了一口氣，睜開了雙目。

打量了四週的形勢一眼，陳大風忽覺臉上一熱，垂下頭去。

凌度月冷冷說道：「陳大風，你聽着，你現在唯一的活命機會，就是我那恩兄，心生仁慈，饒你一死，現在，你答覆他的問話，如是有一句虛言，被我聽出，或是倔强不答，就讓你再嘗嘗我『搜穴手』的滋味。」

一提到「搜穴手」，陳大風不禁臉色一變。

陳大風輕輕歎息一聲，微微頷首。

凌度月一抱拳，道：「王恩兄，可以問他了。」

王人傑目光轉注到陳大風的身上，一拱手，道：「陳兄，江湖上，各爲其主，難免彼此衝突，因此，在下對傷在寒陰透骨掌下一掌，並沒懷恨於心。」

陳大風嗯了一聲，欲言又止。

王人傑道：「大雪山玄陰門下，甚少有在中原武林道上走動，而且，你陳兄，也不是爲了財物劫鏢……」

陳大風忍不住了，冷笑一聲，道：「你究竟要問甚麼？」

王人傑道：「祇問兩件事，陳兄如是都能夠據實回答了，在下斗膽作主，放你陳兄離開。」

陳大風雙目神光一閃，道：「這話當眞麼？」

王人傑肅容道：「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凌度月道：「在下已經說過了，王恩兄，是唯一能放你離開的人。」

陳大風一和凌度月的目光接觸，立時流露出一種畏懼之色，緩緩轉過頭去，道：「王鏢頭請問吧！在下知無不言，不過，我知道的，也有限得很。」

王人傑回目望了杜天龍一眼，轉首看向陳大風緩緩說道：「爲甚麼你們要劫持柳三夫人……」

陳大風急急接道：「奉命。」

王人傑道：「奉何人之命？」

陳大風說道：「慢着，這算不算一件事。」

凌度月冷笑一聲，道：「陳大風，用不着耍花招，這怎麼算一件事，至少，你該說出身受何人指示，爲何和龍鳳鏢局結怨，才能算一件事。」

陳大風點點頭，道：「好，我奉了……」一咬牙，突然住口不言。

凌度月突然站起身子，怒聲喝道：「你怎麼不說話了？」

杜天龍歎息一聲，道：「他死了。」

凌度月微微一呆，伸手托起了他的下顎。

祇見他口鼻之中，緩緩湧出血來，臉色也變得一片青紫。

顯然，是中奇毒而亡。

呆了一呆，凌度月緩緩說道：「他好像是中了毒。」

杜天龍道：「不錯，凌少俠，一種奇毒無比的藥物，藏在口中，借說話的機會，咬碎了毒藥的外殼。」

凌度月臉上祇是一片愧疚之色，回顧了王人傑一眼，說道：「王恩兄，小弟慚愧。」

王人傑道：「這事怎麼能夠怪到凌兄弟。」

凌度月歎口氣，道：「有一件事，小弟想不明白。」

杜天龍道：「凌少俠請說出來大家聽聽。」

凌度月道：「我擒下他時，曾以『搜穴手』折磨他說出不少內情，他忍受了無比的痛苦，都撐了下去，不肯自絕，何以，此刻，他會突然咬破了口中的毒藥而死呢？」

杜天龍道：「那時，他也許沒有想到，你會把他帶來洛陽龍鳳鏢局。」

凌度月道：「我應該搜搜他的口中，找出那粒毒藥，他就不能自絕了。」

杜天龍一面吩咐鏢局中的伙計，把屍體抬下去，設法掩埋了，但不許驚動到官府。

凌度月突然站起身子，一抱拳，道：「王恩兄，小弟告辭了。」

王人傑吃了一驚，道：「你要往那裏去？」

凌度月道：「小弟去查查看這陳大風的來歷，務必對恩兄有個交代。」

他說走就走，王人傑想阻止，那裏還來得及，但見他身形一晃，人已離了花廳，閃一閃，踪影全無。

他來得像一陣風，是那麼突然，去得像一道閃電，忽然間消失不見。

王人傑追出花廳，那裏還能見到凌度月的影子。

杜天龍輕輕咳了一聲，道：「王兄弟，凌少俠去遠了，你請回來吧！」

王人傑追出花廳時，祇見到人影一閃，自知這點能耐，絕然無法追上，緩緩回到花廳。

雷慶突然輕輕歎一口氣，道：「人傑，你先想想看，十三年前，有沒有那麼回事，你救了一對寡母孤兒？」

王人傑點一點頭，說道：「有這麼回事。」

雷慶道：「既然有這麼回事，對凌少俠的來歷，咱們就不用懷疑了。」

杜天龍道：「大哥，凌少俠爲了救王兄弟的性命，不惜消耗本身眞元，如是沒有深情大恩，很少人願意如此。」

王人傑低頭道：「總鏢頭，屬下不敢當高稱。」

杜天龍怔了一怔，突然伸手一掌，拍在王人傑的肩上，笑道：「人傑，你救了我的性命，還有甚麼說的，從此之後，咱們是兄弟相稱，這龍鳳鏢局子所有的財產，從今天起也是有你兄弟一份。」

王人傑心頭一震，道：「總鏢頭，這個屬下怎敢……」

杜天龍搖搖頭，接道：「人傑，你再推辭，那就是見外了，你想想，你如是爲了救我的命，死於那寒陰透骨掌下，這一輩子，我能夠活得安心麼？我和你大嫂已經商量過了，萬一你有個三長兩短，我們夫婦也要傾盡龍鳳鏢局的財力，你大嫂還要回綠竹堡去，找四個幫手，無論如何，都要替你報了這個仇，現在，吉人天相，兄弟你大傷盡復，我和你大嫂心中這份高興，那是不用提了，這件事，我和你大嫂早有了決定，王兄弟，你就別再推辭了。」

王人傑還待推辭，却被雷慶攔住，道：「人傑，話已經說得很明白，你如是再推辭，那就是矯情了。」

話說得太重，王人傑怔了一怔，果然不敢再推托。

雷慶微微一笑，目光一掃杜天龍和歐陽鳳道：「你們兩位想好了沒有？」

歐陽鳳道：「大哥，可是問這龍鳳鏢局子的事麼？」

雷慶道：「是啊！瓦罐不離井口破，將軍難免陣上亡，鏢局子這一行，此起彼落，從來沒有一家能夠紅過三十年。」

杜天龍道：「大哥說得是，小弟夫婦是已決定關了這座龍鳳鏢局子，不過，現在，我們多了一位合夥人，得和人傑商量一下了。」

王人傑急急說道：「這個，總鏢頭夫婦決定，人傑怎能置喙。」

杜天龍笑道：「咱們龍鳳鏢局子有三份，我們夫婦各一份，你兄弟一份，總得和你商量一下。」

王人傑自知無法推辭，祇好答應了下來。

杜天龍突然哈哈一笑，道：「咱們哥兩個，這一次鬧得小兄差一點客死去路，你幾乎殘於歸途，總算證明了一件事。」

王人傑道：「甚麼事？」

杜天龍道：「便宜佔不得，如是把柳三夫人送到長安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閃電神馭平步青，豈肯白白把幾萬兩銀子給咱們。」

王人傑微微一笑，道：「咱們還證明了第二件事。」

祇聽得杜天龍怔了一怔，道：「第二件甚麼事？」

王人傑道：「名揚天下的寒陰

透骨掌，並不是中人必死，也非無藥可救。」

杜天龍一掌拍在王人傑的肩膀上，道：「說的是啊！兄弟，咱們中了寒陰透骨掌，但還好好活着，說給別人聽，不知道是不是有人相信？」

雷慶說道：「有人相信，至少，我相信。」

王人傑忽然一整臉色，道：「我沒有看清楚，大哥，大嫂怎麼收拾向形等幾個人？」

杜天龍望了歐陽鳳一眼，道：「是你大嫂的燕子追魂鏢，用的是『五燕迴旋』手法，除了陳大風見機而逃之外，其餘的都傷在燕子追魂鏢下。」

王人傑道：「小弟沒有眼福，這些年來，一直沒有見過大嫂名動江湖燕子追魂鏢奇妙手法。」

雷慶道：「王兄弟，你年紀輕輕的，以後還有見識的機會，像老哥我這把年紀，聞名倒是久矣，但却沒有見過，祇怕這一輩很難見識到了。」

歐陽鳳嫣然一笑，道：「雷大哥，王兄弟，燕子追魂鏢施用的技巧，祇是一種巧力，祇要下點功夫，很容易就學會了，厲害處，是那燕子追魂鏢的靈巧，兩位眞想見識一下，咱們到花園去，我給你們演習一次。」

王人傑道：「好啊！小弟不算啦！應該給雷老英雄開次眼界。」

歐陽鳳站起身子，第一個向花園中走去。

王人傑緊隨身後，依序是雷慶和杜天龍。

雷慶回頭望了一眼，道：「杜兄弟，如是在關洛道上，由弟妹給那陳大風一記燕子追魂鏢，你就不致於挨那一下寒陰透骨掌了。」

杜天龍道：「大概是吧！」語聲一頓，接道：「如是這一次一見陳大風，就打出燕子追魂鏢，王兄弟也不致於二度傷在他的寒陰透骨掌下了。」

不用再看，雷慶已想到那燕子追魂鏢的厲害了。

* * *

名動關內的龍鳳鏢局子突然歇了業，不再接受各方托保之物。

但事實上，祇要留心一些，就不難發現，龍鳳鏢局子的四週，突然多了不少作小生意的人。

這些人不停的在龍鳳鏢局的四週走動着。

那緊閉的大門內，更有着兩個精幹的趟子手，不停的來回走動。

龍鳳鏢局子名雖是歇了業，但裏裏外外，卻有着很森嚴的戒備。

這是個清朗的天氣，杜天龍、王人傑，以及名動江湖的杜夫人，八手女飛衞歐陽鳳，和來開封作客的過關刀雷慶，圍坐在鏢局大廳中的一張圓桌上。

雷慶喝着茶道：「杜兄弟，十幾年來，你就沒有過過這麼清閒的日子了！」

杜天龍道：「唉！大哥，這日子清閒是清閒，但兄弟也許生得勞碌命，這份清閒，倒成了一種苦悶。」

雷慶道：「兄弟，等人的味道，本來就不好受。」

這時，一個趟子手快步向大廳處奔了過來。

那趟子手內心很急，急得幾步就衝進了大廳。

王人傑一皺眉頭，道：「甚麼事？」

趟子手道：「有個人求見總鏢頭。」

王人傑看他臉色一片驚悸，心知一定有非常之變，當下一皺眉頭道：「甚麼樣子的人？」

一面舉步向外面走去。

趟子手道：「一個玩長蟲的老頭子，帶了一個小孫女兒。」

王人傑嗯了一聲，道：「走！帶我瞧瞧去。」

杜天龍突然插口道：「人傑，咱們在廳裏等他們。」

揮揮手，對那趟子手說道：「叫他們進來。」

趟子手似是吃過了甚麼苦頭，帶着一臉震驚之色，轉身而去。

這幾天來，杜天龍等都有着戒備，身上都暗藏着兵刃，也用不着更衣準備。

這時，過關刀雷慶還未走，留在鏢局中。

歐陽鳳緩緩站起身子，道：「賤妾躲在大廳後面，你們哥兒三個小心和他談談吧！」

杜天龍道：「咱們照着商量的手勢行事。」

歐陽鳳頷首一笑，轉入廳後。

那是早經選好的地方，既可隱蔽住身形，又可監視到大半個敞廳中的地方。

雷慶道：「僧道尼儒女老殘，這七種人如若不是身懷絕技，很少在江湖上走動的，咱們得小心些。」

杜天龍點點頭，把三人的座位分開，各距五尺，杜天龍居中，雷慶、王人傑分列左右。

三人也就不過是剛剛坐好，趟子手已帶着一個身着黑色褲褂的老者，手中提着一個藤子編成的大簍，帶着一個十六七歲的少女，走入了大廳。

老者大約五十多歲，留着花白山羊鬍子，藤簍上蓋着一塊黑布。

少女長得很美，但衣着却是很土氣，大紅褲子，一雙天足，青布對襟的短衫，雙手腕上，帶着一對

閃閃耀眼的金環，一條大辮子，直垂在屁股下面。

那老者走入大廳之後，兩眼亂轉，打量了大廳的形勢，景物。

杜天龍一抱拳，道：「區區杜天龍，老丈有何見教，但請賜告！」

黑衣老者嗯了一聲，緩緩放下手中的藤編的簍子，揭去上面的黑布，立時伸出一個全身赤紅的蛇頭。

杜天龍目光到處，祇見那是一條很少見到的赤練蛇，全身赤紅如火，盤在藤簍中，蛇頭探出了兩尺多長，蛇頭轉動，舌信伸縮。

黑衣老者放下了藤簍之後，才緩緩說道：「杜總鏢頭大有名望的人，我老頭子說話也不繞彎子了，老夫想向你杜總鏢頭打聽一個人！」

杜天龍道：「甚麼人？」

黑衣老者道：「陳大風！」

杜天龍微微一怔，還未來得及開口，雷慶已拱手，接口道：「這位兄弟，在下雷慶……」

黑衣老者冷哼一聲，道：「原來是大名鼎鼎的過關刀。」

雷慶道：「誇獎，誇獎，請教兄台的姓名？」

黑衣老者伸手指指那藤簍中的赤練蛇，道：「閣下認識這個麼？」

雷慶道：「這條蛇可是產在苗疆的赤練蛇？」

黑衣老者道：「嗯，過關刀雷大爺果然是有點見識，但既然認出這是難得一見的赤練蛇，也應該知道老夫是何許人了！」

雷慶沉吟片刻，突然想起了一個人來，不禁心頭一震，道：「閣下莫非就是蛇怪苗奇？」

黑衣老者哈哈一笑，道：「不錯，老夫正是苗奇。」

杜天龍沒有見過苗奇的人，可聽過蛇怪的名字，那是江湖上有名的難纏魔頭，祇是近年來已很少在江湖上走動，想不到，今日竟出現在洛陽。

定定神，杜天龍抱拳說道：「久仰大名，今日有幸一晤。」

苗奇冷笑一聲，道：「別套交情，老夫不吃這一套。」

杜天龍尷尬一笑，道：「苗兄威名滿江湖，能和你同行的，想必非無名之人，這個姑娘，可否見示姓名？」

那少女格格一笑，道：「能夠跟蛇怪走在一起的，自然也是玩毒物的人，姑娘小號黃蜂女。」

雷慶吃了一驚，道：「黃蜂女，那黃蜂涙子，是妳甚麼人？」

黃蜂女似是很愛笑，啓齒一笑，道：「很難說啊！她老人家是我的授藝師父，也是生我，養我的母親。」

雷慶一拱手，道：「失敬，失敬。」

黃蜂女道：「客氣，客氣。」

苗奇冷冷的哼了一聲，接道：「夠了，夠了，咱們用不着再費口舌，杜總鏢頭還沒有回答老夫的話。」

杜天龍道：「關於陳大風的事……」

苗奇接道：「廢話，老夫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杜天龍一直在考慮是否應該據實而言，以他在江湖上的聲譽而言，自然不能隨便扯個謊應付過去，祇好硬着頭皮，道：「可能是苗兄你來得晚了一些。」

苗奇雙目一瞪，道：「怎麼？他可是死了？」

杜天龍點點頭道：「不錯，死了。」

苗奇微微一笑，道：「我早就告訴他氣色不好，要他少惹是非，想不到竟然被我言中了。」

他說得洋洋得意，臉上毫無痛惜悲苦之色。

祇聽黃蜂女嬌聲說道：「我說苗老怪啊！咱們還是談談正經事要緊。」

苗奇道：「陳大風和我是多年老友，我得問問清楚才行……」

目光一掠杜天龍接道：「可是你杜總鏢頭殺了他。」（未完・五）

新派綠林俠義故事／申公豹・文　可飛・圖

龍蛇干戈

上文提要： 張博天與諸葛明帶了六十多個嘍囉賺開通江堡堡門殺進去，堡內死傷多人，連褚倫的兩個兒子也被殺了，但他們聽諸葛明的吩咐不殺婦孺，找到褚倫住處却不見人，却聽到一聲啼哭，諸葛明高呼要放火燒屋，褚倫夫人才帶着一衆二十多婦孺走出地道，張博天說明祇尋寶，褚夫人讓他們下去搜……諸葛明帶着包文通又回老河口打探大船的消息……

送禮投帖穩人心　調兵遣將白河面

慢慢的鬆開手，掌櫃的鬆一鬆被抓緊的上衣領，又乾咳一聲，問道：「客官！你剛才說的話可是眞的？」

諸葛明尚未回答，包文通粗聲道：「一點也不假！」

兩手一拍巴掌，掌櫃的立刻笑道：「今天中午，我高攀一次，同各位席上好好乾幾杯，一切我請客！」

諸葛明一笑，道：「你就看着隨意弄幾樣下酒菜吧！」

掌櫃的一走出房門，包文通不解的問道：「你怎麼對他盡說大實話？」

搖搖頭，諸葛明道：「咱們騙不了他的，如果那八個『江上蘆』大船上的女子一旦到來，就會拆穿我們的身份，何不現在自己敞明，看看這掌櫃的反應如何？」

包文通一笑，道：「你覺得他的反應……」

「相當良好，合理！值得一信！」

於是，酒席就在正午時分，擺在廣來大飯店的大廳二樓的最佳一間雅廂中，店掌櫃還特別換了新衣裳，陪着諸葛明與包文通二人入席。

人不多，但酒席很豐盛，使得包文通想起自己在安康鎮的那段輝煌日子，每日不也是這種吃喝嗎？

就在三人正酒到與頭上的時候，突然間，一個小二匆匆走進來，一面說道：「有人要找諸葛大爺！」

諸葛明一聽，急忙叫小二道：「快請！」

門簾掀起，方老丈已急急的走進來，一邊點頭道：「快！借一步說話！」

諸葛明發覺樓上樓下的客人很多，當即一拉方老丈，走到桌前，一面叫小二加椅添筷，邊道：「咱們邊吃邊說！」

方老丈似乎眞的是餓了，也不客氣，連連的吃菜喝酒，先把肚子塡飽，這才湊在諸葛明的耳邊，道：「來啦！」

諸葛明一楞，道：「完了！」

包文通不解的道：「甚麼完了？」

諸葛明當即一陣沉吟，突然間，就見他單鳳眼暴睜，語音果斷，却低聲的道：「包兄！快馬加鞭趕回山寨，務必要他們兩日後天黑時分，趕到白河江面，祇告訴寨主，咱們在那兒行事！」

包文通一聽，心想，他娘的這是軍令，躭誤不得！

立刻拉過一盤剛上桌的紅燒牛筋，三兩口扒入口中，又喝了一大杯酒，這才搖搖頭，無可奈何的下樓而去！

包文通祇在房中略事收拾，揮着他的那把紫金刀，跨上烏騅馬，灑四蹄，朝景陽鎮趕去，他希望能及時的在景陽鎮攔住張博天！

廣來大飯店的二樓雅廂中，走了包文通，却換了方老丈，氣氛就變得溫和多了。

然而，諸葛明在聽到「來了！」這麼兩字，好像變了個人似的，盡在皺眉頭！

看了這情形，連掌櫃的也掃了酒興！

於是，就在諸葛明的「要事待辦」中，草草收場。

諸葛明跟着方老丈正要走出廣來大飯店，突然間，諸葛明大吃一驚，心裏在直叫，我的媽呀！原來迎面來了一騎馬女子，那女子背插長劍，一身淺綠薄緞衣裳，一條絲巾，把一頭秀髮全包了起來，而露出一張極爲俏麗的臉龐來……

她不正就是石泉鎮大王莊的王來鳳，還會是誰？

一眼看到諸葛明跟着個老者走出這家大飯店，王來鳳不由的嘻嘻叫道：「諸葛兄！」

場面似乎有些不太對勁，因爲方老丈也聽得很清楚，且也正驚疑的望過去！

諸葛明立刻對方老丈道：「你請先回小船，我隨後就來！」

一步一回頭，方老丈頂着一頭霧水，緩緩的朝江邊碼頭走去。

望着方老丈走去的背影，諸葛明立刻伸手把王來鳳扶下馬來，一面道：「鳳妹！妳怎麼趕來老河口了？」

王來鳳美眸斜瞟，俏聲道：「找你呀！」

諸葛明把王來鳳讓進廣來大飯店，又爲王來鳳要來一些吃的，這才悄聲對王來鳳道：「鳳妹！有件事恐怕妳還不知道吧？」

「你一說，我一聽，不就知道了！」

哈哈一笑，諸葛明又小聲道：「我一路自西鄉到老河口來，却不料沿漢江的三堡一莊全遭了不幸！」

王來鳳一皺眉道：「通江堡也不能倖免？」

諸葛明一笑，道：「通江堡死了好多人，比起咱們大王莊來，他們可慘得太多了！」

王來鳳一驚，急問道：「你是說那幫山賊還殺了人？」

諸葛明道：「約莫着也死了七八十人！」

王來鳳道：「難道通江堡是盜他們寶物的人？」

諸葛明道：「祇是有些牽連，眞正的盜寶人，就快出現了。」

一面又低聲的道：「爲了表示咱們大王莊沒有參與盜寶，更爲了要回大王莊被那批山賊『借』去的銀子，我以爲鳳妹應該立刻折回石泉鎮大王莊！」

「幹甚麼？」

諸葛明一笑，道：「妳想想，如今那批山賊總算找到盜寶之人，祇等他們下手去奪了，咱們大王莊何妨在此時間調集一批人手，就算到時候不幫他們搏殺，但祇要在周圍搖旗吶喊一番，幫他們助助威，一等他們寶物奪回，就算咱們不開口，到時候他們也會派人替咱們把借銀送回王大莊的！」

一邊吃着，美眸盯着諸葛明笑道：「那敢情好！等我吃過飯，咱們一起回大王莊去！」

諸葛明連連搖頭，道：「回大王莊我比妳還急，祇是咱們把人手調來，怎麼能找到人家？在甚麼地方？這一切都得我去打探！」

王來鳳道：「那你是要我一人再回大王莊？」

嘟着小嘴，心不甘情不願的又道：「好不容易找到你，又要人家馬上走……」

諸葛明道：「鳳妹，爲了咱們長久能守在一起，我總得先表現一番，也好得到老莊主的歡心呀！」

王來鳳一喜，笑道：「你還眞是個有心人了！」

「妳才知道？」

諸葛明的手，在桌子下面死死的按在王來鳳的大腿上！

於是，王來鳳笑得好開心……

諸葛明把王來鳳又扶上馬，並一再囑咐，道：「千萬記住，兩日後的天黑時分，大王莊的人要在白河的江面上，準備觀看一場奪寶大戰吧！」

於是，王來鳳策馬疾馳而去！她是帶着一股甜蜜的心情折回大王莊的，這與她來的時候，完全是兩種不同的心情！

王來鳳走得很快，在她一出老河口市鎮，立即策馬疾馳，因爲，單就由石泉鎮沿漢江而下直到白河，就要一天多的時間，祇要自己在路上隨便一躭擱，就甚麼都全完了。

送走了王來鳳，諸葛明急急的趕到江邊，不遠就見方老丈正在仰首翹脚的朝着這兒望。

諸葛明一招手，人也快步來到方老丈身前！

「上船吧！」

跟着諸葛明來到小船上，方圓圓已把茶泡好，就在後船尾搭起的涼蓆棚下面艙板上。

諸葛明點點頭一笑，道：「謝謝妳啦！」

方圓圓嫩臉一低，嬌笑道：「諸葛先生，請喝茶！」

方老丈與諸葛明二人一坐下來，就聽方老丈道：「你看下游的

那條船吧！」

諸葛明在江上帆影交錯中，看到一艘巨舟，看到一艘巨舟，看樣子，恐怕要在五里之外的江面上。

諸葛明一皺眉，道：「眞是出人意料，竟然只隔一日他就……」

一面又自言自語的，道：「這可以證明一件事，通江堡前晚出事，這條大船上面的人絕對不知道，否則，他還會來嗎？」

方老丈問道：「咱們要不要過去看看？」

諸葛明道：「這樣吧！你稍等一下，我去去就來，咱們再搖過去看看這條船是個甚麼古景！」

諸葛明說完，立刻跳上岸，很快的又回到了廣來大飯店裡，他找來了掌櫃的，問道：「半個時辰內，做出兩桌上等的酒席，酒要陳年老酒，要快一點，我在此候着！」

廣來大飯店的掌櫃，立刻吩咐廚上，全體動員起來！

諸葛明並要了一大張大紅帖，自己就在上面大筆一揮！

於是，諸葛明不由得哈哈笑了！

只聽他自言自語的道：「應該是可以吧！」

相當的緊湊，半個時辰剛到，一連的五個小二，一個挑酒，四個挑菜，跟在諸葛明的身後，來到江邊！

四擔佳饌，一擔酒，全上了船，諸葛明只留兩個小二陪在小船上，其餘三人又折回飯店。

於是，方老丈搖着船，朝着五六里外的一艘豪華大船上搖去……

漢江的水才由紅轉清，如今似乎又要變色了，變成似有着嗚咽的紅色！而紅色是血啊！

方老丈把諸葛明與二個小二，自江上的來往大船中間，搖向了那艘越來越甚巨大，愈近愈看它華麗的江上巨舟，諸葛明不由得驚嘆有聲……

看不見紅牆與綠瓦，然而，沿着大船的兩舷，那高愈丈，看上去足有兩層樓房高的三十丈長的艙面上，朱紅漆依舊把個四週，粉飾得色彩奪目，就在一方方的璃玻大窗四邊，黃金色彩陪襯中，各型雕刻圖案，叫人倍感眼花撩亂而又目不暇給！

就在這長方形的平頂四週，還有五尺寬的廊椽，三尺寬的玻璃珠穗彩色宮燈，每一根橫樑柱頭上，各懸掛了一盞，更顯得氣象萬千。

大船正中的搖櫓洞，一邊足有十二個，兩邊自然是二十四個，加上前後兩根巨型帆桅，不難看出這艘船在行駛中，速度一定相當的快。

方老丈的小船尚未接近大船邊，就見船上有個穿紅色背心的大漢，高聲喝道：「你們是幹甚麼的？」

諸葛明回道：「我是通江堡的，有事特來轉報！」

於是，小船就在即將駛近的時候，就見大船上面，突然伸出一根頭上帶鈎的長竹竿，牢牢的把小船拉靠在船的一邊，一個小二把船上的繩索拋向大船。

於是，就見自大船的艙中，走出一個相貌威猛的大漢，大敞步的到了船邊上。

諸葛明攀上了大船，抱拳對那大漢一禮，道：「請通報一聲，通江堡的信使，有要事求見！」

只聽大漢道：「我們也才剛由漢口趕到，正準備吃飯，有事且在此候着，等我們主人吃完飯再說。」

微微一笑，諸葛明道：「那敢情好！我們堡主在臨行時，特別訂了兩桌酒席，說是謝罪的，眼下我已帶來了！」

諸葛明一說完，立刻叫兩個小二把小船上的酒菜，全搬到大船上來！

卻聽那大漢一摸嘴巴，微笑道：「那好！我就去替你轉報一聲！」

大漢正要轉身，諸葛明急又道：「兄台慢走！」

大漢一楞，扭頭問道：「還有事？」

諸葛明一笑，隨手在懷裡一摸，拿出那張紅帖，一面雙手往大漢手中一遞，道：「這是我們堡主的親筆字條，煩兄台代呈你們主人！」

面無表情的接過紅帖，大漢轉身進艙內！

諸葛明這時候才把這艘巨舟看了個仔細，心想，這那會是條船，簡直就是誰家把廳堂搬到這大船上一般，也許一些人要去吃飯了吧！所以艙面的廊下看不到太多的人在，也只是船頭與船尾各有五名持刀大漢來回的梭巡而已！

沒有多久，傳報的大漢微笑着走出來。

諸葛明迎向前去，大漢道：「酒席我們收下，你隨我進去！」

一面手指着兩個小二，道：「你們在小船上候着去吧！」

於是，沿着右舷長廊，走到船尾，諸葛明這才把入口地方看了個清楚……

只見有兩根盤龍巨柱，柱中間分上下兩層，如果要登上層，就得沿着兩邊登上五層梯子，如果是下層，又由正面向下走五層梯子。

只是這下層的隔間已隔得相當明顯，那是住的地方，而上層，卻被叨拾得像個大客廳。

諸葛明被帶到上層來，繞過一

個擋門屏風，諸葛明不由一驚，只見足有四丈寬十丈長的這一層裡面，靠兩排放着湘繡座墊紫檀木羅圈大椅，正中靠裡面，擺着的全是綠玉面大桌子，廳上原本鋪着厚氈，但卻又在中央，鋪了一張大虎皮，大虎皮的後面，更鋪着兩張小虎皮，每個虎皮的頭，正昂首向外，齜牙咧嘴的！

這時候正是午時，但這間大廳頂上，卻在一閃一閃的，不知是甚麼東西在發光。

大廳兩邊，正各有五名武士形大漢，一個個臂粗腰圓，雙目如電，死死的盯着走進來的諸葛明。

諸葛明才一進入這上層大廳，就聽一個濃重的聲音，不知發自何處，但卻十分清楚的道：「你們堡主也太沒有耐心了，老夫不過晚到一日，他就西去安康！」

諸葛明朝空一抱拳，笑道：「我家堡主確有要事，所以特命小的在此恭候大駕，堡主的意思，漢江風光奇佳，請你們移駕白河江面，兩日後的晚上，通江堡的『江上廬』大船，就會在白河停留的！」

諸葛明一頓，似是有些訕訕的，又道：「我們堡主已備下十萬兩黃金，希望大家出自誠意！」

冷然哼了一聲，那聲音又傳出來，道：「老子若無誠意，豈會老遠的由漢口趕來？」

諸葛明道：「話不是這麼說，上一回我們堡主花一萬兩黃金買的『十寶彩帶』，上面就少了一個金片！」

哈哈一笑，只聽那粗重的聲音又道：「天底下誰都知道，買寶買眞，只要褚倫買的是眞品，就算少一個金片，又有甚麼關係？」

「瑕疵一有，價值就會大不相同了！」

「好吧！等這次生意成交以後，俺就再設法補償他！」

諸葛明一抱拳，道：「那就多謝了！」

也就在這時候，只見那個通報的大漢當門一站，向內稟道：「啟稟大爺！酒席已擺好！」

又聽那粗重的聲音道：「你回去吧！吃過飯我們就把船開往白河江面去！」

一頓之後，又道：「賞他二十兩銀子，送他下船！」

諸葛明當即又高聲道：「在下謝賞！」說完當即隨那大漢走下船去。

小船在方老丈的搖櫓下，離開了大船，諸葛明深長的透了一口大氣！

「你看到那人了？」方老丈問。

諸葛明搖着頭，道：「沒有，我也只聽到聲音，如果從聲音上判斷，那人應該在五十歲以下年紀。」

小船把諸葛明與兩個小二送到岸上，諸葛明隨手掏出十兩銀子，每個小二一錠，一面道：「你們這兩張嘴巴可要閉緊些。」

兩個小二大喜過望，一面笑道：「客官爺！就算有人伸手在我二人喉管裡掏，也掏不出一個字來！」

「那就好，快回去替我備好馬，五斤醬牛肉，再加上一袋酒，我要馬上離開一陣子！」

兩個小二立即朝着廣來大飯店走！

諸葛明這才笑道：「時間緊迫，我得連夜往西趕，順當的話，咱們再過個幾天，就會碰面，諸葛明希望到時候能天下太平！」

方老丈一笑，問道：「是要找上午時候的那位姑娘？」

諸葛明一笑，道：「大王莊的大小姐，我怕高攀不上！」

看了一眼方圓圓，只見她正低下了頭，那是一種相當惹人憐的表情，女人若具備那種表情，男人是很難不被溶化了的！

於是，諸葛明無奈的一笑，道：「賢父女保重，我這就上路了！」

方圓圓的妙目突然精光連閃，嘴巴微啟……

那是想說話的樣子，但對諸葛明而言，方圓圓的表情比之她開口說話，還叫他心動，不由的深長一看方圓圓，這才一咬牙走向鎮上而去。

諸葛明來到河口廣來大飯店，收拾妥當，立刻騎馬沿着漢江沿岸，連夜縱馬疾馳。

這時候在他的心中，只有一個想法，那就是如何去說動安康的白家堡，讓他們能多少出點力，因爲諸葛明看得出來，那艘神秘豪華大船上，自守衞到神秘人物，全都是具有一身武功的人，要應付這些一身武功的人，那絕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像江海的浪湧，更像是一陣風，諸葛明連夜順漢江往西趕，彎彎曲曲何止四百里，直到第二天天將正午的時候，總算是趕到了安康的白家堡地面上。

諸葛明有些劉備過江戰戰兢兢的味道，然而，如果他不冒死前往游說，那麼，未來一戰，勝負實難決定誰屬。

當火毒的太陽自頭上照下來的時候，諸葛明已來到通往白家堡的那個長斜坡上，坡西面恢宏的城堡，就矗立在那兒，那灰黑色的堡牆，高高的傲視着五六里外的漢江，那條通往漢江的河，依舊是悠悠的游過白家堡而朝着漢江流去……

穿過像山溝般的寬馬路，登上

了山坡，諸葛明來到了白家堡的青石牌坊下面，四座石獅子，雄偉的蹲在牌坊下面，拱托着牌坊上的「白家堡」三個金字。

抬頭着，四五丈高的堡門樓子，就在寬道盡頭。

諸葛明不由露齒一笑，一挾馬腹，立刻朝堡門馳去。

正午待到，但堡門樓地方風大浪大，又見那幾個老人在閒磕牙，除了說古論今之外，還提提兩月前白家堡遭受的那次無妄之災。

當諸葛明來到白家堡的門樓下時候，他已能順着那條小街，看到白慕堂的那所深宅巨院。

適時的，自門樓下來一個堡丁，就中一站，攔住諸葛明的去路，但他再仔細一看，不由大吃一驚，立刻叫道：「你不就是那批山寇嗎？怎麼又來我們白家堡？」

那堡丁一說，幾個納涼的老人拖着屁股，一頭闖進城堡，一個個臉全嚇白了。

微微一笑，諸葛明欠身道：「煩勞通稟一聲，大刀寨諸葛明有要事求見白堡主。」

那堡丁似是並不怕諸葛明，只見他戟指諸葛明，冷冷的皮笑肉不笑，道：「朋友！回頭吧！你這是黃鼠狼向雞拜年，沒安好心！」

諸葛明一笑，道：「回頭可以，如果將來白家堡出了翻天大事，可就不能怪我沒有提醒你們啊！」

諸葛明一面緩緩的在調轉馬頭，一面自言自語的道：「好人難做啊！」

「好人難做啊！」

諸葛明尚未走出兩丈遠，突聽那堡丁高聲道：「你等等！」

諸葛明一笑，馬身不轉，只扭回頭道：「你可是想通了？」

「好吧！你就在這兒等着，我找人去替你通報一聲，至於我們堡主見不見你，我可就不清楚了！」

諸葛明又把馬身調轉，邊又道：「最好快一點，我還有要事待辦呢！」

也就在這時候，早由小街裡面走出四五個手持長矛的壯漢，一下子把諸葛明圍了起來！

其中一個戟指諸葛明罵道：「龜兒子！上回就是你假扮算命的，摸進我們白家堡來，如今竟敢一個人直闖而來，眞沒有把我們白家堡放在眼裡不成？」

諸葛明面帶微笑，雙手扶在鞍橋上，筆直的坐在馬鞍上，一面看了幾人，道：「各位還是省省勁吧！大刀寨並非山寇，更非土匪，否則上次那場搏鬥，白家堡早完了，而你們各位，也早就不在這個花花世界了！」

諸葛明說的一點不假，三月底的那場伕，白家堡確實沒有死人，大刀寨更沒有洗劫白家堡。

幾個圍住諸葛明壯漢彼此望了一眼，其中一個問道：「上次你們硬借我們堡主兩萬兩銀子，看樣子是不是花光了，你們又要打主意了？」

哈哈一笑，諸葛明道：「扭了！這回不但不是不借銀，相反的，是來償還那兩萬兩銀子的。」

幾個壯漢一聽，還眞的面面相覷。

就在這時候，堡丁已由裡面跑出來，道：「你請進吧！堡主在候教呢！」

諸葛明一笑，幾個圍的人讓出路來……

緩緩的朝着對面那棟巨宅馳去，小街道兩旁邊，早有許多人在廊前站着，看來至少有一百多人，男女老幼全有，他們一個個丟下剛剛端起的飯碗，全擠到外面看看這個大刀寨的人。

只是誰也不會相信，諸葛明這副模樣，會是個殺人放火的大山賊！

諸葛明直覺的以爲，自己究竟是甚麼角色？如果兩邊人這時候鼓鼓掌，面帶笑容，那該是個甚麼場面？可惜這些人既不鼓掌，也沒有笑，就算自己想對他們笑一笑，也無從笑得出來！更何況他們並不眞的知道自己是誰。

除了馬蹄聲外，就只有偶爾的一下咳聲，諸葛明緩緩的到了紅牆前，青石階邊，就見白中天站在紅木門口，一副似笑非笑的樣子。

諸葛明才剛翻身下馬，白中天當頭就問道：「請問貴姓？」

一面把馬韁挽在樁上，諸葛明道：「在下諸葛明！」

哈哈一笑，白中天道：「大刀寨的軍師，快請進！」

諸葛明對於白中天的這種轉變，大惑不解，就連跟來的幾名持矛扛刀壯漢，也覺得奇怪！

就在白中天的禮讓，諸葛明來到白慕堂的大廳上，那種氣派萬千，莊嚴而寧靜的大廳上，白慕堂夫婦二人，女兒白如玉，與兒子全在大廳上。

一跨進白家堡的這所大廳門檻，諸葛明高舉雙手，抱拳一恭到地，道：「諸葛明拜見白老前輩金安！」

冷冷一笑，白慕堂一捋白髯，道：「不會是又來借銀子吧？」

諸葛明打個哈哈，道：「老前輩這麼說，在下汗顏！」

白中天一笑，道：「諸葛明請坐！」

就邊的一張檀木椅子上坐了下來，諸葛明笑對白中天道：「白大公子不念舊惡，在下十分感佩！」

哈哈一笑，白中天道：「一個喜愛歧黃的人，本就是仁民愛物，但如果對於大刀寨給我白家堡所製造的痛苦，沒有耿耿於懷，那是騙人的話，只是對你諸葛兄，白中天還是透着感激！」

諸葛明迷惘的道：「大公子此話何意？」

白中天道：「自從大刀寨把我們白家堡折騰以後，白中天曾又去景陽鎮，悅來客店的王掌櫃對我說得很仔細……」

諸葛明一怔，道：「王掌櫃是個好人，該不會說我的壞話吧！」

哈哈一笑，白中天道：「大刀寨之王『閻王刀聲』張博天，原來是個殺人不眨眼的惡魔，他本來在失寶之後，已失人性，準備又要大發獸性，殺盡漢江沿岸三堡一莊的人，但他在你諸葛兄的投效下，接納了你的高明策略，也改變了他的殺人作風，也因此，白家堡才未有被殺之人！」

諸葛明一笑，道：「刀快只殺該殺之人！」

白慕堂哈哈一笑，道：「你年紀看來不大，竟能是非分明，倒是出乎老夫想像之外，看來是還未吃飯，我們也正要動筷，來吧！大夥邊吃邊談！」

諸葛明當即站起身，道：「諸葛明先謝過老前輩抬愛，只是時間不多，有幾句話，諸葛明說完，得馬上趕路！」

一看諸葛明的表情，可能事情嚴重，當即問道：「有甚麼要說的，就快說吧！」

諸葛明緩緩坐下來，把通江堡的事稍稍一提，更說明朝陽峯上的失寶，就在一艘豪華大船上，只待明晚在白河附近的江面上，大家合力把盜寶人揪出來，白家堡的兩萬兩白銀，不但馬上歸還，論功行賞，白家堡也會分到一些寶物的！

白慕堂一聽，不由心動，心想，自己也只是旁邊搖旗吶喊，拚命是他們大刀寨的事，自己只要召集白家堡附近江面上的幾艘大船，到時候往大豪華船四週一圍，應該不會有難處的。

念問，當即哈哈一笑，道：「既然你諸葛老弟這麼說，白慕堂再相信你一次，明晚天黑時分，白家堡的大船，一定會出現在白河附近的江面，替你們大刀寨助助威！」

諸葛明一聽，不由感動的道：「白老前輩，諸葛明於這事完了以後，一定要寨主親押借銀，送上白家堡！」

於是，諸葛明在白中天與白中虹的相送下，出了白家堡的大堡門。

就在諸葛明離開的時候，一直偎在白老夫人身邊的白如玉細聲對老父道：「這人不像個强盜，倒像個書生！」

白慕堂一嘆，道：「亂世分忠奸！這姓諸葛的是處在亂世過來的人，他能保持着一個善良的心，也算不容易了！」

白夫人道：「可惜他仍與山盜爲伍！」

＊　＊　＊

且說諸葛明一出白家堡，立刻縱馬疾馳，直奔石泉，然後經石泉，直馳西鄉飛雲堡……

諸葛明的這種忘我精神，馬不停蹄的奔波，也可說是「爲山寨跑斷了他的坐下馬」！

餓了，也只是隨手撕幾塊醬牛肉，疲累了，喝幾口老酒提神，張博天山寨有知，豈不感動落淚？

就在三更剛到的時候，諸葛明已趕到了飛雲堡！

諸葛明累得喘大氣，而他的坐騎却口涎直流，渾身濕透，順着毛一撥，全是水漬。

大半夜的，諸葛明一到飛雲堡，就着堡門口高聲大叫道：「快開門！」

高大的堡樓上有人伸出頭來，問道：「幹甚麼？」

「石泉鎭大王莊來的！」

「聽說是大王莊來的，那可是大小姐婆家人，自不能慢待，道：「請等一等！」

不久，堡門打開了！却見一個武師模樣的人，一溜走出門來！

諸葛明一笑，道：「杜師父！巴總管在堡中吧！」

一看是諸葛明，大夥全認識，立刻間，堡門大開，讓諸葛明進入飛雲堡。

「大半夜的，誰會來我們飛雲堡？」是巴長春的聲音。

諸葛明當即道：「眞不好意思，驚醒巴總管的好夢。」

一面對杜師父道：「我這匹馬可得替我換上一匹，我把話說完就上路！」

巴長春道：「甚麼事那麼急？」

杜師父道：「不會大王莊出甚麼事了吧！」當然，暗示的是巴金花是否出了甚麼事了。

諸葛明道：「這件事非得我親對堡主解說不可！」

三人推開靠右面的大廳門，早有堡丁把燈點上。

巴長春立刻把堡主巴耀東請出來。

跟在巴耀東身後的，還有他的兩個兒子巴雄飛與巴振飛二人。

一看來了諸葛明，巴雄飛的吊喪眉一掀，嘻哈哈的道：「你們家小姐來了沒有？」

諸葛明一笑，道：「自從上回在下陪小姐回去以後，到現在連我也未再見她的面！」

巴振飛立刻若有所失的道：「你是說她沒有來？」

諸葛明點點頭。

巴耀東當即問道：「諸葛老弟夤夜趕來，必有要事，那就快說吧！」

諸葛明當即喝了三大杯水，這才一抹濕嘴巴，道：「回稟堡主，諸葛明趕來送信，也是因爲飛雲堡與俺大王莊的親家關係，挨餓受累也是應該的！」

他喘了口氣，又道：「聽說大刀寨的人借走飛雲堡一萬兩黃金，那可是個大數目！」

冷哼一聲，巴耀東道：「借？那是肉包子砸狗，有去無回的『借』！」

微微一笑，諸葛明道：「堡主！誰說有借無回，馬上就要還了！」

巴耀東一怔，當即搖頭道：「茅塞不開，難以相信！」

諸葛明欠身道：「大刀寨如今就要找到他們的那批失寶了，堡主！你想他們在找到了以後，飛雲堡的借金，豈有不馬上歸還之理？」

巴耀東一聽，當即問道：「那『十寶彩帶』可眞是大刀寨的失物？」

「一點不假，我在老河口打聽十分清楚，那是一條李自成當年常挽在腰上的寶帶！」

巴耀東道：「原來眞有這麼回事！」

諸葛明及時的道：「如今大刀寨的人已打聽到他們的那批失寶，就要在白河鎭的江面上出現了，大王莊爲了把借出的五萬兩銀子，順利的從大刀寨那批人手中取回來，已決定派出武功好的人，趕往白河鎭，乘機會協助大刀寨一把，聽說連白家堡也派了船去協助！」

他微微一頓，又道：「飛雲堡被借了多少銀子？」諸葛明故意問。

巴耀東抖着雙手，道：「甚麼多少銀子，是一萬兩黃金呀！」

諸葛明一拍大腿，道：「如此說來，事不宜遲，爲了借出的一萬兩黃金，飛雲堡得馬上派出得力人手，趕到白河鎭！」

巴耀東猶豫的道：「就算我姓巴的助他大刀寨尋回失寶，我不信他們會把我的黃金再吐出來還我！」

哈哈一笑，諸葛明道：「堡主！你眞是我們王莊主的想法一樣，但是，如今形勢大不相同，大王莊與飛雲堡祇要派出高手，再加上白家堡的人，三股力量扭在一起，祇要稍加用點力，必然能助大刀寨輕易的奪回寶物；但同樣的，如果大刀寨不當場把借金歸還，甚至不分些寶物給咱們三方面的人，到時候祇要咱們三方面施把力，大刀寨再了得，也不是咱們三方面的對手。」

巴耀東一聽，不由哈哈大笑，道：「有道理！有道理！」

諸葛明一聽，當即說道：「如果巴堡主同意，就請立刻派人，馬上跟我連夜趕往白河鎭。」

巴耀東一怔，急問道：「爲何馬上就走？」

諸葛明道：「時不我予，明日天黑前就要動手了。」

巴耀東一想，道：「遠在數百里外，是要馬上起程。」

於是，立刻對總管巴長春道：「快把五名武師召來，並趕快備好馬，我要親自帶他們趕往白河鎭去。」

巴長春一聽，急忙道：「堡主，咱們這是去幫幫腔，助助威，用不着堡主親自出馬，由我率領他們五人前去，應該可以了。」

諸葛明當即說道：「韓信用兵，多多益善，我們大王莊也要去不少人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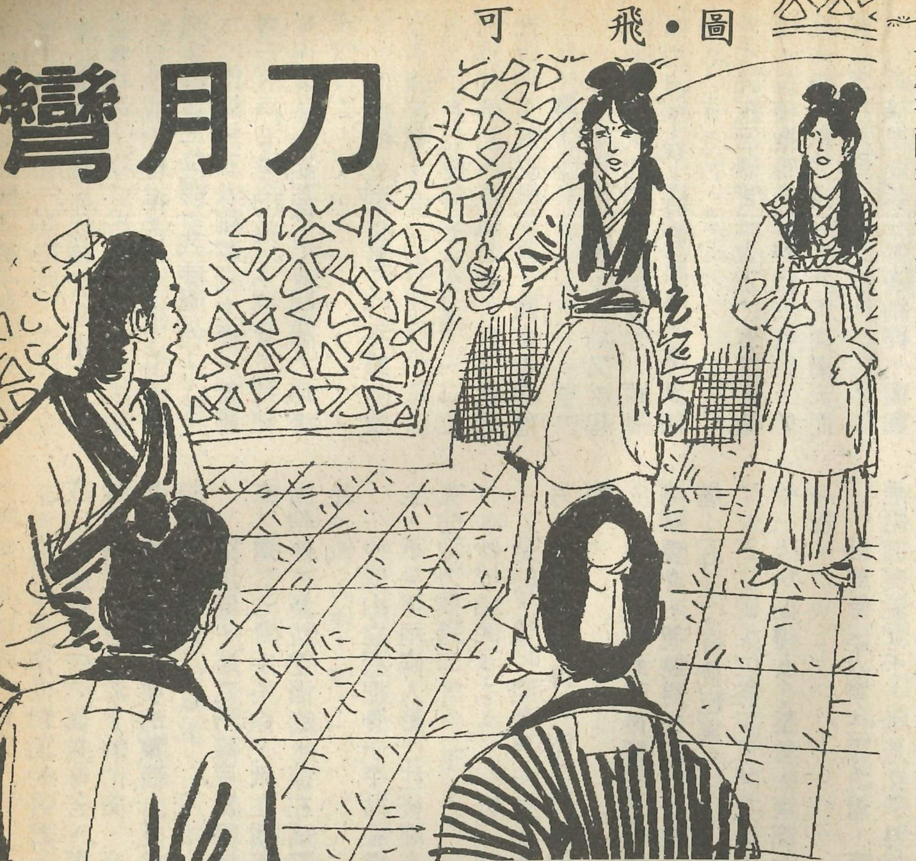
巴耀東問道：「這麼說來，我那親家翁『劈雷刀』王大壽也去嗎？」

（未完・十四）

江湖鏢客傳奇故事／辛彥五・文　可飛・圖

彎月刀

上文提要： 沙成山跟着巴總管到了方捕頭的大豪宅，他發現水井裡有九具屍體，也發現夜間巴總管帶人掘地三尺找東西，更引起他的好奇，決定追查到底……沙成山潛到方捕頭之弟方剛家，才發現方捕頭並沒死，方剛正極力挽留其兄長，但方捕頭却急着要回豪宅……方捕頭扮鬼嚇走巴總管等三人，却被沙成山識破，才知方剛派人來是欲尋「武林老爺」的東西……



兄弟鬩牆爲奪寶　天艮喪盡困親人

柳仙兒皮開肉綻的倒在地上，巧的是並未擊中要害，雖然森森白骨微見，却也阻住開胸一刀。

廣場上吹吹打打鑼鼓齊鳴，偶爾一陣鞭炮，沒多久，九具棺材便一路往荒山上抬去。

沙成山宛如老僧入定平心靜氣的坐在床沿上，他閉起雙目，仔細推敲——那日在臥虎山頂上，兩名女子身上的兩件東西又是甚麼？

難道眞的被方捕頭弄走？事隔大半月，記憶猶新，沙成山仔細的推敲，立刻明白大概了。

於是，他冷冷的一笑，雙手端起酒罈連喝幾口酒，倒頭便睡。

是的，沙成山要養足精神，他預感事情方開始，也就是說連台好戲尚在後頭呢！

又是一個月黑風高夜晚，槐樹坡前風吹樹葉響，沙成山從瓦棚內餵過馬料走出來。

他舉頭望望天，半圓月兒忽隱忽現，沙成山正感懷世道艱險，江湖詭詐，忽見遠處一條小小黑影往這裏奔來。

他嘴角一牽，便立刻轉入房門，隔着門縫一線，他看到那條小小黑影已到了台階下方。

月光一現，沙成山不由皺起眉來——這個姑娘會是誰？背上還背着一把劍，穿了一套緊身綠衣，難道……

沙成山正自思索，祇見這姑娘走到第六層台階便不再往上走，稍一猶豫，便又走下台階，繞向門房右面便消失不見。

沙成山不能不爲這女子的膽量大而驚奇，顯然，這姑娘是繞道往後院去了。

祇不過半盞熱茶時間，大門外祇見巴總管又與另外兩名武師匆匆走來，巴總管伸手拍門，沙成山便立刻把大門拉開。

巴總管冷冷的問沙成山：「今日可有人來此？」

搖搖頭，沙成山道：「鬼影子也沒有，我足足睡了一整天。」

臉色寒寒的，姓佐的武師道：「從宅子裡抬出那麼多屍體，難道你不怕？」

一笑——苦兮兮的笑，沙成山道：「怕？這年頭沒銀子才可怕呢，更何況陰司厲鬼也怕惡人，似我這麼一個窮光蛋，我怕甚麼？」

巴總管嘿嘿一笑，道：「年頭變了，要錢不要命的人比比皆是。」

沙成山也笑道：「我便是一個。」

臉色沉沉的，巴總管道：「把門關起來，回床上睡你的大頭覺去。」

巴總管三人剛要往後面走，沙成山忙又道：「巴總管，你們每晚

往後面去幹甚麼？要不要我也去幫你們？」

虎目怒視，巴總管叱道：「你又多口了！」

沙成山忙搖搖手，道：「是，我多嘴，三位請，我睡覺去了。」

巴總管三人剛越過大廳，就聽得石昱冷兮兮的道：「總管，我總覺得看大門的傢伙有問題，這小子……」

姓佐的立刻接道：「不錯，我也有這感覺！」

不料巴總管吃吃笑道：「二位別爲那個王八蛋煩心事，且等我們把兩件東西找到以後，我自會送他上路，嘿……」

三人走入後大廳，立刻又燃起燈來，這次他們從屋頂搜起，順着屋樑往下找，叮叮咚咚，毫無顧忌。

就在巴總管三人正忙着翻瓦敲磚，拉椅推箱仔細尋找的時候，忽見一條人影從後院水井下面衝天而起，落在地面上。

這條黑影祇在井邊稍停，便鶴行鶴步的掩到後廳廊下，隔着窗子，黑影祇停留一下子，便立刻又轉到後院牆，騰身而起，往黑暗中奔去。

沙成山睡在屋脊上，他看得十分清楚，祇見那條小影子走遠，他才十分不解的自語，道：「娘的，怎麼走了？這人會是誰？」

從屋上面望向對面的後廳，沙成山看巴總管三人眞夠辛苦，那種搬箱倒櫃，忽上忽下的忙碌，令他想不通是甚麼重要的東西，竟然令方剛如此覬覦？

猛然間，遠處兩條黑影飛撲過來，這二人身手不徐，祇在圍牆外面稍停，便拔空而起，落在高牆之上。

沙成山立刻把身子平貼在屋脊上，祇見這兩條人影已往後廳有燈光的地方撲過去。

沙成山笑了……

是的，這一定是另一批人物，另一批也想奪得那兩件東西的人物。

兩條人影到了後廳廊上，這才剛剛現身，便聽得一個女子聲音，道：「好哇，你們已經先下手了。」

正在廳上忙得不可開交的巴總管三人，聞得女子聲音，齊都大吃一驚。

巴總管三人齊往廊上看，祇見是兩個美貌女子，祇是女子雖美，臉罩寒霜，反倒令人不敢正眼仰視。

兩個女子已走進大廳，巴總管立刻迎上來，吼叱道：「妳們是誰？」

祇聽一個女子道：「別管我們是誰，且說你們找的東西呢？」

巴總管忿怒的道：「妳說甚麼？」

一聲冷笑——尖尖的冷笑，另一女子道：「難道你們半夜三更在這兒窮忙忽，不是爲了那兩件寶物？」

巴總管咬着牙，道：「妳們眞是可惡，這裡是我家大老爺宅第，我是二老爺的總管，我們在自己宅子裡幹甚麼，還要別人來問？」

忽聞得一女子聲音，道：「無憂門操刀殺了方捕頭一家，等於替他兄弟方剛除了一道無形障礙，難道不是方剛派你們三人半夜三更人不知鬼不覺的搜找那兩件東西？」

突聞得石昱一聲厲吼，道：「娘的皮，妳們究竟是誰？」

逼近門邊的女子聞言一聲冷笑，道：「如果知道我們是誰，必將付出一定的代價！」

這聲音傳入沙成山的耳朵裡，立刻分辨出來。

他再極目望去，在屋內燈光照射之下，不由得暗自冷笑——他已猜出「毒蜘蛛」柳仙兒。

不錯，下面兩個女子正是柳仙兒與另一姑娘。

祇聽得屋內巴總管道：「甚麼代價？」

柳仙兒嘿嘿冷哼，道：「死，你們三人統統死。」

廳裡面傳來巴總管三人哈哈狂笑聲……

石昱已重重的道：「操，好大的口氣，單論斤兩，老子一人便壓扁妳們兩個。」

另一女子吃吃笑了一下，道：「泰山高，壓不死一隻螞蟻。」

她指着大廳內又道：「廳內亂七八糟，你們必然尚未得手，此時退走，我不難爲你們，滾！」

巴總管狂吼一聲撲近門口，道：「娘的，這是甚麼地方，由得妳們在此撒野？」

半天未開口的佐大力一掄手上鋼刀，厲吼道：「便再多殺上兩個又有何妨？」

此語便屋面上的沙成山也聽得全身一震，難道說這宅子裡死的九人是他們三人幹下的嗎？

柳仙兒與另一女子對望一眼，巴總管已揮刀衝出廳外，石昱與佐大力幾乎是併肩撲擊出來。

柳仙兒迎着巴總管，二人就在方磚舖設的院子裡交上手。

巴總管的砍刀出手凌厲，招招凶狠的猛往柳仙兒逼殺，冷芒如電裡帶着嚇人的「咻」聲不絕於耳。

柳仙兒的身上傷處如今早已癒合，但在一連三次倒翻騰躍裡，她已覺出情況不妙。

那面，繞着廊柱子搏殺的女子身手不俗。

佐大力與石昱二人包抄截殺，

呼轟狂斬，仍然奈何不了她，反倒不時的被她手中兩把尖刀殺得暴退不迭。

院子裡面，巴總管已看出柳仙兒的身法變得呆滯。

他並不知道柳仙兒在百花谷受過刀傷，還以爲柳仙兒被自己的刀法殺得難以招架，便不由得一陣冷笑道：「娘的老皮，十招之內取妳性命！」

砍刀在灰蒼的虛空裡內動着寒芒，帶着破空的銳勁，又狠又快的劈落，柳仙兒一聲尖叫。

巴總管一聲哈哈笑，砍刀壓着柳仙兒的尖刀反力道的從柳仙兒的足下半寸處猝然閃過去。

若非柳仙兒見機得早，一雙巧足怕早已被生生斬斷不可。

便在這時候，廊上傳來一聲尖叱：「小子休狂！」

喝聲裡祇見一團黑影平飛而來，人未到，一點寒芒已往巴總管面門打去。

廻旋身正要一刀攔腰斬，那點寒芒已到了面門。

巴總管本能的舉刀去擋，「叭」的一聲響，巴總管一聲悶哼，左手便往右小臂抓去，一支飛刀已被他拔在手中，鮮血迸流，痛得他悶着聲音罵道：「妳娘的老皮！」

佐大力第一個撲到，然而那女子十分了得，祇見她一把抓住歪身要倒地的柳仙兒，沉聲道：「走！」

兩團黑影合而爲一，刹時登房越脊而去。

石昱撲近巴總管楞楞的道：「總管，傷在那裡？」

巴總管罵道：「奶奶的皮，我正要收拾那女子，想不到這婊子會抽冷子打了我一飛刀，可惡！」

佐大力聲道：「巴總管，這件事怕不太妙了！」

巴總管取出布巾紮着右臂，邊問道：「你的意思是說……」

佐大力舉首看看四週，道：「這兩個女子不像是無憂門的人，怕是又引起另一幫人的覬覦找來了。」

忿怒的一聲冷哼，巴總管道：「走，我們回去向莊主稟報，這件事是不能再往下拖，必得以快刀斬亂蔴手段，及早把東西找到手。」

佐大力與石昱二人立刻點點頭，道：「對！對！」

三個人立刻吹熄油燈，順着廻廊又到了前面。

石昱當先走近門房，聞得裡面傳來鼾聲，不由罵道：「這個王八蛋眞好睡！」接着一脚踢向房門，喝道：「起來！起來！」

沙成山揉着雙目起來，他語音重重地道：「今夜怎麼走得如是的早？才交四更啊？」

巴總管怒叱道：「王八蛋，你又多口了！」

忙點點頭，沙成山走去開了大門，苦兮兮的笑道：「巴總管，你這是……受傷了？」

三個人齊齊瞪了沙成山一眼。

巴總管咬着牙，道：「給我看好大門，別睡得像頭豬。」

沙成山忙又點點頭，道：「是是，我省得！」

送走巴總管三人，沙成山關起大門回身又上了房，他一路翻出圍牆往槐樹坡頂撲去，因爲他發覺柳仙兒與另一女子就是往坡上逸去的。

沙成山的身法十分了得，流星也似的轉眼便到了槐樹坡上，灰濛濛的夜裡，除了風聲之外，四下裡十分寂靜。

便在這時候，左面斷崖處傳來細微的女子聲音：「妳還是先回苗疆去，把傷養好再來。」

沙成山聞聲不動，因爲這聲音足以令他聽得十分清楚，萬一走動，難免會被人發現。

尤其是與佐大力、石昱二人搏殺的女子，武功似乎與「飛天蜈蚣」冷若冰在伯仲之間，自己必須小心。

便在這時候，突聞得柳仙兒道：「都是那個沙成山狗東西，害得我與二小姐幾人幾乎全部死在百花谷。」

另一個女子半晌，又道：「當初妳與我妹子幾人潛伏在秦老身邊，我一直替妳們擔着心事，果然還是上了秦老頭的當。」

柳仙兒忿怒的道：「也許是天意，秦老頭以爲我們全死了，那裡會想到我還有一口氣在，哼……」

沙成山一楞，原來那女子竟然是「飛天蜈蚣」冷若冰的姐姐，聞得苗疆百毒門主「毒王」冷極身邊有兩女一男，冷若冰已死，那麼這個女子又叫甚麼？

突又聞得那女子，道：「至少妳已聽得秦老頭親口說出東西的下落了。」

柳仙兒道：「是的，當時他們正要登車而去，秦老頭却對他的老婆言道——兩件東西放在項城他大徒兒的密室裡。

「他大徒弟叫關天水，住在縣衙右面第一家，安全得很，不怕有人會找去那裡，說完還得意的笑起來。」

另一女子重重的道：「妳負傷找到我，我們才又找上項城，打聽之下，原來東西已被『無憂門』人劫去，還害得官家死了人。」

柳仙兒冷冷道：「大小姐，我們推斷得不錯，無憂門如果已劫得東西，必然不會再來，然而他們却暗中調兵遣將潛來了。」

「可笑姓方的已死，這件事我們必須先下手，所以我把大小姐先找來一探，哼！果然被我們料中。」

另一女子聲音，道：「所以我要妳盡快趕回苗疆向門主報告，雖然妹妹已死，東西却有了下落。

「門主多年的心願就是那兩件東西，我在方家集住下來暗中監視，眼前我們力量單薄，一定要門主盡快趕來。」

柳仙兒低聲又問：「大小姐不回『飛雁堡』了？」

那位女子回道：「情況如此緊張，我怎麼能再回『飛雁堡』？」一頓之後，又道：「妳可以走了吧？」

柳仙兒已站起身來，附近，沙成山已看到柳仙兒往斜坡下走去，不由得暗自點點頭……

柳仙兒與另一女子消失在夜暗的黑幕裡，沙成山這才走出荒林子，許多問題令他百思不解！

柳仙兒爲甚麼會沒有死？那胸前一刀……

秦老爺子爲何那時候會說出東西在項城？難道他不知道東西被劫走之事？

無憂門死了兩個人，爲甚麼遲至今日還在暗中調兵遣將往這裡來？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方寬厚，他爲甚麼要找自己爲他辦事？他要辦的又是甚麼事情？

沙成山也對宅子裡死的人產生懷疑，如果是無憂門殺人，爲甚麼偏偏沒有把方寬厚老婆女兒殺死，還有方捕頭的兄弟方剛……

這許多問題可把沙成山弄糊塗了。

他走回門房還未想通一件事，唯一令他明白的，是「無憂門」與「百毒門」以及方剛三批人物都在全力尋找兩件寶物。

沙成山平躺在木板床上，他雙目不動直視上方，心中波濤也似的想着這幾天發生的事情。

然而他却想不到住在東北方不遠的方剛宅子裡，正在發生一樁令他難以想得到的驚人大事。

是的，那是令人心驚肉跳，也是令人咬牙切齒的事情，祇有喪失人性的人才能做得出來，也祇有殘暴不仁的人方能無動於衷。

此刻——

巴總管與佐大力、石昱三人回到了方家莊內，方剛已在後廳二樓書房內等候了。

巴總管三人剛走進去，方剛已沉聲問道：「沒找到？」他忽然看到巴總管臂上纏着血布，立刻又道：「你的臂……」

巴總管口乾舌燥的正要開口，忽然啞着聲音半晌擠不出一個字來……

方剛急步上前，燈光下一看，不由哼道：「你中毒了！」

方剛的話甫落，巴總管已期期艾艾的道：「我……我喉……頭……好緊……」

方剛立刻取出一顆紅色藥丸，道：「快服下！」

巴總管張口用力，半晌才把紅丸嚥下。

方剛已取出一柄銀刀，他拉過巴總管的傷臂，毫不遲疑的在巴總管臂上劃了個十字形刀口，祇見一股股泛青的血往外溢出來。

巴總管忿怒的喘氣罵道：「他娘的老皮，怎麼我就沒有發覺刀上有毒？應該是發痲，才是中毒……」

方剛沉聲叱道：「天下各種奇毒，就有一種叫人難以發覺的劇毒，所幸你中毒之後立刻轉回來，否則……」

巴總管便把中的那支飛刀取出來，道：「莊主，就是這把刀！」

方剛接過飛刀，燈光下他仔細看，祇見是一柄竹葉形尖刀，上面呈青白二色，閃耀着的冷芒却又是藍色，不由得一怔，道：「好像是『苗疆百毒門』的東西。」

石昱忙上前看，緊緊的道：「會是百毒門的？她們又怎麼會找到這兒來？」

方剛就着燈亮舉着飛刀，道：「當年我曾聽師門中人提到過天下用毒門派——南海門以花爲毒，四川唐門以菓爲毒。

「苗疆的百毒門却專門以毒蟲爲主，便他們所用兵刃，也多以蟲毒餵浸，這把刀上面便是餵過五毒的了。」

巴總管已喘過氣來，臂上傷口已見紅色鮮血外流，他重重的對方剛道：「莊主，我們不能再猶豫了。」

方剛的目光仍然停滯在手中飛刀上面，他沒有開口，更沒有移動身子，似是要看穿那把刀一般的冷沉。

石昱立刻接道：「巴總管說得對，我們是不能再慢慢的找下去了。」

一邊，佐大力湊近方剛，低聲道：「莊主，爭霸業而流芳百世，便必須要有斷腕的決心與意志，絕不能稍存仁厚之心。」

重重的點着頭，方剛道：「你們的話對，再不變換方法，各路人物都趕來方家集，那時候我方剛便祇有靠邊站了。」

咬牙忍着傷痛，巴總管走近方剛，道：「莊主，這就是我們提早回來稟報的原因，望莊主犧牲小我，完成壯志。」

方剛的嘴裡咯崩響，宛似吃着一把冰糖般響不停……

五更天未亮，先是一陣子漆黑天，夜風似乎小多了，附近已不聞樹葉聲，方剛的巨宅裡面，便樓上的燈也已熄了。

此刻，方剛與巴總管、佐大力、石昱四人來到一所小院子。

方剛當先走近一間十分精緻的紅瓦屋外面，他伸手輕輕彈着紅漆木門，道：「哥，你醒醒，兄弟有事相商。」

屋子裡面傳來方寬厚蒼老的聲音，道：「弟，有甚麼事不能等到天亮了再說？」

方剛在門外，道：「哥，事關緊要，白天說來不方便，你開門吧！」

屋子裡傳過來老太婆聲音，道：「二弟你稍等，我這就起來了。」

屋子裡面傳過來穿衣聲，不旋踵間房門「呀」的一聲拉開來，光景可眞快，三把砍刀齊舉，一下子便全架在方寬厚的脖子上。

屋子裡傳來老太婆聲音，叱道：「二弟，你這是幹甚麼？他是你哥呀！」

另一女子聲音也尖聲道：「二叔，你果然心存惡念。」

嘿嘿一聲冷笑，方剛在門口，道：「原來妳這丫頭已經知道了，哼……」

女子的聲音又道：「不錯，我也是今夜才知道的，你們……」

原來沙成山三更過後發現的女子竟然就是方寬厚的女兒，方小雲！

方小雲與爹娘三人隱居在這座小院裡，當初原是方剛所安排的計謀，不料一住大半月，方剛仍不放他大哥離去。

表面上說，是怕「無憂門」的人再回來，實際上他在拖延時日，也好仔細找一心要奪取的兩件東西。

現在，方剛拉下臉來，押着方寬厚一家三口走入地牢內，方寬厚連一句話也不說，他甚至目中冒火，臉色凄寒，就是一個字也不說。

那地牢在後屋圍牆邊，方寬厚進入地牢，巴總管三人便隔着鐵柵把三人推入地牢裡面去。

方小雲正要隔着鐵柵叫二叔，方寬厚一把拖過來。叱道：「小雲，妳給我記住，從今後妳沒有二叔，妳爹也沒有這禽獸不如的兄弟。」

方剛嘿嘿一聲冷笑道：「說得好，如此我便更放心的下手了。」

猛的一瞪眼，方寬厚沉喝道：「方剛，我們方家做了甚麼孽，爲何出了你這麼個沒有人性的畜牲？竟然六親不認，對親哥也下得了手，你……你……簡直失心瘋了……」

方剛咬咬牙，道：「這也是你這位大哥哥根本拿你的兄弟當外人，哼，我是被你逼的！」

方寬厚雙手抓緊鐵柵，吼道：「你說甚麼？我怎麼逼你了？你胡說些甚麼？」

方剛咧着大嘴巴，沉聲道：「『武林老爺』秦百年有兩件寶物，你怎麼不叫我知道？你這不是拿我當外人？」

方寬厚怒叱道：「那祇是傳說，並非眞實！」

方剛已戟指鐵柵內吼道：「從縣城過來的消息，明明你從兩名『無憂門』女子身上搜到那兩件寶物，你……你說……」

方寬厚猛然暴喝道：「好哇，你不打自招，『無憂門』根本未找來方家集，是你造謠言，說假話，把我騙到你這兒來。說是先叫我們暫時在你這兒躲避風頭，不久你却對我的下人們下毒手，把人全部毒死，嫁禍於『無憂門』所爲，你却派人暗中在我那新宅子裏面搜索兩件寶物，甚至不惜掘地三尺。

「方剛啊方剛，你竟然如此狠毒，太出我意料之外了，你……你怎……會是我方寬厚的兄弟……」

忽的仰天一陣冷笑，方剛毫不在意的道：「既然你全知道了，廢話也就少說，不錯，當你辭去捕頭之職回鄉住進大宅子，已經有人傳出你得了兩件寶物，打聽之下，竟然是『武林老爺』秦百年轉藏在他大徒弟關天水家中的兩件寶物。

「想那姓關的你也認識，東西丟了，姓關的拿你沒辦法，他把消息傳開來，自己已往秦百年面前請罪去了。

「而你却連告訴兄弟一聲也沒有，你這難道是做哥哥的作風嗎？」

方寬厚冷哼一聲，道：「不管東西在不在我這裏，這又關你甚麼事，倒是你狠子狠心，狠下毒手殺了我九個下人，你……」

方剛忽然怒吼道：「別囉嗦了，你究竟說不說東西放在那裏？」

方寬厚搖搖頭，緩緩回身，他伸出雙臂把身邊的老伴與女兒摟住，三個人便一齊跌坐在牆邊！

方寬厚更閉上眼睛，他看也不看鐵柵外面的方剛！

鐵柵外面，方剛怒吼道：「別逼我，哥，你知道我的手段，我不希望把酷刑加諸哥的身上！」

方寬厚不開口，便眼也不睜開來！

方剛臉上肌肉顫抖，咧着嘴巴道：「哥，你我皆屬武林中人，誰不希望在武功上有所突破？那個不想更上層樓？

「兄弟我須要那件東西，兄弟是希望哥能成全，有一日方剛能光

宗耀祖的領袖武林，這豈不也是哥的榮耀？哥！」

方寬厚怒睜雙目，戟指地牢出口，叱道：「滾，我方寬厚沒有你這麼個狗都不如的兄弟，我們方家更沒有你這種不肖子孫，你滾，我不要見你！」

豹目怒視，方剛咆哮道：「罵得好，如此我便下得了手！」

方小雲尖聲道：「二叔，我們原是一家人哪，你……」

方剛冷冷沉笑，道：「那麼，東西放在甚麼地方？既是一家人，妳快快告訴二叔，那兩件東西放在那裏？」

方小雲尖聲道：「甚麼東西會對你如此重要？」

方剛嘿嘿冷笑連聲，道：「那得問你爹了，他一定知道的，何用二叔言明？」

方寬厚怒叱女兒小雲，道：「閉嘴，從今後妳沒有這個二叔！」

方老夫人拭淚，道：「剛弟，兄弟鬩牆，家門不幸，豈不知『兄弟動刀槍，血被外人踏』的道理。你難道眞的如此狠毒？不怕落人咒罵於你？」

方剛沉聲喝道：「嫂子，別對我說這些大道理，老實說，在外人心中，你們一家早已死絕了，當然是死於『無憂門』之手，我如果這時候殺了你們，誰會知道我方剛弑兄嫂屠姪女？」

方寬厚立刻跳起來，叱道：「好哇，你早已存心謀我了，可惡啊！」

方剛哈哈笑起來……

一邊，巴總管冷冷道：「捕頭大人，你早就應該知道，怎麼這時候才醒悟過來，晚了！」

方寬厚重重的道：「如此說來，即使我交出你要的兩樣東西，你還是要殺我滅口了？」

方剛忙搖手，道：「不，我絕不會對哥下毒手，而且……」

冷冷一笑，方寬厚怒道：「而且怎樣？還有比殺人滅口更好的辦法？」

方剛大剌剌的道：「哥祇要交出那兩件東西，此後你一家三口就住在小香院，吃穿不愁。

「我在得到那兩件東西之後，便立刻派人放把火燒了你的大宅子，然後……」

方寬厚大怒，罵道：「放屁，你這畜牲不如的東西，大宅子是我一生積蓄的，豈容你放火燒掉？」

方剛嘿嘿笑了笑，道：「哥，你是氣糊塗了吧？你應該想得到的，兄弟我拿到東西之後，如果不放火燒那座大宅子，往後還會有安寧的日子過？」

他臉往鐵柵湊近，又道：「我便老實對哥說，這兩天已出現兩批人物，一是『無憂門』，二是『苗疆百毒門』，兩批人物我們一個也惹不起，更何況『武林老爺』秦百年更不會罷手。

「我如是燒了大宅子，他們便斷了再搜找的希望，試想，人已死屋已焚，他們找誰去呢？」

方寬厚雙眉上揚，冷冷道：「眞是如意算盤，方剛，我小覷你了！」

方剛臉無表情的道：「你總不希望自己兄弟是個驢吧？」

突然一聲怪吼，方寬厚罵道：「你連頭驢也不如！」

方剛猛古丁怪叫道：「罵得好，我先餓你們三天不給飯，然後再慢慢的折磨你們，倒要看看是命重要，還是那兩件東西重要！」

巴總管也冷冷的道：「莊主好主意，且餓得他們連出氣的力氣也沒有，然後再好生折騰！」

一邊，石昱立刻低聲對方寬厚道：「方捕頭，石某早就十分敬慕你的爲人，項城鐵捕之名石某早已知道，那兩件東西本是別人之物，何不拿出來？

「我願居中擔保，我們莊主仍將尊重你這位大哥，又何必爲了那件身外之物而傷了自己兄弟間和氣？」

方寬厚忽的冷笑連聲，道：「方剛身邊有你們這羣王八蛋伺候着，他又怎麼不走入邪道，一心登上魔位？」

石昱大怒，罵道：「操，老子一番好意，換來一頓臭罵，好，老小子，你等着吃生活吧！」

方剛一頓足，道：「走，先餓他們一陣子再來收拾他們！」

於是，方剛與巴總管等一齊走出地牢！

方寬厚一聲浩嘆，不言不語的跌坐在地上！

方小雲低聲道：「爹，我們怕很難再逃出去了！」

方老夫人重重的道：「還不如留在項城，那會有這些狗屁倒灶的事情發生？」

方寬厚咬着牙，道：「原是回鄉頤養天年，更爲小雲找個人家，那會想得到偏就惹出這些雜碎事情來！」

方小雲咬着薄唇，道：「爹，我們把東西……」

沒等方小雲說出口，方寬厚一掌按在方小雲嘴巴上，搖着頭，道：「少胡說！」

方小雲瞪着一雙妙目。

方寬厚鬆開手搖着頭……

地牢出口地方，方剛一跺脚，低聲道：「眞是一頭老狐狸！」

* * *

沙成山果然吃得飽睡得好，他住的凶宅的大門樓下面，白天吃足喝飽便睡，夜來暗中看熱鬧。

他相信「武林老爺」秦百年的東西被劫，消息會很快傳遍江湖，方家集這個小地方可有得看頭了！

這一夜巴總管三人沒有再到大宅子後面找東西，「二閻王」沙成山却幾乎習慣的三更天便又醒過來。

半推開窗子，沙成山暗中遙望向外面，這夜月色不錯，雖說有些寒意，風清月明，夜色還是怡人的！

「二閻王」沙成山雙手晃着酒罈子，發覺酒已快被喝完，苦笑一聲，自言自語——天明該上鎭去買吃的了！

突然間，一條黑影從林子裏往這邊騰躍過來，從身法上看去，沙成山以爲來人的身手不俗！

黑影祇在場一邊站了一下，立刻繞着圍牆往宅子後面潛去！

沙成山又等了一陣子，發覺祇有那條人影，還以爲是前日那個小小身影又來了，不由一笑，掩着身子繞過迴廊，從右方往後面走去！

沙成山把自己隱藏在後廳那粗大的橫樑上面，偏過頭等着那條黑影子出現！

此刻，後院果然傳來一聲石頭砸地聲，「二閻王」沙成山想笑，他知道這便是「石子問道」！

又等了片刻，一條小小影子已出現在後廳廊前，沙成山沒有動，他甚至把手按在嘴巴上！

於是，那條人影伸頭引頸望向廳內，不由得「咦」了一聲，自語道：「我來晚了？」

接着，祇見黑影緩緩走入後廳裏，伸手入懷取出火摺子迎着門口猛然一抖，一團火光便在黑影前面出現！

火光雖然不太亮，但樑上的沙成山却看得眞切，不由得全身猛一震，怎麼會是她？

那黑影見滿廳物件亂七八糟，他舉着火摺子往上面上去，猛古丁一聲驚呼，道：「你是人是鬼？你……怎麼坐在樑上……」

不錯，坐在樑上的正是「二閻王」沙成山！

此刻，「二閻王」沙成山把雙手捂着臉，兩條腿垂向下面，尚且前後的擺動着，宛似在上面玩耍般不即下來！

黑影子在下面冷冷道：「朋友，別想扮鬼嚇人，須知來者不怕，怕者不來，我『玫瑰毒刺』是風聞而來。

「不爲別的，祇想過目一下我曾爲那兩件東西拚過命流過血的東西，並不想據爲己有，更不會與你爭搶，下來吧！」

躍起雙腿，沙成山一個倒翻，人已落在地上，他見丘蘭兒後躍，便停住身子笑道：「妳怎麼也來了？」

是的，黑影轉過正面，微弱的燈下，果然是住在沙河小船上面的「玫瑰毒刺」丘蘭兒！

從聲音中聽出來是沙成山，丘蘭兒一聲笑便立刻往沙成山懷裏面撲去，她已張口說不出話來了！

沙成山沒有拒絕，他本來就要去沙河找丘蘭兒的，如果不是阮囊羞澀，早已與丘蘭兒共舟蕩漾在沙河之上了！

雙手緊緊的摟住沙成山，丘蘭兒笑出眼淚來，她淚眼婆娑的抬頭望向沙成山，俏嘴微翹的道：「沙大哥，這不是做夢吧？」

雙臂一緊，沙成山笑起來，道：「我也有此感覺，但却並非是夢！」

丘蘭兒把嫩臉在沙成山的胸前連連磨蹭不已的道：「如果是夢，那便太煞風景了，沙大哥，你說是嗎？」

沙成山笑了笑，低聲道：「蘭兒，妳怎麼也來了？」

「玫瑰毒刺」丘蘭兒仰起臉來甜甜笑道：「有兩個原因促使我必須趕來方家集一趟！」

沙成山把尖如針的鬍楂子在丘蘭兒的秀髮上蹭，低聲在她耳邊道：「說給沙大哥聽聽！」

丘蘭兒仍然緊摟着沙成山的腰，邊笑道：「前日我在沙河附近聞得有人提起『武林老爺』秦百年在項城曾失去兩件寶物。我當時就覺得一定是大奶奶出銀子要我同胡大年爲她奪取之物，究竟是甚麼東西，值得大奶奶如此覬覦？

「我雖不知大奶奶何許人，但却想知道那兩件東西是何重要寶物，所以在暗中探訪之下，便來到了方家集……」

她一頓又道：「沙大哥，我告訴你知道，這一路上我遇到不少『無憂門』的人物呢！」

一笑，沙成山道：「那麼另一個原因又是爲了甚麼？」

丘蘭兒俏嘴一嘟，羞赧的道：「爲了找你呀！」

沙成山哈哈笑道：「找我？妳怎知我會在這兒？」

丘蘭兒得意的笑道：「方家集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熱鬧的地方還會少了沙大哥？再加上你曾爲秦百年出過力，我想你一定會來這兒的，果然你在，嘻……」

沙成山有些迷惘，心中暗想：「武林老爺」秦百年已經利用自己誘殺了他的寵妾「飛天蜈蚣」冷如冰。

然而他的兩件東西却又存放到項城大徒弟關天水的家中，關天水知道東西被劫之後怎不找來方家集？

（未完・六）

上文提要：洪承疇派李子厚守在華陰不讓李自成的大軍過潼關，李子厚英勇善戰，玄機子與何用便派別開東與侯飛去暗殺李子厚，不料在路口却遇到李子厚兒子李耀，李耀也想去暗殺李自成……秀秀把探聽到的消息告訴李耀，原來李自成準備拂曉進攻華陰，李耀轉告乃父後欲走，不料李子厚竟然下跪求兒子留下為國殺敵，李耀祇好失約於秀秀……



李自成綠林外傳/

霍去病·文
可　飛·圖

殺戮傳奇

大軍壓境奪華陰　直撲潼關攻北京

丁秀秀回頭看，笑了：「個浪子，挺有良心的。」

三十多個農民軍殺過來，刹時把丁秀秀與李耀二人圍住了。

丁秀秀是個大閨女，可她的兩把尖刀比虎牙還厲害，又是挑又是刺，祇交上手便殺得幾個近身的農民軍倒在血泊裡。

李耀揮刀狂斬，他大笑：「秀秀，殺光他們。」

不料秀秀却叫道：「祇要他們逃走，我是不會趕盡殺絕的，因為命是每個人父母生養的，養大一個多不容易，就那麼一刀，他們父母最難過了。」她口中這麼說，可那雙尖刀刀刀見血。

李耀大叫：「我要你殺光他們。」

秀秀道：「殺光笨蛋呀，人家進城搶銀子，他們跑來拚性命，怪三八的。」

她這麼一說，有不足二十個農民軍不殺了，這其中有一個回頭跑，另外的當然不留下，看吧，且看那一個跑得快。

丁秀秀果然不再殺了，她把手一揮，對李耀道：「快上船。」

「你怎麼把他們放掉？」

丁秀秀道：「他們又不是李自成，便是殺盡他們，又有甚麼用呀！」

李耀一聽，心想：「也是，還是先逃離這是非之地。」

二人飛一般的上了船，船上李子厚看了二人的模樣，他拍拍兒子的肩頭，道：「過去是爹錯怪你了，唉，你有這麼好的女友，早應該叫爹知道才對。」

李耀道：「現在知道正是時候。」

李子厚聽得一怔，道：「這是怎麼說？」

李耀道：「從前爹見了我就生氣，我若帶了女友去見你，肯定被你打跑，因為你老人家醉心官場，兒子不是，兒子早看穿了官場的人爾虞我詐，沒意思，還不如笑傲江湖，自由自在的過日子。」

李子厚嘆口氣，道：「兒子呀，咱們去笑傲江湖吧，把酒山岳老林中。」

李耀笑道：「那才叫神仙日子，哈！」

丁秀秀命船家把船順流而下，她對李家父子道：「快入中原再南下，北方是不能再留下了。」

李家父子無意見，船家把酒也擺上了。

遠處正傳來喊殺聲。

* * *

李自成的大軍以壓倒之勢奪取了華陰縣，他可並沒眞正的把人馬駐紮，叫農民軍在那個小小縣城掠奪燒殺三天，那是兵家大忌，有損

聲譽。

他下令，兵馬立刻直撲潼關。

李自成的兩位軍師，玄機子與何用二人對於這一次李自成以大軍强渡關山拿下華陰，二人打從心中服氣，非但是很快的祇半天工夫拿下了華陰，更收編了幾千人馬。

李自成在馬上鞭指潼關，道：「拿下潼關，老北京一半江山已入我掌中了。」

玄機子道：「朝廷可用之將，好像祇有這洪承疇一人了，他失守長安城，朝廷也不敢治他之罪。」

何用道：「咱們殺了洪承疇，就等於折了明朝的江山了，哈！」

李自成忽的大吼一聲：「殺！」

玄機子的攻擊訊號發出去，祇見成千上萬的農民軍大吼大叫着往潼關城牆撲殺上去，祇聽人們的狂喊狂吼聲，氣勢上就扣人心弦。

那潼關城牆高五丈，想攻進去實在不易，祇不過李自成與玄機子、何用這三人一商量，果然商量出個妙計出來。

他們的計謀是派出五萬人馬去攻城，五萬人馬天天攻，輪番攻，絕不叫敵人有任何喘息的機會。

然後是李自成親率大軍三十萬，一路殺向北方，看上去要敵人以為他的人馬又轉向陝北殺戮去了。

實際上人馬到了延長縣境，馬上往東過黃河，穿越過太行山而直取老北京。

這是個絕妙的計謀，也是李自成與兩位軍師合計而成的高招。

此一計也祇有他三人知道。

於是，李自成把霍大牙、宮覺、于把總、官副將四人找到他的中軍帳。

李自成對四人道：「有件事情要交由四位辦了。」

霍大牙道：「大王，甚麼事祇要你一聲吩咐，咱們是照單辦事情。」

李自成一笑，指着高大的潼關城，道：「這道關有天險，黃河在兩邊，易守難攻。」

他看看四人的表情，淡淡的又道：「我打算撥出五萬人馬，交由你四位在此攻城，祇不過……」他笑笑又道：「攻下來更好，攻不下來也有功。」

于把總道：「大王的意思……」

「牽制住洪承疇的人馬。」

霍大牙道：「另外的幾十萬人馬……」

李自成道：「由本王拉到陝北一帶，咱們需要大批糧食，更需要多招人馬。」

霍大牙道：「對，要攻老北京，那得百萬人馬。」

于把總道：「大王放心，我們五萬人馬在此一半佯攻，一半找機會搏殺洪承疇，絕不令大王失望。」

李自成一聽，笑呵呵的道：「攻下老北京，功勞是大家的。」

這句話似乎說明了，他要去攻打老北京了，祇是霍大牙四人並沒聽出來罷了。

* * *

李自成的人馬往北拉，走的時候霍大牙他們的五萬人馬全出動，一輪猛攻潼關城。

這中間還出現了怪事情。

原來李自成的人馬攻打潼關城，長竹梯搭在正門上方的潼關二字上。

這時候上下人馬殺得凶，砍得厲害，有人以大斧往下面竹梯上的攻城農民軍狂砍，砍死攻城的農民軍，可也把城門上的潼關的關內的絲字也砍毀了。

照理這也沒甚麼，可是總不能變成「潼門」二字那麼難看。

於是當內戰打完，直到清兵入關，才有大書法家加上關字內的「餡」。

可是字的蒼勁就是差一大截。

要知潼關二字乃唐朝華原人柳公權所寫，姓柳的官大小不出名，可他的字出名，而且流傳千古至今。

所以如果有人加以注意，遠至一里外抬頭看潼關，你祇能看到「潼門」二字，必須走近才看清是潼關二字。

如果有人不相信，那就去潼關一看便知。

* * *

且說李自成使了這麼一計，他這一計就有些套用三國時的「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之計。

他的人馬往北拉，這一路他最熟，多年陝北搏殺，甚麼地方他清楚。

這日大軍快到延長縣，這地方可是李自成最傷心的地方，可也是他出頭天的地方。

李自成想到他的娘，他娘死在大街上，他更想到鐵匠鋪，他的鐵匠師父接受了他的救助以後，已不知躲到甚麼地方去了。

李自成不是前來尋古訪勝的，他帶領人馬要過黃河了，這日他在路上坐在馬上看過去，何用對他道：「大王，咱們一路北上，又有十幾萬農民投效大王。」

玄機子道：「災荒連年，地裡長不出莊稼，他們聽了大王回來，有一股鄉土親切感，人們便投靠來了。」

* * *

從延長縣往北上，李自成的大軍看似往北拉，却又在黑龍關轉而過了老黃河。

單祇黑龍關這個小地方，就有

三千多災民加入李自成的大順農民軍。

李自成很想去看看杜家祠堂，因爲那兒也算是他的傷心之地。祇不過李自成祇在馬上抬頭看過去，老山崗，老山道，老地方，他的高貴貞却早已不在這濁濁人世了。

李自成這是大行軍，他的人馬祇一旦過了黃河，便立刻之間連夜趕。

李自成與玄機子、何用三人相信，祇要攻入老北京，那駐守潼關的洪承疇再回兵已遲了。

這天過午，李自成的人馬已進入呂梁山區，前面有一座高山叫關帝山，他正自策馬關中行，突然間自山林中奔下兩個年輕人。

這兩個少年人長得是唇紅齒白，五官清秀，眼神澹澹，細皮白肉，看上去頂多十三歲。

兩個少年奔到山道上，大聲的喊叫了：「大王呀，救救命吧！」

李自成在馬上看，心中一動，他發覺這兩個娃兒長得是一模一樣的伶俐可愛。

李自成勒住馬不走了。

「過來，過來。」

他向兩個少年招着手，兩個少年立刻奔到了李自成面前「噗通」一聲跪下了。

有個少年先開口：「你是大王嗎？」

李自成道：「本王正是大順國王，起來說話！」

兩個少年齊站起來同露出一副怯怯的樣子。

李自成道：「叫甚麼名字？」

「我叫張濤，他叫張風。」

「甚麼地方人？」

「咱們是呂梁山張家村人氏。」

「父母呢？」

「全死了，是爲了打狠被狠吃了。」

李自成道：「我這裏行軍打仗，帶着你們不方便。」

一個少年道：「祇要大王把我兄弟帶身邊，我兄弟會侍候大王的。」

李自成一笑，對身邊的侯飛道：「弄匹馬給兄弟二人騎上。」

侯飛回身，把自己的馬讓給張濤、張風兄弟二人先騎上，他跟在馬後走。

李自成在馬上又問：「你兄弟二人是孿生兄弟嗎，長得很像。」

張濤道：「大王，我兄弟正是同年同月同日生。」

李自成聽得全身一震，他想到了齊玉兒生的一雙孿生兒子了，如果齊玉兒不下狠心刺殺了他們，如今這小兄弟二人正是最可愛的一雙娃娃了。

李自成心中一陣疼，他嘆息的看看張濤、張風兄弟二人，心中便產生了愛憐之心。

* * *

李自成大軍穿過呂梁山區，再往北便是五台山，往正東就是入娘子關。

他的人馬很秘密，這一天大軍駐紮在關帝山東方一片高原下，有人回報，呂梁山中有幾股落草爲寇的好漢們找來歸順。

李自成立刻問道：「來了多少人？」

報告的正是各營傳令的飛毛腿萬里，萬里向李自成報告：「回大王的話，一共有七處，人馬一共一萬八千人，全都是兩省交界的農民。」

李自成一聽之下，立刻吩咐：「編入各隊中，再成立一個特別行動隊。」

於是，中軍帳支起來了。

李自成的中軍帳支在高原斜坡上，他的兩張虎皮，其中一張由張濤與張風兄弟二人睡上面。

李自成對這兄弟二人很照顧，吃肉喝酒也叫他兄弟二人吃一份。

這兄弟二人也不客氣，有甚麼他們吃甚麼。

李自成在長安城中還養了十二美少年，這一回出征他未帶身邊，許多人謠言有惑疑。

起初人們以爲李自成向張獻忠索美少年，以爲李自成也與張獻忠一樣，性的方面走了樣，喜歡玩弄孌童，可是李自成出長安，怎麼不帶在身邊？

李自成的人馬衆多，人多謠言也多，如今他身邊又收留了兩個美少年，人們的謠言又起了。

李自成才不會去管這些，他對兩個少年依舊有照顧，尤其張濤、張風又是孿生的，他更加的愛護。

* * *

明月自關帝山的高處照下來，照進了李自成的那座中軍大帳中，睡在虎皮上的張濤眨着一雙大眼睛，他看看身邊的兄弟張風，二人在耳語。

「他睡着了。」

「怎麼不見動作。」

「也許他養足了精神再動手。」

「我們怎麼辦？」

「按計劃呀，你放心，有師父的……」

這二人在耳語，聽的人大吃一驚，幹甚麼呀！

祇不過這一夜很平靜，直到天亮也沒有動靜，第二天兩個少年人帶着幾許緊張與失望。

第二天李自成的大軍又往東開拔，在馬上，張濤低聲對兄弟張風道：「兄弟，你看是不是我二人長的樣子不漂亮呀？」

張風道：「師父說我們夠漂亮！」

「那他爲甚麼一夜不見有行動？」

「也許是鞍馬勞累，他沒精神。」

「我們要加把勁，我們用動作引誘他。」

「哥，你說咂着就咂着。」

這是一句土語，意思是「你說怎麼辦咱們就怎麼辦」！

兄弟二人這是定計謀，他們要叫李自成露出他的本來面目了。

他兄弟爲甚麼要這樣，當然，那是有原因的。

* * *

行軍山路難，這一天一共走了五十里，盡是難行的山道，祇是已過了呂梁山區，這就要大隊人馬直逼向太原大鎮了。

這一帶荒山野嶺狠出現，全是由大山裏出來的餓狠一大羣。

天黑的時候，野狠叫聲是凄厲的，如果仔細看黑暗的野林中，那一雙雙綠色的眼珠子是嚇人的。

李自成的中軍大帳中，他對兩個少年兄弟有吩咐：「你們如果要拉屎尿尿甚麼的，叫他們陪着出去拉，一個人可千萬別亂走，這一帶的狠野多，小心吃人！」

他還愉快的拍拍張濤的頭。

張濤却趁勢的歪在李自成的懷中了，他撒嬌，他也向李自成飛媚眼。

李自成看得哈哈笑了。

一邊的張風也有動作，他扭着腰出聲嗲：「我也要你抱抱我！」

李自成又笑了。

那張風投入李自成的懷抱中，他把嫩臉往上仰，口中低聲：「親親我！」

李自成一聽，祇在張風的臉頰上親了一下。

張濤笑道：「大王，親他嘴巴呀！」

李自成怔了一下，突然覺得不大對勁了，有手去抓他的傢伙。

「忽」的一聲，李自成推開了這張家二兄弟，他猛一起身站得高高的，叱道：「你兄弟是女人嗎？」

張濤道：「我們不比女人差，大王，你看！」他解衣，他媚笑，祇是動作有些做作。

張風也要脫衣裳，李自成大怒：「別脫了，娘的，本王不是彼王，本王沒有那種怪毛病。」

他伸手抓住張濤，叱吼道：「我把你們當乾兒子呀，他娘的，你們都是一雙孌童呀，可惡！」

張濤道：「你不是喜歡孌童嗎？」

張風也道：「你的長安行宮中不是也有十二名美少年陪你嗎？」

李自成一聽，火大了：「你們是怎麼知道的？小小年紀不學乖，男扮女郎接近本王呀，太不像話了，本王沒有那毛病！」

他把張濤猛一推，戟指二人，道：「天亮你們走路，休怪本王不通情。」

張風看看張濤，祇見張濤哈哈笑了。

李自成一聽，發了疑心病了。又聽張濤道：「回去向師父報告，就說師父寃枉好人了。」

張風道：「對，是師父寃枉他了。」

這二人好像立刻就要走，李自成錯身堵住大帳門，他張開雙臂大聲吼：「走？」

張濤道：「我們要回去了！」

「回甚麼地方？」

張風道：「我們回去師父交代回去的地方。」

他的口氣變得不在乎了，變得好像不把李大王當成一位大順國大王了。

李自成道：「話不說清楚就想走，外面的野狠那麼多，不怕狠呀！」

「嘻……」兩個少年全笑了。

李自成道：「把話先說清楚。」

張濤道：「大王呀，你叫咱們說甚麼呀！」

「先說，你們的師父是誰？」

張風對張濤道：「師父不叫說。」

李自成一聽：「非說不可！」

張濤道：「兄弟，師父說的意思，是大王若是變了態，他變得不正常，就叫咱們動手，因爲不正常的人是會亂殺人的，他不是的，所以……」

張風道：「能說嗎？」

李自成越聽越糊塗，他更要知道他們的師父是甚麼樣子的人物了。

李自成忍不住的大吼一聲，道：「再不說本王就不再客氣了！」

他忽的出手去抓張濤，不料這一回他抓了個空，李自成「噫」了一下，錯個身法再抓，豈料張濤雙肩一甩，從李自成的左臂下溜過去。

李自成有些火，他回身去抓張風，張風的身法更快，於是，李自成在這大帳之中追逐起來了，大帳中傳出了嘻嘻哈哈笑聲，李自成心中大吃一驚。

李自成漸漸的發覺這兩個少年人有功夫，而且功夫十分怪異，彷彿他的每一個動作，他二人均早已先知道了似的。

床一邊豎的是他的奪魂刀，李自成在幾次捕抓落空之後，反手拔出金刀來！

「嘿……再閃躲我殺了你們！」

「哥，動刀子了！」

「兄弟，咱們也露出來吧！」

兄弟二人把手往腰帶上抓，每

人的手上便多了一把尺長的寶刄！

李自成一看，他絕想不到他兄弟二人的身上還帶着刀，太大意了。

冷冷一哂，李自成道：「好大的膽子，還把刀子帶在身上，殺！」

大帳中發出「噹」的一聲響，李自成一刀砍向張濤，而張濤的刀未斷。

他兄弟張風並未同他的哥聯手，他持刀站在一邊不出刀，看着他哥動手，他還呵呵笑！

李自成刀刀走空，他立刻定下心來，一路陰陽羅漢刀法便也施展出來了。

怪的是張濤手上刀短，但他並不閃退，而李自成每出一刀，他都能先半步守住門戶！

李自成一路刀法使完，那張濤又是一聲笑，道：「看我的！」

隨着他的話聲，一路刀法一招緊似一招的狂削而上，刀法走了一半，李自成忽的退出三大步。

「住手！」

張濤笑道：「不殺了？」

李自成道：「你怎麼也會這一套陰陽羅漢刀法呀，你……你是……」

張濤已對張風道：「說吧！」

張風這才對李自成道：「大王呀，你要問我們兄弟二人的師父是誰嗎？」

「說！」

「我們的師父是五台山長老神僧紅雲大師呀！」

他此言一出，李自成怔住了。

張濤接道：「大王，是師父叫我們來的。」

李自成有些木然：「爲了甚麼？」

張濤道：「師父以爲你是大王呀，當一個人能領袖幾十萬人馬的時候，他的心術必需要正，否則，天下蒼生何以爲幸！」

張風又接道：「師父聽說你找變童，不愛女人，這種行爲有干天和，所以派出我二人前來。」

李自成道：「來殺我？」

張濤也不隱瞞道：「是的，殺你以救天下蒼生！」

張風又笑笑道：「大王並非那種怪人，所以我們這就要回老山洞向師父報告，也叫師父放心，叫師父高興！」

李自成收刀了，他重重的道：「自從接掌岳父高迎祥的人馬以後，江湖上傳言，我是多麼的殘暴亂殺人，我不以爲意，傳言隨他們去傳言。」

他帶着幾分激動的又道：「我是不忍大西國王身邊的少年人遭受凌虐才向他索要的，我李自成再是殘暴，也不會逆天而行汚事！」

張濤道：「你也算是我們師兄了，今見你人並不殘忍，是正派之士，便師父也會高興！」

張風道：「哥，咱們可以走了，這兒回去是近路。」

李自成道：「我的兩位小師弟呀，半夜三更走回去呀，師兄我也不放心呀！」

「嘻……」兄弟二人全笑了。

「哈……」李自成也笑：「你們要回去，我不攔你們，祇不過那得等天明！」

張濤道：「別人怕野狼，我們不怕，師兄，這三天同師兄在一起很快活，吃的也不錯！」

張風道：「在師父身邊，盡吃窩窩頭稀飯，我早就吃夠了，可是……」

張濤道：「兄弟，咱們是喝稀飯的命，走吧！」

張風道：「師兄呀，後會有期了！」

李自成道：「你二人可以走，總得讓我送些銀子孝敬師父吧！」

張濤道：「師父是不要的。」

張風道：「哥，師父以爲咱們會殺了師兄，所以不許咱們取銀子的，如今師兄很好呀！」

李自成已叫了：「來人吶！」

首先進大帳的是封存壽，他的傷已好了。

封存壽進得帳中，見張濤與張風二人手上有刀子，立刻緊張的戟指二人就罵：「你們兩個小鱉娃兒，想幹甚麼！」

李自成一笑道：「別緊張，他二人乃是本王的兩個小師弟！」

封存壽道：「他們拿刀！」

李自成道：「別問了，快叫後軍管錢糧的人，在我的餉下取來一百兩銀子！」

封存壽一聽，怔了一下道：「莫非他們向大王你敲詐勒索不成？」

李自成道：「本王小師弟，怎會勒索，快去取來！」

封存壽祇好奔出大帳，心中疑團難化解。

李自成便在這時候命人再取酒菜來。

此刻，他與張濤、張風是師兄弟，三個人圍在一起吃着喝着，李自成很懷念師父紅雲大師！

李自成想着當年。

當年他是個可憐的娃兒，還是師父的發現，傳了他的功夫，他也就是憑着這功夫，打敗了延長縣的地頭蛇金婆婆，也報了父母的大仇。

如今多年沒有師父的消息，想不到兩個小師弟來了。

吃着酒，李自成道：「我可愛的兩個小師弟呀，能不能告訴我，師父他老人家如今是個甚麼樣了。」

張濤道：「師父精神很好。」

張風道：「都九十歲了，走路我就趕不上。」

聽得安慰，他笑笑：「有道高僧。」

張濤道：「師父每天祇吃一頓。」

李自成道：「祇一頓？」

「是的，吃得多了他覺得糟蹋糧食，師父有功夫，留下糧食救別人。」

李自成聽得感動，如今天下蒼生活眞不易，有一頓吃的也算不錯了。

張風道：「師父叫我們吃兩頓，說是我們要長大，不能少吃。」

李自成幾乎落淚，師父不正是救苦救難的菩薩呀！

「你二人祇管多吃，我這裡有的是。」

張濤道：「師兄，咱們跟在師父身邊，也在苦練功夫，一切聽師父的話，你有甚麼話要帶給師父呀？」

李自成道：「我祇有一句話，願師父長壽。」

張風道：「行，我們說給師父聽。」

於是，封存壽捧了一包銀子走進中軍帳，他把銀子放在虎皮上：「大王，一百兩銀子。」

李自成把手一揮，道：「替我去傳話，我的兩個小師弟要走了，叫他們休得大驚小怪出手攔。」

封存壽應聲：「是，大王。」

張濤却一笑，道：「師兄，不用交代了，師弟如果沒本事，就不敢來了。」

他對兄弟張風又道：「別吃了，走吧！」

張風猛喝一口酒，抓起一百兩銀子往腰帶上塞，口中笑道：「師兄，謝啦！」

李自成一笑，道：「記住向師父問安。」

張濤道：「不會忘的。」

這兄弟二人轉身出了中軍帳，兩個人一聲尖笑，立刻展開提縱術，祇三個起落人不見了。

李自成看他們是往北走，封存壽以爲是往東行。

別的人祇是眼睛一花，甚麼也看不見了。

封存壽道：「大王，這兩個少年好功夫。」

李自成却笑了，道：「那是因爲他們是我的兩個小師弟呀，哈！」

封存壽也笑了。

他自己也不知道爲甚麼會跟着大王笑，也許那是因爲他是大王，他自己是屬下。

江湖上這種情況有的是，主官笑，屬下不能哭。

* * *

李自成的心中愉快，如果他也與張獻忠一樣，祇怕今夜就逃不過師弟二人的手。

那年頭師父對徒弟是有權利處死的，江湖上不乏被師父廢掉武功的人，武功一旦廢掉，比死還難過。

李自成坐在中軍帳中，他喃喃的說：「師父，我很珍惜自己的羽毛，放心吧，師父，徒弟必會做出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

李自成微微笑了。

* * *

紅雲大師撫鬚，他微微的笑，面前站的是兩個入室小徒弟，正是張濤與張風二人。

這二人也是六年前紅雲大師在開封城北黃河岸邊遇到的兩個娃兒。

當時的情況夠慘烈，天空飄着大雪，黃河一半冰封着，張家這兩個娃兒相擁相抱的萎縮在石堤下風處直哆嗦，那是快凍死的模樣。

巧的是紅雲大師自開封城大相國寺出來，他要趕回五台山，因爲年關近了。

紅雲大師就在黃河岸發現了這一對小兄弟，立刻間他毫不遲疑的抱起兩個娃兒便又奔進開封城。

紅雲救下了兩個娃兒，不一日便帶回五台山，他見兩個娃兒長得可愛，便開始把武功相授。

時光匆匆中六年多過去了，張濤與張風二人便也習了一身好功夫。

* * *

卓然站在一塊大石上，紅雲大師那蒼白的長鬚在飄着，那股子飄逸，宛如壽星老現世。

「師父，你聽謠言是不對的。」

「怎說師父不對呀？」

「師父，我們的師兄李自成，統領人馬打向老北京，他是正派人物，他沒有師父你說的那種怪毛病。」

這是張濤的話，他說得坦然，聽的人不得不相信。

紅雲大師道：「他沒有褻狎你二人吧？」

張風笑道：「沒有沒有，他把我兄弟當成他乾兒子一般照應，而且給我二人吃好的。」

紅雲大師道：「眞的沒有？」

張濤道：「我兄弟二人還主動的逗他、摸他、誘他，嗨，他反倒發火了，說我二人不正經，要趕我二人滾出大帳，所以……」

「哈……」紅雲大師笑了。

「他沒有令我失望，當初我發現他的時候，他也祇有你們這般大小，唉，時光匆匆呀，十幾二十年

了。」

忽的，張濤取出一包銀子，道：「師父，這是師兄叫我們帶回來的。」

「幹甚麼的？」

「師兄說是孝敬師父的。」

紅雲叱道：「我是怎麼對你們說的？他的東西不許取，你們不聽師父話，該打！」

張濤道：「師父，不收他不依呀！」

紅雲大師道：「我們不需要銀子，尤其是他的銀子，都是劫到手的。」

張濤道：「師父，師兄統領人馬幾十萬，他可是沒有多拿半分銀子，他這是由他的糧餉中取撥的。」他頓了一下，又道：「師父，師兄是大順國王呀，他還是不多取，這兒祇不過一百兩銀子呀，師父，你……」

張風接道：「師父不要我們要，咱們買肉吃。」

紅雲大師一聽，怒叱道：「拿過來。」

張濤把一包銀子送上，笑了。

紅雲大師回身便走，他喃喃的道：「自成啊自成，刀在手中多修行啊，師父爲你也操心吶。」

張濤與張風聽得不敢多說，默默的跟在紅雲大師的身後，踩着晨曦往山中走去。

正在中軍帳中坐，玄機子與何用二人走進來，玄機子手上拿的是一張草圖，仔細看正是戰略要圖。

祇見他把圖攤開來：「大王，咱們兵走太原出娘子關，過太行山經石家莊，這條路上有重兵把守，不如……」

何用道：「不如我們兵拉北面，一方面可以欺敵，另一方面也是一條最快的捷徑。」

玄機子又道：「咱們經大同直取老北京，全程不過七百里地，而且這一路上咱們多多充實軍備，一旦出了山西界，那就叫他們大吃一驚可也無可奈何咱們了。」

李自成一想，點點頭，道：「可是，咱們還有五萬人馬由霍大牙他們在潼關牽制洪承疇的大軍，是否把他們盡快調回來。」

玄機子道：「臣以爲應把那五萬兵馬駐紮在華陰，不時的對潼關發動攻擊，直到洪承疇大軍回調北京，咱們便把那五萬大軍調回長安駐守，至少那是咱們大順國的立國之地，也算得留個後路。」

李自成一聽之下，道：「這個計劃爲萬全之策，那就快派人去傳令。」

玄機子道：「大王，咱們不急，先決定大軍的進路。」

李自成道：「往北也行，咱們這就開拔。」

何用已傳下命令，各路人馬迅速往北，那是沿着呂梁山以東往北行，時已是臘月了。

北國的隆冬，天寒地凍，李自成的大軍仍然指向山西的大同。

雖然這條路走得很艱辛、很苦，却是令人意外的，誰也不會相信李自成的部隊會北上向北去了。

且不說李自成的部隊冒着風雪往北行，說一說那位蘇州佳人陳圓圓。

* * *

陳圓圓這位絕色佳人，她實際上是武進人氏，此女蕙質蘭心，澹秀天然，祇因家貧才被送進蘇州那家「芳苑百花坊」當了一名歌姬。

陳圓圓是聰慧的，南方戲曲小調她一學便會，很快的她又青出於藍，有人曾如是說。

「南方伊呀燕俗之曲調，一旦由陳姬出口，如雲之出岫，如珠圓玉盤，醉人心肺，令人拍案叫絕，欲仙欲死。」

於是陳圓圓成了秦淮河畔最出名的大美人。

美人兼尤物，衆人俱傾倒，許多風流名士爭相交往，風月場上成了衆星拱月之勢。

陳圓圓乃歌姬樂戶之女，那年頭她又沒有甚麼身份，祇不過她是不甘心的，於是她有了從良的打算。

欲從良，而且從良又是唯一的出路，陳圓圓便注意她四週的風流雅緻人物。

* * *

「哈……」

有人笑的豪爽之聲傳來，那是一位風流倜儻的公子人物，他走路飄逸，舉止優雅俊逸，加上那一份自然而又彬彬有禮的儀態，早已打動了陳圓圓的芳心。

此公子非別人，乃江南四大公子之首的冒襄是也。

在當時，江南也有八大美女，而陳圓圓又是八大美女之首。

笑聲自水榭對面傳來，陳圓圓推琴而起，她輕盈的走出了水閣。

「相公。」

「圓圓。」

陳圓圓迎冒襄在九曲橋內，她抬首微笑，儀態媚而艷的道：「昨日不見你。」

冒襄道：「圓圓！」他張臂輕輕的摟住了陳圓圓：「我有事，去聽消息了。」

「是甚麼消息？」

「江北災荒兵亂，眞怕染到南方來。」

這二人邊說邊往水榭中走，陳圓圓是眞心的，她迎接冒襄不是虛情假意，那是應付一般客人的，因爲她早已爲冒公子的俊秀傾心了。

二人並坐在水閣大窗前，冒襄

道：「圓圓，聽了眞令人憂心吶。」

陳圓圓道：「至少我們還能在一起。」

冒襄道：「酒！」

陳圓圓立刻叫一位嬷嬷把酒送過來。

她爲冒襄斟酒，淺笑道：「公子，我爲公子歌一曲吧，解悶兒。」

冒襄是不反對的，他點頭。

於是案桌上琴聲錚錚，陳圓圓啓唇而歌。

「人笑歡樂知多少，自笑愁多歡更少，舉杯對飲暫忘憂，酒醒依然推不開，多煩憂。

「幽谷蘭心無人知，秋水難照圓圓心，清風徐徐送我心，何日才登象牙床，多煩憂。」

陳圓圓幾乎是明說要與冒襄同床共枕了。

冒公子當然聽得出來，祇見他把酒注滿，送到陳圓圓的面前，道：「我敬妳！」

陳圓圓接在手，她祇喝了一半便又送到冒襄的口邊，道：「我們共飲吧！」

這是很少見的動作，在這之前，二人也祇是詩詞歌曲一番，祇見現在不同了，陳圓圓一心要抓住冒襄的心，那麼她的一切便放開了。

冒襄心中帶着激動，那不是他喝了酒的關係，他的心中也有了同感。

緩緩的站起來，冒襄伸手扶陳圓圓入房，道：「圓圓，我預感天下要大亂了。」

陳圓圓道：「風流雅士，最是關心國家大事，祇不過那個大亂源却遠在北方，我們……」

她不說下去，祇把個香噴噴的頭在冒公子的肩頭磨蹭着，又道：「回我的閨房中吧！」

冒襄一聽，便笑笑，道：「去妳閨房，妳不怕被我一口吞掉。」

陳圓圓道：「如果妳是男子漢，那就快吞吧。」

冒襄一聽，全身立刻升起火焰來了，他頭稍低，吻了陳圓圓。

陳圓圓回報以雙臂力勾，他吻得更見實在，更是熱情又放浪。

於是，冒襄的精神昇華了。

於是，他二人穿過了水榭，繞過了曲徑，走過了月牙院門，進到那一明一暗的雅緻房內了。

這兒的小院乃是陳圓圓獨住的地方，這兒除了兩個小房之外，院中小橋流水，水上鴛鴦戲水，黑白天鵝各一隻呱呱叫着與水中的錦鯉在追逐。

冒襄與陳圓圓對坐在一張石面圓桌前，有小菜，有銀杯，陳圓圓隔着桌面把小菜往冒襄的口中送。

她也笑問：「冒公子，可要我爲你歌舞一番？」

冒襄笑道：「如果同以往的一樣，就別唱了。」

一笑，陳圓圓道：「就算爲我的心上人犧牲吧，色、藝二字，我盡力叫公子愉快。」

冒襄猛喝一口酒，道：「圓圓，你爲我色藝一番嗎？倒要欣賞一下了。」

陳圓圓纖腰一扭轉入內室中了。

冒襄回頭看，門帘遮住了。

但他仍然聽得見內室在換穿衣衫，內室也在燃燈，內室中還傳出了圓圓的呼叫。

「冒公子，把門關好，你進來吧！」

冒襄一聽之下，起身把門關好還上了栓，他的心口在噗通噗通的跳，他有些口乾舌燥！

緩緩的，他撩起了門帘，舉步踏進內室，抬頭看，不由得怔住了。

冒襄以爲自己進入另一個神仙世界了。

只見一位玉雕美人脈脈含情，眼如秋水，桃腮微暈，嬌羞答答的睜視着他。

當然，最令冒襄呼吸短促難以自己的還是那件薄如蟬翼透體外洩春光的拖地白紗，白紗中的光赤玉體若隱若現。

冒襄手扶玉桌斜坐下來，他的雙目却一轉也不轉的落在那玉體的身上。

於是，陳圓圓微微的先抖右袖，她又輕歌妙舞了。

陳圓圓這一回唱的歌詞是誘人的，她從來未曾如此露骨的唱出這樣的淫詞。

「君憐妾身無所倚，妾憂紅樓夢波折，勸君惜妾此其時，好夢一場圓春夢。

「妾意郎情望珍惜，君愁蒼生無奈何，勸君行樂須及時，莫叫寒風落丹桂！」

唱着，陳圓圓舞起輕紗來，她那胸前一雙堅挺的適可的乳房，正自一彈又彈，她那溜圓的臀部，宛似一塊完整而毫無瑕疵的璞石，她那比楊柳粗細擺的腰肢，就好像快要扭斷了似的。

冒襄的雙目張大了，他出氣有聲！冒襄也在拭汗，他以爲自己在天上，因爲天上才會有這麼出衆的仙女。

他也以爲自己在做夢，因爲夢中才會有不可能的事情發生！

當陳圓圓旋舞到他的面前，當陳圓圓的歌聲已停，當陳圓圓把一杯酒吞入口中又送到冒襄的口中時候，冒襄不但一口吞下那口溫溫的酒，他也有了後續的動作。

（未完・卅十）

新派江湖復仇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玉釵盟

上文提要：徐元平聽了長眉老人論述人之生命潛能，他已從慧空大師傳授的「達摩易筋經」學到了甚多奧秘武功，啓發了他的靈智，使他覺得老人之言甚有道理，因此他要求不論用何方法替他療毒都可……金老二拿着解藥找到「喪廬」，因與金猩猩交手傷了牠，被救活之後欲打金老二，徐元平替他擋住，也使得毒誘發昏迷，長眉老人用以毒攻毒……

激發潛能獲重生　追隨谷主尋仇人

金老二道：「祇怕他們不會離開……」

忽聽徐元平緩緩的吁一口氣，雙臂突然伸動了一下。

上官婉倩失聲叫道：「謝謝天，他醒過來了！」

金老二急急拿開按在長眉老人背後「命門穴」上的右手，仔細看去。

哪知徐元平雙臂伸動一下之後，突然又靜臥不動。

那長眉老人雙目眨動了兩下，道：「奇怪呀！怎麼他又不動了？」

金老二冷冷說道：「是不是迴光反照？毒發身死之前的一點反應？」

上官婉倩伸手按在徐元平前胸之上，停留了片刻，道：「他心臟還在跳動……」

突覺一股濃烈煙火之氣，衝了進來，散佈全室。

金老二霍然而起，道：「他們真的放起火了。」

長眉老人道：「不要緊，他們燒不了那堅牢的石壁。」

上官婉倩突然站了起來，但又緩緩坐下。

長眉老人道：「妳想出去？」

上官婉倩道：「我想懲處他們一頓，但又不放心他。」

長眉老人凝目沉吟了片刻，站起身子，從那堆積的藥草中，檢出一個密封的瓷罐，又取來一隻酒杯。

拿着那瓷罐搖了兩搖，然後啟開密封，一股强烈的酒香混入刺鼻的煙臭味中，撲鼻攻心。

長眉老人傾盡那瓷罐所有，倒出大半酒杯濃黑的液汁，低聲對上官婉倩道：「孩子，把妳的劍借我用。」

上官婉倩猶豫了一下，但終於把寶劍遞了過去。

長眉老人右手舉着鋒芒絕世的「戮情劍」，輕輕在左臂上一挑，登時有一股鮮血直冒出來，滴入那酒杯之中。

上官婉倩怔了一怔，道：「老前輩，你要幹甚麼？」

長眉老人嚴肅的說道：「我要他吃下這杯混入我血液的毒酒……」

他放下了右手的「戮情劍」，縱聲大笑一陣，接道：「剛才他服用的天下最毒的藥物，現在我給他服用的是天下最毒的動物精血，這一罐五毒泡製的藥酒，我已經封存了很久，沒有用過，現在祇得給他服用。」

金老二道：「看來你這密室之中，不論草藥、瓶罐，件件都是有毒之物了。」

長眉老人道：「不錯，不知底細之人，妄取我房中的一草一木，都將被活活毒斃。」

上官婉倩目注那半杯混入鮮血的藥酒，接道：「如若你這混血毒酒，給他服用之後，他仍然不能甦醒過來，怎麼辦呢？」

長眉老人道：「那就沒有法子，咱們就祇有陪他殉葬。」

金老二的兩道眼神呆呆的盯在徐元平的臉上，自言自語的說道：「不會的，不會的，他決然不會死的……」他的聲音愈來愈低，漸不可聞。

長眉老人包紮好自己的臂傷，隨手拿起了混合了鮮血的藥酒，右手抱起了徐元平的身子，食、中二指暗運勁力，撬開了他的牙關，緩緩把一杯藥酒倒入了徐元平的口中。

密室中氣氛緊張，連輕微的呼吸之聲也可聽到。

這一杯混血的藥酒，不祇關係着徐元平的生死，也是關係着這室中所有人的性命。

室中的煙氣愈來愈重，已然影響到人的視線，但這三人全副精神都貫注在徐元平的身上，對室內瀰漫的濃煙渾如不覺。

足足有一盞熱茶工夫，長眉老人才把那一杯混入了自身鮮血的毒酒完全灌入了徐元平的口中。

上官婉倩猛的吸一口氣，祇覺煙臭刺鼻，不自主的咳了起來。

金老二和那長眉老人都被上官婉倩的咳聲驚醒，抬頭望去，祇見密室的門口並肩站着兩個中年大漢。

左面一人粗眉暴眼，手中握着一根份量甚重的鐵棍，右面一人身材瘦長，臉長如馬，手中倒提着一把鬼頭刀。

這兩人不知何時進來，在門口站了多久時光。

長眉老人緩緩放下手中酒杯，打量了兩人一眼，道：「你們怎麼進來的？」

左面那粗眉暴目的大漢冷笑一聲，罵道：「別說你躲在這地下密室，就是鑽入老鼠洞中，我們也一樣找得着。」

上官婉倩秀目一顰，滿臉殺氣的喝道：「講話小心一點……」

那手提鬼頭刀的大漢，冷笑一聲，道：「老子走了大半輩子江湖，從來沒有人敢這般對我說話……」

上官婉倩不容他把話說完，霍然挺身而起，右手一揚，嬌聲叱道：「賊骨頭，不見棺材不掉淚。」一蓬金針電射而出。

那兩個中年大漢江湖經驗甚是老到，一見上官婉倩右手一揮，立時縱身向旁閃去。

他們閃避得雖快，但那金針暴散一片，距離既近，去勢又極迅快，饒是兩人見機得早，躲避得快，仍然有兩枚金針穿破了兩人的衣服，毫釐之差，就要劃破肌膚。

那粗眉暴目大漢冷笑一聲，罵道：「鬼丫頭，竟然施用這等歹毒的暗器。」他口中雖然大聲喝叫，但心中却十分畏懼上官婉倩的金針暗器，隱在門側壁後，不敢再探出身來。

這時，那濃煙愈來愈濃，想是兩人打開那石壁暗門之後，燃燒的煙火隨之衝了進來。

祇聽蓬然一聲大震，一根鐵棍直搗在密門上，一塊木門被擊得洞裂成數塊。

上官婉倩探手檢起了「戮情劍」，道：「兩位請保護着他，晚輩先去把這兩人結果了，咱們再設法衝出此地，別讓他們用火封住了出路。」

金老二道：「這兩個傢伙一左一右的守在門口，姑娘要衝出門去，太過冒險了！」

上官婉倩道：「不妨事，晚輩自有尅敵之法。」嬌軀一閃，人已閃到了室門後面，右手「戮情劍」突然向外一探。

一根鐵棍，一把鬼頭刀，一左一右的由兩側劈擊而下，直向上官婉倩手腕之上劈去。

上官婉倩早已有備，手腕忽的一沉，誘使敵人刀棍齊向下面掃去，人却借勢一躍，飛出室外。

她身還未落着實地，一聲陰冷的笑聲倏地傳來，喝道：「回去！」一股疾猛的潛力直逼過來。

上官婉倩懸空一個大轉身，「戮情劍」隨手揮動，幻出一片護身劍影，直向左面斜落過去。

她幼得良師，武功非凡，微一接觸之下，已覺出那擊來潛力强猛絕倫，不可擋拒，立時斜向一側飛去。

祇聽「噹」的一聲金鐵交響，疾襲過來的一柄鬼頭刀，被那護身的「戮情劍」削斷。

上官婉倩縱橫西北武林道上，素以辣手見稱，對敵經驗甚是豐富，適才迎面的一擊，已知來了强敵，徐元平毒傷未解，金老二累疲未復，那長眉老人雖然力逾常人，全身劇毒，但他不會武功，不足爲恃。今日之局，十分顯然，兩方的生死勝負，大半要看自己……

念迴心轉，殺機忽生，「戮情劍」順勢向後一推，寒光疾閃中一聲慘叫，那手執鬼頭刀的大漢，應聲摔倒在地上。

長眉老人突然一掌擊向那躺在身側的猩猩頭上，然後抱起當門而臥的徐元平向室裏移去。

祇聽砰然一聲山石相擊的聲音，濃煙突然減少了甚多，想是有人推上那壁間石門阻隔了濃煙的來

路。

這時，那粗眉暴目手執鐵棍的大漢眼看同伴傷亡，心中極爲憤怒，一招「泰山壓頂」迎面向上官婉倩劈了下去。

上官婉倩目光一轉，看室外地勢狹窄，那站在濃煙中的强敵又不知是何來路，縱有上乘輕功，也不宜在這等狹地施展，當下一個「巧燕翻身」，疾快的閃入室中。

金老二身子一側，讓過上官婉倩，單臂掄動手中檢起的門框猛力的向那暴目大漢手中鐵棍之上敲去。

木框擊在鐵棍上，蓬的一震，金老二手中的木框，應聲碎裂三截。

但那暴目大漢在驟不及防之下，手中鐵棍被金老二全力一震落在地上。

金老二迅快的邁出一步，奮起餘力，把手中一截斷木猛向那暴目大漢投擲過去。

祇聽那暴目大漢慘叫一聲，迎面栽倒地上。

原來他正待伏身去檢地上鐵棍時，金老二適時投出手中一截斷木，加上室外濃煙瀰目，視線不清，一擊之下，正中那大漢前額，當時被擊得昏了過去。

金老二一探獨臂，抓住了地上的鐵棍，還未提起，突然伸過一隻脚來踏在鐵棍之上，耳際間響起了一個陰沉的聲音，道：「放下來！」隨着那陰沉的聲音，一股濃重的腥氣，撲入了鼻中。

金老二閱歷豐富，心知對方如存心傷害自己，那隻踏在鐵棍上的脚，早已踢中自己要害，當下鬆開右手，緩緩站起身子。

祇覺額角之上一涼，又似被人輕輕打了一下……

祇聽上官婉倩微帶慌急的叫道：「長蟲！」

金老二本能的向後退了兩步，才抬頭向室外望去。

一個瘦矮的老人當門而立，幾根稀疏的頭髮襯着顎下幾根花鬍子，一身寬大的黑衣，一條全身赤紅的小蛇盤繞在他的右臂上，左臂上却盤繞一條花紋斑爛的巨蛇，蛇身和蛇尾一大半環繞在他的身上，在濃煙中望去，如着彩衣。

金老二呆了一呆，叫道：「千毒谷主……」

那瘦矮的老人無聲無息的一咧嘴巴道：「不錯。」一邁步踏進了室門。

他兩臂上盤繞的雙蛇，突出他身外尺餘左右，蛇信伸縮，極是唬人，是以當他舉步入門時，上官婉倩和金老二都不自覺的向後退了兩步。

那仰臥在地上的猩猩，忽然挺身而起，雙目圓睜，凝注着那黑衣瘦矮的老人臉上，作勢欲撲。

金老二既知來人是千毒谷主，急急回頭對那長眉老人說道：「老前輩快些喝住猩猩，這位是名滿當今武林的千毒谷主。」

他心知來人武功高强絕倫，如若這猩猩撲擊於他，勢必引起他的殺機。

長眉老人忽然哈哈一笑，道：「既稱千毒谷主，對用毒之事，定然所知甚多了……」

那瘦矮老人目光一瞥那怒目而立的猩猩，渾如不見一般，絲毫未放在心上，陰沉沉的接道：「略知一二……」目光一掃金老二，接道：「這老頭子是甚麼人？你既稱他老前輩，自然非籍籍無名之輩，可是『神州一君』易天行的朋友？」

金老二單掌立胸，欠身答道：「這位老前輩乃『喪廬』主人，和『神州一君』素不相識。」

長眉老人緩緩放下手中的徐元平，冷冷的望了那瘦矮老人一眼，道：「你是甚麼人？進了我『喪廬』之後，還敢對老夫這般無禮！」

金老二恐那長眉老人和瘦矮老者衝突起來，趕忙接口說道：「這位是千毒谷的谷主，乃當今武林數一數二的人物，千毒谷以用毒馳譽江湖，老前輩一生中也以用毒自負，兩位可算得當今之世兩大用毒宗師，有道是英雄相惜……」突然重重一陣嗽咳，住口不言。

原來他想替兩人引見一番，忽然想到還不知道那長眉老人的姓名，借一陣咳嗽，掩飾過去。

千毒谷谷主乾笑了一聲，道：「老夫何能？怎能當得數一數二的高手？」他微微一頓之後，接道：「你既然在此地現身，想來令東主易天行，也就在左近了。」

金老二微一沉吟，道：「在下奉東主令遣，迷途至此……無意進此『喪廬』。」

那長眉老人目光盯在那瘦矮老人盤繞的毒蛇之上，看了一陣，道：「這兩條蛇倒都是極難得一見的絕毒之物。」雙手反擊兩掌，那怒目橫眉的猩猩，突然緩步走回到那人身側。

千毒谷谷主淡淡一笑，道：「這兩條絕毒之蛇，已經被我馴服了，無我之命，決計不會傷人。」

長眉老人道：「馴服兩條毒蛇，算不得甚麼難事……」

千毒谷谷主臉色一變，接道：「這兩條蛇乃我費盡心血，選天下最毒之蛇交配而生。口蘊劇毒，厲害無比，不論何等禽獸，祇要被牠咬上一口，當場倒斃，武功再高之人，也是難以防備。」

長眉老人大笑道：「但老夫却不怕你這毒蛇！」

千毒谷谷主怒道：「不信你敢試試麼？」

長眉老人道：「試試就試試……」大步向前走了過來。

金老二一皺眉頭，攔在那長眉老人道：「老前輩行醫濟世，救人要緊，何苦要爭這些閒氣？」

長眉老人回目望了徐元平一眼，竟然依言退了回去。

上官婉倩看局勢暫時緩和下來，緩步走到徐元平的身側，蹲了下去。

千毒谷谷主目光一掠上官婉倩手中的「戮情劍」，回頭問金老二道：「那女娃兒是甚麼人？她手中拿的可是傳誦江湖的『戮情劍』麼？」

金老二道：「她是甘南上官堡主的掌上明珠，手中所拿正是傳誦江湖的『戮情劍』。」

千毒谷谷主目光凝注在上官婉倩身上，打量了好一陣，笑道：「貌不在鬼谷二嬌之下，祇是稍嫌英氣過重……」

上官婉倩回頭瞪了那瘦矮老人一眼，强忍下心中之氣，默然不語。

千毒谷谷主哈哈一笑，道：「老夫和令尊交情不錯，論輩份，你該叫我一聲老伯伯！」

金老二眼看上官婉倩裝作不聞不理，趕忙接口說道：「上官姑娘，這位是千毒谷谷主冷老前輩，和令尊交誼甚深，快些過來見禮。」

上官婉倩略一猶豫，終於緩步走了過來，欠身一禮，道：「見過冷老前輩。」

千毒谷谷主乾咳了一聲，笑道：「久聞上官姑娘縱橫在西北道上，所向無敵，今日一見，才知道人也長得美麗無比，有女如此，强勝兒子百倍，令尊的福氣好叫老夫羨慕。」

上官婉倩聽他言詞之間，既帶有長輩的口吻，又隱隱含着輕佻之意，當下勉强一笑，道：「老前輩請坐，晚輩還要照顧病人。」

千毒谷谷主緩緩把目光移注到徐元平的身上，道：「能得上官姑娘照顧之人，定然大有來頭，不知他是何人門下？」

金老二搶先接道：「是在下一個子姪。」

千毒谷谷主閉上雙目，冷笑了一聲，道：「老夫行途疲勞，要借此密室養息一下精神，你們自管忙碌去罷！」說完，依壁而坐。那兩條毒蛇仍然環繞他身體之上，昂首吐信。

金老二微一皺眉頭，輕步走到徐元平身側，低聲對那長眉老人說道：「老前輩，他幾時才能醒來？」

長眉老人伸手按在徐元平前胸之上，說道：「眼下情勢，老夫可以斷言，他已不致再有變化，但幾時醒來，却是難以斷言。」

上官婉倩附在金老二耳邊道：「千毒谷谷主，盛名四播，內功精深，哪裏會這等膿包，趕一點路就困倦不支呢？這其中祇怕大有文章。」

金老二道：「我也覺得奇怪……」

上官婉倩道：「會不會有人冒充？」

金老二道：「此人我已見過兩次，都是在千毒谷中，他已數十年之久，未離過千毒谷了，此刻離谷，必然有甚麼重大之事……」

他微微一頓道：「平兒一醒，咱們就帶他離開此地，免得多招麻煩。」

上官婉倩聽父親談過千毒谷谷主之名，心毒手狠，陰惡絕倫，當下點頭說道：「祇不知他要幾時才能醒來？」

祇聽鼾聲大作，那千毒谷谷主竟然睡熟了過去。

長眉老人凝神聽了一陣，道：「他睡着了。」

金老二搖搖頭，道：「他好像是眞的十分睏倦……」

上官婉倩道：「我不信他眞的會……」

金老二趕忙搖手阻止她再說下去。

徐元平靜靜的躺在地上，緊閉雙目，神情十分平和，毫無身受重傷後的痛苦。

金老二雙目一直盯注在他的臉上，看看久不醒轉，心中甚是難過，長嘆一聲，落下來幾滴眼淚。

他探首相視，眼淚正好滴在徐元平的口中。

長眉老人突然雙手一拍，道：「是啦！我忘了用藥引子了……」

上官婉倩接道：「要用甚麼藥引，快說！」

長眉老人道：「眼淚……」

祇聽徐元平長長吁一口氣，忽然挺身坐了起來。

長眉老人一躍而起，擊掌大笑，道：「毒人，毒人，老夫之道不孤矣！」

他越叫越是高興，叫到後來，又忍不住手舞足蹈。

上官婉倩知他起舞之後，不累到筋疲力盡，不會罷手，趕忙叫道：「老前輩，快停下來，晚輩有重要之事請教。」

但聞千毒谷谷主那作鼾之聲，頻頻作響，如奏鼓樂，隨着那長眉老人手舞足蹈之勢，極有節拍的響了起來。

起初之時，似是那鼾聲有意和那人的舞蹈相合，但片刻之後，長眉老人的舞蹈之勢却似被鼾聲控制，隨着那鼾聲的快慢轉動。

上官婉倩和金老二都覺出那軒聲不對，心中感受到極强的誘惑，似是要隨着那軒聲的節奏而舞，但每將要起步之時，都强自忍了下來。

上官婉倩舉起「戮情劍」，祇覺一股森森的劍氣逼得神志一淸，突然站了起來，低聲對金老二道：「老前輩好好看着他，我去叫醒千毒谷谷主……」

金老二目注那長眉老人的舞蹈之勢，雙手却不停的相互擊打，「啪啪」聲也和那老人的軒聲配合。

他心神旁注，根本沒有聽淸上官婉倩說的甚麼，含含糊糊的應了一聲。

上官婉倩挺身而起，直向千毒谷谷主走了過去。

相距還有三四步時，忽聽「咕」的一聲，那滿身花紋的巨蛇身子突地向外探出兩尺，血口大張，似是要擇人而噬。

上官婉倩倏然止步，本能的一揚手中「戮情劍」，幻起一片劍光，護住了身子。

那怪蛇被那森森劍氣一激，倏然又縮回了身子。

上官婉倩高聲叫道：「冷老前輩，你醒醒好麼？」

祇見那閉目作軒聲的千毒谷谷主微微咧嘴一笑，答道：「甚麼事？」他說話之時，軒聲頓住，但說完之後，那軒聲重又響了起來。

上官婉倩强忍下心中忿怒，道：「老前輩，你先把軒聲停下，好不好？」

千毒谷谷主笑道：「老夫一生之中，從不聽人相勸，除非那人付出了老夫認爲滿意的代價！」

他說話之時，軒聲亦未全停，仍然斷斷續續。

上官婉倩回頭望去，祇見金老二手臂揮動，即將起而舞蹈，顯然，他的定力已無法再和那催人舞蹈的軒聲抗拒。

那長眉老人更是大蹦大跳，鬚髮横飛，滿頭大汗。

但最使上官婉倩驚心的是最初醒過來的徐元平也有些躍躍欲動……

時間迫促，已無暇給她思慮，當下衝口說道：「你說吧！要甚麼？」

千毒谷谷主霍然睜開雙目，烱烱神光逼注在上官婉倩的臉上，道：「老夫並無相逼之心，妳如自己願意，可不能責怪老夫！」

上官婉倩道：「快說吧！你要甚麼？」

千毒谷谷主乾咳了兩聲，道：「老夫開出兩個條件，任妳選擇一個。」

上官婉倩道：「你先停下軒聲，咱們再慢慢的談，好不好？」

原來他一面說話，一面仍然不停的作軒。

千毒谷谷主道：「老夫從不肯輕易信人，妳先答應了我，這軒聲才能停下。」

上官婉倩目光一瞥，祇見金老二和徐元平都已起身而舞，那惡形怪狀的金毛猩猩也扭動起肥重的身軀，隨聲而舞，不禁芳心大急，道：「不論甚麼我都答應……」

千毒谷谷主冷笑一聲，接道：「老夫有一獨子，生具異稟，如以世俗的眼光看去……」

上官婉倩接道：「可是醜陋得見不得人？」

千毒谷谷主咳了一聲，道：「算他是吧！但憑老夫的威名，替他討上十個八個貌美如花的媳婦，可不算甚麼難事……」

他急急作了一陣軒聲，使應軒而舞之人開始了急快的輪轉，才冷冷接道：「但一般之人，老夫又看她不上，妳如能答應老夫，以身相許吾子，不但妳這一生享受不盡，就是令尊，也可沾光不少。」

上官婉倩呆了一呆，道：「那第二個條件呢？」

千毒谷谷主道：「以妳手中的『戮情劍』抵押，老夫立時停下軒聲，但他們能否生離此室，那要看他們的造化了。」

上官婉倩略一沉吟，道：「如我答應第一個條件，嫁你那寶貝兒子，你是否還要刁難他們？」

千毒谷谷主笑道：「妳如果答應身侍吾子，咱們算是一家人了，老夫生性最是偏私護短，對妳當愛護備至，言聽計從。」他臉上忽然泛出慈愛的光輝，目光中滿是期望之情，凝注在上官婉倩的臉上。

上官婉倩祇覺前胸如受了重重的一擊，不由自主的退後了兩步，暗暗忖道：想不到這威震江湖的一代毒梟，愛子之心，竟然是如此的深切……

她舉手理一理散在鬢邊的秀髮，低聲問道：「你這般爲子求婚，可是因爲我長得很美麼？」

千毒谷谷主讚道：「秀外慧中，世無其匹，尤强過丁家的鬼谷二嬌。」

上官婉倩黯然一笑，道：「不知你那寶貝兒子，是怎樣的一個醜法？」

千毒谷谷主道：「他不過生具異像，有些威猛嚇人，四肢不缺，五官完整，怎能眞的算醜？」

上官婉倩舉起一隻素手，按在額間，放聲大笑，道：「由來紅顏多薄命，巧媳常伴醜夫眠，我答應你了！」

千毒谷谷主雙目中閃爍起歡愉的神光，喜道：「這話可是當眞？」

上官婉倩道：「出我之口，入

你之耳，難道還會假麼？」

千毒谷谷主軒聲頓住，哈哈大笑，道：「老夫要帶妳去見鬼王丁高，要他瞧瞧我討的兒媳婦，勝過他們鬼王二嬌好多了……」

祇聽金老二大聲叫道：「老前輩，你已經跳得滿身大汗，也該停下來休息一下了！」

原來，千毒谷谷主軒聲一停，金老二和徐元平立時止步，祇有那長眉老人仍在手舞足蹈，不肯停息。

上官婉倩回目望了那人一眼，叫道：「快抓住，再讓他跳下去，要把他活活累死啦！」

徐元平仰臉而立，似是正在回憶一件十分重大的事，聽得上官婉倩喝叫之言，啊了一聲，探手向那長眉老人抓去。

他雖然初醒不久，但却似武功盡復，出手疾快絕倫，一把正抓在那長眉老人的左臂之上。

長眉老人被徐元平一把抓住之後，蹈舞停住，回目望着徐元平道：「毒人，毒人……」

徐元平一皺眉道：「毒人？」

長眉老人道：「不錯，你和老夫一般，成了毒人。不論你血液內腑，五官四肢，到處都充滿劇毒。」

徐元平呆了一呆，鬆開了那老人的左臂。

長眉老人忽然舉起雙掌，猛力一擊，大聲笑道：「我要去昭告天下人，吾道不孤了。」放腿向室外衝去。

上官婉倩急叫道：「老前輩……」探手一把，沒有抓住。

祇聽千毒谷谷主乾咳一聲，道：「孩子，他跑不了。」手臂一振，臂上那滿身花紋的巨蛇突然直竄而去，疾如離弦流矢一般，蛇頭一轉，纏在那長眉老人雙腿之上。

徐元平突然對那人深深一揖，道：「老前輩活命之恩，在下永銘五中，等晚輩辦完幾宗大事之後，定當和老前輩一起找個隱蔽所在居住下來。今生今世，不再踏入江湖一步。」

長眉老人緩緩站起身子，道：「如若你的諾言能夠實現，老夫自當把生平所學傳授於你……」

突然響起了一陣隆隆之聲，起自地下。

金老二大聲叫道：「這是甚麼聲音？」

千毒谷谷主忽然縱聲大笑，道：「果然就在此地了。」

長眉老人冷冷接道：「有甚麼好笑的，我這密室下面，有一股暗流通過，每隔上一月時光，總要有一次這樣震動之聲……」

徐元平忽然若有所悟，啊了一聲，道：「一股暗流……」

長眉老人道：「不錯，這密室之下，有一股十分强大的暗流，如若把這暗流浮上地面，足以自成一道河流。」

徐元平急急問道：「有一座孤獨之墓，不知離此多遠？」

長眉老人略一沉吟，道：「如若不算那山峯阻隔，大約有十幾里路。」

突聽千毒谷谷主靄聲說道：「孩子快來，我有一件緊要之事，要對你說。」

上官婉倩和徐元平同時轉過頭去，望着千毒谷谷主。

兩人年紀，在這五人中最小，一聽千毒谷谷主呼叫之言，一齊轉目相望。

上官婉倩微微一笑，道：「可是叫我麼？」蓮步輕移的直走過去。

千毒谷谷主點頭笑道：「自然是叫你了……」他突然放低了聲音，接道：「孩子，妳可知道我爲甚麼突然到這荒凉的所在麼？」

上官婉倩搖搖頭，道：「不知道啊！」

千毒谷谷主目光一掃站在室外的金老二和徐元平，施展「傳音入密」的功夫，接道：「眼下武林中各路英雄，都已雲集到孤獨之墓，準備發掘那孤獨之墓的隱秘。老夫獨得傳聞之密，此地有一條暗流通入那孤獨之墓，如若能從那暗流中進入孤獨之墓，當可避開那重重機關的阻擋，直達那古墓之中，又可免去和武林高手爭鬥之險……」他微一停頓，接道：「但這也是一件十分危險之事，妳既已答應了身侍吾子，從今之後，妳已是我千毒谷谷主冷家之人，千毒谷、上官堡，也因此聯手合作，一致對外……」

他施展「傳音入密」之法，別人根本聽不出他說的甚麼，祇見他口齒啟動，一直不停，上官婉倩却靜靜的站着不動，似是在很用心聽他之言，又似漠然不聞。

金老二似是看出了瞄頭不對，輕輕一扯徐元平的衣袖，說道：「平兒，跟我來。」大步向外走去。

徐元平回顧了那長眉老人一眼，跟在金老二身後走去。

走約兩三丈後，金老二才停下腳步，低聲對徐元平道：「平兒！你武功復元沒有？」

徐元平道：「精神異常充沛，武功恢復幾成，一時間倒很難說。」

金老二道：「千毒谷谷主乃江湖上最爲狠毒的高手之一，不但武功高絕，而且善用毒物助陣，那上官姑娘和他嘰哩咕嚕說個不停，絕非甚麼好事。你武功縱然完全復元，也未必是他敵手，此地不宜久留，咱們趁這機會一走了之，免得

招惹麻煩。」

徐元平搖搖頭，道：「叔父可聽那長眉老人說過麼？平兒雖仍活在人間，但全身都已充滿劇毒……」

金老二接道：「不相干的事，人既能活，哪裏會周身是毒，世間絕無此等奇事……」

徐元平突然雙膝一曲，跪在地上，抱拳說道：「叔父在上，請受平兒一拜。」

金老二呆了一呆，道：「你這是甚麼意思？」

徐元平站起身子，笑道：「在叔父之前，平兒本無多口餘地，但此刻形勢不同，平兒斗膽要肆言幾句了。」

金老二道：「你說吧！」

徐元平輕輕嘆息一聲，道：「平兒所以甘願以身試毒，祇求活命，無非因父母大仇未復，兩椿心願未了，死難瞑目九泉……」他豪壯的長笑一聲，接道：「我原想自己能再練幾年的武功，使復仇的信心增強一點，但目下形勢已使我改變了主意。」

金老二似是被徐元平豪壯的氣度所懾，輕輕嘆息一聲，道：「不知你如何打算？」

徐元平道：「那位老前輩雖然療治好我的傷勢，但卻也把我變成了一個毒人，我足跡行踪所到之處，也許會給人留下了極大的禍患，何況毒藥療傷，前所未聞，一旦藥力消失，隨時有死亡可能。因此，我必須要珍惜這一段生命的時間，盡早作復仇的行動……」

金老二道：「易天行不但武功卓絕，而且狡謀百出，復仇之事說來雖易，但如當眞的行去，祇怕困難尚多。」

徐元平淡然一笑，道：「叔父話雖不錯，但事已如箭在弦，不得不發了。」

金老二內心之中，似是仍對易天行存着極深的畏懼，沉吟了一陣，道：「賢侄志勇可嘉，但凡事必須謀定而後動，易天行狡兔多穴，除非他有意現身，單是你追查他行踪一項就非甚麼容易之事。」

徐元平道：「此事平兒已經想到……」他突然放低了聲音，接道：「適才那千毒谷谷主之言，已隱隱說出來此用心，再證之『喪廬』主人之言，這密室地下的暗流，八成就是通往那孤獨之墓的洪水。」

金老二點點頭道：「賢侄推論不錯，祇是水道暗藏地下，而且激流洶湧，縱是水性極好之人，祇怕也是無法越渡。」

徐元平道：「小侄亦慮及此，但是那千毒谷谷主既然趕來此地，想必早已有了渡水之法，小侄想隨他之後，借暗流進入古墓，我料想易天行必然不甘心拱手把墓中存寶讓人，定然設法進入那古墓之中。南海門那紫衣少女怕也不甘落後，小侄魚目混珠，進入古墓，見機而作。如若皇天見憐，能使我手刃親仇，自當取元凶首級，奠祭於家父、三叔靈前，縱然不能手刃元凶，亦必設法借那墓中的機關埋伏，和易天行同歸於盡……」

金老二突然一掃臉上畏懼之色，道：「好！咱們一起入墓，我也可助你一臂之力。」

徐元平搖搖頭道：「小侄把胸中所思所想之事，盡皆相告叔父，但却有一件事想懇求叔父答應。」

金老二微微一笑，道：「你可是要我答應你置身事外……」

徐元平接道：「叔父已經是傷殘之軀，縱然進入古墓，對平兒也未必能夠有所幫助，這一次身歷生平之劫，短短數日夜，有如過了很多年，使我感覺自己長大了很多！」

金老二輕輕嘆息一聲，道：「孩子，你成熟多了……」

徐元平微微一笑道：「歷練和老邁齊頭並進，平兒的心老了，我想是因爲我已經確定了自己的死期，老邁的終點……」

金老二怔了一怔，道：「怎麼，你可是感覺自己身體內有了甚麼變化？」

徐元平道：「沒有！」

金老二道：「那你如何能確定自己的死期？」

徐元平沉吟了一陣，道：「我此刻祇覺自己精力充沛無比，而且戰志激昂，不論讓我置身在任何險惡的環境之中，都有着強烈的致勝信心。」

金老二道：「那長眉老人曾經說過，服過他的藥物之後，當可激發一個人生命中的潛力，看來此言非虛了！」

徐元平緩緩點頭，道：「也許是不錯，我現在確然感到自己從未有過這等充沛的精神，躍躍欲動。」

忽聽上官婉倩柔婉的聲音傳了過來，道：「徐相公……」

徐元平回頭望去，祇見她當門而立，臉含微笑，那笑容給人的感覺並非歡愉，而是一種憂鬱的苦笑，想到她數日來照顧之情，一縷憐惜油然而生，長嘆一聲，道：「甚麼事？」緩步走了過去。

上官婉倩低聲喝道：「別過來！」蓮步款移，迎了上來。

對上官婉倩，徐元平有着一種極深的感激心情，他依言停了下來，星目眨了幾眨，凝注在她的臉上。

她臉上憂苦的笑容逐漸的斂去，代之而起的是一片茫然蕭索的

神情，似是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離她而去。

她嬌小的身軀一直偎入徐元平的懷中才停了下來，淒涼的說道：「我要告訴你一件事情。」

徐元平身軀微微的顫抖了一下，柔和的笑道：「說吧！」

上官婉倩幽幽說道：「你好像突然長大了很多。」

徐元平道：「經歷了一次生死的劫難，會使人想通很多的事情，我瞭然很多過去茫然無所知的道理，所以看起來老邁了。」

上官婉倩淒涼一笑，道：「我已不是待字閨閣的小姐身份了……」

徐元平怔了一怔，道：「妳可是早和人有了婚約……」他爽朗的大笑一聲，道：「在下如若能夠活到那一天，不論路途多麼遙遠，祇要能知訊息，定當趕去喝杯喜酒。」

上官婉倩道：「祇怕吉期未到，我早已身化鬼魂。」

徐元平茫然一笑道：「姑娘多慮了。」

上官婉倩突然一挺嬌軀，正容說道：「不談這件事啦！眼下倒是另有一件重大的事情要你決定了！」

徐元平道：「甚麼事？」

上官婉倩道：「你可知道千毒谷谷主爲甚麼來到此地麼？」

徐元平道：「可是爲了要進孤獨之墓麼？」

上官婉倩點點頭說道：「你猜的不錯，這密室之下有一道暗流通入那孤獨之墓……」她輕輕嘆一口氣，放低了聲音道：「不知道千毒谷谷主如何得知了這件隱秘，而且他有了越渡地下激流之法……」

上官婉倩深情地望了徐元平一眼，道：「我也很想去看看那孤獨之墓中的情景，但那千毒谷谷主却堅持不讓我去，他說那墓中機關重重，險惡萬分，冒此風險大是不值……」

徐元平奇道：「妳上官堡和千毒谷交誼甚厚麼？」

上官婉倩道：「一宮、二谷、三大堡，甚少往來，縱然是有所交往，那也是利害相關。」

徐元平道：「既然如此，那千毒谷谷主爲甚麼要這般關心妳？」

上官婉倩話鋒突轉，就是存心要引誘徐元平這般問她，當下微微一笑，道：「因爲我是他未過門的兒媳婦啊！」她心中另有打算，有意這般說出，是以毫無忸怩之態。

徐元平驟聞此言，心中忽然生出一種惘然的感覺，一抹淒涼泛上雙頰，別過頭去說道：「千毒谷、上官堡齊名武林，這一椿婚姻倒是締結得門當戶對。」就這幾句話的工夫，他已恢復了鎮靜的神情。

祇聽一個和靄的聲音傳了過來，道：「孩子，你該走了。」

祇覺一股腥氣撲了過來，餘音未住，千毒谷谷主已到了兩人身側。

他雙臂微一伸縮，兩條伸頭吐信的怪蛇，忽然掉過了頭去，盤在身後，生怕嚇着了上官婉倩一般。

上官婉倩嫣然一笑，道：「我久聞那孤獨之墓中存寶無數，很想去開開眼界。」

千毒谷谷主搖頭說道：「孤獨之墓，乃近百年來江湖上一件充滿着神秘的傳說，那墓中是否眞如傳說形容，很難預料。但迄今爲止，還無法得到證實，一宮、二谷、三大堡，以及諸大門派、獨行大盜，無不處心積慮的想一探究竟……」

徐元平忍不住突然插口說道：「那孤獨之墓中……」趕忙咳嗽幾聲，住口不言。

千毒谷谷主冷峻的目光轉到徐元平的臉上，道：「孤獨之墓中怎麼樣？」

不善謊言的徐元平，在此情此景之下也不得不通權達變了，淡然一笑道：「那孤獨之墓的神秘，既然能在江湖上傳誦不絕，想來當非無的之矢。」

千毒谷谷主冷笑一聲，道：「嘿！滿口廢話……」（未完・五十二）

上文提要： 風月宮的二位宮主果然陰謀得逞，丹桂女、海棠女與孤獨無名苟合各生了一個女娃兒……江上翁水伯釣魚釣到孤獨無名，見他中毒，趕快載他去找老頑童苗太公，苗太公精於醫道，却不善解毒，二人轉而去找老巫婆……二老知道了孤獨無名的身份，見他武功已失，便帶他到大山中躲藏……齊大妹子認出天地雙煞之一的石二刀與二郎……



新派武林傳奇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武林情未了

無知稚兒受虐待　勞燕分飛各東西

齊大妹子看這娃兒，他們原是雙胞兄弟，也是中州一劍獨孤無名與余凝霜夫妻二人的孩子，眞不幸遇上這種遭遇，受惡人的折磨。

冷風香與冷月嬌就是要報復，風月宮的人都是冷酷的，且她們的武功都十分怪異，江湖中少有人敢惹她們。

齊大妹子爲這娃兒換穿新衣新鞋子，又把糖果取出來，那娃兒笑了。

這一回是發自眞心的微笑。

「娃兒，你叫娃兒名字呀？」

「大嬸呀，我叫石一郎。」

齊大妹子心中一沉，他不應叫石一郎的，他姓獨孤，應該叫獨孤一郎才對，就像那個叫石二郎的一樣，石二郎應叫獨孤二郎才對。

齊大妹子不知道獨孤無名在甚麼地方，否則她會立刻奔去找他，告訴獨孤無名，他的兒子在天地雙煞手中正在受到虐待。

其實她早就知道了，祇不過當她欲把這件消息推銷給獨孤無名的時候，獨孤無名已奔向洞庭君山決鬥去了。

此刻，齊大妹子幾乎要落下淚來。

算算時光，已過了五六年了，想來獨孤無名早已物化了，余凝霜也不見了，可憐的是這兩個娃兒。

齊大妹子總是個女人，見這光景，自然會傷心，她摸着娃兒，很想告訴這娃兒，他還有個兄弟叫獨孤二郎，但她又不能說，萬一娃兒去問石一刀，她就惹上麻煩了。

石一刀與石二刀，這兄弟二人更殘忍，江湖上少有人去惹他們。誰惹他們，誰就是不長眼睛。

還眞有人找倒楣來了。

齊家酒館外面，嘩嘩啦啦的來了一批販馬的馬販子，人們祇一看，便知道他們是有組合的一批人。

是的，飛馬幫的人馬來了。

率領這批人前來的乃是兩大護旗「鐵腿」包千西與「快刀」江上飛二人。

這二人一共率領了三十二條怒漢，有上百匹馬圍在雲夢城外的馬圈中，由馬棧人料理。

包千西與江上飛二人便領着三十二名兄弟巡了雲夢城，找上了齊家酒館來了。

大伙一路運馬很辛苦，當然要找個地方每個人薰一薰，痛快的吃上幾杯酒。

齊家酒館外忽然有人大聲喊。

「喂，齊大妹子呀，還不出來迎接呀，你的好哥哥我來了呀！」

隨着這聲喊叫，酒館門外又傳來幾聲哈哈笑。

幾個伙計一看，嚄，來了這麼多的人。

「讓開！讓開！爺們來了。」

酒館中原有幾個吃酒的，見來了這麼多販馬的，立刻付了酒賬就走，沒有人願意去惹他們。

販馬人又叫二鬍子，說是盜匪又不是，說他們不是可又覺得是，惹火了他們就會拔刀砍死人。

這時候五張桌子坐滿了人，還有三個漢子坐在屋子一角的那張桌子邊。

那張桌子原是坐着石一刀。

石一刀的一把砍刀擱在一張椅子上。

「喂，把你的吃飯傢伙收回去，爺們要坐。」

石一刀喝酒不看人，他也不收刀。

這一下惹火那馬販子，他一腳就把刀踢落在地上。

石一刀嘿嘿道：「拾起來！」

「拾你娘的蛋，刀也佔個位置呀！」

石一刀仍然不抬頭，他喝酒好像是用灌的：「我的刀是至尊，不敬就是死人。」

「嘿……」那漢子笑得很陰。

石一刀低頭，他自己去拾刀，他的手剛握到刀把，一條人影一閃而至。

「爺，千萬別在我這兒出刀呀！」

石一刀祇把頭抬，他的人仍然彎着腰。

他發覺是老板娘與石一郎來了，他咧嘴吃吃一笑：「嗨，你把我兒子扮成小公子哥兒了。」

他再看看那漢子，拾起了他的特號大砍刀，對石一郎道：「兒子，這就是爹告訴你的江湖，你看看，爹的刀被人踢落在地上了，那地方原是叫你坐的，也被人家佔去了，咱們怎麼辦？」

石一郎聽得一瞪眼，他不知如何回答。

他祇是頓了一下，石一刀立刻手指頭釘在石一郎的頭頂上，打得石一郎頭上立刻又起了個肉包。

「娘的，我問你的話，你怎麼不回答？」

石一郎連伸手摸摸挨打的頭也不敢，他可也急忙回答，道：「殺！」

「這不就對了？平日我不是這麼對你教導的，你剛才要是說得快，也省了我打你了。」

齊大妹子心中那股子難過，這就是中州一劍獨孤無名與余凝霜夫妻二人的兒子呀！

忽聽石一刀對石一郎道：「兒子，背上這袋酒，抱起爹的刀，你抓上一把你喜歡吃的，咱們走，出城外的土崗子上，爹教你怎麼去殺人。」

石一郎眞聽話，他急忙先背酒袋，再把刀扛在肩頭上，當先往酒館門外走去。

石一郎走到門口回頭叫：「大嬸，你眞好，我一輩子也忘不了，你是個好人。」

齊大妹子的心中幾乎泣血，聽，這娃兒七歲大小，會說出這些話，實在叫人感動。

齊大妹子走過去，他對石一郎道：「去吧，跟你爹學功夫，吃得苦中苦呀，你方爲人上人吶。」

石一刀猛瞪眼，叱道：「別想！」

他忽然站在門邊一聲吼：「你們這羣王八狗養的東西，老子在城外土崗子上等你們，那一個膽子小逃掉，就是老子褲襠內的那一串。」

他說完就走，嚄，一屋子的馬販子無不火冒三丈高，那裡冒出這麼個惡漢，要同三十多人叫陣。

江上飛看看包千西，道：「是個楞頭青。」

包千西已忿怒的道：「小事一樁，娘的，他竟然敢惹咱們了。」

「你去是我去？」

「都去！」包千西道：「你沒聽他罵的話，誰不去誰是他的卵蛋，你不想當那玩意吧？」

「天下沒人想當那玩意。」

江上飛道：「兄弟吶，你們去不去？」

一屋的人齊回應：「去！」

大伙不吃了，江上飛對齊大妹子道：「準備好酒好菜，咱們出城打上一架再回來。」

齊大妹子道：「我還得把城裡大夫也找來。」

江上飛道：「你叫大夫來幹甚麼？」

「爲人醫傷呀。」

「爲誰醫傷？」

「當然是挨刀的人了。」

江上飛一伙人走遠了，但江上飛忽又奔回齊家酒館，他發現齊大妹子站在門口看過來。

「大妹子呀，你好像認識這個人。」

「江護旗，你可是想打聽消息？」

「這傢伙是甚麼人？」

齊大妹子手一伸，道：「銀子！」

「你是怎麼了，這節骨眼上不忘銀子呀！」

齊大妹子道：「這是副業呀！」

江上飛道：「祇不過想知道這個人是誰，你也要我花銀子呀！」

「沒銀子不辦事。」

「多少？」

「一千兩。」

「甚麼？這傢伙甚麼東西，便是數年前獨孤無名的身價也沒這麼多呀！」

齊大妹子道：「若是平時，你打聽此人，我頂多要你一百兩子，可是現在就不同了，現在他等着宰你們，而且他還眞有這股子狠勁！」

「他是誰？」江上飛全身一震。

齊大妹子道：「銀子。」

江上飛道：「大妹子呀，咱們這一趟的馬匹還在城外未脫手，欠你的如何？」

齊大妹子嘆口氣，道：「行，你立個字條吧！」

江上飛道：「還寫字據呀！」

「當然要寫，我辦任何事有憑有據！」

立刻，江上飛進門寫欠條。

「齊大妹子，欠白銀一千两，此據。」

下款是債主江上飛，還印個指頭印。

齊大妹子也不多看多想，立刻收下了字據，她這才對江上飛道：「你們快別急，這人，你知道這人有多殘忍呀，他喝過人血呀！」

「誰？」

「你聽過天地雙煞這個名號嗎？」

「他是天地雙煞？」

「他正是天地雙煞老大，天煞石一刀就是他，你們的人惹上了他，石護法，你快去，千萬別同這凶漢對上刀，你們吶，別看你們的人多，我看你們都不是他對手！」

江上飛一聽，道：「你他娘的！怎不早說呀！」

江上飛拔身往城外奔，他的心中急壞了。

要死人了，他當然急壞了。

江上飛就快奔上土崗了，只因為林木密，看不清，但他已聽得清。

聽的是慘叫聲，吼叱聲，咒罵聲。

江上飛飛一般的衝上去，山坡上正自殺得凶，他低頭一看，天爺，地上已死了四五個。

那鐵腿包千西身上在流血，他也正面與石一刀幹上了，另弟們揮刀往上圍，有的還直着嗓門叫：「砍了他！」

石一刀殺得哇哇叫，他出刀就如風雷一般威猛，只要刀被他的刀砍中，刀必脫手飛掉。

天煞地煞兄弟倆，他們怕風月宮的人，放眼當今，他們幾乎是無敵手，又怎麼會把這些販馬的放在心上。

石一郎在土崗邊上看，忽然間飛過來一個人，這人的刀眞快，刀子架在石一郎的脖子上。

「住手！住手！」

江上飛挾持住石一郎，他才厲聲狂吼！

大伙一聽往外閃，石一刀看得一瞪眼，因為他發現了石一郎的脖子上一把刀。

江上飛厲叱：「你是天煞石一刀！」

石一刀大笑：「哈……你們這批狗操的，竟也有人識貨，認出老子是石一刀來了。」

左上臂挨了一刀的包千西大叫：「江兄，咱二人合力殺了他，他娘的，他殺了咱們幾位好兄弟！」

江上飛對石一刀吼叱：「把刀丟掉，你個可惡的，快丟掉，否則我殺了他！」

石一刀雙目一厲：「你要殺了他？」

「你不相信就試試！」

石一刀却大聲的道：「我的兒子呀，你就挨他一刀殺吧，等你死了以後，我把他們統統殺光，替你報仇！」

石一郎叫道：「爹，我不想死呀！」

石一刀道：「我是怎麼告訴你的呀，你這小王八蛋眞是個笨蛋，咱們要抓住別人小辮子，絕不能被別人抓住咱們小辮子，你如果不想死，自己求生吧！」

石一郎道：「你這麼說就算了，我不叫你爹了，我叫這位大叔爹！」

他轉而向江上飛又道：「我叫你爹，爹，爹，我以後當你兒子了。」

「我不是你爹！」江上飛急大叫：「誰是你爹！」

「爹，你是的！」

這世上有誰會殺自己兒子呀，雖然江上飛不是石一郎的爹，可是，石一郎這麼一喊叫，他暴退一步：「混球呀，還有亂叫人爹的！」

石一郎見江上飛收了刀，他一蹦兩丈高，那麼技巧的爬到樹上去了。

江上飛立刻知道上當了，不由奔過去用刀砍樹！

石一刀哈哈笑，他大聲吼：「兒子呀，你的心眼眞妙，你爹這就殺了他們，你在高處看仔細，看你爹我是怎麼殺人的！」

石一刀揮刀又狂殺，包千西出刀又出腿，江上飛不再砍樹了，他揮刀迎上石一刀。

飛馬幫兩大護旗合力殺，另外二十幾個漢子也在四週哇哇叫，有機會就出手砍一刀。

石一刀果然刀法犀利，殺法粗野，七刀十三殺，那江上飛的刀法快，還是不敢太接近。

包千西大聲吼：「王八蛋們忘記了，咱們是怎麼捉住野馬的？」

他一聲叫，立刻有人回應了。

「快，絆馬索呀！」

這時候去那兒拿絆馬索？

這時候大伙都帶着刀，想不到

會需用絆馬索。

有人又大聲叫：「快找石頭砸死這王八蛋！」

石頭是有的，果然有人撿石頭，只不過石一刀也火大了，雙方對殺還要無賴呀！

只見他刀一緊，立刻旋刀變刀法，刀光霍霍殺過去，就聽江上飛狂吼：「老子迎他正面！」

石一刀疾殺，一片刀光擋落十幾塊大石頭，反手狂殺，江上飛不但刀落了，肩頭也冒出鮮血來。

飛馬幫兩個護旗傷一對，石一刀展開刀法撲往七八個拾石頭的漢子殺去。

包千西大叫：「小心！」

「打呀！」

好一片石頭砸上去，石一刀也免不了中了幾下子，有一石頭打中他的大鼻子，立刻鮮血也流出來了。

石一刀厲叱：「老子今天殺光你們這批王八蛋！」

石一刀似乎是發了瘋的虎一般，他鼻子流血也不管了，血流唇上，他吸進嘴巴裡，可是雙手抱刀不得了，殺得那批馬販子們四下裡閃不迭。

只見石一刀往那一面追殺，另一面就有人用石頭砸。

他若再殺這一邊，被追的一面又回頭砸，大伙不同他刀對刀，樹上的小子可急了。

小子者石一郎是也！

石一郎見這光景，他也下了樹，只見他跑到發了瘋的石一刀附近。

「爹呀，你教我用石頭砸山鷄，砸野猪，你不是擲石頭很準又遠嗎？你也用石頭砸他們！」

一語眞的提醒夢中人。

石一刀嘿嘿笑：「兒子，你我也砸，爹不再追他們了，來吧！」

石一刀加上石一郎，這兩人天天在幹的甚麼事，除了刀法力氣招式之外，拿石頭砸獵物是常事。

石一刀用力抹去臉上鮮血抓抓石頭，只見雙方拋下了功夫刀不殺了，大伙砸石頭吧！

尚有二十一個馬販子未挨刀，他們閃在十幾丈外拋石頭，這就是無賴的殺法。

無賴的殺法就需無賴手段對付，石一刀力大擲得不但遠，還擲得準極了。

石一刀擲石頭，一邊擲一邊罵：「砸死你們這批狗東西。」

石一郎也忙壞了，他在四週撿石頭，石頭堆在石一刀身邊，一堆堆上百個。

馬販子們不少人挨了砸，不少人中石哎哎叫。

江上飛對包千西道：「包兄，我看今天別打下去了，咱們快走，先把馬匹脫手，回去以後設法再報仇！」

包千西身上在流血，聽了江上飛的話，一聲大叫：「兄弟們，走，改天找這惡人報仇！」

受傷的一共六七人，一聽包千西的吼，大伙回身就走，走回雲夢城去了。

石一刀見販馬們往城中走，他還打算殺進城，石一郎急忙道：「爹，咱們回去啦！」

「爹進城去殺光他們。」

「爹，剛才他們說抬繩索，找絆馬索，想是能用繩索把人拴住，別去了，去了被拴不得了。」

石一刀道：「繩索比我的刀厲害？」

石一郎道：「還是不要去的好，爹，咱們有酒吃，有肉吃，又有一包好東西，回山裡過年吧！」

石一刀一聽把手舉起來要打人，他手舉半空不打了。

「好小子，今天你的表現還不錯，不打你了，呶，扛了刀，提上酒，咱們打道回洞了。」

他二人也是住在大山洞，只不過這兄弟兩對……石一刀與石二刀，石一郎與石二郎！四人已數年未見面，今天應該見上一面的，却又陰差陽錯的過了。

石一刀的刀沉，石一刀的十斤二鍋也重，這些落在石一郎的身上，這一路壓得這七歲娃兒吐舌頭。

石一郎走得不能慢，慢了就挨揍。

石一刀走在前面，他把個布疙瘩堵住鼻孔不流血，可是鼻子腫得大一倍，看起來他更加凶悍。

「兒子！」

後面，石一郎忙應：「爹，甚麼事？」

「你看見了嗎？」

「看見了，看見爹殺死人，爹的本事大，兒子看了也有光榮！」

「哈……」石一刀得意的道：「兒子呀，你知不知道爹有個兄弟叫石二刀，他的名字叫石大年！」

石一郎道：「爹的名字石大山！」

「你二叔是藍鬍子，大山裡如果人們見了我兄弟倆，保証會叫人們腿肚子抽筋叫爹娘，甚麼東西也快快的獻出來。」

「石二叔怎麼不同爹在一起？」

「要是我兄弟也在此，娘的，今天這批狗東西們一個也活不了！」

「我石二叔在甚麼地方去了？」

石一刀臉色一變，忿然的道：「眞的是混帳王八蛋，我兄弟一生最討厭的女人啊！」

石一郎道：「甚麼女人叫爹生氣？」

「你爹同你二叔，合力也打不過的女人……娘的，你說討厭不討厭！」

「女人還有這麼厲害的呀！」

「洞庭君山就有兩個叫人討厭的女人！」

「她們怎麼了？」

「拆散了我兄弟二人在一起，還交代，要我兄弟把功夫傳給你們倆。」

他頓了一下，又道：「你小子記不記得還有個兄弟呀，哦操，至今我分不清你們誰大誰小。」

石一郎道：「我好像記得有個兄弟，至今不見了。」

石一郎眨動大眼睛又道：「我們……是不是……」

石一刀突然指着自己破鼻子，道：「我是你誰？」

石一郎忙答道：「你是我爹呀！」

其實這也是石一刀對石一郎的訓練項目之一，這二人開步往河邊走，過了河的路是往大山中。

就在這時候，遠處有人大聲喊叫起來。

「喂！石一郎，等一等呀！」

石一郎回頭看，石一刀也回身瞧，嚄，有個女人像花蝴蝶也似的奔來了。

「這個女人有功夫，娘的，雙脚不見沾地面。」

「是酒舖那位大嬸子！」

石一刀道：「她的手上有把刀！」

石一郎道：「她是不會殺來的！」

石一刀道：「她敢？她若對老子下刀，你看你爹壓不壓住她才叫怪。」

於是，追的女子追到了，她果然就是那雲夢開酒舖子的齊大妹子。

「哎呀，你們走得眞快，害我窮追一通！」

石一刀吼道：「幹甚麼？吃酒你說不要錢的嗎？」

齊大妹子笑了，笑得眞得意。

「我不但不要錢，我還打算再送你們幾個花花！」

「你跑來送我們銀子？」

「怎麼，你拒收？」

「王八才會拒收，咱不但不拒收，而且是多多益善，拿來拿來。」

齊大妹子賣了消息，她賺了銀子一千兩，這時候她大方得不得了。

只見她自袋中摸出一把銀錠，狠狠的塞入石一郎的口袋中，道：「送你的，收着。」

石一刀也伸手，道：「我的呢？」

齊大妹子道：「當然也有你的，只不過你得答應我一件事情！」

「甚麼事也答應你，包括同你睡一覺我也幹。」

「你幹我不幹，流着血你還吃豆腐。」

「哈……」

齊大妹子又是一把銀子，道：「你以後對這娃兒要好一點，人家可是沒了娘的孩子。」

「我是他爹呀，要你多操甚麼心！」

齊大妹子道：「就算是求你吧！」

「好啦，我也不會把他弄死，而且還得盡力把這小子調教成高手，十二歲還得帶他去叫人評分呐，我怎麼會虐待他呀！」

齊大妹子一聽，她笑了。

只見一把寶刀她送在石一郎的手，道：「拿去，這是大嬸的心意，唉，可憐的孩子，你住在大山裡，手上沒有一把刀多危險呀！」

石一郎接過刀，他笑了。

「大嬸呀，你對我眞是好，送我一把刀！」

石一刀却粗聲的道：「你有了刀呀，你就快挨刀了，哈哈……」

齊大妹子道：「他如果挨刀，就是你的教導無方，你就是個笨蛋！」

石一刀忽的仰天哈哈大笑起來。

齊大妹子再摸摸石一郎的頭，她立刻大叫：「怎麼了，頭上又多了一個栗子包呀！哎呀……哎呀，可憐呀！」

齊大妹子很想把石一郎的身世說出來，但她擔心自己不是這石一刀的對手。

齊大妹子以爲，如果當家的在此，她可能就會對石一郎說明他不姓石，他姓獨孤，他是「中州一劍」獨孤無名的兒子，而且是雙胞兄弟兩個。

齊大妹子看着石一郎十分高興的走去，心中那股子難過，比她失去孩子還難過。

齊大妹子走回來，她心中不樂，剛走到床邊，就聽暗中一聲冷叱！

「你這個笨蛋女人，豬呀！」

齊大妹子一怔，忙躺上床。

「怎麼了，當家的，你在下面練功夫，我在上面搞營生，你是鑼來我是鼓，咱們是叮叮噹噹敲得響，你怎麼罵起你的老婆來了！」

黑暗中傳來聲音，道：「那張條子呀，你爲甚麼不看看清楚呀！」

「甚麼條子？」

「就是你收的由江上飛開的欠銀一千兩銀子！」

「怎麼了？」

「拿去，你再仔細的看清楚，個豬呀！」

那是丘文山的吼叱，丘文山的聲音也越去越遠了，好像入地獄走陰山去了！

齊大妹子火大了，她走到床後推地磚，下面幾尺處放了一張紙條，那是不久前齊大妹子放在那兒的。

齊大妹子忙取在手上，她合了地面走出來，齊大妹子低頭唸。

「齊大妹子，欠白銀一千兩，此據……江上飛！」

齊大妹子再唸一遍，她火大了！

「個王八蛋，應該寫『江上飛欠白銀一千両』才對，這樣反而變成我欠白銀一千両呀！」

齊大妹子匆匆走出門，她問兩個伙計。

「快，知道馬販子們去那兒了？」

有個伙計道：「城外馬場，他們也傷了人，兩位大夫都請出城去了！」

齊大妹子道：「快把筆拿來！」

伙計取筆來，祇見齊大妹子在那借條上把「齊大妹子」下方的那一點改了，她往一邊點個點，在點上改成我！

她改了一個「我」字，這樣，她笑了。

那紙條變成了「齊大妹子」我欠白銀一千兩！此據！

下款是江上飛！

齊大妹子看看再三，她得意的笑了。

兩個伙計也拍手笑，其中一人道：「老闆娘呀，要說你可眞有學問呀，哈……」

齊大妹子道：「這叫甚麼學問，狗屁的學問，這呀，這呀鬥心機，江湖上就是靠鬥心機，娘的，你啃我我啃你，啃來啃去比短長，誰硬誰就是强梁，吃四方！」

又一伙計笑道：「咱們老闆娘吃十方，哈……」

齊大妹子忽的道：「你們看好酒舖，我出城去找他們，娘的，要銀子去！」

齊大妹子匆匆出了雲夢西城門，西城門斜坡有一家張家馬場，如今圈了上百匹馬，七八個伙計正在用鍘刀鍘稻草，一包包的往槽上拋。

有一間大通房，房中貼牆是土炕，天冷也未燒炕，如今炕上躺着幾個挨刀漢正在哎呀叫！

江上飛也挨了刀，有個年輕大夫剛爲他包紮妥當，叫他睡在炕頭上。

雲夢的那位老大夫也來了，見這麼多受刀傷的漢子，他老人家直搖頭。

現在，齊大妹子奔來了。

齊大妹子走進門，當先看到了江上飛，她大步走過去，冷冷的道：「恭喜你了！」

江上飛一聽大怒：「你這個婆娘不懂事，咱們死了人也受了傷，你還來恭喜呀，恭喜個屁！」

齊大妹子道：「死人當然不恭喜，我祇恭喜活的人！」

她看看七八個受傷的，又道：「就我齊家酒館的見聞，那天煞地煞是黑道惡煞，能從他們手下活的人，你們還算是幸運的，他沒把你們殺光已經不可思議了！」

她看看一邊的包千西，又道：「我說的不錯吧！」

包千西直哼哼，他不開口，因爲齊大妹子的話他此刻已深深體會出來了。

齊大妹子取出欠條，對江上飛道：「我是來要銀子的，一千両銀子不算多，十幾匹馬的價錢就夠了！」

江上飛火大了。

「你這個婆娘不懂事，咱們馬沒賣人受傷，我欠你？我欠你甚麼銀子呀！」

齊大妹子道：「你的欠條在我手上，你賴不掉的！」

江上飛道：「甚麼條子我忘了！」

齊大妹子哈哈笑，道：「江護旗呀，別逗了，莫非那石一刀的把你殺糊塗了不成？」

她對附近的年輕大夫道：「這兒的老闆沒有在？」

年青伙計道：「他在門外沒進來！」

齊大妹子走到門邊往外看，原來老闆也在幫着鍘草餵馬呐！

齊大妹子道：「老闆呀，你回來。」

那老闆抖抖雙手走過來了。

「幹甚麼？你不是開酒館的嗎？」

「齊家酒館我開的，啵，你現在當衆唸唸這張條子上寫的是甚麼？」

炕上的江上飛笑呵呵的道：「對，唸唸看，看那字條上寫的是甚麼！」

他有些得意的又道：「我看是你欠了我的錢吧！」

齊大妹子把字條交在馬場老闆的手上，一時間，一屋子的人都靜下來了，且看看字條上寫的是甚麼！

馬場老闆大聲唸：「齊大妹子，我欠白銀一千兩！此據！」下面的落款是江上飛……

江上飛一聽，急得大叫：「老闆呀，你唸錯了！」

那老闆道：「這是江護旗寫的嗎？」

江上飛道：「條子是我寫的，可是我寫的上面沒有那個我字呀！」

老闆一笑，道：「江護旗，你原來的意思……」

江上飛道：「那有告訴一個人名字竟然討我銀子一千兩的事，我是在教訓她，叫她反欠我一千兩銀子！」

他頓了一下，又道：「我寫的是『齊大妹子，欠銀一千兩，此據，江上飛』，誰看了也認爲她欠我的，可是……」

齊大妹子冷笑了。

「個王八蛋，眞沒心肝，若非我的提醒，你們今天祇怕一個也活不成，你不但不謝我，反倒想坑我呀！」

江上飛大吼：「五六年前花五百兩銀子買毒王消息，娘的，你最後却說毒王去了洞庭君山，誰願意去惹風月宮呀，你這消息不值錢，可是你還是白白賺了五百兩銀子的好處，如今又是獅子大開口呀！」

齊大妹子道：「江護旗，我齊大妹子對你不錯吧，這時候你來這一套，是不是想吃定齊大妹子了？」

包千西道：「咱們的馬匹還未賣出，銀子沒有！」

齊大妹子道：「都是十幾二十年的朋友了，銀子祇不過是爲人們製造喜怒哀樂的東西，我齊大妹子看得淡，沒銀子祇說一聲，我先墊呀，包括你們的吃住看病銀子，全都由我先墊上！」

江上飛道：「你就不怕我們賴賬？」

「不怕！」

她對馬場老闆，道：「一切花用算我的，祇不過這張條子你收着，他們的馬匹賣出來，你給我一五一十的扣回來，一個鏰子不能少！」

老闆聽了直點頭，飛馬幫的人冒火了。

火雖然冒，可是無人開口。

江上飛見齊大妹子往外走去，他重重的「我呸」一聲，道：「這個女人！眞他娘的不是東西！」

包千西道：「她呀，她祇比那十字坡開黑店的孫二娘好那麼一點點！」

江上飛道：「好在甚麼地方？」

包千西道：「好在她不賣人肉包子，嘿……」

兩邊土炕上的飛馬幫兄弟，就是無人笑得出來，原本是去喝酒的，如今怕是祇有在馬場吃碗大米飯了！

* * *

天空灰濛濛，那大片的雲似不動，又似鉛灰色的大鉛板快壓下來了似的。

天煞石一刀帶着石一郎往深山中走，大山中却開始飄起大雪來了！

這二人剛剛越過一道山溝，忽見迎面站了一個人。

那是個女子，白衣彩帶頭披風帽，像一尊觀音似的站在山道上。

石一刀看得一震，他立刻垂下手來了。

「原來是宮主來了，石大山施禮了。」

白衣彩帶女人正是那風月宮的大宮主冷風香。

冷風香不看石大山，她走向石一郎。

冷風香冷然的看着石一郎，伸手摸摸石一郎的頭，雙目一厲，怒視石一刀！

「石大山！」她聲色俱厲，石大山一震。

石大山心中明白，面前這女人惹不得，惹火了她，她隨便手一揮就會殺人於無形！

「宮主！」

「你把他頭打成這樣？」

「宮主，石大山沒忘記宮主交代，要把一身功夫教給他的。」

「把頭打得滿頭栗子包，這是甚麼功夫？」

「宮主，這是鐵頭功初學入門呀！」

他涎臉一笑，又道：「我兄弟小時候也是這樣，老師父常在我兄弟二人的頭上生活，生活得久了，這頭就成了銅頭，等到再把他的腿常打，狠打，他就成了鐵腿，到了那時候，這小子便成了眞正的銅頭鐵羅漢人物，再有我的一路刀法，那時候的他，他橫着肩膀當老橫，江湖上誰敢來惹他呀！」

冷風香道：「他仍然逃不過風月宮的掌握！」

石大山一聽，忙點頭道：「那當然，那當然！」

冷風香向石一郎，道：「你的名字石一郎？」

「是的，大嬸！」

「咚」石大山又是一個釘子打在石一郎的頭上，立刻又出現個栗子包！

「甚麼大嬸，要尊稱宮主！」

石一郎忙改口：「是的，宮主！」

冷風香道：「他不知道，這不能怪他！」

說着，又對石一郎道：「你知道你今年多大了？」

「七歲！」

「不，馬上過年了，過年你八歲了。」

石一郎道：「宮主知道我年紀？」

冷風香道：「知道，因爲我知道你的娘，她是個十分可人的美

人！」

「我娘？」

「你娘很疼你的！」

「我娘在甚麼地方？」

「她跑了，跟別人跑了，所以你跟你爹在一起，你爹疼你，要你將來有功夫，你好好的等，過兩年我再來看你，那時候你的武功應該可以同人動刀了！」

她忽然取過石一郎手上那把刀。

那是齊大妹子送給石一郎的刀，她仔細的看：「嗯，這是一把鴛鴦刀，也是寶刀的一種！」

她忽然又對石一刀，道：「兩年後我再來看你，兩年時間可以了吧？」

石一刀忙應道：「可以，可以，宮主放心！」

冷風香道：「這小子叫我下不了手，我眞想用摧心大法叫他變成……變成……」

她忽然一飛衝天，半空中留下一句話：「且看我的女兒比他們是高還是低！」

冷風香那裏有甚麼女兒！

石一刀聽得吃一驚，這個道上女魔頭，她口中的女兒必不是她生的。

他心中最明白，冷風香與冷月嬌是目空一切的人物，誰有本事同她們登上床去製造快樂？搞不好會要命的！

他更是明白，江湖上祇有一個人夠資格同她姐妹二人一較高下，那個人就是「中州一劍」獨孤無名！

祇可惜獨孤無名完蛋了，他連自己老婆兒子也無法保護就完蛋了。

一念及此，石一刀嘿嘿笑了。

石一郎道：「原來我有娘呀！」

石一刀吼叱：「每個人都有娘，沒娘你從那兒來！」

石一郎道：「我的娘沒死呀！」

「死啦！」

「可是剛才宮主說沒死！」

「跟人跑了與死了，有甚麼分別！」他怒目直視石一郎，又道：「我說她死了，她就死了！」

石一郎道：「是，她等於死了！」

「哈……」石一刀大笑起來。

他笑了一半猛一窒，道：「兩年時光還早吶，走，我帶你去個地方！」

「去甚麼地方？」

「去個過年好地方，你一去就會喜歡。」

石一郎是不會有任何意見的，他祇有聽石一刀的擺佈，石一刀叫他頭朝下用手走路，他就得倒立着走。

石一刀一邊走，一邊哈哈笑，他高興啊！

石一郎見石一刀高興，他就會不自在，因爲在平日祇要石一刀把他整個慘兮兮死去活來，石一刀就會十分的愉快，彷彿滿足了他的虐待狂一樣，樂極！

樂極是會生悲的。

但這二種湊一起，祇有石一刀樂極，石一郎生悲。

* * *

就在豫鄂兩省交界處有個山口叫太白溝，那是太白山延出的一道山口，也是個兩不管的地段！

兩不管或三不管地方，好吧，人們想幹甚麼就幹甚麼！

祇不過這兒祇有一個野店，開店的名字叫「孫家店」！

這家野店的老闆是個女的，巧的是女的名字是孫二娘！

孫二娘並非十字坡開黑店的孫二娘，這二人同名同姓不同地，如果說此地太白溝口的孫家店會不會坑人，老實說，偶爾也會來他一傢伙。

石一刀帶着石一郎，天黑才趕到太白溝。

抬頭天上快飄雪，石一刀却拉了石一郎，道：「咱們別過去！」

「爲甚麼不去了？」

石一郎還伸頭望，又道：「屋子裏有燈光！」

石一刀道：「走，繞過去，看看屋子裏甚麼人！」

石一刀輕悄的繞到那野店的後門口，石一郎緊緊的跟上去，天冷窗門關得緊，石一刀推推窗子低聲道：「用你的刀子扎個孔。」

石一郎立刻行動，他的尖刀扎向大窗子，噗叱一聲扎了一個洞。

石一刀一把拉開了石一郎，他瞇起一眼往裡面看。

石一刀看得一瞪眼。

石一刀喃喃道：「桐柏野人曹橫。」

祇見屋子裡升起一堆火，一隻小羊架在火堆上烤，那個大手大脚的孫二娘同她的女兒在扭腰，不但扭還得唱，唱的是河南墜子女花腔。

一把小刀握在曹橫的手上，他切着烤羊肉，喝着二鍋頭，口中發出嘰喳啃吃聲，好像十分愉快。

石一刀心想：「難道孫二娘母女把這桐柏野人留下來同居了？」

就在這時候，忽的遠處傳來馬嘶聲，有人騎馬過來了，屋子裡的三人立刻緊張起來了。

可也巧，天下大雪了。

鵝毛似的雪花軟綿綿的落下來，但石一刀拉住石一郎並未走開。

屋子裡傳來孫二娘的聲音，道：「是西門開來了，曹爺，你今殺了西門開，孫家店就是你的家。」姓曹的大巴掌抹去滿嘴油膩，

身邊他抓起一把大鋼叉，站起來六尺八寸高，進出門他得低頭走。

別看門外下了雪，那扇大門「咚」的一聲推開了。

推門的是個大個子，風耳帽戴得遮去了大半個頭，祇有眼睛鼻子嘴巴露外面，他，敢情正是信陽州七虎山莊的大總管西門開來了。

西門開常同苗小鳳一起出外辦事，這一陣子他們好像不在一起了。

這一陣子西門開看中了孫二娘的閨女孫水秀了。

從馬背上提下的一隻大袋子，那裡裝的全是好東西，西門開進了門，他幾乎挨一叉。

曹橫一叉扎過去，西門開忙閃身，他把袋子去阻擋。

曹橫是個山野村夫，一叉未中他開罵。

「他媽的，七虎山莊又怎樣，幹過孫二娘，又想人家大姑娘，吃老子一叉。」

他二次再出手，西門開的刀拔在手上了。

西門開架住曹橫的叉，吼道：「你這野人眞混帳，你管的甚麼爛閒事。」

曹橫吼道：「她母女是我的人了，你說老子管不管？」

西門開急問孫二娘：「這是怎麼一回事？我給你們送來過年用的東西了，他……」

孫二娘道：「我有甚麼辦法？」

西門開道：「咱們不是說定了的？」

孫二娘道：「說是說定了，可是曹大個子也來了，來了他就插一腿，我是女人呀，我怎麼辦法……」

曹橫道：「滾！你滾你就不挨叉。」

孫二娘道：「西門總管，我還是……喜歡……」她飛了一個媚眼眞管用，西門開欲收刀，孫水秀立刻「嗯」一聲，她還來個半扭腰。

女人半扭腰，多一半是撒嬌，西門開看得一哆嗦。

西門開不撤退了，他刀一送，立刻厲叱：「狗東西，你給老子出來。」

他閃出大門外，大雪已把地面快變成白銀色了。

曹橫一個馬步跨出了大門。

西門開當頭就是一刀砍：「砍死你這王八蛋！」

曹橫銅叉猛一挺，攔住西門開的當頭一刀殺，他個子大了西門開一個頭，鋼叉一路挑又扎。

西門開好像不是味，他閃了又閃不出刀。

大門下，孫水秀大聲叫：「加油啊！」

她這是叫甚麼人加油？她不表明白。

這就是人家姑娘有頭腦，如果叫西門開加油，萬一曹橫殺了西門開，怎麼辦？

如果指名叫曹橫加油，萬一西門開勝了又怎麼辦？

孫水秀不但叫加油，而且還大聲的道：「下大雪了吧，趕快殺個結果呀，殺完了進屋吃狠肉，喝老酒。」

原來屋內並非是烤羊肉，祇不過在桌上放了個大大的山羊頭。

爲甚麼把個羊頭放在當門的桌子上，那可又是一項有學問的手法。

誰聽過「掛羊頭賣狗肉」這句話了嗎？人家孫家店就正是這句話的寫照，祇不過她母女並非是掛羊頭賣狗肉，而是賣的狠肉。

狠肉有點酸，怎麼辦？

沒關係，一鍋狠肉加上一斤老辣椒，葱薑大蒜各兩斤，甚麼酸也沒有了。

此刻，門外雪地上殺得凶，殺得殘，凶殘一合便成了很淒慘。

這二人全憑勁頭大力氣足，黑地雪天也看不出他們使用的是甚麼招式。

忽見西門開閃掠中打了個踉蹌蹌，那是地上滑，他幾乎摔一跤。

曹橫的鋼叉來不及立刻扎過去，他急了，雙手猛一掄，就聽「彭」的一聲响。

「啊！」西門開被鋼叉打得就地滾。

曹橫還大叫：「得手了。」

祇見他的雙手舉叉撲上去，大敞門架勢猛一扎。

「咻！」

「唔……」曹橫的銅叉扎在雪地上，西門開的刀却扎在曹橫的右胸上方肩骨下。

西門開一挺起來，他活像腰杆被打斷了，剛才的一刀擲，也是本能的力氣全用上了。

力氣放盡難以動，他見曹橫拄叉往山道走，走得歪歪斜斜很吃力。

曹橫不進門，因爲他心中明白，一進門就別想再出來，孫二娘是個狠角色。

孫二娘狠，她的女兒孫水秀也狠。

這母女二人打他個眼色，併肩奔向曹橫去了。

孫二娘的口中呼叫着：「別走呀，天下大雪了。」

孫水秀也呼叫：「受傷屋裡去治傷。」

母女二人跳着跑，一下子追上受傷的曹橫。

曹橫一瞪眼，孫二娘手上的尖刀已刺入曹橫的肚子裡面還攪三攪。

曹橫一把抓住孫二娘的頭髮猛一甩。

「噗通」一聲，孫二娘摔出兩丈外，曹橫的手上握了一把頭髮，直不楞的死在地上了。

大雪下得更大了。

孫二娘道：「王八蛋，臨死還想拉老娘墊背，虧得老娘反應快，快刀斬亂『髮』！」

原來孫二娘的反應快，自斷頭髮逃過一摔。

「快，把這野人拖回後茅屋。」

孫水秀道：「娘，還有個混帳的西門開呀！」

「他跑不掉的，快拖回去。」

這母女二人齊動手，拖了巨漢曹橫往後面走，孫二娘吃吃笑，道：「想佔我母女便宜，來個一箭雙鵰呀，娘的，甚麼東西！」

後屋中傳來狠叫聲，想是有狠聞到了血腥。

孫二娘母女把曹橫的屍體拖進一間密封的，半邊還是用石頭砌的牆，小屋中有個大木板，小屋的一邊有石洞，狠叫聲便是自那石洞中傳過來的。

孫二娘道：「你分屍，我去砍了西門開，咱們不但消了氣，以後的日子也安逸。」

孫二娘說着往外走，走得眞自在。

自在就是輕鬆，她幾乎吹起口哨來。

祇不過她走到大門外雪地上，不由「噫」了一聲：「人呢？怎麼不見了？」

孫二娘雪地找人找不到，她急了，厲聲叫起來。

「西門總管呀，怎麼不進屋子裡呀，下雪了，你往那兒走呀？」

她叫了十幾聲，忽然想到了西門開來時騎的馬，急忙奔到大門外，不料馬也早已不見了。

孫二娘咬牙切齒，道：「逃了，逃了，娘的，七虎山莊欠了我不少銀子還賴帳，到後來打老娘女兒的主意，可惡，我叫你們彼此殘殺，老娘等着宰你們。」

她是忿忿然的走回後面，嚄，孫水秀正捲起衣袖，挽了頭髻，握着尖刀切人肉了。

孫二娘走回來了。

「娘的，逃了。」

孫水秀道：「沒關係，他也不知道咱們要玩他，我們剛才還叫加油，對不對？」

孫二娘道：「對是對，毛扎嘴。」

「甚麼意思呀，娘！」

「以後如果想殺他，必得重設計，這一回咱們設計的是借刀殺人之計，曹橫殺西門開，七虎山莊拿咱們沒辦法，如今西門開逃回去了，計策算是白費了。」

祇一聽，就明白這母女二人多厲害。

母女二人不但動刀殺人，也動心機殺人。

如果有人罵她母女是黑心，那是江湖造成的。

孫大炮是開店的人，孫大炮死了，這母女二人怎麼辦？女人是弱者，她母女還要活下去，這如果是好心，早就被人吞吃掉，這家野店也別開了。

現在，母女二人切人肉，挑起瘦肉往缸裡醃，骨頭肥肉連五臟，一骨腦拋在山洞底，嚄，洞中傳來野狠搶吃人肉的吼叫聲。

這母女二人剛剛洗完手，忽然之間聽得前面有人聲，那聲音一聽，孫二娘可就一哆嗦。

「孫二娘，辦完了事出來啦。」

孫水秀道：「娘，誰？」

孫二娘道：「是他，這幾年沒見面，娘以爲他死了，完蛋了。」

「誰？」

「本事極大的傢伙。」

「要不要動心眼殺了他？」

「不，這人殺不得。」

「可是他必看到這一切了。」

孫二娘一聽笑了。

母女二人忙出來，從後門走到前面來。

孫二娘進門一聲叫：「親愛的，果然是你來了，你這個沒良心的，甜頭一吃，抹抹嘴巴不見了，你兄弟二人投入甚麼女人懷抱了，忘了我孫二娘。」

她忽然看到大漢後面有個半大不小的孩子，又笑了。

「喲……這是誰家娃兒呀，長得這麼好俊俏，怎麼了，怎麼一頭栗子包。」

孫水秀走過去，她拉了孩子吃吃笑。

來的是兩個人，不錯，石一刀與石一郎二人追來了，再不進來就凍壞人了。

外面下着大雪呀。

孫二娘一個側身，雙臂一張摟住了石一刀，她那半老徐娘不怕壓的風騷也使出來了，張口去咬石一刀臉皮上的紅鬍子。

「哈……」石一刀樂壞了。

孫水秀也抱起了石一郎：「娘，今夜我抱小弟睡。」

石一刀粗聲道：「二娘，你不先叫我父子二人把肚子塡了飽呀！」

孫二娘道：「那還用你說嗎？酒菜都是現成的。」

四個人圍在火堆邊，石一郎早就餓了，孫水秀把肉切了一塊，笑道：「這不是羊肉，是狠肉，吃吧！」

她這是說的實話，這也表示她眞的沒騙人。

（未完・八）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司空羽・文　可飛・圖

神劍

五派聯手齊對敵　天上人間初受挫

上文提要：燕雨絲之女燕雁幫着唐耕心贏她母親主持的賭場的銀兩，路上遇上奇醜老人，聽老奴口氣，唐耕心才知她是燕雨絲之女。二人又遇到「火谷老人」，唐耕心誓為顏鳳妮報仇，獨鬥他，龍三出現……燕子飛撮合唐耕心與連蓮，連蓮欲追燕子飛，被唐耕心勸阻。燕雨絲追問燕子飛何人斷他之手，原來代替小唐去應戰龍三的是他。石綿綿誤闖幫主閉關之處……

顏學古笑笑不答，他以為燕子飛這人有點渾，也就問了些「人間天上」的內部情況，之後離開了現場。

他知道小唐和連蓮在去「一瓢山莊」途中，他要追上他們，他奔出二十餘里，在村中休息，隱隱傳來了二人邊走邊交談之聲，甚至口音有點熟。

甲道：「這丫頭眞渾帳，簡直急死人了！」

乙道：「石兄，我總以為，那丫頭並未離幫。」

「你是說她仍在『人間天上』之中？」

「是的，不過這祇是猜測而已。」

「可是我們每個角落都找過了。」

「石兄，『人間天上』佔地數百畝，如被人藏起，能輕易找到嗎？」

「你是說被人藏起來了？」

「石兄，我說過這是臆測之詞，但令嬡長得好，垂涎者大不乏人，萬一被人施襲，然後……」

「你是說被施襲後玷汚，然後把屍體藏起，或者丟棄了？」

「石兄，也許這想法太悲觀了些！」

顏學古聽出是石擎天和金羅漢二人，立刻伏在林中小徑旁的草中。

金羅漢道：「誰有這個膽子？」

石擎天不出聲，却也在想着：「誰有這個膽子？」

二人很快穿林而過，顏學古祇知道石綿綿失踪了，到底是在幫內失踪或幫外，連石、金二人還未弄清。

* * *

顏學古返回「一瓢山莊」時，是個美好的夜晚，連蓮抱着孩子，唐耕心坐在她的身邊，一邊逗孩子，一邊情話綿綿。

顏學古暗暗一嘆，妹妹福薄，要不，這亭子中抱孩子的女人該是鳳妮才對。心中難過，弄出聲音，

唐耕心道：「甚麼人？」

顏學古走出花叢，道：「好一幅美妙、溫馨的圖畫。」

唐、連二人出亭招呼，唐耕心道：「學古，你怎會現在才回來？」

顏學古說了路上和龍三對決，燕子飛插手之事。

唐耕心道：「龍三投靠了『人間天上』，這件事我也聽說過。」

連蓮道：「家師的心情可知！」

顏學古道：「這件事，我却另有一種看法！」

唐耕心道：「詐降？」

「你以為絕無可能？」

「以龍三的為人，眞降的可能較大。」

連蓮道：「如果是眞降，和這次在九陰洞內對決有關。那次我在堡內，他拿着一隻斷手回去，以為家師必會大為興奮，讚賞，那知家師和家師兄都懷疑那隻手不是耕心哥的。龍三就極為憤怒。後來師兄說要我來鑑定，我一看就相信那不是耕心哥的手，龍三當時的臉色難看極了。」

顏學古道：「蓮妹，不，也許應該稱為耕心嫂了吧？」

連蓮臉頰一紅，抬不起頭來，

唐耕心道：「學古，我們的結合，可以說是燕子飛的一次惡作劇，當然也是一次成全……」

「燕子飛成全了你們？」

連蓮不敢聽，抱着孩子到內宅去了，小唐說了一切。

「這太好了！」顏學古道：「天作之合！」

唐耕心道：「最重要的是孩子有人照料了！」

顏學古道：「有情人終成眷屬，這要賀一賀，不能草草了事。」

唐耕心道：「不必了！祇要此心不渝，儀式倒不重要。龍三能和你打成平手？這倒出我預料。」

顏學古道：「你低估了龍三，半年內精進不少，而且右手上裝了鋼鈎。」

「燕子飛和他也未分勝負？」

「是的，你猜龍、燕二人的過節是甚麼？」

「不知道。」

「燕子飛代你犧牲了一隻手……」

屋內一片死寂，顏學古道：「燕子飛這人眞難捉摸。」

「無論如何，這是一隻手，我欠燕子飛的太多！」

「另外還有一件事。」顏學古說了偷聽到石擎天及金羅漢的交談，石綿綿已經失踪了。

唐耕心道：「以『人間天上』的人手之多，耳目之廣來說，石綿綿應能找到，除非……」

「你是不是以為石綿綿可能還在幫內。」

「正是，如果陷入他們自己人手中，就比較難找了。」

* * *

石綿綿的媚術眞有一套，譚起鳳這等中年人居然迷上她，寸步不離，至少一個月內如此。

在這一個月內，她學全了他的所有絕技，譚起鳳說，目前的石綿綿，至少和燕雨絲是平手的功力了。

儘管譚起鳳非常迷戀她，却也知道，萬一此事揭穿，他對燕雨絲無法交代。

於是，一月後祇好把石綿綿自秘密棧道上放走。

他們約定，每月十五日在「鬥牛坪」上幽會一次。

脫胎換骨的石綿綿離開伏牛山，她的心情很複雜，一月後的今日，她搖身一變而為絕頂女高手，這自是喜事。

她已是婦人之身，今後見到了小唐，如果仍有機會，她還要不要去捕捉那種機會？

離開伏牛山的第二天就遇上了兩個熟人，也可以說是親人，那是石擎天和金羅漢。

他們二人下山找尋石綿綿，且拜托各分舵找尋，事畢回山，石擎天心情極壞。但二人並未看到石綿綿。

很快地，她為自己易了容，而且把衣衫翻過來穿上。

易容術算是她的家傳奇藝，當石、金二人穿林而過時，一條黑影自樹上一瀉而下。

金、石二人身形左右一分即合，左右夾擊。不出五招，一定可以擺平這個施襲者。他們二人都這麼想。

十招過去了，他們知道擊敗對方不可能，能拖過百招，也許是僥天之倖呢，其實他們仍然高估了自己，在第三十七八招上，金羅漢被蹴了一脚，石擎天的衣衫被撕下一大塊。

兩人大驚，稍退又進，但這個女人却無意再戰，一彈就上了樹上，由於林中太暗，不知道她走了沒有。

金、石二人驚駭不已，石擎天道：「姑娘何人？」

林中很靜，沒有反應。金羅漢道：「姑娘有此身手，為何藏頭露尾？」

四周靜悄悄地，闃無人聲。

金羅漢道：「石兄，我有個奇特的念頭……」

「甚麼奇特的念頭？」

「我隱隱覺得這女人有點像綿綿。」

石擎天怔了一會，道：「我也有此同感，因為身材太像了。只不過細想一下，却又是絕對不可能的。」

「對，是武功方面，對不？」

「當然，綿綿怎麼可能在三十餘招不到四十招內使我們失招？」

「是的，絕對不可能。可是這女人很年輕。」

「會是誰？當今世上的女人，能在四十招內擊敗我們二人的，只怕除了嚴如霜，那只有本幫幫主燕雨絲了！」

「不錯，眞是一件怪事，石兄不以為這女人雖似偷襲，却又不含殺機？」

「對！這也正是叫人想不通之處。」

金、石二人走後，石綿綿飄落林中，不禁得意地笑笑，以金、石二人爲試金石，應該不能算是弱手。三十幾招擊敗對方，武林中已經找不到幾個了。

她得意地笑了起來，但笑到最後，那笑聲就變了質。

就在這時，她的身後傳來一聲冷笑。石綿綿大吃一驚，疾轉身形，道：「甚麼人？」

這女人眼下部份以黑紗紮起，石綿綿認不出來。

石綿綿道：「雖然剛才我在笑，心神微分，但能在我身後十步之地而我竟未發覺，足証妳非比等閑。」

這女人不出聲，突然出了手，石綿綿心頭一凜，怎麼會？就算世上有這等女高手，怎會這麼多？一下子就遇上一個？

這的確是巧合，並不是世上眞有這麼多的女高手。

接過這女人的招式，石綿綿以爲過去所接過的連蓮和顏鳳妮等，簡直都不值一提了。

甚至這女人，還邊打邊打量，似想自石綿綿身上發掘些甚麼。

石綿綿是今生第一次受此奇絕的壓力，接此玄奧的招式，其中當然有她所學過的。

三十招一到，這女人突然力砸一掌，把石綿綿震退兩步，一長身，即消失於林間。

石綿綿大爲驚駭，這女人比她的年紀大，武功奇絕，比她只高不低。

她本以爲這世界上不可能還有比她高的女人了。

＊　＊　＊

鬥牛坪上仍然是清幽寧靜，月明星稀，除了松濤只有秋蟲聲，譚起鳳負手面向絕壑，很久沒有動一下。

這時他忽然聽到微聲，又和上次一樣，在這月明之夜，意外的豔遇，只不過今夜並非十五，不過是十三而已。

「莫非是她提早回來了？」他轉身道：「如此良夜，眞歡迎妳提早回來……」他的語氣突然剪斷。

站在十餘步外的，却是他的妻子燕雨絲。她的臉上有一種難以識辨的表情，道：「怎麼？提早出關哩？」

「不，還沒有入關(閉關)。」

她默默地想自他的臉上撲捉一些証據，但譚起鳳很鎭定，他不信她會知道些甚麼。

燕雨絲道：「以前我不甚明瞭你喜歡『鬥牛坪』的理由，只以爲是風景絕佳，吸引了你。想不到在這兒還有對你更具有吸引力的東西！現在我終於明白了！」

譚起鳳心頭一驚，淡然道：「甚麼東西對我更具有吸引力？」

燕雨絲冷冷地道：「你剛剛自言自語地說過『眞歡迎你提早回來了』，是誰呀？」

譚起鳳微愕，那微微一笑，道：「雁！天上的雁！」

「雁？你可眞會胡扯！」

「北雁南飛，又是去年牠們南歸的時候，怎麼會是胡扯呢？」

燕雨絲不能不佩服他的反應，一言不發掉頭就走。

「雨絲，妳今夜是怎麼哩？」

「今夜的我和昨夜的我還是一樣，不一樣的是你。」

「我有甚麼不一樣？」

燕雨絲道：「問你自己！」

譚起鳳道：「那就請妳告訴我吧！」

「你過去說過，會這門功夫的人只有你我二人是不？充其量再加上一個歸鄉和霍金，年輕人只會些皮毛！」

「我是說過。」

「現在會這門功夫的有幾個了？」

「有幾個？」

「好像又多了一個人！」

譚起鳳心頭暗驚，他總希望抓住一個「春天」，而保持和妻子的關係，他本以爲可以辦到，只要石綿綿別炫露就成了，事實上要永遠保留這個秘密太難了。

好在石綿綿不在這兒，至少是目前還沒有對証的危機。

譚起鳳道：「我不知道妳在說甚麼？」

燕雨絲道：「這件事我可以找到兩位証人。」

「甚麼証人？」

「兩位親眼見過，而且還和她動過手的人。」

「妳在說甚麼？爲甚麼我一字不懂？」

燕雨絲道：「這是因爲，在目前你仍然以爲這是一件絕對的秘密，不可能有第三者知道。」

譚起鳳冷冷地道：「我不喜歡有人在此無理取鬧。」

他們夫妻二人過去感情不錯，「八臂潘安」譚起鳳人品一流，武功一流，操行雖非一流，却也不能算是黑道人物，只不過人老了會變奸，至少人是會變的。

「人間天上」成立，就是他由好變壞的証明。他以爲他是天下第一，而天下第二者就是他的妻子燕雨絲。

他們本來很恩愛，至於甚麼是眞愛？甚麼不是眞愛？連當事人都無法界定。

她曾協助他策劃如何聲東擊西，利用石、金二人在武林中製造糾紛和仇恨，像冒充武當派到崆峒派去屠山，又冒充崆峒派到武當去

大肆屠殺，都是他們夫婦二人所同意的。

在事業上，他們的野心一致，但在情感方面，他的責任感就不怎麼堅定了。

「妳剛才說甚麼有兩人親眼見過，還和她動過手。是誰？」

「你是不是想殺之滅口？」

「我還沒有那麼毒！」

「在目前，我還不想告訴你那兩個人是誰。」

「不說就請吧！我要打坐調息。」

「我要看看，那個狐狸精走了沒有？」走向洞內。

譚起鳳似想發作，但終於忍下。作過虧心事的人，又怎能理直氣壯？燕雨絲在洞內走了一匝，似想找到甚麼証據。這當然不可能。

尤其是對於他的床榻，十分注意。她眞是目光如炬，居然在枕邊撿到了一根細柔而略黃的長頭髮。

她捻着這根頭髮在譚起鳳面前晃了幾下，道：「這是你的頭髮？你的頭髮會這麼細柔？」譚起鳳的頭髮粗而黑亮，但不細柔。

「妳別無事生非成不成？」

「甚麼無事生非？數十年夫妻，今天才知道你是個淫徒……」

「淫徒」二字刺傷了譚起鳳，他扭身負手出洞，道：「妳居然能和一個淫徒同床數十年，妳是個甚麼女人……」

燕雨絲忍無可忍出了手。最初，譚起鳳不能不忍讓，只守不攻，但她越來越狠，專攻要害，惹怒了譚起鳳。何況在色衰愛弛之下，正好利用這現成的機會除去這個討人嫌的角色。

譚起鳳一旦認眞，燕雨絲就差得太遠了。使她驚怒的是，二人的差距仍然很大。過去他說過，他所會的全傳了她，這謊言已被拆穿。

燕雨絲悲恨交集，因爲她已開始失招，也看出他不再留情，她退出洞外時又挨了一掌。

她知道，如她不設法逃去，就可能死在這裡，就在這時，燕子翔突然出現，大聲道：「爹、娘，你們二位是怎麼哩？」

譚起鳳知道時機已失，原來是看守此處的守衛發現二人在動手，立刻飛報燕子翔。這種事自然是告訴他們的子女爲佳。

譚起鳳一停手，燕雨絲不由悲從中來的，燕子翔道：「娘，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燕雨絲厲聲道：「你問問這個老不修！」

燕子翔隱隱猜出是爲了女人的事，他眞想不通，他的父親這把子年紀，而且近來又一直在「鬥牛坪」閉關，怎會有外遇？

以父親的人品及武功，年輕時都傳出緋聞，現在會有外遇？這太不可思議了。

「爹，是怎麼回事？」

「吃了八頓飯沒事作，就會無事生非，又會有甚麼事？」

燕雨絲正要取出那根女人的頭髮，再說出外面親眼看到石綿綿和人動手，却用了譚起鳳的武功之事，甚至和她動手的居然是石擎天和金羅漢二人。但她一聽譚起鳳之言，更是悲不可遏。

那知燕子翔道：「娘，孩兒也不信爹會作出越軌的事來……」

這句話才傷了她的心，一怒之下，反而不想說甚麼，扭身疾掠，奔出「鬥牛坪」。別人當然不敢攔阻。

燕子翔叫了幾聲，立刻追出，他當然是追不上的，回來問譚起鳳，自也問不出結果來。

＊　＊　＊

這家酒樓早就打烊了，却有一位客人仍在獨酌，一直不走，直到近三更時，店主連連催促，他才踉蹌下樓。

被夜風一吹，本有八成的醉意立刻又增加了一成。

這是一位清秀俊逸的中年文士，一襲華衫上已弄了不少的油膩和酒漬，步履蹣跚，看來搖搖欲倒。

才出鎭不遠，就倒在路邊，此刻三更已稍過，路上行人絕跡，因爲天正下着細雨，不一會，他的衣衫就快要濕透了。

這工夫遠處馳來一條黑影，很快就到了這倒地中年紳士身邊。天黑也看不太清楚，只嗅到這人身上有濃烈的酒氣。

此人的衣衫也差不多濕透了，托起這醉倒之人，往鎭上急馳而去。

這是一幢民房，房子不大，前後院却不小，此刻雨又大了些，頗有涼意，但屋內却是春意盎然。

這位助人的俠士，正是潛龍堡大弟子辛南星。此人老誠練達。爲人也方正。至少在潛龍堡的衆多徒輩中，是一位風評極佳的人。

他爲人熱誠，以爲既然酒醉，衣衫又濕透了，就乾脆一起入澡池，放了半池水洗個澡，然後順便把衣衫洗一下晾起來。

那知水才放了半池，他自己的衣衫也脫光了，當他爲此人脫了外衣，再脫內衣時，不由大爲震驚。

這居然是個女人。

因爲他已解開了她的內衣，甚至看到及觸碰到她的乳峯上。他突然鬆了手，退到澡池一邊發楞。

這民房是潛龍堡的私產，平時無人照料，偶爾自己一人在此住上了兩夜，所以有浴池設備。

這浴池內的半池冷水，使這酒

醉之人立刻就清醒了許多，她醉眼惺忪地道：「謝謝兄……兄台救我……」

「不必客氣！」辛南星侷促在池邊一角，蹲在水中。道：「眞未想到妳是女扮男裝的，眞的如此！」

「你，你又何……何必解釋……」

「我只怕造成誤會……」

「不會……不會……我看出，你是一位大好人。」

「女士貴姓芳名？」

「我們都不要問這箇好不好？」

「爲甚麼不問？」

「我以爲，你不認識我，我也不知道你，這樣交往，由遠而近，由淺而深，一定很有意思。」

「女士莫非還是獨身？」

「對對！我是獨身，我當然是獨身！」

「抱歉！在下還以爲女士已經嫁爲人婦了呢！」

「我現在是無牽無掛，無親無故，我不是甚麼人的老婆，也沒有誰是我的丈夫。相信你也是光桿一條……」

「女士怎知道？」

「一看你這個魯男子，不就知道了，你非但未婚，甚至未碰過女人，對不對？」

「女士你眞厲害！」

「估計你已經三十出頭了吧？」

「在下三十五歲。」

「很年輕！」

「三十五不年輕了！至少比姑娘大五六歲以上吧？」

「差不多……其實也沒有大那麼多……」

「姑娘怎麼會醉成那樣子？」

「說來慚愧！兄台莫見笑！」

「不會的！想必有甚麼不順心的事吧？」

「一言難盡，既然兄台不拿我當外人看待，我就對兄台說了，小妹父母已逝，正因爲如此而家道衰敗，父母生前爲我訂的親事，對方竟然片面取消，而且已經另娶，所以……」

「原來如此，這就難怪，以妹子的姿容，還愁找不到好的歸宿？」

「兄台不過是安慰我罷了，一個女人到了三十以上，就……」

「不不！」辛南星道：「姑娘姿容過人，在下心儀不已。」

「眞的嗎？」

「在下很少開玩笑！」

「你我初見，何敢當『姿容過人』之詞？」

「看花未開，酒飲微醉。」

「兄台眞乃雅人也！」

「在下並非雅人，而是遇了雅人！」

「兄台是說不討厭我了！」

「討厭從何說起，心儀還來不及呢！」

「兄未婚，妹未嫁，我們都是武林中人，何必拘束？」

辛南星道：「祇怕唐突西施。」

「大可不必，兄台能說我們無緣嗎？」

「的確。」

「既然都已入池，何不就此洗個澡？」她背轉身子，脫了褻衣洗起來。辛南星是個魯男子，第一次看到女人的裸體。

儘管是背部，目擊這肌膚如雪，削肩、細腰和隆臀，自不免心旌搖搖。但是，他是君子，於是他也背個身子洗起來。

他的確是個好人，但也是個凡人，他以爲他們的遇合十分自然，他把她弄到這兒來，本要爲他洗身洗衣，也使他醒醒酒，想不到她是個女人，而且是個未過門就被遺棄的女人。

再加上她的年紀和他的歲數，簡直就不能再好了。

他們邊洗邊談，越談就越投契，最後洗好了澡及已濕的衣衫，他抱着她走出浴池，也走進了臥室。

因爲他們已默許，他們都具備了默許對方及接受對方的條件和資格，至少辛南星是以爲如此的。

於是發生了一件不平凡的事。

當然，男女間發生了這種事，都不平凡，祇是他們二人發生了這種事，就更不平凡了。

如果辛南星不是個魯男子，他應該立刻感覺到，她不是個未成過親的女子，甚至也不是一個未生過一兩個孩子以上的女人。

他居然仍把她當作一個老處女，黃花大閨女，是不是很可笑？一點也不，這種事可以發生在任何男人的身上。

辛南星三十多未娶，有此艷遇，如獲至寶。

他希望這奇妙的事繼續幾天，然後回堡稟明師父，爲他主持終身大事，儘快成家。但是，一夜銷魂，她就要離去。

「妳要走，妳應該看出，我是多麼認眞。」

「我能感受出來。」

「那妳……」

「我們的緣份祇有一夜。」

辛南星臉色一黯，道：「爲甚麼祇有一夜？」

「一夜最好，可以永久保持雙方的綺思及熱度，每多一次，就會減少一分，次數太多以後，就會感到面目可憎了。」

「不會的，我敢發重誓。」

「不必那麼嚴重。」她整好衣衫下了床，道：「我要走了，你千萬不要太認眞，我們眞的祇有一夜的

緣份。」

「不，妳不能這樣，如妳不喜歡我，也不會有今夜的事，如果你喜歡我，就應該告訴我爲甚麼要如此，何時再見？」

她緩緩地往外走，道：「如果還能再見，那表示我們還有緣份。朋友，多加珍重！」

「妳不能走，妳不告訴我妳的芳名，至少我應該告訴妳，我叫辛南星，是龍潛的大弟子。」他匆匆穿衣，但追出去早已不見人影了。

這美婦當然就是燕雨絲，她發現了丈夫和石綿綿的奸情，內心妒忿，幾十年的夫妻，有此下場，居然傾囊相授於石綿綿。

更使她自甘墮落的原因是，她的兒子堅決否定她的丈夫會作出出軌的事來。

在這些激烈、絕望和悲疼心情之下狂飲，以致發生以後的事，一種報復心理油然而生，當然也算是自暴自棄了。

其實，她早知對方是辛南星，過去見過一次，祇是未談過話而已，也正因爲辛南星是個魯男子，才會發生這件事。

也許這都是針鋒相對，譚起鳳近五十，找了個二十出頭的少女。她四十歲，和一個三十出頭的男人。

祇不過譚還在熱戀石綿綿，燕卻祇是蜻蜓點水。她以爲不可能和辛南星再見，因爲她要覓地削髮遁入空門。

辛南星到處去找，他感到極度失望，也莫名其妙。

* * *

武當、崆峒、少林、華山和丐幫五派掌門人，在丐幫的一個秘密分舵密議對付「人間天上」之策。

他們都吃過「人間天上」的大虧。

他們知道，由於他們幾個門派的人手多，分佈廣，「人間天上」必須先把他們擊垮。固然，這幾個大門派的武功，不是「人間天上」所忌憚的，但加起來人手上千。

人多會造成一種聲勢力。「人間天上」討厭這種聲勢。

由於顏君山、嚴如霜和丐幫幫主司徒勤交厚，也經秘密通知，前來與會，但因通知者途中稍有躭擱，所以到得稍晚。

五大門派掌門人爲了等候嚴如霜和顏君山二人，會期延長了一天，也就在這一天，危機四伏。

「人間天上」三十餘高手由一老人率領，突然光臨，由此可見，「人間天上」不是烏合之衆，他們的消息特別靈。

當然也可以想像，五大門派中可能有奸細臥底。

這領頭的老人就是歸鄉，少林掌門法一大師和崆峒掌門空空道長立刻認出。歸鄉出現過多次，可惜長一輩的人物都不在場，所以無人認識歸鄉。

空空道長道：「『人間天上』的頭子果然是你歸鄉！」

歸鄉縱聲大笑，部下也笑了起來。

「怎麼？」空空道長一怔道：「難道『人間天上』的主子不是你歸鄉？」

歸鄉道：「當然不是，祇不過是與不是，都無關宏旨了，兄弟們，上，要認眞地幹！」

三十餘對五，每人要招呼六七個之多，儘管五大掌門人各有專長，但這幾位和嚴、龍、唐、蕭比起來，畢竟還差些。

「人間天上」知此秘密而派人來此，沒有把握的仗當然不會打的。

這五人之中，以少林掌門人法一大師略高一籌，所以由歸鄉獨接法一。其餘三十餘人，早已分配妥當，由二三個較高人物帶着三四個略差些的各接下一位掌門人。

法一雖是五人中較高的一位，和歸鄉比，還是差了些，五十招後法一左支右絀，感覺禪杖施展不開，對方刀上的暗勁洶湧而至。

另外四位掌門人也差不多，各接五六個對手，其中都有二三個身手了得，此刻都是守多攻少，大約都不過百招就會失招。

法一大師年已五旬，和歸鄉年紀相約，根基深厚，一招一式，紮紮實實，毫不含乎，所以歸鄉想速戰速決也不可能。

百招之後，法一被掃了一刀，雖是背上皮肉之傷，也不由血透袈裟。此刻司徒勤腿中兩劍，一步一個血足印，堪堪不支。

崆峒掌門空空道上肩上及左臂也各受傷，出招已很吃力，武當的長春子和華山的呂介人內傷極重，口鼻淌血。

這是十分絕望的場面，五大掌門人也知道，被人打了埋伏，也祇怪自己大意。

事實上他們並未絕望，至少還有兩大高手在暗中監視，這二人也剛剛到，其中之一正是唐耕心。

原來傳達秘密消息的是華山派大弟子，在「一瓢山莊」未找到顏君山，小唐祇好代他去找，小唐也未找到，卻去了五大掌門人集合之處。

至於另一高手，他根本不知道，而是到了打鬥現場附近，才發現有人覬覦卻未出手，也就是說，這位旁觀者既不幫「人間天上」，也未幫五大門派這邊。

小唐發現這人竟是石綿綿，在她身後低聲道：「妳居然能袖手旁觀，眞服妳！」

石綿綿道：「唐大哥，我是剛來呀！」

「我也是剛來，我們可以出手了。」

石綿綿道：「你的身手高，歸鄉交給你，我去協助另外幾位掌門人。」說完，竟用汗巾把眼部以下遮住。

這工夫小唐已撲向歸鄉，二人刀劍一接，却感覺對方內力過人，虎口發熱。本來小唐對付歸鄉，還不是對手，可是因上次在崖下被燕子飛所救，和嚴如霜在一起，又學了不少的絕學，包括「乾坤指」在內。

法一大師略事包紮上藥，又加入戰鬥，小唐本無暇去觀察石綿綿和其他「人間天上」的人打鬥，這工夫石綿綿採游擊打法，一會幫司徒勤，一會又幫空空道人及長春子。

小唐忽然一怔，不由大為震駭，沒有看走眼吧？這是石綿綿嗎？

心神微分，差點被歸鄉一刀掃中，如此一來，這幾位掌門人可以緩一口氣，對方的人却也大為吃驚，這個蒙面少女是甚麼來路？

小唐奇的是，石綿綿為何要蒙面，祇是因為她的父親已經投靠了「人間天上」，怕為她的父親惹來麻煩？

小唐以為，似乎並不如此單純，看她的技藝和身法，幾乎不以為她就是石綿綿，加之她的胴體稍為豐腴了些，小唐納悶不已。

儘管石綿綿東幫一脚，西幫一刀，怎奈這幾個掌門人都受傷數處，加上她這一個人，也不能產生絕對的作用。

小唐這邊，和法一大師聯手，佔了點上風，却知道，其餘幾位掌門再拖下去，可能流血過多倒地不起。

這工夫，「蝦乾」也來了，加上他還是差不多，直到顏君山到達，這才有了顯著的改變，接着，嚴如霜也趕到。

歸鄉知道大事已去，不過今夜也沒白來，有兩三位掌門人傷勢極重，即使不殘，三月內也不能下床活動。

歸鄉發出暗號撤退，嚴如霜叫年輕人留守救治五大掌門人，却和顏君山窮追。

對方也有十餘人受傷，但無重傷者。歸鄉等回頭再戰嚴如霜，嚴接下歸鄉，另外二高手助之。

其餘未傷及受傷的向顏君山一湧而上。

這局面一點也不樂觀，雖然嚴如霜曾和燕雨絲戰成平手，但歸鄉是譚的忠僕，和燕雨絲相差極微，另外加上二大高手對付嚴如霜，要勝他們就不會太輕鬆了。

另一邊的顏君山以蠶食政策對付，先打倒幾個受傷的，再逐個由弱而强，一個個地擊傷。

祇不過賸下十個左右的高手，仍使他無法取勝。

這工夫小唐和石綿綿又趕到，因為他們猜到，對方必會如何打法，二人一上，情勢又改觀了。

因為石綿綿此刻比小唐厲害多多，對方見了她就怕。顏君山道：「姑娘何人？」

石綿綿心想，看在小唐臉上才幫忙，囉嗦甚麼？自然不會出聲。

這時另有一位高手在暗中窺伺，她矛盾極了。出不出手呢？助「人間天上」她不甘心，但她恨的畢竟祇是「人間天上」中的一個人，那麼她如果助嚴這邊，理由安在？

祇是為了辛南星？而龍潛堡和唐家之仇，雖已化解大半，畢竟還不能算是朋友。

由於唐、石兩個年輕人的參加，歸鄉知道，久戰又要虧損，立刻再次突圍撤退，但這次倒下的他們無法弄走。

弄不走的傷者而又不自絕，別人可以代勞，所以留下來的都是死人。

嚴、顏等人再追，忽然有人暗中出手，居然是一個蒙面女人，這個蒙面女人不招呼別人，專門對付石綿綿。

所以可以說這蒙面女人未必是「人間天上」的救星，却是石綿綿的對頭。

唐耕心邊打邊觀察石綿綿和這女人的格鬥，十分驚異的是，二人的功力深，招術奇，但路子雷同。

既是出自同門同源，為何打得如此激烈，毫不留情？

終於，歸鄉率衆突圍而去，石綿綿也離開了現場。

嚴如霜道：「耕心，那位是石姑娘嗎？」

「是的，娘。」

「怎麼會和另一女人路子相同，而另一蒙面女人，依娘觀察，極可能是『人間天上』的幫主燕雨絲。」

「娘，這一點我也弄不清。」

顏君山道：「原來歸鄉還不是『人間天上』的幫主，誰是幫主，眞難猜。」

唐耕心道：「岳父，誰是幫主，應該是不會難猜了。」

石綿綿奔掠十里之外，心頭震駭，他和譚起鳳的事莫非已被其妻知道了？

她怎麼會知道？是不是由於她使用譚的武功而被燕雨絲看到了，果眞知道了，會發生甚麼事？

就在這時，背後突然傳來一聲冷笑，使人毛骨悚然。

石綿綿疾轉身形，那蒙面女人

就在七八步外。

祇要打量身材，石綿綿就能確定這女人是燕雨絲。

在「人間天上」幫中，她並不能常見燕雨絲，但祇要見過她三次以上，就可以看出，她是一個「護食」的女人。

石綿綿知道，佔有了她的丈夫，分了一杯羹會有甚麼後果，但她必須試試看能不能裝糊塗裝到底？

「妳是石綿綿，一個膽大包天，不知廉恥的小騷貨。」

「妳是何人？為何出口傷人？」

「妳這種人又豈是出口所能傷之而解恨的？」

「妳要怎麼樣？」

「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間大不平，非弒不能消也。」

「我不認識妳，咱們可有仇嗎？」

「石綿綿，如果妳並不是眞的喜歡他，我可以以最大的容忍，嚥下這口氣，給妳一個機會。」

「我不知道妳在說甚麼？」

「石綿綿，妳要是和我耍滑頭，我會使妳的下場很慘，很慘！」

「問題是，我不知道妳是誰？妳一直在自說自話。」

「難道妳在一月之內武功突飛猛進這一點，也能否認麼？」

「每個人都有其自己的造化和遇合，妳何必管這麼多。」

「呸！妳這不知恥的賤貨，譚起鳳作妳的祖父也有資格了，妳作了他的玩物，居然不以為恥，毫無悔意！」

「妳是誰？妳是老幾呀？」

蒙面女人出了手，石綿綿知道，這很兇險，她學的也許不比她學的少，但火候太嫩。

的確，這女人動了眞火，可以說一個美妙而完整的家被石綿綿破壞了，而導致譚起鳳的喜新厭舊，一錯再錯。

絕招中再注入了仇恨，更使這門奇學絕上加絕，奇中有奇。這麼一來，年紀大的想宰了年輕的，年輕的也不例外。

如不除了對方，她們都不大可能成為天下第一個女高手。她們以為，稍加深研，必能超越嚴如霜。

三十招後，似乎沒有太大的差距，由此可見，譚起鳳傳了些近來創研的招術給石綿綿，而燕雨絲却沒有，火候却補了她的不足。

「我不要和妳胡攪蠻纏了。妳不可理喻……」石綿綿疾掠，燕雨絲怎會放過她，隨後疾追，比脚程，她也自信能勝過石綿綿。

果然，石綿綿奔出一里左右，在林中又被追上，石綿綿知道脫不了身，道：「別以為我怕妳！」

「妳當然怕我，因為妳作了虧心事！」

「妳可知他為甚麼對妳倒了胃口？」

「甚麼？他對我……」燕雨絲心如刀戮，這句話用不到她的身上，至少她一直以為如此。

「他說和妳在一起，味同嚼蠟……」

燕雨絲在微微顫抖，這話固是出自石綿綿之口，但她却以為有其可能。她可以感受到，隨歲月的遞增，閨房中已沒有以前那種熱烈和迫不及待的需索了。

由此推斷，譚說那些話是十分可能的。事實上，却完全是石綿綿胡扯的。

以譚起鳳的身份，得到新的，他不可能把妻子說得如此不堪，但燕雨絲相信。

這是因為她有自知之明，年華老去，攬鏡之下，時有遲暮之悲。與眼前這個二十出頭，青春年少嬌嫩欲滴，肌膚如雪的妞兒相比，不論如何優過自己，為自己多打分數，還是無法欺騙自己的。

她可以想像，在譚起鳳長久面對她這個半老徐娘，乍得一嫩貨之下的熱情場面。

所以燕雨絲美目中血絲隱隱，絕對想不到，曾自詡為武林女流高手第一的她，會在另一戰場上敗在此女手中。

「我還要告訴妳一件事……」石綿綿是個十分聰明，說得不好聽些，是個相當狡猾的女人，她知道，要擺脫她，必須利用機智而不是武功。

「甚麼事？」但她立刻掩耳道：「妳這女人的話我不要聽！」

石綿綿攤攤手道：「不聽也好，免得妳又要大發脾氣，甚至咬牙切齒，或者以為我胡編的！」

「好！妳說！」

石綿綿道：「他說一看妳就煩，一聽到妳的聲音就厭，和妳上床，祇不過是為了應付公事，因為他知道妳對那件事很重視，『食』量大，而常嫌不足……」

這些話自然又說到燕雨絲心裏去了，有所謂：三十如狠，四十如虎，五十賽金錢豹，（後面一句當然是牽强附會的）燕雨絲才四十歲，在這方面的需求較殷切却是眞的，這也是石綿綿的聰明之處，說出的假話，却能造成比眞話還眞的悸動。

「食」量大而常嫌不足這句話，傷了她的自尊。

在譚、燕結合之初，「食」量大的應是譚而非她，這話使她深信，譚會如此討好石綿綿的。這種年紀的男人，對少艾的迷戀，往往會顯示「迴光返照」似的熱情。

石綿綿道：「還有一些話，老實說，妳雖然對我不禮貌，甚至恨我，但我仍然不忍說出來……」說完，掉頭而去。

燕雨絲愕了一會，又追了上去，她以為夫妻間的情愛退化，任何美滿的也不能免，雙方祇要能忍讓就可以白頭到老，却絕對不能有個介入的第三者。

她恨這個第三者，這個第三者和她二十年前一樣，以此優越的條件，自然可以把她擊倒。

不久，石綿綿又快被追上。就在這時，疾風自兩邊射到，這分明是兩個人，一個人有此暗器手法是很了不起的。

燕雨絲當然要閃避，剛閃過，又射來兩塊泥巴。這兩塊泥巴撞到一起，濺了開來，傷不到人，却會弄得一頭一臉。

若是一個人用鴛鴦鏢手法射土塊，頗有功力，要是兩個人自左右後方射出，在適當的位置擊中，也不容易。

這麼一來，石綿綿輕易地脫身而去。她並不想知道這助她的人是誰。

燕雨絲怒極，却因施襲之人助石綿綿逃走之後，也儘快離開了現場，所以沒有找到。

在三十里外一處高地林中，由此可以俯瞰四面十里內的景物，兩個人坐在一株大樹樹叉上，高的嘆了口氣。

短的道：「石兄，我知道你的心情……」

「如果金兄是我，又將如何？」

「我的看法略有不同。」

高的一直在搖頭，道：「眞是丟盡了我們石家的人。怎麼會？她怎麼會……」

「石兄，我以為事已發生，却是焉知非福！」

「金兄，你……」

「石兄，你聽我說。剛才看到沒有，綿綿和燕雨絲相差的僅是火候，假以時日，綿綿必能超過燕雨絲……」

「金兄的意思是……」

「此事用得當，咱們也有當家作主的時候……」

石擎天示意小心，他們都知道這話一旦傳入幫主耳中會有甚麼後果，但這種誘惑對他們却能產生極大的力量。

也許背叛也是一種有癮的嗜好，上了癮很難戒掉。

兩人沉默了很久，石擎天道：「金兄剛才會說，我們也可以當家作主？」

「當然，祇怕弟說出辦法來，石兄未必同意。」

石擎天道：「是不是利用綿綿繼續套取主子的絕學？」

金羅漢道：「正是！」

石擎天哂然道：「金兄，你這話就近乎幼稚了！主子的武功，比燕雨絲高出多多，足見他們夫妻間都未能充分信任，他喜歡綿綿，也不過是中年人對少艾的一種愛慕，還談不上眞情。同理，昔年他們夫妻的結合，誰也不敢說他們之間沒有眞情吧？」

金羅漢道：「石兄已知此事，有何打算？」

石擎天喟然道：「子女大了，翅膀也就硬了！那份孺慕之情，也隨着淡了！金兄難道忘了被一個蒙面女人擊敗的事？」

「沒忘！那就是綿綿吧？」金羅漢道：「在當時，咱們絕對想不到是她！」

石擎天道：「那次雖然她祇是拿我們二人作靶子試她的身手，但這份親情已顯著地淡了！」

金羅漢道：「你是說不能利用？」

「如果金兄是綿綿之父，此話你如何啟口？」

金羅漢道：「石兄今後故作不知，任其發展？」

「當然還要觀察一下，她和主子之間的事是如何發生的？可能的進展如何？」

＊　＊　＊

唐耕心和「蝦乾」的誤會，也因時日已久而冰釋，「蝦乾」和顏鳳妮也有一份兄妹似的情感，由小唐陪着到顏鳳妮墓上去大哭了一場。

他聽了顏鳳妮的遭遇，也抱拳狠聲道：「『火谷老人』，我要零碎收拾你！」

「夏兄，『人間天上』野心極大，非但要作武林霸主，還要消滅各大門派，手段至毒。」小唐道：「崆峒、武當即為實例，貴派也要小心！」

夏乾道：「幫主老哥似乎不信『人間天上』會趕盡殺絕！」

「難道崆峒和武當的遭遇是假的？五大門派集會秘密協商又被襲也是假的？」

「我說的是以前的事，現在幫主老哥已經看淸了，幫內戒備森嚴。近日弟要親自護送幫主老哥返幫，後會有期，也祝福你和連大妹子百年好合。」

「連蓮也很思念夏兄，如有暇，請到『一瓢山莊』去盤桓些時。」

「一定，一定！也希望見見劫後餘生的學古兄……」

此刻嚴、顏二人已返，他們都還有事，要作對抗「人間天上」之準備及連絡工作，五大門派掌門人未受傷的也都歸去。受傷嚴重的，已連絡各門派高手來此迎接護送回去。

（未完・廿二）